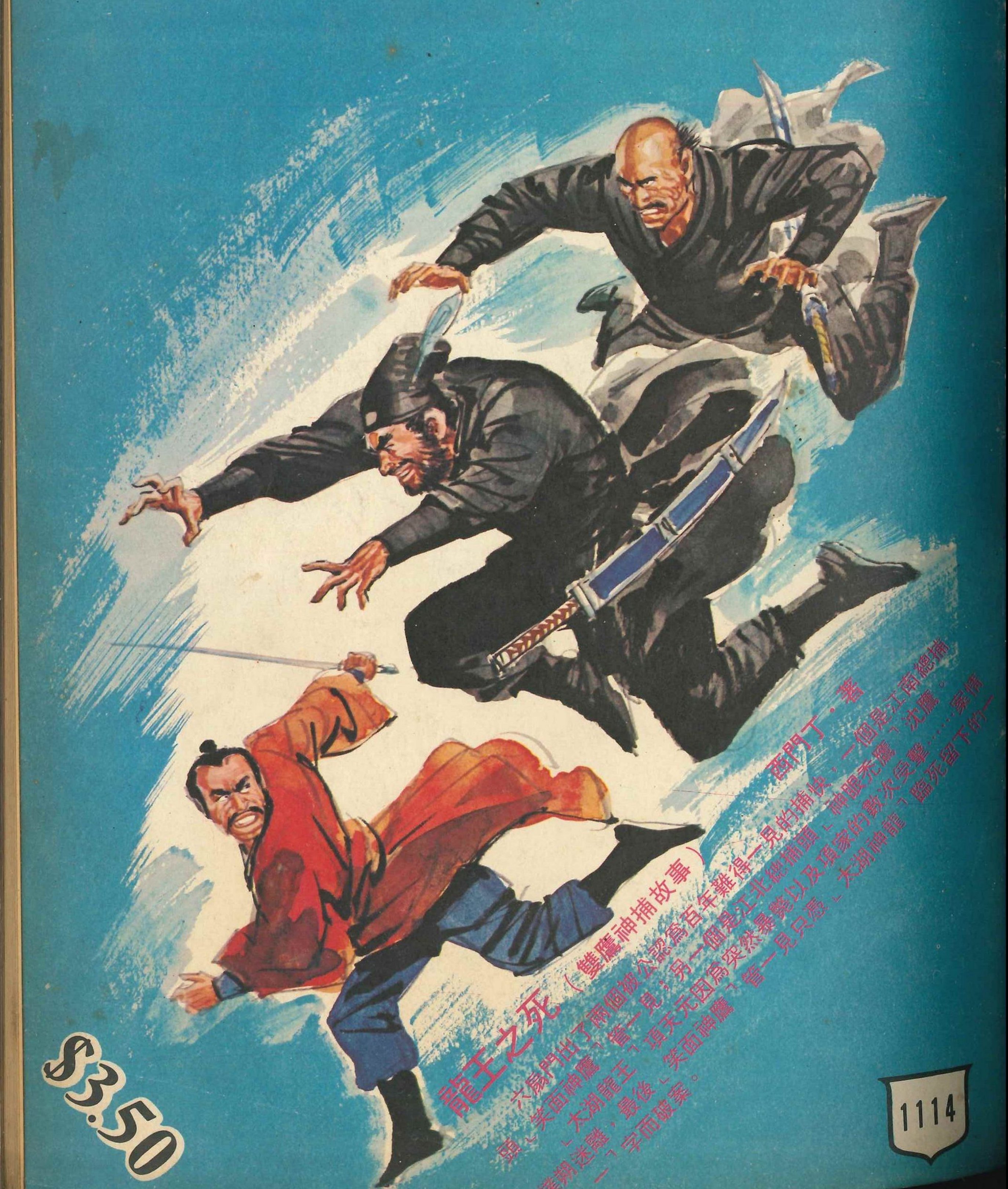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龍王之死（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著
六扇門出了兩個被公認為百年難得一見的捕快，一個是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另一個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太湖龍王」項天元因為突然暴斃以及項家的數次受襲……案情撲朔迷離，最後「笑面神鷹」管一見只憑「太湖神龍」臨死留下的一「一」字而破案。
$3.50
1114

編者話 「龍王之死」是一篇具有偵探性的新穎武俠巨型小說，它不但把整個故事用推理筆法描叙，而且每一情節都有連環相扣起接，充滿懸疑氣氛，波雲詭幻，迂廻曲折……故事中描述兩個六扇門中罕見的神捕，他們頭腦機靈沉着，目光如炬，經他們所辦疑難案件無法統計，因而獲得「雙鷹神捕」美譽，但終於遭到一宗最感棘手的案子，費煞思量，且看他們怎樣憑着「太湖神龍」項天元臨終時留下的一個「一」字而破案……

＊＊　＊＊　＊＊

本刋的內容包羅萬有的，不論古今中外，人物傳奇，兵器科技，太空奧秘，都有刋載。由下期起，我們配合新知識所需，將會按期刋出一欄「武器科技」，專門報導世界最新和最先進科技武器的實況，圖文並茂，愛好科技知識者不宜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刋出是金不換故事：「最後的一夜」由隆中客執筆，內容叙述一對爲報恩而介入武林糾紛中之父女所遭際遇，過程曲折，佈局新奇，題材突出，誠不可多得之佳作。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14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龍王之死

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靈令·圖

開場白

忘了是那個朝代，大江南北分別出現兩位百年難得一見之捕頭，不久，因業績漸著，分別進陞爲江南總捕頭及江北總捕頭。

後來還得天子賜見，嘉奬之下更賜秩三品，自此地位特殊，地方官另眼相看。他倆之名頭亦更大，連武林中之人亦鮮有不知其名者。

江南之總捕頭管一見，外號「笑面神鷹」，六扇門的各地捕頭暗中都叫他「千面神鷹」，因爲他善化裝，經常以不同的面孔出現。

江北之總捕頭沈鷹，外號「神眼禿鷹

傷亡慘重

」。這一方面固然是他禿頂！另一方面是說案件經他一看便能從兇手留下的蛛絲馬跡看出破綻，從而迅速破案。

名頭越大心理負担越重，爲求保住聲譽，他倆分別養了一大批辦案查案的好手。這些人不能在官府處領薪餉，而且花費巨大，爲求應付這筆龐大的費用，他兩人亦接受武林人士委託辦案，不過，收取的費用亦頗巨。

經他倆手辦過的案大大小小如無一萬也有八千，我們現在說的自都是與武林中人有關。

無論是「笑面神鷹」還是「神眼禿鷹」都好，他倆現時年紀都在五十左右，正處于男人事業，精力及經驗的高峯，可是也有些案件令他們覺得棘手的。

我們要說的也是這些令他們都覺得頭痛的案件。

第一個故事是發生在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的身上……

× × ×

中途遇伏

臘月初八。寒風呼呼，雖在江南，依然砭人肌膚，雪花間歇地下着。

蘇州城外五十里處的官途上，一隊鏢隊邐迤而來。

看情形這趟鏢還不小，雙馬大車足有五六架，還有架四馬雙套大馬車，看馬兒舉步維艱的情景，敢情車上的東西還不輕呢。

馬車多人亦多，單鏢師巳是十來個，另外一大羣趟子手。

前面的趟子手吆喝開道。

「伏虎降龍，威鎭江浙！」聲音洪亮，呼呼的北風亦未能掩蓋。

鮮黃色的鏢旗在寒風中，隨風飄揚，獵獵作響，氣勢極其威武。

鏢旗上綉了隻金色的猛虎，張牙舞爪，栩栩如生。金虎之上又有一刀一劍相交，遠看就像金虎被人加了個交叉。

這鏢徽實在有點奇怪，也許非這樣未能表示出伏虎之意。

一個彪形大漢策馬自後而上。「來了，共八個人！」

爲首的一個鏢師喊道：「各位兄弟準備！」

趟子手的吆喝聲更響了。

「伏虎降龍，威鎭江浙！」聲震四野迴響着。

× × ×

一隊八騎，追風逐電逆風而馳。

雖在大寒天，馬上八人個個背後衣衫貼肉，臉上淌着熱汗。

八匹駿馬鼻噴熱氣，讓寒風一吹迅即化成一團白茫茫的水氣。

爲首一人虎目劍眉，相貌威武，年在廿七八左右，一套白衣緊裹着結實的身軀上，白色的披風揚起半空，拍拍作响！

他一臉焦急，左手執韁，右手馬鞭不停抽在馬臀上，似有十萬火急之事。

「伏虎降龍，威鎭江浙」之聲隱隱傳來，他劍眉一皺，依然鞭如雨下。

背後一個青年腰佩長刀拍馬追了上來，迎風道：「四公子，這有點奇怪……」

白衣青年喝道：「別多言！」催馬不竭。

朔風怒吼，白雪紛紛揚揚飛下，四周一片迷濛。

趟子手的吆喝聲巳聽不見。

馬行甚速，瞬眼巳馳了三里。

驀地又一聲「伏虎降龍，威震江浙」，聲音巳在身邊，風雪迷濛中突然人影幢幢，出現不少人馬車輛。

八人俱是一怔。青年佩刀客急叫道：「四公子小心！」

話還未說完，馬車上忽然滾下無數的擂木，擂木滾地之聲瞬即臨身，撞擊在馬兒脚部，「拍拍」聲响。

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响，駿馬人立，馬上人紛紛驚呼，所幸這八人人都有身不俗的技藝。足一蹬，用蹬離鞍，躍起擰腰飛身下馬。

「在下三刀堂白玉虎項平北，何方朋友相戲！」白衣青年飄身下馬，洪聲發問道。

眼前立即出現不少勁裝疾服的大漢，爲首一人面目毫無表情，嘎聲道：「來得正好，咱正要伏虎降龍！」

項平北劍眉一軒，沉聲道：「如此，閣下是有心在此相候了！」

他手下佩刀客張泊，同時怒道：「大爺剛才早巳有幾分懷疑了。江浙一帶從未聞有『伏虎』或『降龍』的鏢局。敢情是有心衝着咱項家！」

那人依然神色不變。「正是，可惜發覺得太遲，各位既然知道，本座亦不願多言，上！」

項平北急聲道：「閣下何人？既然有爲而來，何不把姓名見告！」

「嘿嘿，項平北你到了黃泉，閻羅王

自會告訴你！」厲聲下令：「上，殺無赦！一個都不能留下！」

張泊低聲對項平北道：「四公子，時機緊急，對方人多勢衆，等下四公子盡量擺脫糾纏離開此地！屬下必全力掩護！」

「我豈能如此！」

「時機危急，不必多言，此地離家只四十里，說不定四公子回家討得救兵馳援還來得及！」

「但，各位都是跟我多年的手足，我豈能不顧而去……」

未待他說完，已有幾個大漢分別把他倆圍了起來。

張泊一面抽刀抵擋，一面環視周圍。

「馬大哥，請靠近小弟這裏！」

一個手持長劍的黑衣青年應了一聲，拚命衝開一條血路靠近張泊！他是項平北的另一個心腹大將，名喚馬遇春。

項平北高呼道：「各位兄弟靠在一起，千萬不可分開！」

他手下亦紛紛互相靠近，對方人多勢衆，他們武功又不如黑衣青年馬遇春，要達到目的談何容易。只片刻，慘呼聲便四起，這其中固然大多是僞裝保鏢的人發出，但項平北手下亦多人受傷。

項平北一把快刀獨戰四人，爲首的賊人亦是其中一個，盡管如此，依然攻多守少，刀法展開，全是進手招式。

他是「太湖龍王」項天元的第四子，一身功夫得自老父眞傳，項天元五個兒子中只五弟項五郎能與他匹配。

× × ×

「太湖龍王」在江浙一帶聲勢極大，

如今兒子都巳長大成人，更可喜的都能獨當一方，因此他現在巳退休在蘇州城家中，頤養天年。

大兒子項平東掌管他各地繁多生意的財權，這兩年替項家賺了不少錢，儘管項家人手衆多，開支龐大，依然年年有可觀盈餘。

他未退休之前固然是太湖十三寨總寨主，更兼吞併了洋澄湖水旱五寨，如今他二兒子當了這三寨之總瓢子。

最令他生平引以自豪的是遠征浙東，收服了海沙帮，他第三兒子項平南當了副帮主。海沙帮成立至今巳有三十多年歷史，橫行浙東水面，勢力十分雄渾。帮主沈蛟年巳近八十，看來不久于人世，他死後自然是項平南坐上帮主之位，屆時海沙帮也就全部落在項家手中！

四兒子項平北娶了三刀堂常伯倫的掌上明珠，常伯倫無子無徒只此一女，愛屋及烏，揚言死後把三刀堂傳與愛婿，並把平生絕技傳授與他。

五兒子項五郎是項天元如夫人所生，但極得項天元鍾愛，把大本營太湖水旱十三寨全交給他打理。事實證明他沒是選錯人，太湖十三寨經項五郎刻意經營之下，聲勢更盛從前。

項天元雖然安坐家中，揚言金盆洗手，卻隱隱是江浙的武林盟主，勢力之大，令人側目。

如今竟有人敢虎頭捋鬚，到底是垂涎他的權勢，還是懷有深仇大恨竟要先伏虎後降龍？

× × ×

項平北時而施展家傳刀法，時而挾雜着三刀堂的揚萬絕技，緬鐵寶刀揮處雪花紛紛飛向他處。

寒光一閃，一把大砍刀橫劈而至，項平北一聲輕嘯拔身而起，刀在足底下，項平北一沉身，左脚點立在刀身上，反脚飛踢對方面門，同時一折腰俯身劈飛一個手持判官筆身着鏢師衣飾的中年漢的腦袋。

血剛自頸項中冲天噴出，身下傳來一道裂人心肺的慘呼聲，持刀客抛刀雙手掩目蹲下慘叫，鮮血自他指縫淌出，滴在皎白的雪地上分外猩紅刺目。

持刀客抛刀蹲下，項平北身體迅即下沉，刹那間「畢拍」聲響，賊首的長鞭巳然捲至，頸後兵器破風之聲急响，項平北猛使千斤墜，同時彎腰、曲身、翻倒。

肩膀着地，雙脚虛踢，身子如風車般在雪地上急轉，緬鐵寶刀急捲，使起「地趟刀」的招數，雪亮的刀光在迷濛的空氣中仍能眩人目光。雖如此，仍有人不及閃避，「卡卡」連聲，眨眼間巳有兩個大漢四條腿齊膝被劈斷。

小腿一斷後，被刀勢帶起的勁風吹飛，大腿迅速落下，傷口觸地，痛入心脾，刹那慘呼聲衝口而出。

三刀堂之所以叫三刀堂，並非只有三把刀，而是堂主身懷三套刀法。這「地趟刀」便是三刀堂主常伯倫生平絕技之一，如今項平北巳有他七八分的火候了。

四腿斷後，又斷兩腿，餘人紛紛退避，項平北輕嘯一聲，腰一挺，人如皮球般彈起，脚尖在地上一點，正想脫出重圍，刹那勁風臨身，勢如奔雷。

項平北暗吸一口氣，無奈返身揮刀急擋，「噹噹噹噹」，兩把刀在空中對碰數次，碰出無數的火花。八刀之後，項平北越使越快，再九刀巳快過對方一分，只須再三刀他便有把握比對方多劈一刀。

項天元是以奔雷快刀成名的，他的兒子的刀又豈會比別人慢？三刀再過，「噗」一聲，項平北巳把對方連肩帶劈擊落。

這二十一刀說來緩慢，事實上疾如星火，當項平北劈斷對方的肩臂之後，長鞭才再掃至，跟着餘人才再圍了上來。

風吹得更緊，雪下得更密。

風雪更之迷濛，戰鬥也更慘烈！時見鮮血凌空飛濺，襯在灰濛的天空中，份外觸目恐怖。

張泊及馬遇春兩人是項平北的貼身護衞。凡入項家一年以上者，項天元都讓他們自行決定跟隨五位兒子中的任何一位。

當然其中亦有是由項天元自己指派的。他是想五個兒子的手下都有一批人材而能領導一方，光祖耀宗，把他創下的基業再加以發展。

張泊及馬遇春選上項平北，自有他們的道理，或者是因爲項平北才能在兄弟中出類拔萃，又或者是項平北手下的能人比較少，投身在他身邊較易受到重視。

不過有一點却是他們兩人共通的，那是項平北沒有少爺架子，能與下屬共甘苦，關心下屬的生活。

這一點就足以令他們兩人替項平北賣命。如今他們正在賣命。

兩人一刀一劍緊密配合，盡量吸引敵人過來而減輕項平北的壓力。可是如此做

卻令他們更加艱難危險，雖然殺了不少人，身上亦都巳掛彩。

慘叫聲再起，項平北兩個手下巳經罹難。張泊與馬遇春更加心焦。

幾乎同時兩人一齊喊道：「四公子，時機危急快走！」手下加緊施爲，拚命接近項平北。

項平北又何嘗不知時機危急？只是被五六個高手纏住，要逃走談何容易。

激鬥中，項平北闖飛一個面有刀疤的大漢的長劍，飛踢一脚，撥歪刺來的長槍。說時遲那時快，一條長棍，兩把鋼刀巳適時攻至，離身不過半尺。不及稍作猶疑，項平北長嘯一聲，凌空拔身而起。

他快長棍亦不慢，一朶棍花飛起，棍頭斜向上方撞去。

項平北力巳盡，刹那寶刀敲在棍上，一借力，曲身彎腰，跟着身形暴漲，一個蝦伏，凌空竄出一丈，人在半空，眼光巳瞥及附近停放靜立的馬匹，可惜都在五六丈過外。

心念未了，「畢拍」一聲，長鞭巳如毒蛇出洞，迅速捲至，刹那間項平北腦際靈光一現，左手反手一撈，握着鞭梢，迅即放鬆身體的肌肉。

軟鞭一纏上人，彷如螃蟹鉗到物件，收緊不放。手腕一沉，鞭梢揚起，跟着向地上沉落。

此一舉頗出項平北意料，他來不及鬆手，刀劍與長棍各由下向上刺出。

棍長九尺，比刀劍先一步刺至，項平北看得眞切，足尖點在棍頭上，身軀向上升起，左手仍然握住鞭梢不放，一擰腰，經過一個大漢頭頂時，倏地沉下，一脚踢碎那大漢天靈蓋，同時因爲有了借力之所，身體再次上升。

賊首一怔，想不到項平北竟能因此而殺人，一怒之下，低叱一聲，運勁揮鞭，意欲摔掉項平北！

軟鞭飛舞，項平北人如風車在半空急轉，很多人都不禁往上向望。

張泊心生一計，左手入懷摸了個信號烟花，使勁抛着地上。

信號炮仗觸地引發火藥爆响，刹那一股火花噴出射起一物，那物在空中爆發，洒下紅色的烟花，然後再冉冉落下。

信號炮仗一响，衆人俱是不由地一呆，一怔之後，烟花巳散開。

「不好，項家施放烟花求救！」

「快，不要留下活口！」

烟花剛爆發，項平北一待長鞭略略一慢，巳經看清馬匹位置，立即一鬆手，人如脫絃之箭，激射出去，射去之處正是去蘇州城的方向。

一射六丈，人在半空，一擰腰，朝一匹駿馬落下。臂部剛觸及馬鞍，反手一掌拍在馬臀上。

那馬兒先一驚，繼而一陣劇痛，一聲嘶叫，負痛狂奔向前。

這只在眨眼間發生，待馬匹奔出十多丈，衆人才「啊」一聲，如大夢方醒。

張泊及馬遇春見機不可失，各自殺死一人。馬遇春環顧同伴，此時除他與張泊外只餘兩人，另三人巳倒斃在雪地上，那兩人也巳身負重傷，只是在苦苦支撐。

也許是樹的影，人的名，項天元之名頭及其潛勢力極大，他們眼看項平北一騎人馬越跑越遠，要追經巳不及，此時即使把項平北手下全部殺清亦巳無濟於事，都暗生懼意，那賊首怪叫一聲：「退，把死去的亦帶走。」

話音剛落，手下巳一齊動手，只片刻巳紛紛上馬，跟着消逝在迷濛的風雪中。

馬蹄聲剛在耳畔消失，兩個重傷的三刀堂弟子鬥志一鬆，倒向地上。

張泊及馬遇春亦是筋疲力盡，此時不但傷口疼痛，而且飢腸轆轆，這才醒起晌午巳過尚未進膳。

精力的急劇消耗使他們不欲腦子多思想，可是又不能不想。

這趟是第二次了，上一次遇險是前日下午，他們乘船南下，不料中途被人在水底掀翻小艇，十人全部落水。

一場險惡的水戰，雖然把敵人擊退，却折了兩名兄弟。上了岸却在一處荒野時天巳黑，爲恐在喪失天時地利之下再次遇敵，他們十人在岸邊過了一夜。

天亮後，走了三十里才見到一個農莊，可惜找不到馬，又恐乘船再有不測，於是再徒步行了二十多里路才買到馬，昨日中午他們停在雙水鎭吃飯，飯後上馬，只走了五七里路，胯下馬兒便口吐白沫，倒斃途中，到再次買了八匹健馬巳折騰了不少時間。

項天元用快馬傳加急快訊，約會兒子須在臘月初七日落之前趕回蘇州家中，如今巳是初八，約期巳過一天。

項天元因何會發出加急快訊，莫非項家出了什麼事？想到這裏張泊不禁搖一搖頭，是誰吃了豹子膽竟敢太歲頭上動土？

心念一動：「莫非就是這批自號伏虎降龍，威鎭江浙的人？」

抬頭一望天色，雪巳霽，風却更急。

馬遇春探覗了兩位重傷倒地的兄弟，面現戚容道：「趙風及許鎭不行了！」

話一出口，兩人心頭都是一緊，十人出來，未到家門巳倒下了七個，這是從未有之事，刹那兩人均泛起一絲不祥之念。

馬遇春突然脫口道：「不知前頭尚有否伏兵？四公子他……」

張泊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一咬牙道：「趕上去！」强忍疼痛，大步流星向前走去。

龍王暴斃

蘇州城內。

寒意沒有郊野那般濃烈，但也使人難受，因此，沒有事做的人都躲在家中，街上人車有幾分疏落及淸冷。

也幸好如此。

街頭傳來一陣「得得得……」的聲音，急劇而淸脆。

這是馬蹄蔽打街道上青石板的聲音。轉瞬間馬蹄聲自小而大，轟轟發發，迴盪在長街中！

刹那一騎急速馳至。馬上人一身白衣如雪，正是項家四公子項平北。

馬行甚速，幸好街上的人車不太多，故此並沒有發生碰撞之事。項平北滿面焦急，熱汗自額角淌下，渾身被汗水濕透。

轉過街角，前面出現一棟大莊院，橫

區兩字狂草項府，龍飛鳳舞，氣勢磅礴，隱隱然有幾分霸氣。

「呔！」項平北及時收韁勒馬，馬兒依然衝上石階才停下。

項平北自鞍上飛下，馬兒已經不支倒地。

項家手下已不少人發現項平北，一時之間，四公子，四少爺之聲不絕於耳。

項平北失却平日的風度，唔了一聲，脚步不停向內堂跑去。

大廳中氣氛異常，項家四個兄弟及一個尚未出嫁的女兒，俱都臉帶戚容，紅眼圈，眼蓋浮腫，此時一見項平北入來，都站了起來。

項平北雖然見兄弟表情奇怪，也沒在意，急聲道：「小弟沿途受襲，如今張泊他們尚在城西五十里處。」提高聲音叫道：「董總管董大叔！」

項平東道：「四弟你冷靜點，董大叔他去……他出去辦事！」

項平北急道：「快派人去接應張泊他們，遲則恐救援不及！」

項五郎應聲道：「四哥暫歇一下，待小弟下去佈置人手！」

項平北道：「有勞五弟了。大哥，爹爹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爹爹要用加急快訊傳咱回家？」

此言一出，勾動各人心中之哀思，一時間飲泣之聲四起，項天元最小的女兒項非更是哭出聲來。

項平北一怔，迅速泛起一絲不祥之念。「么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快說！」他雙手緊緊握着項非一雙玉臂，胸部起伏不定，顯示心中異常緊張。

項非毫無疼痛的感覺，却哭得更傷心了，眼淚像河堤崩潰般瀉下。

項平北暴喝道：「快說，快說！你快說！」

項平東道：「四弟你鎭靜點，爹爹已不幸身亡了。」

聲音雖小，聽在項平北耳中恍如响了個霹靂，雙手鬆開，脚步歪歪斜斜，退了幾步，一屁股坐下椅子上。

「卡嗤」一聲，椅脚折斷一條，摔落地上。

項平北坐在地上，腦中嗡嗡作响，好半晌還未定過神來。

堂上落針之聲可聞，只有間歇的飲泣聲打破靜寂。

過了半晌，項平北嘶聲叫道：「不是，不是！你們騙我的！」聲如夜梟，倍增凄慘。

項平西聲音沙啞地道：「大哥沒有騙你。」

項平北如負傷的野獸自地上躍起。「胡說胡說，廳上怎不設靈堂！」

項平東道：「今日早上我們才發覺爹爹死在床上，正等你回來……」

項平北腦中再次嗡一聲响，神智立即模模糊糊。他早已心疲神倦，再也經不起這個沉重的打擊，眼前一黑向後便倒。

項平北甦醒後，待他神智逐漸平復，已是掌燈時分了。冬天晝短夜長，天黑得特別快。

晚飯時，項五郎告訴他張泊及馬遇春已到家，其他的則已罷離，項平北聽後默默點頭。

晚飯過後，下人送上清茶，五兄弟商量項天元的後事。此時總管董中平經已把一切靈堂所需之物準備妥當。

項平北沙聲問道：「爹爹到底怎樣死的？」

項平東才把昨日的經過慢慢講出來。

× × ×

臘月初七，夜。

項府內院廳中燈火通明，項天元坐在正中，兩旁是四個兒子。

父子相談甚歡，不時傳來項天元爽朗的笑聲。

項天元生了五個兒子六個女兒，他素來特別重男輕女，他么女尚待字閨中也不召來一聚，何况是嫁了出來的女兒？

項平東四兄弟都急欲知道老父急召回家的原因，可是他不說，他們亦不敢問。項家五個兒子六個女兒個個對這個白手興家終至雄踞一方的老父又敬又畏。

不單只畏簡直是怕，老父今日只談說昔日年輕時之英雄事蹟以及江湖上之趣事，他們亦一直和着他的語氣相應。

這其中只有項平東及項五郎發覺到老父眼神中似有幾分憂慮及焦急，但也只是放在心中，不敢詢問。

已交戌時，項平北尚未回到家，項天元焦慮之色更盛，驀地下令：「上菜，添酒！」

項平東道：「爹爹，咱們不再等四弟啦？」

項天元臉色一沉，隨即恢復，淡淡地道：「他既不守時，何必等他。」

項平東道：「反正已等了個多時辰，不如……」

項天元沉聲說道：「爲何要爲父等着他？」

項平東一窘。「孩兒是想，今夜爹爹可能有事要教誨孩兒兄弟，所以……」

「放肆！」項天元一發威神態威猛，簡直不像是個六十九歲的老父。「爲父尚未死，幾時輪到你來改變爲父的主意！」

項平東立即恭聲道：「孩兒不敢，請爹爹原諒！」

項天元哼了一聲，堂上氣氛突然沉重起來，項家四兄弟連氣也不敢喘一口，直至下人捧了酒菜上來，擺排好後，項天元才道：「吃吧！」

此時，項家四兄弟才鬆了口氣。

項天元三杯下肚，又再意興豪飛。「想當年爲父負大志而屈身飛魚寨，經三年之鑽營以及摸熟太湖十三寨，各寨的情况才猝然發難，暗中除了飛魚寨主，自己取而代之。只九個月立即吞併了三君寨，成了犄角之勢鞏固了地盤。此時爲父已有吞併太湖其他十一寨的宏圖，於是培養人手，並對各寨暗中滲入自己的親信，四年時間立即實現理想。」

他望了四個兒子一眼。「爲父說這個故事用意有二：一，如要成大事者必要先有自己一批心腹，並且要跟他們推心置腹，才能獲得到他們的整個人，否則單只自己一人，頂多也只是成了一方大俠，或者掙得到一點名氣；二，凡做一件事必要有事先周詳之計劃，務求一擊即中，否則，再擊對方已有準備便難有十成的把握。」

四兄弟啫啫連聲。

項天元喝了一杯酒。「平西這兩年來在這方面有了點改善，平南却頗令爲父失望，海沙帮有人告訴爲父說你平日對屬下傲慢，有些人對你不滿，爲父當初安排你到海沙帮，原是希望你先在沈蛟底下歷練一下，希望對你有所改進，可惜，哼！孺子不可教，你有何值得驕傲的？你之有今日只是有一個有勢力的父親而已，爲父百年之後，只怕海沙帮終會脫離項家。」

項平南汗流挾背，連忙推席跪下。「孩子不長進，辜負爹爹之教誨，願受爹爹處罰！」

項天元又哼了一聲：「起來！」臉上忽然憂慮之色，「爲父担心的還不是這點，平東，你說老父担心的是什麼？」

項平東忙道：「爹爹高瞻遠矚，所思所爲非常人能測，孩兒不能妄測。」

項天元憂慮之色更盛，嘆了口氣，道：「諒你們都不知。爲父最担心的就是說百年之後，只怕你們四分五裂各自爲政，把爲父一生辛辛苦苦掙來的基業，毀于一旦！」

沒有人敢吭一聲，項天元又嘆了一聲，意態闌珊，一仰頭，盡乾一杯。

一杯下肚，臉上突現痛苦之色。「爲父舊傷復發，只怕時日已不久！」推杯而起，「平北回來通知爲父一聲。」

項家四兄弟連忙起身相送，項天元揮揮手，道：「不必。」走了兩步回首對項平東道：「東兒，等下你到爲父房中來一趟。」

項平東大喜，因爲項天元只在高興或對某兒子十分滿意時才會如此暱稱。

酒席已散去，亥時將盡，項平北依然未回來。

項平東從老父房中回來，吩咐家人把傷藥送入項天元房中。

項平西忙問道：「大哥，爹爹有何指示。」

項平東臉現戚容，道：「爹爹自言天年不久，要愚兄以後督促各位賢弟注意爹爹剛才說的那幾點。」

項五郎道：「爹爹爲何會自言天年不永，這兩天他身子還頗硬朗。」

「五弟，你我不知早年爹爹創業時曾負多次重傷，如今舊患復發。只怕……」

項平南截口道：「爹爹除了這些還有說些什麼話？」

「無非是交代愚兄全力持家，要爲兄光大門楣，其實，愚兄一人又何能成事？還請賢弟你以後鼎力相助。」

這樣說項天元無疑把項家之權交與項平東，項平西等人雖知他是兄長，心頭亦是一陣失望，項家勢力遍及江浙，財雄勢大，能當上項家一家之主無疑等於登上江浙的武林盟主，誰人不願得之？項家兄弟亦無例外。

項平南脫口道：「爹爹眞的把權交與你？」

項平東臉色一變，語氣頗嚴：「三弟，你這話是何意思？如今爹爹尚未入寢，你若不信不入去問問，唉，愚兄眞怕不幸被爹爹所言中。」

項家兄弟都知他話中的念頭，一時之間都不好意思再說，項平南自亦不敢入房詢問。

這席話之後，各人便各自回房休息。

次日一早，負責打掃項天元房間的丫頭，突然尖聲大叫，項家兄弟，聞聲趕至，推門入項天元寢室。

甫一入房，兩人便驚呼出聲，其他的人也迅即聞聲起來，只見項天元已倒斃在床上，屍體已經冰冷僵硬，看來已死去多時。

× × ×

項平北道：「爹爹身上毫無傷痕，亦無中毒的跡象，看來是舊患突發，猝然死去。」

項五郎沉聲道：「不過，爹爹臉上留下的神情却頗爲奇特，而且，昨夜席間小弟已發覺爹爹神色頗與平日不同，好像滿懷心事。」

項平東接口道：「愚兄亦發現昨夜爹爹神色頗多憂慮，不過，爹爹已把心中所担憂之事說了出來。」

項平南道：「會不會被人暗殺？」

項平西道：「三弟別胡說，爹爹遺體可沒傷痕。」

項平南冷笑一聲：「二兄接掌洋澄湖三寨已多年，何會說此幼稚之話？試問：如被點中死穴者，會否留下傷痕？」

項平西心中剔怒，却又沒法反駁，一張臉登時漲紅。

項平北聽三哥說到暗殺，不禁想起日間及前日發生之事，於是扼要地把經過說了一遍。

各人十分驚疑。項平東說道：「愚兄却從未聽說過，江浙有什麼以『伏虎降龍』爲號的堂口，不知各位賢弟往日可有所聞否？」

各人紛紛搖頭，一陣沉默。

項五郎道：「不管如何，這批人當然是衝着咱項家而來，江浙一帶除了爹爹再沒有人敢以龍爲號，而我等五兄弟又以虎爲號！」

項平北接口道：「五弟說得不錯，這可能是一夥新的組合，今後大家要小心防備。」

項平東沉吟道：「江浙一帶實在沒有什麼勢力可以與咱家相比，莫非是外來的，各位賢弟想想，以前有否什麼漏網的厲害角色。」

項五郎道：「對方不一定是爲了報仇而來。」

項平北道：「小弟尚未瞻仰爹爹遺容，各位兄長小陪走一趟。」

項平東道：「理應如此，咱五兄弟一齊去。」

蛛絲馬跡

項天元寢室中一切傢俱陳設無不美侖美奐，精美異常。

即使是擺放在床前的踏几亦經漆金繪花。

項天元屍體就躺在床上，一方之雄死後與平常人亦無二樣。

深褐色的酸枝木床、椅及桌子，加上漆黑的屏風，使房內不加佈置已令人有種沉肅死寂及陰森的感覺。

項平東幾兄弟一踏入房，一顆心迅即

一沉，腳步亦沉重起來。

房內有項府的家將守護。

項天元生前的侍衞蔣公龍及年宇行禮道：「拜見五位公子！」

項平東揮揮手領着兄弟圍在床邊。

項平北說道：「把燈剔亮，取一盞過來。」

年宇親自拿了一盞燈過來。

火光照耀下，項天元臉色灰白，完全失却生前那種紅潤之色。

雙眼不瞑，臉上神態既驚且怒，又悔又急，說不出的奇怪。

項平北伸手把項天元的眼皮揉合。

項天元的眼皮閉起，奇怪臉上神情好像平復了不少。項家兄弟心中都是一寒，加上項天元平日的權威，一時不約而同把目光自他臉上移開。

項平北吸了一口氣，把項天元的上衣解開，死白色的胸肌刻着幾條縱橫大小不一的疤痕，入目驚心，標誌着項天元生命的波折以及創業的艱辛。

項平北看了片刻道：「叫董總管備後事，先替爹爹換上壽衣。」

說罷回身出房，衆人隨着他魚貫而出，心頭均如岩石般沉重。

項平東是長子，可是在項家兄弟中項平北的威信最高，項五郎最得項天元看重及寵愛，可惜他是妾侍所出，在項家地位稍次。

項平北的話剛傳了下去，手下立即換壽衣的換壽衣，擺設靈堂的擺設靈堂，不及一個時辰一切已弄妥。

項平北望了兄弟一眼，把目光停在項平東臉上，「爹爹的訃聞何時發佈。」

「明天，今夜大家早點休息，我已着人擇了時辰，那是十三日申時，由明天開始只怕我等兄弟有幾天好忙。」

項家內院只住項天元夫妻及二位妾侍，另外是項家五兄弟的家眷，這幾年項家兄弟各散西東，聚少離多，難得在家幾天，因此，除了平東之妻兒之外，餘者亦隨夫搬出去。

項天元住的那棟樓宇像月亮，項家五兄弟住的五座樓宇像星星般在四處拱衞着它。

內院之外是中院，那是項天元六個女兒和其貼身婢女以及正副總管的住所，儘管只剩最小的女兒項菲尚未出嫁，這座中院亦只是住多了四個護衞隊的隊長。

中院之外是外院，外院佔地異常之大，圍着中院建了不少房舍，那自是一些下人及護衞的住所，對正大門的是一座巨大的廳堂，足可筵開百席。

入夜之後自有項府的護衞巡邏當值，但只限在外院及府外附近。

事實上這許多年來從未發現過有夜行人來光顧。

若說項天元不是死於自然那麼只有兩個可能，一則是因爲多年來的風平浪靜使項府上下的護衞痲痺疏忽，使兇手輕易地潛入內院行兇，事後又在沒人發覺的情況下離開。

另一個原因是住在內院的人下的手。

項平北漫步在花園假山旁，他心中一直在翻騰思索。內院住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想到這裏不禁打了個寒噤，再也不敢想下去。

項平北不願再想，可是思緒依然起伏不息，忍不住再進一步推敲。

第一個原因，驟看之下似乎頗有可能，可是四隊護衞隊，每隊一百伍拾人，每時每刻都有兩隊人當值，有誰能夠在三百個人眼底溜過而不被發現。

項平北十分清楚這些人的武功造詣，亦對他們頗具信心，況且四個護衞隊隊長的武功放到江湖上去都是一流的高手。

再說總管董中平及副總管杜一非的辦事能力固然十分强，其武功更比四個護衞隊長勝上一籌，他們都是爹爹多年的心腹死士，對爹爹的忠誠只怕比朝庭上的大臣對聖上更之赤誠。

細想之下，頗覺可能性異常之低。

難道兇手是潛伏在護衞隊中？

若說是第二個原因，項平北更難相信，自古至今雖然會有子弒父親之事發生，項平北至死亦不相信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會發生在自己的兄弟身上。

父親若是死于舊患復發，那麼臨死留下的神情只會是痛苦，亦不致急促到未及呼聲通知家人便撒手歸西。

死前表情複雜，又死於猝然，說明了什麼？

項平北立即去找蔣公龍，昨夜是他守衞在父親門口的。

項天元已死，今夜當然用不着有人當值守夜，但蔣公龍依然未睡，是不是因爲自己失職，令兇手潛入主人房中行兇而內疚。

項平北咳了一聲，蔣公龍才怔怔地抬起頭。

「四公子你還未睡？」

「想來問你幾件事。」

蔣公龍嘆息一聲，道：「可是有關主人之死？」

項平北頷首，雙眼如電緊緊瞪住他，過了半晌才沉聲道：「昨夜你一直都守在先父房門口。」

蔣公龍默默點頭。

「寸步不離？」

蔣公龍略一沉思：「可說是亦可說不是。」

項平北厲聲道：「此話怎說？」

「屬下曾數次離開門口，但每次都是在樓前樓後巡視，從未離開周圍一步。」

項平北臉色一鬆，溫聲道：「可有任何發現？」

「絲毫沒有。」

「亦無異聲？」

「沒有。」

「我相信你今夜所說的句句屬實，亦希望你能對這些話負責到底。」

蔣公龍臉色一變，澀聲道：「屬下跟令尊出生入死時，四公子尚未出世，令尊對屬下從未有過絲毫懷疑。」

「對不起，也許因爲先父猝然而亡使我有點異常，蔣叔叔放心，我兄弟從沒有人對你的忠誠有所懷疑，我這次來訪亦是爲着謹慎耳。」

項平北離開了蔣公龍的住所，心中又再迷濛起來。

父親是不是死於自然，抑或是另有死因？

這問題像毒蛇一般咬噬着他的心，他決定到項天元寢室再走一遍。

有了這個決定之後，不知爲何他的行動便變得小心起來。

萬籟無聲，只有樓前花圃中的虫聲，往日聽在耳中頗有催眠作用，如今却變得有幾分淒清，幾分恐怖。

項平北躡手躡腳潛入項天元生前的寢室，門一打開，彷似吹來了一股陰風，龐大的傢俱立在黑暗中好像不知名的怪物。

項北平沒來由的打了個冷顫。

他摸出火熠子，打着了它，湊近燈蕊又點着了燈。燈一亮，一切物件現出了本來的形狀面目，項平北吐了一口氣，寒氣盡消。

他把燈光盡量弄得最暗，把光綫弄到恰好能照到東西爲止。

剛弄滿意，一抬頭，立即發覺一件異常之事。

桌子上有座筆架，筆架當然有筆，另一邊放着一疊紙。如今筆架上的一管毛筆桿固尖銳，筆尖被墨汁封住。

每天早上都有人入來收拾床舖，洗滌毛筆，打掃房間，風雨不間，日日如是。筆未洗，這證明昨夜父親在臨死之前曾經寫過字。

項平北立即一看桌上每寸地方，沒有父親的手稿。這當然是件奇怪的事，筆既已有用過的痕跡，字却沒有留下。

項平北一顆心登時緊張起來，他擧燈在房中各處尋找，每個角落他都已找遍，連紙角也沒一張。

難道父親寫後把它燒掉？

此念一生，隨即被自己推翻，房內一塵不染，不見一小點紙灰。

那麼那張紙去了那裏？項平北對着床怔怔發呆。

驀地腦中靈光一閃，心頭一跳。

「放在枕頭之下！」幾乎脫口喊出。

他把燈光稍爲剔亮一點。左手持燈，右手搬開枕頭，這是江西景德鎭燒的白瓷枕頭，入手沉重冰冷。枕頭之下空無一物，項平北一怔之下隨即揚起那張閩西做的籐蓆，蓆下亦是空無一物。

一陣失望之下，右手籐蓆將放未放之際，眼角突然瞥見床板上似乎有個異處。

那位置是在枕頭的右下方。

項平北把燈湊近細看，只見木板上「刻」着一個「一」字，項平北伸出食指放上那個「一」字之上，剛好一指之粗，那是施用指功刻下的。

項平北心頭狂喜，放下籐蓆，只見在一字之上的蓆面處有點損傷，剛才因爲被項天元的屍體遮住視綫，故此沒被發覺。

這個字必是項天元臨死之前施展「隔山打牛」之功化在指上寫的。

這又當然與兇手有關。但這「一」字與兇手有何關係？那張紙呢？

至此，項平北已完全相信父親是被人暗殺的。

心念動處，吸氣飛身上樑，燈光一暗之後隨即恢復原先的亮度，項平北果然不錯，身形飛動只帶起輕微的衣袂飄動聲。

樑上，承塵都沒有異處，亦沒有紙張的踪跡。

項平北再次飛身下來。吹熄燈火，擺回原處，返身出房。

屋外靜悄悄一切如常，項平北繞過假山離去。可是他不回房，出園牆去中院。

項平北身形剛消失，假山一個山洞口探出一個人頭，背着月光看不出是誰。

蘇州的園林假山天下聞名，一座大的假山，山徑中都有通道，而且不止一條，出口更多，往往令人有如進入八陣圖之感覺。

這座假山亦無例外。

即使項平北懷疑有人，黑夜中一時間亦難發覺，何況他沒有絲毫的懷疑。

人頭一探之後，隨即縮回。久久總不見有人出來，大概自另一個出口離開。

項平北回到寢室時，窗外已傳來三更的報時梆子聲。

勾心鬥角

卯時剛過，陽光滿窗，項平北盥洗完事，擧步出門。一出門幾與項平東撞個滿懷。

項平北奇道：「大哥找我有急事？」

「沒有，二弟他們都已在廳候你，是愚兄來找你。」

項平西等人果然都坐在廳中。

項平東道：「訃聞經已發出，相信稍後即有城中的親友蒞臨，愚兄長話短說，昨夜三弟懷疑爹爹是被人暗殺，愚兄經一晚的推敲亦覺頗有疑點。自即日起愚兄打算派人把爹爹住的小樓圍封起來，任何人不得入內，待喪事過後，再行開放，屆時咱兄弟入內仔細搜索一下，看看有沒有些蛛絲馬跡。」

他說話的口氣儼然是一家之主。

項五郎接口道：「大哥打算把娘等安排在何處居住？」

項天元的一妻兩妾都住在小樓上層，像皇帝與皇后及貴妃的關係，項天元喜歡那一位相陪便到她房中相聚。

雖如皇后及貴妃的高貴，也像她們那般沒有自由，平日她們甚少下樓，即使她們想見見兒子也是吩咐貼身婢女傳話下去，然後，她們的兒子才上樓與之相見。

因此，兒子與母親的感情便不很深。

項天元之死除了項家五子一女以及正副總管及一些高級人員之外，大部份人都是今晨才知道。

項天元的妻妾亦無例外的今晨才得到正式通知。

當下項平東道：「愚兄已吩咐下人在中院打掃了幾間房間安置她們老人家。」

環視兄弟一眼，續道：「至於靜妹等人，今晨愚兄亦已發了加急快訊去通知她們了，相信在十三日辰時之前都能趕回家來。」

語聲一落，家人都是臉色一變，項家規矩加急快訊只能是一家之主才有權發出，項平東若要發，只能以洋澄湖總寨的名義發出，項五郎亦只能以太湖總寨主的身份發出，不能逾越。

項平南臉色一變之後，隨即急聲問道：「你以何等名義發出加急快訊？」

「自是以項府名義發具，賢弟們都各有基業，愚兄除了能使用項府名義之外，別無他法。」

項府之主即可指揮太湖及洋澄湖寨，調動海沙帮及三刀堂，甚至可號令江浙一帶項家的一切潛勢力。

項平東之言使到各人無話可說。片刻之後，項平南才道：「大哥事先却沒有與小弟等商量！」

項平東沉聲道：「三弟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爹爹不幸過世，愚兄沒這權力？」

項平南忍不住大聲道：「爹爹生前可宣佈在他百年之後這個位子由誰去當！」

項平東臉色倏變，道：「三弟你也不服？哼，不說前夜父親召愚兄入房交待要愚兄好好管敎你們的含義，即使沒有，愚兄是長子，當然是順理成章繼承父業。」

自古以來都是父位傳長子，項平南一時之間想不出言語來反駁。

一怔之下，項平西低聲道：「即使是太子，自來亦不乏廢長立幼之舉！」

項平東怒道：「那麼，二弟你是想廢掉愚兄？」

項平西嘿嘿冷笑。

場面登時十分尷尬。

項平東目光自各人臉上掃過，問道：「二弟三弟不服愚兄，四弟你又如何？」

項平東在兄弟中素來沒有什麼威信，這不是說他有何失德之事，而是人材武功不是出類拔萃，他當上一家之主，項平北自亦不大心服，可是平東不行，平西平南又如何？還不是差不多的貨色？讓五郎坐上這位子，只怕四位兄長更加難服。

難道說自己最適合？項平北腦海翻騰，沉吟不決。

項平西道：「四弟厚道不欲明言，你又何必迫人太甚。難道要四弟作七步詩你才放心！」

項平東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項平南道：「對啦，爹爹在五十五歲壽誕時曾說過，大哥不宜幹大事，但是他做事仔細謹慎最宜管理錢財帳目。哎，大哥你不管帳目誰會管！」

「誰說我不再管帳目，家由我當，財也由我管。」

項平西等更怒，道：「洋澄湖寨你管不管？」

「你若是管不了，愚兄當然要管上一管！」

項平南叫道：「若叫你當家，三年之後，只怕咱兄弟再無立足之地！」

項平東拍案道：「難道你想當？」

項平南道：「若由小弟當家，絕不致令兄弟不和。不是小弟自視過高，只要給小弟三年之期，必令咱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項平西冷冷道：「三弟你口氣也太大了，你肚子裏有什麼貨色，你二哥還不清清楚楚？」

項平南臉現不屑地道：「說句老實話，二哥別生氣。咱五位兄弟之中，我第一個不服的就是二哥你，否則爹爹怎會派你去洋澄湖？」

項平西漲紅臉孔，怒道：「洋澄湖又如何？起碼比你作人副手強！」

「嘿嘿，所以說二哥你鼠目寸光，只看眼前不看日後。一個海沙帮當得你四五個洋澄湖案，收入之豐更不用說了，沈老頭一死，這位子還不是小弟的！」

項平東接口道：「三弟說得有理，爹爹派你去洋澄湖，那是特別關照你！」

項平北訝道：「爹怎樣關照二哥？」

項平東嘿嘿笑道：「四弟你年紀較小，難以理解爹爹的一片苦心。洋湖湖較小，二哥去當最適合，不必顧得一樣又忘了另一樣，換着叫他負責別的，就說管帳目吧，只怕二弟早已積勞成疾，爹爹豈不心疼？再說洋澄湖近在咫尺，就算出了什麼芝蔴綠豆的事，爹爹要援手可也較方便。」

這些話十分厲害既諷刺了項平西的無能，抬高了自己，又順便暗示項平北年紀還小，思想還未成熟。

項平西給兄弟一唱一和氣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悶聲道：「咱兄弟中水底功夫誰比得上我與五弟！洋澄湖及太湖自然由我倆分掌。」

項平南冷笑道：「怎地由小的管大的，反而不是大的去管小的？」

項平西怒道：「五弟正式掌管太湖是在爹爹退休之後，之前只是協助爹爹，那時爲兄已執掌洋澄湖多年了。」

項平北靜坐不語，心中却盡在推敲昨夜在項天元寢室內之意外發現。

項五郎看了四哥一眼，道：「爹爹屍骨未寒，咱兄弟豈可爲些小事傷了和氣？再說此時可能已有親友前來拜祭了，咱還是出去招呼吧！」

項平東道：「不行，大家都不服愚兄。等下憑什麼身份跟各路英雄相見？」

項平西道：「當然是憑孝子身份。」

項平北道：「有事大家參詳研究，暫時共同管理家事，不過以大哥爲首，凡事得衆人通過。」

項平東道：「總不能長期如此，各地的基業你們都不管啦？」

項五郎道：「暫時以半年爲期，半年之後再另行決定。」

既然沒有其他良策，也只得如此，項平東只得沒奈何的答應。當下換過孝服麻衣又吩咐手下親信去接自己的家小回來，一切準備妥當才出去靈堂。

疑團難釋

項天元之死極盡哀榮，連日來四方親友，各路英雄絡繹不斷來項府憑吊。這其中包括霹靂堂堂主秦烈、青劍門門主易寒光、武當的長老青靈子、七仙敎百合仙子以及不少在武林中地位崇高的好手。

臘月十二日，項天元嫁出去的五個女兒已有四個都偕同夫婿趕來了，只有項素未到。他們只知項天元是壽終正寢，即使是項天元的妻妾及女兒亦只從項平東口中得知父親是死於舊患猝發。

項素至十三日上午才趕到，項平東見只她一人來，不禁脫口道：「齊雲高齊賢弟怎地沒來？」

齊雲高是項素的丈夫，外號「一劍斷腸」，他跟項素是在江湖上認識的，他家本是皖東世家，故此他沒把項家的財產及勢力看在眼中。項天元其他的女婿却拚命地巴結，可惜項天元一則不把他們看在眼中，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他對女婿的要求本就不很高。

二則項天元一向甚忌女婿會覬覦項家

的基業，因此對自己的女婿亦有「敬而遠之」的心理，即使是齊雲高亦不能例外。

項平北聽到齊雲高三個字，心頭驀地一跳，「一劍斷腸」，爹爹床上留下的那個一字莫非與他有關？此時他又記起曾有一次項天元曾與齊雲高鬧得頗爲不歡，自此之後，齊雲高寸步不入項家之門。

「五妹，齊賢弟至今是否還生爹爹的氣？」

項素搖頭道：「不是，他一向很少在家，這次已出門近兩個月呢。小妹亦不知他去了那裏，就是因爲等他，所以小妹才遲來。」

項平北心頭又是一跳，不過不便在此時問她。

臘月十三日，午時。

項家已準備出殯，項天元之死訊已傳遍大江兩岸，此時仍有不少人聞風而來。

「一劍斷腸」齊雲高亦及時趕到，白馬白衣倒也不用再換衣。

項素叫道：「雲高，這邊來！」

齊雲高略跟項家兄弟點點頭，便往項素身邊走去。

「雲高，你去了那裏？我還以爲你趕不及來。」項素低聲道，「要是你趕不及來，又要給姐姐奚落我呢。」

齊雲高面現不屑，冷冷哼了一聲。

項素見夫婿俊臉上佈滿汗珠，又憐又愛，暗中遞了塊香帕與他，齊雲高立即把臉上的汗拭去，眼光及處，見項平北神色有異望着他，齊雲高臉上一熱，尷尬地笑笑，忙把手絹還給妻子。

項平北見他神態頗不自然，心中疑雲更盛。

× × ×

送殯的人羣如一條長龍，足足有五六里長，由此亦可見項天元生前之努力與地位。

人龍回到項府時已是掌燈時分，這一天自然弄至半夜才撤去酒席，依然有不少人喝完了喪酒仍留在項家過夜。

董中平及杜一非比任何人都要忙，他們都是項天元多年的心腹，數十年的出生入死自然有感情，此際他們心頭的悲痛比項家五個兄弟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兩個深知項家一切的老江湖，自從項天元退休那天開始，已暗暗爲項府担心，生怕繼承人不能守業。

項家的江山他們都有一份功勞，他們的家亦在項府之內，這數十年來他們已把自己當作項家的人，如今項天元已死這担憂突然加重，重到已生了一絲不祥之念。

往日之銅牆鐵壁，因爲項天元之死，頓然鬆動。

過了三天，前來吊祭的賓客們才逐漸散去。項家小姐及姑爺當然沒有這麼快離開。

項平北已跟齊雲高談過幾次話，都沒有談到他想知道的問題，而齊雲高亦隻口不提項天元。

這天張泊向項平北暗中報告：「禀回公子，屬下已查過『一指勾魂』霍凌的行動了。」

項平北精神一振，道：「他這兩個月有何行動？」

「霍凌在半年前已因練功走火入魔患了半身不遂之症，這半年前他都是躲在家中的密室中，寸步不離。」

「消息可靠？」

「絕對可靠，是潘鴻告訴屬下的，這半年來他都守衞在霍凌密室四周。」

潘鴻是項天元派到霍凌那裏去潛伏的探子，他提供的消息當然可靠。

項平北目光一暗，一揮手，道：「你去休息一下，這件事不得告訴任何一人，除了你我及潘鴻之外，不許有第四個人知道。」

張泊恭聲道：「屬下自然省得。」其實他省得什麼？項平北雖然令他去探取霍凌的行動消息，到底有何作用，他根本毫無所知。

轉眼項天元已死了半個月，項平北提出到項天元寢室去察看的建議。

其他四人自然一口同意，於是一齊到項天元生前之寢室。

房門甫一打開，項平北目光自然投去桌子上，一顆心登時噗噗亂跳起來。

筆架上的毛筆已洗得乾乾淨淨，絲毫沒有項天元臨死前曾使用過的痕跡。他幾乎脫口喊出聲，不過，他到底是個有城府有頭腦的人，急切間硬生生忍住。

項平東看到他臉上的變化，詫道：「四弟，你怎樣啦？」

項平北心中一凜。「沒有什麼，小弟因目睹爹爹生前用過的物件，不覺有點那個……」

語聲剛落，其他四人立即臉現戚容。

項平北心中暗暗冷笑：「裝得好快，要是外人看見只覺項家全是些孝子。那想得到爹爹屍骨未寒已在勾心鬥角！」

心裏有了準備，當簾蓆揭開，床板露出那道一字之時，他的表情倒與其他的人一樣。

項平東顫聲道：「爹爹臨死前劃了這個一字，到底有何用意？」

項平南亦語氣激動，道：「我早說爹爹是給人暗害的，你們都不信，這不是證據！」

項平西截口道：「什麼證據？」

項平南不屑地道：「這自然與兇手有關！」

項平西冷冷道：「這不是有說等于沒有說？我問你，如今你又知不知道兇手是誰？」

項平南不禁啞然，半晌兀自辯道：「總之與兇手有關。」

項平東道：「三弟，你又怎知這是爹爹臨死前留下的？說不定，爹爹在臨死前數天已留下的了，可與兇手完全無關。」

此言一出連項平北亦都啞然。沉吟一陣，道：「叫人去問問這張蓆已有幾天未更換。」

項平西道：「還是四弟說得對！」

「且慢，」項平東接口道：「待這座小樓全部查過才去問！」

於是查看了樓下，又到樓上去查。

直至天色全黑才魚貫下樓。

廳中坐定後，下人上來詢問在何處開飯。

項平東吩咐他把飯擺進來，並叫他去找銀菊及金花。

銀菊及金花是負責打掃項天元房間的

丫環。

飯剛擺上來，金花銀菊亦已被帶到廳上。

「爹爹死前睡的那張蓆是誰換的?」

金花銀菊年紀在二十左右，尚未出嫁，不過身材異常豐滿成熟，完全是婦人的模樣。這自然是項天元之功，服侍他的婢女丫環，個個都如花似玉，也個個讓他「幸」過，項家兄弟自然知道。

此時她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心中都忐忑不安。銀菊道：「是小婢換的。」

「那是何日，你可記得?」

「老爺的蓆都是十天更換一次，平日早上由奴婢及金花姐輪流洗換的。婢子還記得這次是初一早上換的。」

項平東臉色一沉，道：「沒有記錯日子?」

「沒有，那早小婢進來時，剛巧遇到春花妹在點香。」

春花是項天元妻子的婢子。項天元的妻妾每逢初一及十五吃齋禮佛。

項平北道：「你們眞的每天都抹拭蓆子?」

金花及銀菊齊點頭。

「可有發現蓆上有破損的地方?」

兩人齊搖頭。

項平北道：「沒留意還是沒發現?」

兩人不敢回答。

項平東道：「快說。」

金花嚅嚅地道：「婢子不敢說。」說完與銀菊一齊跪下。

「直說無妨，決不怪責你倆。」

金花低聲道：「老爺他，他……」一咬銀牙，「那之前幾天，婢子等要去洗抹蓆子，老爺說他這十多天只他一人睡……乾淨得很……」

項平東兄弟均是一呆，尷尬地對視一眼。

「那你們就偷懶了?」項平西有點羞怒。

「老爺……老爺……他要奴婢們替他搥骨。」

項平東亦有點羞怒，道：「搥了骨就不能再洗了?」

金花與銀菊兩個螓首幾乎低到貼胸，聲如蚊蚋：「老爺他……他要捉婢子倆，又，又……」她終沒再說下去。

項家兄弟自然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銀菊接口道：「老爺說他身體不好，吃不着也得摸摸……所以，我倆都是匆匆出來。」

項平西脫口罵道：「賤貨，你們又非未試過!」

金花及銀菊都是心中一酸，眼眶內淚花亂轉。「那幾天，老爺好像與以前大不相同，他弄得……弄得奴婢們很痛!」語畢輕聲啜泣。

項家兄弟心中都十分不是滋味。項五郎揮手道：「沒事了，你們可以出去，不過，這些說話不能告訴其他人!」

「婢子就算吃了老虎胆也不敢!」站起施了個萬福，轉身退下。

兄弟們悶聲吃飯。

項五郎道：「假設那個一字是爹爹臨死前才刻下的，那麼大家推敲一下，這是代表什麼?」

項平南道：「這與人有關，這人又與兇手有關。」

項平西嚥下一塊鷄球，道：「你就盡說廢話!」

項平南道：「難道你……」

項平北截口道：「咱兄弟心平氣和地談談，別再抬槓!」

項平東道：「江湖上誰人名字中有個一字?」

項五郎脫口道：「杜叔叔，『流星刀』杜一非!」

項平北道：「不會吧!依我之見，這一字有可能是兇手之外號!」

項平東道：「難道是『一劍斷腸』齊賢弟?」

項平西道：「『一指勾魂』的可能性較大!」

項平北道：「『一指勾魂』霍老頭早年雖然與爹爹有過衝突，不過小弟聽說最近霍老頭走火入魔半身不遂。」

項平東道：「如此，附近幾省之武林高手只得『一劍斷腸』這外號有個一字而已。」

項平北接口道：「小弟亦是懷疑他，除了此點之外，一則，早年齊家亦曾有一段輝煌的日子，自從我家崛起後，才被咱家蓋下鋒芒，勢力不敢越過江浙一帶，你說齊家眞的肯雌伏?」

項平東接口道：「有理有理，齊雲高出道五年，人俊武功高，加上家內有財有勢，身邊有不少漂亮的姑娘，爲何與五妹一見便鍾情?這只怕有陰謀!」

項平北續道：「二則，齊雲高出家二一個月，沒人知其行踪，大有可能會到此有所行動。他熟悉咱家情況，故能避過護衛隊之耳目，而他到十三日那天才匆匆趕到，只是要造成一種錯覺，爹爹之死訊他知道得很遲——這自然與他無關。別人不一定有這種精密的頭腦，但我相信他有!」

項平東大爲佩服，道：「聽四弟這樣猜測，連愚兄亦懷疑起來。不知四弟有其他理由否?」

項平北得到兄長之鼓勵，不禁提高聲調道：「三則，爹爹既然是死于猝然，猝然到不及呼救，自然是想不到兇手是自己的女婿。否則，即使是舊傷復發，無力抵抗亦會呼救，則蔣叔叔只在門外，當然會來馳援!」

項平西拍案道：「好一個齊雲高，果然陰險毒辣!好，讓我去找他算帳!五妹這丫頭亦是沒用，管不了丈夫還讓他……哼!」霍地站了起來。

項五郎喊道：「二哥且慢，咱家這樣一鬧，只怕傳了出去，不大好聽!」

「有什麼不好聽的!」

「人家會說爹爹有眼無珠，把女兒嫁給這樣的人!」

項平西怒哼一聲，一拳擊在桌上，杯碟跳起三尺高。

項平南埋怨道：「老二就是暴躁!」

「這種事還能不怒?好好，你說你有什麼辦法?」

蔣公龍忽地在外面呼道：「稟公子，齊姑爺求見!」

廳裏立即一靜，這麼巧，說曹操曹操就到!

項平東一掃兄弟一眼：「好!傳他進來!」

降龍伏虎

齊雲高隔遠便抱拳道：「打擾哥哥們，小弟十分歉疚!」

項家兄弟心中雖怒，但在未撕破臉之前，都紛紛站起寒暄。

項平東道：「齊賢弟夤夜來此可是有事情?」

齊雲高瀟洒地笑道：「小弟坐得悶，想來邀請衆哥哥談談笑，可方便麼?」

項平西不客氣地道：「咱正在談論家事，說笑麼改天吧!」

項平南怒視了他一眼，忙道：「不是什麼要緊的事，齊賢弟盡管坐下談談。」

齊雲高那裏肯坐，道：「小弟不知哥哥們商量要事，尚請勿怪，既如此，明早再來向哥哥們辭別。」

項五郎脫口道：「姐夫你明天要走?何其匆匆?」

項平北同時說道：「正是，如今爹爹才過身半個月，起碼也得要過四十九天才行。」

齊雲高正容道：「各位哥哥當知小弟之爲人，向來不拘禮節，做事但求心安理得，岳父大人亦已過世半個月了，心意已盡……」

項平西怒道：「這是什麼話?別人尚且未走，你當女婿的先走?」

齊雲高道：「拙荆尚在，也可以代表小弟。」

「放屁!五妹是五妹，你是你，這種事豈能代表得了!」

齊雲高臉色一變，道：「二哥言重了，小弟豈敢在哥哥們面前放屁!」

項平西勃然色變。「你……哼，爹爹雖死，你就眞以爲項家沒人可管教你!」

齊雲高毫不示弱，朗聲道：「小弟自信不需別人管教。」

項平北生怕場面鬧僵，折衷地道：「賢弟不如待過了二十一天才走吧，須知太早離開，五妹臉上無光。」

偏偏齊雲高又是個吃軟不吃硬的脾氣，剛才若果項平西不是這樣說得難聽，他還會考慮一下，如今卻絕不更改。「對不起，小弟去意已決，四哥不必多言!」

項平西喊道：「反了，反了!今日就要教訓教訓你這狂妄的小子!」

齊雲高到底不是個莽夫，心中隨即冷靜下來，退後一步，道：「二哥若有心指教，小弟自當奉陪，只是岳父七七未過，只怕不大妥當!」

項平西腳步即時一停。「你，你，哼!算你會說。」

項五郎即打圓場道：「姐夫多住兩天吧，難得你甚少來我家走動，你不是有話要說麼?明天再來吧。」

齊雲高看了他一眼，道：「小弟實在也記掛着哥哥們，不過，小弟離家二個多月，未曾回家，剛才我家有人來報訊，說家父抱恙在床，小弟明天得去一趟。」

項平東道：「果如是，做哥哥的豈會強求賢弟留下，賢弟何不早說?」

齊雲高道：「小弟素來任性慣了，不曾想到這一層。」

「如此，愚兄明早送你出莊;不過，親家若是沒事，但請賢弟再來一趟，也好說話。」

齊雲高皺一皺眉頭，沉吟道：「看看情況怎樣，若能抽身便再來。」

項平北道：「見到親家請代咱兄弟問候一聲。」

「多謝各位兄台好意，小弟替家父致謝。如此，小弟不再打擾，明早再見!」

「不送。」

齊雲高身形剛消逝，項平西道：「我看這小子是想逃跑。」

項五郎道：「可是五姐尚留下，他倆可很恩愛。」

「哼，那還不是做戲給咱家看!」

項平東道：「如今怎辦?」

項平南道：「待他走了之後，咱們悄悄派人跟踪，看他是否眞回家，到時再行定奪!」

項五郎眼睛一轉，接口讚道：「還是三哥仔細。」

項平南得意一笑，道：「五弟你年紀小經歷還淺，今後要注意歷練，凡事要多思考。」

「是，多謝三哥教誨。」

項平西鼻孔哼了一聲。

項平北却忖道：「五弟聰明機智，又心懷大志，他平日在哥哥面前總是裝作不懂事的小孩。哼，大哥膿包，二哥暴躁，三哥自負傲慢，都沒留意他，將來只怕他才是我的眞正對手!」臉上神色却絲毫不露。

× × ×

次日一早，齊雲高與項家五兄弟共進早膳。

席間氣氛奇特，平西不斷嘿嘿冷笑，平南不發一言，只有平北及平東陪他說話，項五郎在兄長面前素來少話。

齊雲高道：「岳父大人不幸身故，以後哥哥們得能盡展抱負及所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指日可待，小弟以茶代酒敬各位一杯!」

這句話聽在項家五兄弟耳中，心頭都是一暢，隨即舉起茶杯與齊雲高之杯虛碰，跟着一飲而盡。

齊雲高瀟洒一笑，抱拳道：「小弟就此別過!」長身而起。

項平東道：「賢弟何不再坐一會?」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此去又非死別，你我兄弟自當後會有期!」

項五郎道：「如此，待小弟送姐夫一程。」

項平北看了他一眼道：「愚兄也送一程。」

齊雲高目光一凝，道：「自家兄弟何必客氣?再說等下可能還有遠地之親友到來。」

項平東道：「如此，愚兄叫五妹送你一程!」

齊雲高轉身吟哦：「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一揮袖，「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各位哥哥珍重。」衣袂飄飄，身形消逝在蠟梅花樹後。

項五郎目中異彩連連閃動，喟然道：「姐夫好生瀟脫。」心中十分仰慕，希望

自己也能仗義江湖，快意恩仇，笑傲山河，漫遊山林。

項平南冷哼道：「五弟，你勿忘記他是殺害爹爹的疑兇！」

項五郎心中一凜，恭聲道：「三哥教誨得是，小弟一時忘形。」

項平東道：「派人暗中跟踪他，另外找人到齊府探聽一下，看看齊柏林是否眞的病了。」

項五郎道：「五姐夫不是說昨夜眞的有齊家的人來報訊麼？」

項平東道：「也得防他使詐。」

項五郎不敢再言。

× ×

次日黃昏手下報告齊雲高一路往北，絲毫不像回家。

項平東等都臉現怒容。

項平西道：「待我找他理論。不，乾脆把他幹掉算了！」

項五郎道：「但咱可沒有證據。」

項平北道：「可是種種跡象都顯示他是最值得懷疑的兇手。」

「但也不能在毫無證據之情況下殺了他。」

項平西怒道：「爹爹留下的那個一字不就是證據！」

項五郎道：「這，也可能是別人。」

項平西道：「我早就知道你一直護着他。」

項五郎一軒眉，欲言又止。

項平東道：「且待到齊家探聽的人回來之後才決定。」

項平南道：「九成親家沒病。」

項平東道：「不過，齊雲高行動依然在咱們監視中。」

項平西道：「若果親家沒病，我就去把他殺了，割心回來拜祭爹爹。他九成是兇手。咱殺了他最多也只是冤枉他一成。這些年來咱項家可不是沒枉殺過人！」

項平東道：「二弟你去不得！」

「如何去不得！」

「不是愚兄小覷了你，一則，雲高這小子武功不錯，而又機智百出；二則你性情躁急，只怕成不了事反要誤了事。」

項平西怒道：「如何誤事？」

「咱若要殺齊雲高，必須在機密情況之下動手，若被偵破則怕會被人笑說自相殘殺，而又引起齊家的興師問罪就很不妙了。」項平北侃侃而言。

項平東接口道：「四弟說得不錯，愚兄正是此意。」

項平南冷哼一聲。

項平西雙眼圓睜，道：「難道咱會怕齊家那糟老頭不成？你們怕我可不怕。最多由咱洋澄湖總寨全力抵擋！」他一拍胸膛，大有氣吞山河之勢。

項平南「嗤」一聲笑了出來，項平東怕兩人又吵起來，忙道：「咱家雖然不怕齊家，但在此時發生火併實在不宜，依愚兄之見還是由老三走一趟。」

項平南十分得意，說道：「我這就去安排人手，待有了齊柏林的訊息就決定行止。」

次日一早，已有齊柏林的消息。

「齊柏林身體壯健，目前還爲『飛豹』龔景宴請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聽說龔景將任他的侍衛領班。」

項平南立即出發，他只帶了三個手下。項平北道：「三哥怎不多帶幾個？」

「笑話，只齊雲高一人何必動用太多人？」項平南一拍腰際之刀。

項平南待天色黑齊才離家。一出門，一陣寒風吹來頗有裂膚之痛。項平南一拉披風，昂首穿過長街。他這次出門除了少數的幾個人之外，並沒有告訴任何一人。

據報齊雲高留在高風鎮，高風鎮離此只一百二十里，快馬只一日便能來回，項平南揚言二日之內回報捷訊。

轉過街頭，進入了一間小屋，他的手下高木森易水寒及方世正巳在屋內相候。

四人化了粧，一式的黑衣與黑暗融爲一體，黑色的駿馬，渾身沒有一根雜毛。

項平南一揮手，四人漏夜趕路。

夜風呼呼，雖然沒有雪，但在此種天氣中，仍然十分冰寒，項平南一口氣馳了數十里，沿途不見有人夜行。

除了風聲，只有被他們驚醒的宿寫啾叫聲。馬蹄紮草，點地無聲，一行四騎，一色的黑衣，彷彿幽靈。

風雖寒，項平南一顆心却是熾熱，馬行雖速，項平南想得更遠更多。

這一戰只要能手刃齊雲高，他在兄弟心目中的地位將更高，這一家之主的椅子，只怕只有他坐上去才能令兄服弟悅。

想到這裏，項平南熱血奔騰，雙腿猛挾馬腹，揮鞭更急。馬兒沖散寒風，如脫弦之箭向前急馳。

太陽剛出來，項平南一行人已到了高風鎮。

高風鎮處在二座小山中，鎮前鎮後正處山口，北風吹來，被山阻擋，便從這夾縫中吹去。一入冬這鎮的風便從未停過，故有高風之名。

馬兒疲乏，四人仍然精神抖擻。高木森拉一拉披風，嘀咕道：「這小子跑來這鬼地方做什麼？」

項平南道：「他是個有名的賭徒，能不來？」

易水寒接口道：「聞說五姑爺逢賭必贏。」

項平南哼了一聲，道：「天下間豈有這種事？最多是贏多輸少罷了。」

方世正道：「屬下聽說此鎮因風太大，生意蕭條，因此開設了不少賭坊。」說着馬已來到一家雲天賭坊面前，這是高風鎮最大的一間賭坊。

項平南目光不斷地注視出入的賭客，道：「那小子若要賭，必會擇此家，咱先到附近飽餐一番，然後派人打探。」

雲天賭坊對面就是一家酒樓，雖然不很大，但地方倒十分清雅。四人翻身下馬，舉步入店，自有小二把馬牽去上料。

項平南見手下都巳吃飽，道：「老高，你去找老張，看看正點兒離開了沒有。」老張是留在此地監視齊雲高的綫眼。

高木森道：「他在如意客棧，屬下這就去。」

項平南哦了一聲。「那就不必，咱都想到如意客棧去。」

到了如意客棧却找不到老張，掌櫃說他昨夜出去，還未回來。

項平南只得在店內住下，高木森要去

雲天賭坊，易水寒道：「老高你太碍眼，還是我去一趟。」高木森又高又瘦，雖然化了裝還是怕會露了行藏。

項平南道：「老方也走一趟吧，萬一有變化，也多了個通風報訊之人。」

兩人出店不久後，即見方世正回來報告，鎮上的賭坊都要過了午時才開業。

項平南一怔，脫口道：「那麼老張怎麼不留片言隻語就離開？莫非發生了什麼事？」

「不會，老張從未在五姑爺面前露過相，不怕被他發覺。」

「那麼老易怎不回來？」

「他去別家客棧查問。」

項平南目光一亮，道：「你再去，萬一發生事故也有個照應，老高你到門口去接應。」兩人接令而去。

高木森坐在靠門的一張板櫈上，雙眼不斷注視來往的人，過了一陣，有個乞丐在門口張望一回，却不敢入來，高木森喝道：「你這乞丐幹什麼的？」大步踏前。

那乞丐驚道：「我…找掌櫃的……」

「怎不進來？」高木森瞪眼道：「敢情是賊！」

「不是不是。這裏不歡迎我這種人，所以我一時不敢貿貿然進去。」那乞丐口齒還伶俐。

「你跟掌櫃是親戚？」

「不是，有人托我拿一封信來，要我交給掌櫃。」

「那人是誰？」

「他自稱姓張。」

高木森目中神采一現。「老張？信交給我。」

乞丐忙從身中取出一張信來，信放在一個大信封中。

高木森連忙拆開一看，果然是老張托他捎來的。

「齊雲高巳離店，小的只得跟上去，他走向長木鎮。小的並探知他與伏虎降龍有關。見字速來勿誤。」

高木森摸了一塊碎銀拋給乞丐，慌忙持信入房，把信交與項平南。

項平南一見信，一愕之下，隨即大喜：「快聲叫老易及老方，咱這就追去。」

高木森遲疑地道：「要不要通知家裏一聲。」

項平南傲然道：「老高你怕，你在我手下巳有六年，也望我有飛黃騰達之一日，我若當了家，你當可取董中平之位而代之。」

「多謝三公子的提拔，屬下當拚死圖報。」

項平南哈哈一笑，更加躊躇滿意道：「如此，你還會通知他們麼？這一來豈不是把咱的功勞分薄了去？」沉聲道：「告訴你，齊雲高是殺害我爹爹的兇手，如今，只你知道，事成之後，我當把眞相公佈出去，人人都會說我忠孝智勇齊全，那位子非我莫屬，你等也有出頭之日了。」

「是屬下剛才鼠目寸光，不及公子遠大，說錯了話公子勿怪！」高木森諂媚地道：「公子雄才大略，非他人可比，所以屬下才會擇良木而棲，依屬下看大公子武功低微，志大才疏；二公子急躁無謀，成不了氣候，四公子及五公子更不能與公子您一爭長短，那位子是坐定的了，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項平南大喜，道：「你不愧是我的心腹。」

高木森看項平南高興，乾笑兩聲，奉承地道：「齊雲高不外是個游手好閑，吊兒郎當的紈袴子弟罷了，公子一出手，還不是馬到功成。」

項平南仰天大笑，聲震屋瓦，半晌才止了笑聲。「快找他們回來，順便買點乾糧。」

伏虎又現

晌午，項平南便又帶着三個手下上道，仍然是一身黑衣，依然是不斷抽鞭催馬，希望在日落之前趕到長木鎮。

爲着爭取時間，他們便在馬上吃點乾糧果腹。

一個時辰過去了，巳經走了一半路程，看來天黑之前趕到長木鎮，絕對沒有問題。

高木森忽然道：「公子，老張那封信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寫的，咱們趕得這麼急，會不會趕在齊雲高那小子之前？說不定他中途又停在什麼地方賭上幾手。」

項平南馬韁一鬆，把速度放慢一點，沉吟道：「附近沒有大賭坊，而且經長木鎮亦只此一條路。唔，剛才忘記留個人在高風鎮等老張的進一步消息。」一仰首，又道：「如今既然如此，只得儘快趕到長木鎮再說。」

目光忽然瞥見遠處一棵大樹，樹上掛着一方黃布，布上彷彿有字，可是風大布飛看不清楚，項平南一挾馬腹馳上前去，背後三騎緊貼在後。

眨眼巳到樹前，高木森人高手長，一手拉着黃布，兩行紅字即時闖入眼簾。「龍既巳降，虎豈不伏。」

字如鮮血，入目驚心，項平南心頭一震，却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好大的口氣，看他如何就伏我這頭白額虎？」他額上有一小塊白斑，故人稱之白額虎。

語聲剛落，背後「隆」一聲，塵土飛揚，馬匹希聿聿驚叫，變生肘腋，令人震驚，跟着項平南亦猛地覺得身子連人帶馬往下陷，總算他反應迅速，立即甩蹬，同時一掌擊在馬首上，借力吸氣提身離鞍，人在半空，緬刀巳在握，刀光寒如秋水，人如上絃之箭，隨時發動。

項平南人在空中，目光斜視，見在他背後的易水寒及方世正巳連人帶馬陷下一個陷阱，那是個二丈見深的洞，下面佈滿尖刀，鐵蒺藜等物，易水寒及方世正正狠狽地從陷阱中躍出來。

項平南腰一折，平射六尺，左手抄着一條橫生的樹枝，翻身上樹。

高木森在變化俄傾之間亦是一怔，一怔之下才驚覺危險巳生，一扯黃布意欲翻上樹梢，手剛用勁，身子將升未升之際，頭頂上飛下一片黑物，眼前爲之一暗。

高木森大驚，無法再移形換位，百忙中抽鐧迎擊，「砰砰砰」一連三聲，聲如破瓦，跟着一片「嗤嗤」之聲亂响，臉一涼，如被針刺破，尙未定過神來，胸前又一痛，他暴喝一聲，拋布，脚尖點地，人

如負傷的豹子倒竄開去。

　此剛好發生在項平南上了樹的剎那，雖未及出聲示警，却把經過看得清楚。

　原來樹上藏了三個酒缸，高木森拉扯黃布，牽動樹枝，那三個酒缸迅即跌下，高木森舉鐧打碎它，不料酒缸中另有乾坤，缸一破，梅花針，鐵蒺藜，鐵蓮子及小飛刀之類的暗器立即四處飛射，暗器遮天閉月，廣及三丈。

　此一情景全看在項平南眼中，驚心動魄，心想若果是由自己去拉布的話，受傷的將是自己。

　高木森脚點實地，只覺受傷之處一陣痲痹，驚呼道：「毒！我中了毒針！」聲如夜梟，言畢已倒地。

　方世正落下陷阱時亦給鐵蒺藜弄傷了小腿，此時亦是陣陣痲痹自小腿向上延伸，顫聲道：「公子，屬下亦中了毒！」

　項平南道：「身上可有解毒藥物。」

　方世正啞聲道：「沒有。」

　虧得項平南平素自負，此時亦自心驚，猛聽方世正呼道：「老易你帮我一把！」拔出大砍刀，將受傷的腿切下，驚呼聲中，血光透裂，鮮血汩汩流出。

　易水寒胆顫心驚，忙從身上撕下布塊要替方世正包紮。

　項平南此時從樹上飛身而下，道：「算了，此地是險地，不要多躭擱時間。」

　易水寒一驚，連忙拋布而起，任由方世正鮮血橫流。

　一個寒冷陰森的話適時傳來。「項老三的話說得不錯，此是險地，亦是殺虎之地！」剎那樹林中閃出七八個身着綠衣的人來，衣色如葉，難怪項平南在驚慌中未能發現他們藏在樹上。

　衣雖作一色，人却有老有幼，且一律面罩綠布，只餘二隻眼睛在二個破洞中閃着殺氣。

　項平南心頭大驚，轉身橫刀胸前。「你們是誰？」

　「降龍伏虎的，龍已降，第一頭虎要被伏的就是你。」

　項平南一驚之後，反而豁了出去：「你們受令於誰？齊柏林？齊雲高？」

　「你死後才告訴你，上！」話聲剛落，五個圍攻項平南，三個圍攻易水寒。

　易水寒劍已在手，憑他多年的經驗已知對方的武功全不在自己之下，一個倒縱後飛。

　「那裏逃？」一個幪面漢連發三把飛刀，跟着一個鏈子鎚挾着寒風猛然撞去。

　易水寒空中一擰腰，避過三把飛刀，剎那鏈子鎚已到，閃避不及舉劍一擋，「噹！」身形被迫落地，身形一落地，幪面漢迅即圍了上來，易水寒一咬牙，只得把命豁出去，長劍飛射，攻多守少，盼望能殺了一個够本，殺了二個有賺。

　幪面漢圍了上來，項平南沒有退縮，以他心高氣傲之性格，只能選擇死而不會逃走，逃走，逃回家中吃兄弟之恥笑，豈不是比死還難過？

　他未待包圍合攏，緬刀一擺，「奔雷刀法」一展開，勢如奔馬，疾竄前幾步，「刷刷刷」連劈三刀，刀光籠罩着一個手持三節棍的幪面漢。

　那人也不慢，雙手分握兩端木棍左右擋架，架了三刀。

　風聲一响，項平南背後生風，一枝長槍刺到，三節棍左手一放，一彈一扭，如毒蛇擺腰，向項平南腰際纏去。

　好個項平南，猛地躍起半空，腰向後一折，倒射開去，槍棍同時落空，與此同時，一擰腰避過自下刺上的一把三尖兩刄刀。

　力未盡，却一沉身，雙足踏在槍桿上，向前迅速走上去，快得使持槍客未暇多思，倉猝間把槍一圈，項平南彈起二尺，再一沉又點在槍桿上，却已迫前二尺。

　說時快那時遲，緬刀劈下，持槍客慌忙拋槍後退，可是却快不過緬刀，項平南心中暗喜。

　「噹」一聲，一蓬火花適時飛起。橫裏飛來，把長劍格開緬刀。

　項平南怒哼一聲，身子一沉，刀光連閃，剎那劈了十三刀，長劍揮舞，連接十三刀。

　項平南不待他反攻又是一個倒縱，疾削另一個手持長劍的手臂。

　先前那個持劍的適時喊道：「小心，大家合攏把他困死！」語畢率先從旁刺了過來。

　易水寒全是拚命的招數，劍一引挑開一把鬼頭刀，再一振點開鏈子鎚，劍把倒撞敲在自背後襲來的鋼鞭之上。

　「噹」一聲，手腕一痲，長劍幾乎脫手飛去，易水寒倒抽了一口冷氣，尚未定過神來，鏈子鎚又至，西瓜般大的鐵鎚上面佈滿了尖刺，易水寒雙脚一錯，向左移開一步，不料另一個鐵鎚後發先至，挾着勁風迎面砸來。

　易水寒一彎腰向斜方躍去，尚未直起腰，鬼頭刀已閃電般削至，間不容髮之際，和身滾落地上，一滾一丈，由腰彈起，鋼鞭又攔腰砸至。

　易水寒一咬牙長劍盡力一擋，「噹」一聲巨响，手痲腕酸無力，長劍墜落地上，未及他有所動作，背後一陣劇痛攻心，一個鏈子鎚已擊在他背後。

　易水寒下意識標前一步，鮮血迅即濺出，骨碎心寒。禁不住發出一聲失望的嚎叫，撕心裂肺，慘不可聞。

　鬼頭刀鬼魅般劈來，易水寒再一聲嘶叫，右脚挑起跌地的長劍向他激射出去。

　項平南以一敵五兀自攻多守少，激戰中猛地飛起右脚踢飛持三節棍的幪面客，踢在心窩上，雖未至於畢命，却也倒地不起。

　項平南精神一振，刀更急，身子不斷更換位置，專找較弱的那環猛攻，希望轉敗爲勝。

　風暫緩，天色漸晚，血戰仍然未竭。

　易水寒剛挑起地上之劍，人即如豹子般撲出，鬼頭刀慌忙回劈，磕飛長劍，「噗」一聲，臉上即中一拳，清晰地聽到骨折之聲。

　易水寒尚未打出第二拳，頭上一陣劇痛，中了一鞭，腦漿迸裂，跟着便失去知覺。

　風已竭，雪花却又紛紛揚揚飄下。

　夜寒刺骨，項平南却是滿身大汗，易水寒的慘叫聲傳來，令他打了個寒顫，一絲不祥之念倏地湧上心頭，情勢却不容他

細想，胸前寒氣迫人，二把長劍左右刺來，刀在外不及迴護，百忙中退身上躍。

　長槍的紅纓在灰茫茫的天色下，仍然鮮艷奪目，抖起一團團槍花，指向項平南胸腹要害。

　項平南長嘯一聲，刀如猛虎下山，猝然下劈，長槍一挑，把刀震開，項平南身子下沉，六尺多長的三尖長刀，悄沒聲息自後刺至。項平南人高胆大，左手反手拍出，拍在刀柄上。

　刀被拍飛一尺，刀尖依然刺着肌肉，入肉半寸。背心後衣裂開，雪花飄落，冰涼入骨，却減少了幾分火辣之疼痛。

　項平南雙脚點地，一個風車大轉身，前竄，掄刀，劈下。三尖刀客大驚，長兵器利遠不利近，抽身後退，他退項平南走進，紅纓長槍跟着猛進。

　三尖刀客手握長兵器，行動始終較慢半分，這半分對項平南來說經已足够，一刀撞開刀柄，借刀向前一撞，刀背撞裂他的額角，跟着刀身向下一轉，一削，把鼻子削掉。

　三尖刀客只覺頭部一陣暈眩，跟着鼻尖一涼，冷風自裸露的鼻孔直吹入腦，一時魂飛魄散，下意識再一退。

　項平南嘿嘿冷笑聲中，刀反劈，格開長槍，人却借槍上傳來之力平射而去，脚前頭後，疾如流矢，脚底蹬在沒有鼻子的臉上，曲腰彎起上身，刀光一閃把脚步歪歪斜斜的三尖刀客劈開兩邊。

　刀未收，勁風撲面，鏈子鎚隔遠飛來，項平南一彎腰，鏈子鎚自頭上飛過，猛一長身，左手握着鐵鍊，盡力一扯，持鏈子鎚之幪面客脚步虛浮，被拉向前兩步，一吸氣，沉腰紮馬，穩住陣脚。

　紅纓撩人眼神，在項平南面前一尺吞吐不定，似毒蛇吐信。項平南使勁一推把鐵鎚向長槍撞去，人跟着飛撲上去。

　人在半空，離地六尺，二把長劍分刺腰腹，鋼鞭掃脚。好個項平南右足尖點在右足脚面上，硬生生升高半丈！尚未落地，鐵鎚又自下飛上，項天南一刀砍在鎚上，借力翻身向二丈外飛落。

　此地已脫離包圍圈，項平南求生之念油然而生，一個念頭驀地升起：「暫時避他一避，這不是怕而是機智。」念頭剛起，雙脚立動，剛竄前半丈，小腿脛「噗」一聲清晰的骨折聲响，項平南一陣劇痛，一個倒栽落地。

　原來是剛才被項平南踢飛倒臥在地上的三節棍客見項平南臨近，舞起三節棍擊碎他的脛骨。

　項平南一倒地，雙手又在雪地上一撑，立即向他撲去，他自知已無生理，一口氣全發洩在三節棍客身上，刀光連閃，把他半邊腦袋劈飛，鮮血立即染紅了雪地。

　他不甘受辱，未待長槍刺到，怪叫一聲，刀在咽喉上一抹，氣絕倒地。

　「這小子還算是個人物！」

　「走吧，回去交令。」

　「且慢。」持劍客用劍把項平南腹皮割破，血流如注，腸流滿地。一劍斷腸！幪面客看看地上的項平南屍體，齊發出一陣獰笑，有如夜梟啼哭，驚飛樹中的宿鳥。

　雪越下越大，鵝毛般大的雪花，滿天飛下。眨眼間，項平南的屍體已被雪花埋沒。

禮聘神捕

　項平南的死訊是在三日後才傳到項府。這是因爲雪下了兩天一夜，之後待雪花消融已是第三日。

　雪水洗去項平南臉上的化裝，這赫赫有名項家三公子，自有人認得，於是項平南的死訊便傳了開去，亦自有些趨炎附勢之人自告奮勇把項平南的屍體送去項家。

　項家兄弟剛接到三弟的死訊，未待腦子能够接受此一事實之時，項平南的屍體已被送至。

　皮膚青白，屍體僵硬，腸子掛在腹外，死況極慘，令項家上下都不忍卒睹。

　「一劍斷腸！」項平東大叫一聲，淚流滿臉。縱使項平南向來與他明爭暗鬥，但終究是自己親兄弟，此時他十分悲傷。

　只半响，高木森、易水寒，方世正的屍體亦先後送至，另加一幅黃布。

　布上紅字經雪花洗刷依然清晰能辨，「龍既已死，虎豈不伏！」語氣極大，更令項家兄弟頗生兔死狐悲之感。

　項平北曾經遭遇，更是連打冷顫，一顆心怦怦亂跳。

×　×　×

　內院廳中項家四兄弟，呆如木鷄，項平南之死給他們的打擊實是太大，先前還對「降龍伏虎」存有僥倖之心，以爲對方只是對項家不服，表示一點不滿發洩一下而已。而今却證實對方有周詳的計劃，意欲把整個項家吞下。

　多年來的風平浪靜，使他們都嬌生慣養起來，項平南之死像投下一塊巨石，引起一團浪花及陣陣的漣漪！項家兄弟既激動又有幾分驚恐。如今才清楚父親生前坐鎮家中所起的柱石作用，柱石已塌，大厦亦將傾倒。

　項平東嘆息道：「如今只可肯定的說一句，齊雲高便是兇手。」

　項平北道：「不完全是，可能他是『降龍伏虎』這集團的一個成員，也可能是主要的幕後人之一。」

　項平西道：「一劍斷腸，除了他還有誰？哼，九成九他就是『降龍伏虎』的頭兒。」

　項平東道：「如今咱怎辦？跟齊家火併？」

　項平西道：「這還需商量？他明我暗，難不成等咱分散落地才讓他一口一口吃掉！」

　項五郎道：「不可，凡事該先佔個理字，除非咱們掌握住證據，才能以正義之師攻打齊家，這樣才能減少損失，而且屬下鬪志高昂，才能有必勝之把握。」

　項平西怒道：「五弟就盡會長他人之氣，依你說又該怎辦？」

　正在爭端不下之時，蔣公龍又隔遠傳聲道：「啓稟公子，齊雲高齊五姑爺又回來了！」

　項平西一怔，隨即怒道：「什麼？他竟還敢來？」

　項平東等亦都是一怔，項平北道：「去看看他如何說。」

齊雲高雙眉皺起，望着仵工在替項平南屍體縫補腹部。

項平西一開口便道：「齊雲高你殺了人後竟也敢來我家，你眞是目中無人！」

齊雲高臉色一沉，道：「二哥，話不可亂說，小弟幾時殺了人！」

「你殺了三弟還不認？一劍斷腸還有別人？」

齊雲高道：「你若要含血噴人，何患無詞！請問二哥一生中可曾否劈斷過對手的腹腔？別人難道就不能用劍……」

項平西問道：「無須狡辯，今天就得還咱項家一個公道。」他戴孝期間未曾佩刀，却赤手空拳撲了上去。

齊雲高一閃閃開，冷冷地道：「你莫以爲齊某怕了你。咱可是吃軟不吃硬，看在小素面上讓你三招！」

項平西更怒：「誰要你讓，從今日起五妹就不是你齊雲高的人！」

齊雲高無名火起，道：「看你項家如何橫法——從今日起齊家絕不讓小素踏入項家一步！她是生爲齊家人，死亦爲齊家鬼！」

三招已過，齊雲高雖然被迫退三步，但項平西却連他的衣袂也沒沾上。

齊雲高道：「仁義已盡，齊某可要出手！」

旁人對項家兄弟都不敢規勸一句。

項五郎適時攔在他倆中間，道：「且聽我一言！」

齊雲高素來對他頗具好感，聞言即收手後退一步。

項平西一張臉漲得像個柿子。「五弟！你就是手肘向外彎！」

項平北忙道：「二哥且聽五弟如何說吧。」

項五郎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小弟絕對希望姐夫不是殺害三哥的兇手，可是頗多跡象顯示姐夫有頗大之嫌疑。」

齊雲高哼了一聲。「如何嫌疑法？」

「姐夫以謊言騙咱，而離開此地。三哥去找你理論，結果被人斷腸而死，此不值得懷疑？姐夫若非做了虧心事，何必以謊言欺騙咱兄弟？若非心懷不軌何必匆匆離去？」

齊雲高怒極反笑。「齊某做了什麼虧心事？齊某之所以匆匆離去只是不慣長居於此，有如囚犯。再說齊某一知道岳父亡故，千里迢迢日夜不停從武夷山趕來送葬，而且在你家服孝十天於禮已盡，因何不能離開？何必因一個死人而令活人多受罪？齊某以家父染疾爲藉口只是顧住雙方的臉子而已。再說這幾天齊某可是一直與朋友在一起。」

齊雲高話還未說完，項府中已罵聲四起。

「這還像是人話？枉老爺白疼他一場了！」

「五小姐吃了這小子的迷魂湯才會嫁給個豬狗不如的東西！」

「不孝不孝，人心不古以此爲甚。」

項五郎揮手止住家人，道：「跟什麼朋友在一起？」

齊雲高怒道：「齊某自問行得正，坐得正，又不是犯人，爲什麼要讓你們這樣審查？」

項平西冷笑道：「這不是心虛？」

此時項素已聞聲出來，叫道：「二哥息怒，雲高不是這樣的人。」

項平西道：「放屁！他先殺死爹爹又再殺死你三哥，你還替他辯護！」

此言一出，項府上下全都大吃一驚，項平東要阻止亦已來不及，頓足不已！

齊雲高急怒攻心：「項老二你放什麼屁！」

項平西索性從頭說到底。「你潛入爹爹房中，暗施辣手殺了爹爹，咱原待過了七七才去找你算帳，想不到你連三弟亦殺了。」

項素「嚶嚀」一聲，一陣暈眩向後栽倒。

項平東道：「四弟回家之前三番四次被人暗害，對方自稱是個『降龍伏虎』的集團，這之後便是爹爹暴斃，跟着便是三弟被殺，這龐大的人手財力非你齊家莫屬，附近也只有你齊家才有此降龍伏虎的野心！」

齊雲高氣得說不出話來，連妻子也未暇照顧。半晌才喟然道：「如今齊某可是百詞莫辯，水洗不清了，齊某若是殺死三哥的兇手，豈又會在把三哥一劍斷腸之後自投羅網！」

項素剛好悠悠醒來，接口道：「正是，雲高說得有理，大哥、二哥、四哥及五弟，你們可不要胡來，而令眞兇反而逍遙法外啊！」

齊雲高最後那句話却都令項家兄弟齊皆一怔。

「齊某並非怕死，不過如果由此而死，却是死不甘心。」

項平東說道：「這也許是你聰明之處，在殺死三弟之後重回咱家，以爲憑此能洗脫罪名，哼，我項家却沒有一個是瞎眼的！」

齊雲高在那刹那好像蒼老了許多。「齊某若反抗，則這罪名只怕今生今世亦沒法洗脫，甚至會累及寒家，若叫我束手就縛却又絕不甘心，唉……」

項平東道：「你知就好，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大丈夫既不能光宗耀祖又豈能敗家而累及尊長！」

項素道：「雲高你快走，只要不死還有機會伸冤。」

項平西怒道：「五妹你說什麼？」

項素淚流滿面，嗚咽道：「小妹寧願留此作人質，只要找到雲高的一絲殺人證據，小妹願死以謝父。」

齊雲高露出一絲生機，道：「拙荊暫作人質，小弟在半年之內盡齊家之力找尋兇手，半年之內若未能將兇手帶來項家，自願割首自盡。」

項平東道：「你如果隨便找個人來頂替，豈不又可逍遙法外，再伺機繼續暗害咱兄弟！」

齊雲飛絕望地嘆了一口氣，他心知項家高手如雲，要逃離此地談何容易，本來大丈夫戰死沙場却也轟烈，最令他悲憤的是自己一動手，這個罪名便自定了，屆時只怕項府藉口攻打齊家，兩雄相鬪必定慘烈，也不知要死了多少人，這絕非齊雲高之願。

這一瞬間項平北腦中不斷翻騰，齊雲高之話令他的信心動搖了起來：如果他眞的是兇手何必重來項家？何必洗脫罪名，反正他在暗我在明，要再暗殺一兩個項家兄弟，對齊家來說項家已不足畏懼。

那麼誰是兇手？茫茫江湖去那裏尋找兇手？

心念電轉，刹那一個念頭升起令他機伶伶打了個冷顫。「小弟有個提議，不知可行否？」

項五郎道：「四哥但請說來聽聽。」

項平北道：「雲高弟暫請留在這裏，在沒有進一步證據之前，小弟保證不傷你半根毫毛，不過，如果證據確鑿，那又如何？」

「任剮任割決不皺眉。不過，齊某又如何相信你們！假如你們不去調查眞相，齊某却非要終生被困于此？這樣與殺了我又有何異？」

項平西怒道：「放屁！今若不是兇手怎會殺你！項家可不會胡亂冤枉好人！」

齊雲高暗暗冷笑，目注項平北。

項平北道：「這你可放心，愚兄打算禮聘『笑面神鷹』管一見管神捕負責調查此案，你可相信得過他！」

項平東截口道：「四弟！你怎能擅作主張。」

齊雲高急道：「小弟自然信得過管神捕，假如連他老人家都不能爲小弟洗脫罪名，小弟也只好自盡以免受氣！」

項平北道：「小弟這樣做是有幾點用意的，第一，免却江湖朋友說項家以衆凌寡，以強欺弱，第二，爲求公正及令兇手心服口服只能出此策，第三，假如在這種情況下殺了雲高，那麼項齊兩家難免一戰，這一戰咱家勝算雖較大，但將是慘烈的一戰，之後只怕咱家亦將元氣大傷，難以恢復，嚴重一點可能會因此失去江浙一帶的盟主地位。基此三個原因，故此小弟斗胆自作主張，諒必兄弟自能體諒！」

項五郎隨即應道：「好！小弟絕對讚成！」

項平東怒道：「你這樣做目中尚有我這個兄長否？又不是複雜的案件何必花偌大的費用去請管神捕？」

項平西亦道：「大哥說得有理，聽說管神捕固然本事很大，但是收取的費用更大。」

項平北道：「二位大哥若怕花錢，這筆款小弟願意自己付出。」

「哼！你用的還不是家裏的錢！你又怎知道錢得來不易！」

項平北平靜的道：「大哥放心，小弟打算用三刀堂的錢付管神捕之費用。三刀堂雖然與項家結盟，但到底不屬項家，它的錢也不能說是項家的錢！」

項平東及項平西都是大怒。「既然如此，這件事就交你去辦，不過，爲期只限三個月，三個月後就得把他交給我處理，早慰爹爹及三弟在天之靈。」

項平西道：「要是交給我就最乾脆——一刀切！」

項平北道：「爲防萬一，今後各地基業的安全就交由大哥二哥及五弟了。」

項平西愕然道：「什麼萬一？」

項平北道：「你忘了『降龍伏虎』之事？」

項平西大聲道：「這小子不是在咱手中，還怕什麼？」

「你不怕他的手下會進行報復？」

項平東接口道：「這倒可能。」

這件事就這樣決定。

齊雲飛便交由張泊及馬遇春看管。

神鷹出馬

管神捕來到項府那是九天之後。此時已是正月。

「笑面神鷹」管一見中等身裁，相貌看似十分普通，就跟凡人一樣。細看之下，才發覺他眼窩稍深，額頭頗高，只是被頂上之髮脚遮了一半，故此乍看難覺，一管鼻子不大不小，中間鼻骨略高，有點像老鷹的鼻，鼻下的一張嘴，嘴角永遠向上，即使不笑也滿含笑意，也許因此才得了個「笑面神鷹」的外號。

管一見身後跟着兩個人，一老一少。老的五十多歲年紀，步履起落異常沉穩小心，每一步的幅度一模一樣，比用尺量度還準，這人吃六扇門公飯的時間比管一見還早，他本是浙江的總捕頭，五十歲那年申請退休，退休之後却跟在管一見身邊，替他辦事，他入行早對江南各地的捕頭都有交情，因此管一見倒十分需要他。不久，即成了他四大心腹幹將。

此人姓高，雙名天翅，有個外號叫做「神算」，這是同行讚他辦事精細，一絲不苟。

少的複姓皇甫，單名雪，外號「快劍」，生得英俊，而又機智善變，頭腦靈活，身手敏捷。

他與管一見的另一個心腹「飛雁」夏雷，被人稱爲管神捕的左右先鋒。

管一見悠閑的站在院子裏，細細打量這龐大的建築物。雖然笑口吟吟，但却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與氣勢。

項平東兄弟聞門人通報，一齊出迎。

項平北拱手對管一見道：「這位大概就是威鎭江南的『笑面神鷹』管神捕前輩了！晚輩對前輩心儀已久，今日一見，果然勝却聞名。」

皇甫雪立即靠近管一見身旁一站，右手按在插在腰際的劍柄上。

管一見道：「不敢，正是管某。管某只是個吃公飯的窩囊廢，神捕兩字愧不敢受！」他話雖說得謙虛，語氣却全沒謙虛之意。

「神捕過謙，更使晚輩汗顏，快請上來。」項平北慌忙步下石階，雙手作迎客狀，項平東等亦隨後下階。

管一見眉頭一軒，說道：「如此管某亦不客氣了。」他雙手負在背後，昂首踏上台階。「尚未請教你是項龍王的第幾兒子。」

「晚輩項平北。」

「那是項天元第四兒子了。」他一屁股坐在椅上，背在椅背上一靠，皇甫雪及高天翅分立兩旁。「這次是你請管某？」

「是誰請的可有分別？」

「自然有。」

「請問前輩有何分別。」

管一見嘴一撇，似笑非笑，說道：「如今是你們請我來查案，還是你叫管某來

讓你查。」

項平東兄弟心中都有氣：「這管老頭好大的脾氣。」

項平北道：「晚輩不敢，年輕識淺有所得罪，萬請神捕勿怪。請前輩來乃是晚輩的主意。」

管一見看一看皇甫雪及高天翅一眼，道：「你倆也找張椅子坐下。項龍王眞不賴，連椅子也刻意求工，坐得我老頭舒舒服服，只是他兒子看來好像有點小氣。」

項平東兄弟大是尷尬，猛地覺得自己反而成了他的賓客，或者是手下似的，而他反成了項家主人。

項五郎隨即道：「未及請兩位捕頭坐下，至感愧歉，尙請勿怪，來人，送幾壺杭州龍井茶來。」

管一見又說道：「有兩點要告訴閣下的。」

「但說無妨，晚輩洗耳恭聽。」

「第一點，他兩個不是捕頭，是英雄，這點千萬不要弄錯，因爲公私有別。」

項平西忍不住道：「什麼是公?什麼是私?」

管一見道：「問得好，公麼，是平常普通人有了案子到府台處去告狀，經府台傳管某查辦，這是公。不過，你等武林中的仇殺及爭執府台却一概不接。像現在你們請我來，却是私。公要公辦，私要私辦，兩者豈能混淆?」

項平北道：「是，晚輩自然省得。」

下人送上茶來，項平東接過親手替他們斟了滿滿的一口杯。

管一見也不客氣，一飲而盡，抬頭一望，道：「噢，你們怎地不喝?」

項平西忍不住道：「這是我家，我要喝自然會喝，不用前輩操心。」

管一見道：「我正要告訴你們第二點。」站了起來，在廳中踱步。「管某有個脾氣，凡把案子交給管某辦，不得半途取消，一切查辦之事全由管某作主，委托者要全力協助，管某行事作風向來如此，看不慣的話現在只須一開口，管某立即拍拍手離開，分文不收。如何?」

項平北看了兄弟一眼，道：「這些條件晚輩全部接受。」

管一見坐回椅上，道：「如此甚好，先替我介紹一下令昆仲。」

項平東不待項平北介紹，便自我介紹道：「晚輩項平東。」

項平西接口道：「晚輩項平西。」

「晚輩項五郎。」

管一見雙眼一閉，說道：「現在開始吧。」

項平東等面面相覷。

皇甫雪道：「咱大哥是問你們請他查什麼案。」

項平北道：「有關先父的死因，及兇手是誰，以及探查殺害我三哥的兇手!」

管一見雙眼倏地睜開，精光四射，一字一頓道：「令尊是被人所殺?」

項平北道：「先父死得十分蹺蹊。」

項五郎道：「還有，請神捕查一查家姐夫一劍斷腸齊雲高是不是兇手。」

管一見道：「還有沒有?」

項平西心想這還不够多，難道要多死幾個他才高興?口上道：「只這些，沒有了。」

管一見對項平北道：「你說。」

項平北于是把在回家途中被人三番四次暗算及追殺說了一遍。

管一見道：「你們想不想查『降龍伏虎』是什麼東西?」

項平西心道：「這是什麼話。」大聲道：「當然想啦!」

管一見看一看他，對高天翅道：「都記下了?」

「記牢了。」

管一見示意項平北再說下去。於是又由項天元之被殺說起直至項平南屍身被人抬回，以及疑兇齊雲高的回來爲止。這中間只漏去自己夜探項天元寢室一節。

管一見道：「管某素來先小人後君子。一般查一件案子收費兩萬兩，而你們這案綫索很少，幾乎可說沒有!」他目光自各人臉上掃過。

「像這類的案子，每辦一件，管某加收一倍，也即是說每件案管某要收四萬兩銀子，你們可同意?」

四萬兩查一件案子，無疑十分昂貴，但對項家兄弟來說却不是一條大數目，他們聽了這句話，甚至暗自鬆了一口氣：「武林中人人說管神鷹收費高得驚人，看來言過其實。」

當下齊聲道：「不貴不貴。」

「你們同意就好。管某三個月之內包能破案!」

項平東道：「眞的?」

管一見臉色一沉，雙眼射出了一道寒光，說道：「你是否對管某的能力有所懷疑?」

項平東忙道：「不是，晚輩剛才說兇手沒有留下綫索，如今前輩又蠻有把握說三個月之內便能破案，這……」

管一見道：「兇手沒錯是沒有留下綫索，可是令尊却有留下——那個一字。」

項平東鬆一口氣道：「前輩是說憑這一字便能破案?如此眞乃神人也，難怪對前輩無人不佩服至五體投地。」

「管某如何破案，你們現時無須知道。不過，管某自立一例，凡過期一天，扣一萬兩，兩天扣兩萬兩，如此類推。嗯，天翅現在是何時?」

「午時已過。」

「怎地午時才過，咱肚子便咕咕作响呢?」

「許是大哥聞到飯香。」

「不!怎地我聞不到?飯香從那裏來的?」

「小弟聞到那是在項家厨房內，飯多菜又多。」

「這麼多的飯菜要給誰吃?」

項平北又好氣又好笑，忙道：「要請管神捕前輩及兩位英雄吃!來人，吩咐厨房取飯菜上來!」

× × ×

管一見不喝酒，可是吃得很慢，慢得好像每一粒飯也都要看清楚才把它放在嘴裏慢慢咀嚼。

項家兄弟及高天翅皇甫雪都已吃飽，靜靜望着他。

管一見忽然把碗放下，一推站起，道：「帶我去令尊寢室看一看。」

項家兄弟連忙帶路，廳後又是一個院子，四周放了不少石鎖石担及十八般武器，看來這是項家平常武打熬力氣之所。

再入去是一堵矮牆，矮牆之內便是中院。過了中院再穿過一道矮牆才是內院。

項天元生前寢室的四周有不少項家護衞在巡視看守，寢室內的東西一分不動，仍然擺立在原處。

項平東揭起籐蓆讓管一見看視床板上之一字。

管一見細細看了一回，道：「你們肯定這個一字是令尊生前留下的?」

「應該是的，先父寢室除了他自己之外，就是打掃房間的丫環才能進來，但她們那有這種功力?」

「你們也不能進來?」

「除我先父有令，否則也不能輕易入來。」

「好，項平東留下，其他的全出去，高天翅皇甫雪在房外戒備，任何人不得踏近房前三丈。」

「是，小弟遵令。」

管一見看一看項平東，道：「如今我問你的，希望你照實講，不過，你所說的我只作參考，而且絕對保密。」

「晚輩知無不言。」

「臘月八日夜，令尊召你入房說些什麼?」

「先父要我管教二弟及三弟。」

「爲什麼要你管教他兩個?」

「因爲家父認爲二弟急躁，難成大事，三弟傲慢，會使手下生異。」

「那麼令尊有沒有談及項平北及項五郎?」

「有。他說四弟因娶了三刀堂常伯倫的女兒，將來就會繼承他之位。而三刀堂在蘇西一帶頗有勢力，對寒家頗有好處，因此，他希望四弟盡量與三刀堂的部屬打好交情。」

噓了一口氣才續道：「五弟因爲年幼，能掌好太湖已然不錯，不能苛求。」

管一見沉吟道：「照情形說令尊像是在交待後事，難道他自知死期將至?」

項平東想了一回，才道：「聽前輩這樣說，晚輩也有這種感覺。那幾天先父舊患復發，他精神頗爲沮喪。」

「你幾時回家?」

「晚輩當時到常州收帳，因爲距離不遠，到臘月六日才上路，七日到家門。」

「臘月九日誰先發現令尊已死?」

「是打掃房間之丫環，晚輩聞聲即趕來。」

「趕來後才發現令尊已死?」

「是。」

「你出去，叫你二弟入來。」

項平西入來，管一見便道：「你的住所在那裏?」隨即打開窗子。

項平西一指對面那棟道：「晚輩住在對面。」

「九日那天，你怎樣會知道令尊已死了?」

「聽見了丫環的叫聲，當時晚輩立即披衣出來。」

「你們兄弟誰先到?」

「家兄，我是第二個，第三個是五弟，最後才是三弟。」

管一見臉色一沉道：「你所說句句屬實?」

項平西雖然胆大，心中亦是一寒，恭聲道：「句句屬實。」

「你出去，叫你五弟入來。」

項五郎一入來，管一見沉聲道：「你的住所比你大哥近，爲何你反而比他還遲到一步?」

項五郎道：「當時晚輩尙在床上，聞說立即披衣出來，但大哥及三哥已先到了，大概他們走得比較快。」

「你是小星所出所以對令尊不大尊敬，因爲令尊對你不如對其他兄長的好。」

「前輩錯了，先父最爲疼愛晚輩，所以才會把寒家的根本——太湖寨交與晚輩打理。」

「令尊臨死留下個一字，到底是何意思?」

「晚輩不敢妄猜。」

「好，你出去，叫總管進來。」

於是自中午開始一直查問到黃昏。

董總管之後是杜一非副總管，再後是蔣公龍及金花銀菊兩丫頭。

管一見從項天元寢室出來時，天色已暗。他抬頭望一望天色，雪又開始下了。

管一見拉一拉衣襟，大步而行，皇甫雪及高天翅立即跟隨在後。

管一見大聲道：「我要把齊雲高帶來查詢，皇甫雪你跟他們去一趟。」

皇甫雪應道：「是。」

「你們現在開始最好不要離開家中，否則有事要求證實時難以找人。另者若有新情況請即到府台找我。」

項平北道：「晚輩遵令，請皇甫兄跟小弟到四房走一走。」

管一見對高天翅道：「咱們先走!」

屋外風漸緊，長街靜寂，行人稀少，這一帶本就不很熱鬧，如今却更清靜了。

雪在飄飛，天色已將黑齊，四周一片灰茫茫。轉瞬間，管一見及高天翅經已穿過幾條街，跟着府台衙門已在望，管一見過而不入，轉入一條小巷，在一座小院的木門上敲了三响，三响之後再敲二下。

一忽，門被打開，探出一張國字形的面龐，粗眉大眼，高鼻畢挺，大概二十五歲的年紀，他一見管一見立即肅手站立一邊。「頭兒你來啦。」

小院子中矗立一座二層高的小樓，管一見上了二樓在廳中坐定，他手下立即把酒菜送上來。

管一見在此彷彿變了一個人，道：「大家坐下一齊吃。」並爲高天翅斟酒。

千頭萬緒

高天翅道：「頭兒你可有了底?」

管一見不答反問道：「這件案子項府之中必有人與兇手有關，否則項平南化了裝才去追尋齊雲高的，有誰能迅速知道，依你看他們兄弟的性格如何?」

高天翅吐出了一條鷄骨，道：「項平東精細謹愼，項平西急躁豪爽，項平北機智深沉，項五郎胸襟廣腦筋靈活，此人不會做無把握之事。」

管一見道：「不錯，此人是個厲害的角色。若以四個人中找個假設中的兇手，

第一個最值得懷疑的是他，最沒可能的是項平西。不過兇手不一定是這四個，等下你派人去調查杜一非的情況。嗯，還有，調查一下董中平與杜一非的感情如何。」

「頭兒懷疑他？」

「一切尙早，不能貿貿然下決論。」

「是。」高天翅恭敬地應了一聲。

×　×　×

齊雲高跟在皇甫雪身後穿過長街。

「兄台貴姓？」齊雲高打破沉默。

「在下皇甫雪。」

「皇甫兄不怕在下乘機逃脫？」齊雲高揚一揚手脚，表示沒有替他上枷。

皇甫雪笑道：「在下頭兒只吩咐帶走你，並沒有說要押你去。」

「這有分別麼？」

「分別可大。用押字麼，那是叫我先把你制住，使你失去反抗之力。」

齊雲高對皇甫雪突然產生興趣。「皇甫兄今年貴庚？」

「在下二十六歲。」

「那還比我小一年，皇甫兄怎會選上這一行？」

皇甫雪目光露出興奮之色，道：「做我們這一行刺激緊張，既要武力又要智力，只要你對這一行產生興趣，每接到一件案子便能產生一股莫名的興奮，每破一件案那股滿足感又非筆墨所能比喻。再說還能夠降邪伸張正義，何樂而不爲？」

「你跟管神鷹幾年了？」

「四年。這四年來……」皇甫雪滔滔不絕，彷彿遇到一個知音人，連齊雲高也受他感染。

×　×　×

當齊雲高被帶至管一見面前時，管一見還未吃完飯。「齊公子一起用飯吧！」

齊雲高也不客氣坐在他對面，捧起面前那碗飯。

管一見道：「齊公子，你能否告訴管某幾件事？」

齊雲高道：「晚輩必將所知告之。」

「你是二十三日離開項府，到再次回項府是在二十八日？」

「不錯。」齊雲高想了一想應道。

「你把每日的行止告訴管某，嗯，還有，聽說你在項平東面前曾說與朋友在一起，那是誰？」

「晚輩一則因爲不屑與項家兄弟爲羣，二則在項府住多天行動既受禮教束縛，因此一出府，晚輩便一路不停，至黃昏便到了高風鎭，那天晚上便在雲天賭坊一直賭至天亮。」

管一見截口道：「是輸還是贏？」

「贏了五百多兩，到天亮因爲賭坊關門休息，這才回客棧。」

管一見又再中斷他的話。「住那一家客棧？」

齊雲高隨即應道：「昇隆客棧。」

管一見道：「且慢，雲天賭坊對面便有一家客棧，嗯，好像叫如意，你怎地捨近圖遠？」

「晚輩本亦打算入住如意客棧，可是去問時却已客滿，只得改投昇隆。」

「你是二十三日黃昏投店還是二十四晚呢？」

「二十三日投店，寄放了馬匹吃了晚飯便直接去雲天賭坊。回到客棧，晚輩便上床睡覺，到了中午才醒來，吃了飯再去雲天賭坊，直至二十五日清晨才回客棧，這一天輸了近千兩銀子。到了房間正想入眠，突然聽到隣房有人在談話，其中一個聲音很熟，後來才醒起是濟南公子謝淵，於是去他房間。」

齊雲高吃了一口飯才續道：「他房間的另一個人却是『書劍公子』雷尙禮，雷公子與晚輩曾有一面之緣，傾談之下，大家都頗覺手癢，於是隨即北上長木鎭，因爲『賭神』楚英已回家——他老家在長木鎭，我們二人入黑便到了楚賭神家裏，於是四個人便推起牌九來。由楚賭神做莊，足足賭了一天兩夜，晚輩輸了二千多兩，而雷兄及謝兄都囊空如洗，這才停局休息，二十七日下午，項平南的死訊傳到楚家，晚輩大吃一驚便備了一匹馬連夜趕路，到二十八日午後便到了蘇州，晚輩又在留香樓吃了午膳這才返項府。」

他把經過說完，飯亦已用足。

管一見道：「好，夏雷你帶他去睡覺。」那個替他開門的青年應了一聲，帶着齊雲高到樓下一間廂房休息。

管一見道：「你們都聽清楚了？高老弟，你去一趟吧。我不用你太急着回來，但希望你能把資料帶回來。」

次日下午，出去調查杜一非的手下已來報告。

杜一非在二十三年前已開始跟隨項天元，那時項天元還未佔領洋澄湖，兩年之後，項天元率領太湖高手一齊吞併了洋澄湖寨，杜一非曾立下很大的功勞，身上受了三四處傷。後來升任洋澄湖寨副寨主，位置與董中平一般，項天元名義上雖然是寨主，但實際上的寨務都是董杜兩人負責，他兩人是結拜兄弟，感情十分融洽，董中平今年五十七歲，杜一非五十三歲。

董中平妻子已死，只生了一個女兒，名叫董珠，已嫁給城東的張財主的三兒子。他在女兒出嫁了一年後便在城中跟個歌妓相混，後來索性替她贖身，在城中另築金屋。

杜一非跟妻子感情非常惡劣，經常吵鬧，後來杜一非索性不理她一個人獨居。

管一見目光一亮，道：「是什麼原因使他們感情不好？」

「屬下還未查到。」

管一見沉聲道：「是疏忽了還是未去查？」

「疏忽了。」

「再去查，要仔細查，但不能直接問她。」

黃昏，手下再來報告，齊柏林聞說兒子給項家扣留，正在準備救人。

齊雲高便寫了張字條讓管一見的手下送去交給爹爹。

次日晚上去調查杜一非與妻子交惡的原因的手下又來報告。

杜一非爲人十分慷慨，但十分好賭，曾經欠人十萬兩銀子，後來項天元替他還了，但囑他不得再賭。可是杜一非這十多年來表面上與賭無緣，暗中却賭得更狠，他把每月的薪餉都賭光，從未交家用與他妻子，因此，他妻子便經常與他吵鬧，杜一非便放下一千兩銀子給她，然後離開。

不過並沒有休她，而項家的人也不知此事，因此杜一非每月有兩次假期，每次有三四天，他每次假期都說回家探望妻子，但却從未回家。

管一見在房中踱起步來，心中不斷地道：「杜一非不回家去哪裏？對，去找人賭！」他認爲最值得懷疑的人是項五郎，因爲他的住所比項平東近，但在聞到金花的驚呼聲反却是較平東遲一步而到，他是不是做賊心虛？

故此，杜一非的事他並沒有再進一步想下去。

他現在首先要做的是證實齊雲高不是殺項平南的兇手，他若不是殺項平南的兇手，那麼就不是「降龍伏虎」的成員……

管一見是在正月初九接查此案。十二日高天翅已從長木鎭回來，一臉倦容，帶着幾分喜悅。

管一見看見他的表情，心中升起一股興奮。「高老弟，可是有意外之收獲？」

「正是！」高天翅一抹額上之熱汗。

「齊公子所說證實是眞實的，小弟找到楚賭神家，當時謝淵及雷尙禮尙在他家作客。但是小弟在高風鎭雲天賭坊姚老闆那裏却探知了一件事，項家副總管杜一非欠下他賭坊一筆巨額賭債，爲數超過五十萬兩，可是，臘月初他竟然能一次償還三十萬兩，剩下的他揚言正月便可悉數還清，頭兒，你說這裏面是否有蹊蹺？」

管一見反問：「你看有什麼蹊蹺？」

「杜一非大有可能把項府的消息販賣給某個組織，而換取金錢。」

「很有可能，不過這樣能賺三十萬兩麼？」

「像杜一非這種人若非用巨款，不足以打動他出賣多年的主子。」

「杜一非大可借口把姚老闆殺了，何必還錢？」

「姚老闆背後有人，他是一指勾魂霍凌的手下，殺了他，霍凌自不罷休，蓋時難免起了場風波，杜一非雖是項府副總管，近年來項府實權都掌握在項家五兄弟手中，他實在不敢犯這個風險！」

「高老弟這兩年你辦事更精細了，先去休息一下吧，我會派人去監視他。」

高天翅入房休息，管一見却不停地思索下去。

單獨把項平南及平北的消息賣與「降龍伏虎」絕對賺不到三十萬兩，會不會他也參與暗殺項天元？

項天元死前留下那個一字是否指他？

可能項天元臨死前幾天已發覺中了暗算——大概是一種慢性毒藥，他又隱約知道下手者是個龐大的組織，因此急令兒子回家，他有意把情況在五個兒子面前宣告，可是因爲項平北遲到一天，那夜已來不及了，彌留前只能寫了一個字，不及再寫下去便嚥了氣。

管一見想到這裏，立即叫皇甫雪去項府告訴他們已查實齊雲高不是殺害項平南的兇手，因爲有人證實臘月二十七日午前他尙在長木鎭楚賭王家裏。另外要皇甫雪佈置人手在項府嚴密監視杜一非的行動，其他有關人等出入項府都要留意。

正月十日午後，杜一非牽馬出門，看守大門的一個護衞討好地道：「副總管回家過元宵？」

杜一非道：「上次過年忙得不能回家，今次不去走一走不行。」

「副總管眞顧家，祝您一路順風。」

杜一非一笑上馬。

管一見手下立即向管一見報告。

管一見聞言眉頭一皺，沉思了一會，道：「高老弟跟皇甫雪跟他走一趟，不能讓他發現，除萬不得已不可現身，還有，把風火輪帶去，他還未與杜一非朝過相，由他貼身監視比較方便。」

風火輪是個人名，此人姓風，只因他雙腳特別長，輕功又好，跑起來如同哪吒腳踏風火輪，人皆稱他風火輪，原本的名字反而給人忘記了。

高天翅等三個人聞令而去。

他們剛前腳出去，端木盛後腳跟着進來。端木盛與高天翅、皇甫雪，夏雷四人

齊雲高急怒攻心的道：「項老二，你放什麼屁？」

同是管一見的四大幹將。

管一見見到他目光一亮。「端木盛，鄂西那件案子如何？」

端木盛三十剛出頭，但已跟了管一見足足十年，聞言道：「大哥料事如神，那案子果然是通判的妻子跟奸夫合力殺死潘通判的，小弟把關鍵告訴蒲捕頭，已將之繩之于法，府台大人亦已判了罪。」

管一見面現得色，近年來很多時他已不必親自出馬，只憑資料及經驗找出關鍵之處，告訴得力助手，協助當地捕頭便能迅速破案緝兇。

「你累不累？」管一見帶着幾分憐惜地問。

端木盛眼中倏地現出興奮之色，歡笑道：「大哥，又有大魚出海？」管一見的手下習慣稱大案或主要兇手爲大魚，大魚出海是發生大案件。

「這魚很大，只怕輕易釣不得。」

「這些年來我甚麼魚未釣過？有大哥掌舵那怕魚兒有多大？這是條什麼大魚？」端木盛露出詢問之色。

「夏雷。」

夏雷聞聲上來。「大哥有何吩咐？」

「皇甫雪去追杜一非，今日由你負責統籌監視項府之責，另外，你把情況告訴端木盛。」夏雷應了一聲。管一見又對端木盛道：「明日輪到你。」

端木盛大聲應道：「好。」管一見的手下每個人雖然武功高低不同，但對這一行的興趣却是一樣的高。

「嗯，還有，叫路遠去告訴府台一聲，管某明晚不能陪他看花燈，叫殷公正及路遠旅途暗中保護他！」

夏雷目光一盛，道：「大哥，你要出馬？」

「這件案綫索多，案情複雜，可能牽涉到一個龐大的組織。」這意思十分明顯，故此管神鷹需要親自出馬。

夏雷及端木盛下樓，夏雷羨慕地道：「盛大哥，小弟眞羨慕你，老大老是派你出去辦事，却讓小弟坐冷板櫈。」

「只怕這些日子你想坐冷板櫈也沒機會了。」

黑夜追兇

雖然已是春天，但春寒料少，寒風依然凜烈，呼呼之聲不絕于耳。幸好樹枝上新近吐了一絲新綠，否則只怕人們還不知，春天已來了半個多月了。

杜一非伏在馬上，策馬北上，直趁高風鎭，他家本在高風鎭附近，因此也沒有引起遠遠跟在他後面的風火輪的懷疑。

天色漸黑，離高風鎭還有十來里路，杜一非突然轉入一座小叢林中。風火輪棄騎，急奔三十丈，躍身藏在一棵大樹中，雙眼緊盯樹叢。

不久，杜一非從樹叢中出來，在茫茫的天色仍能見得清楚，杜一非換了一套粗布黑衣，更令風火輪詫異的是杜一非剎那之間竟然令人有面目全非之感。這時杜一非把長年留在臉上的鬍、鬚、髭及長鬢都剃掉，而且雙顴亦變得稍高，粗粗的眉毛亦變細長了。

這剎那風火輪一顆心顯得興奮得怦怦亂跳：「好傢伙，不負老風一路追你。」憑他經驗，杜一非這樣做必有所爲。

杜一非出了叢林四處張望，見沒有人才揹上背包慢吞吞向高風鎭的方向走去。

再上去一路都沒有什麼大樹，風火輪不怕讓他從自己眼皮下逃脫，因此，反而向後面追來的高天翅及皇甫雪逼上去，把所見告訴他們。

高天翅與風火輪隨即追上去，皇甫雪帶着三匹馬慢慢自後上高風鎭匯合。

天已全黑，風更緊，吹起地上之塵土，撲打在臉上，火辣辣地痛。杜一非仍然彳亍而行，比一個毫無武功的普通人還要慢。

這十來里平路，足足走了個半時辰才望見高風鎭。

風火輪又飢又寒，肚子裏把杜一非祖宗十八代都罵遍。幸好一到高風鎭，杜一非便投到一家小客棧，這客棧又破又舊，以杜一非的身份來說，平日請他亦不會來，鎭上的如意客棧比這可强多了，他偏不住，風火輪及高天翅疑雲更盛。

風火輪在杜一非對面開了一間房，高天翅及皇甫雪則住在近出口處。這一晚，杜一非只叫小二替他買了碗麵吃，一夜都沒有出店。

高天翅心中暗自尋思：「原先以爲他化了裝只是爲了去別家賭坊過過手癮，以爲他怕被雲天賭坊的人認出來——杜一非還欠姚老闆二十萬両，如今看來只恐不是。那這又是什麼用意？」

驀地泛起一個念頭：「莫非他在此等人？等『降龍伏虎』的人來聯絡？」想到此一躍而起，把此想法告訴皇甫雪，皇甫雪亦認爲大有可能。

「小弟去接替風兄，說不定天亮後杜一非會有所行動。」皇甫雪說完靜悄悄閃入風火輪房中。「風兄你去小睡片刻，讓小弟來監視。」

風火輪一看天色，離天亮只有一個時辰，便也不客氣，一頭倒在床上。他倒得急，床板吱的一聲響，靜夜中十分清晰。

風火輪一怔，翻一翻身，床板又吱吱地響，他低聲自語道：「杜一非怎會投宿在這個地方？他如果是睡着了，怎地聽不到有床板聲？」

皇甫雪素知他耳目比常人靈敏，脫口問道：「你眞的一夜都沒有聽見他房內有床板聲響？」

風火輪道：「沒有，一次也沒有，那是什麼原因？莫非他逃走了？」隨即搖首道：「沒有可能，只要他一有動靜我便能發現。」

皇甫雪目光一凝，道：「難道是咱露出了什麼馬脚，讓他發現了？」抬頭望向杜一非房間，「啊」了一聲，脫口道：「原來如此！」

風火輪自床上跳起來，把眼睛放在窗縫上張望。

原來此時月亮西墮，照向杜一非後窗，把房內的物件的投影射在前窗紗紙上，清晰能辨。杜一非盤膝坐在櫈上，他的影子亦投射在紗窗上，十分詭異。

風火輪與皇甫雪互覷一眼，心中對杜一非必有所爲之念更堅——否則，何必這般小心？

黎明前之黑暗過去，天際便現出魚肚白色。今日清晨居然難得的出現陽光。陽光既驅散了黑暗亦驅散了寒冷，暖洋洋的晨曦使人有種說不出的舒服。

杜一非房門依然緊閉，大概他事前已通知了店小二無事不必拍門，因此也沒有人去打掃房間。直至晌午過後他才出房，跟着出店西去。

高天翅一見道：「他沒帶兵刄及包袱定會回來，風老弟你跟一趟，不要打草驚蛇。」風火輪立即出店。

高天翅立即動手化粧。皇甫雪訝道：「老高要跟去？」

高天翅道：「自然，我估計杜一非是去吃飯，大有可能利用吃飯之時暗中與人接頭，萬一如我所料，風老弟跟踪杜一非，我便要跟踪那個與他接頭的人。」

皇甫雪恍然，忖道：「到底薑是老的辣。」隨即道：「那麼小弟留在此處繼續監視杜一非的房間——有可能這就是杜一非設下的妙計：爲防萬一被人識破，待他離開，接頭的人才直接到他房中取去他所要的東西！」

高天翅嘉許的望一望他。「但千萬不能入去他房中搜索，不能打草驚蛇，只要杜一非還未知覺，我們就有機會，否則連這條綫索也會斷掉！」

皇甫雪一凜，答聲道：「高大哥放心，小弟省得。」

此時高天翅已化好了粧，迅速出去。憑他多年的經驗，向西很快便找到了杜一非及風火輪。

那是在一間小飯店內，杜一非坐在靠角落的座位上，風火輪坐在門口。風火輪一見高天翅目光立即投在他身上，可是高天翅並沒有跟杜一非接頭，他不覺微微失望。

杜一非只叫一個菜兩碗飯，不一會便吃飽，跟着結帳出店，風火輪看了一眼高天翅，便亦步亦趨跟着杜一非離開。

高天翅見風火輪認不出自己，心中爲自己的易容術暗暗高興。老實說，他的易容術雖然已研究多年，但還是在跟了管一見之後才有長足的進步。

他再坐了一回，見沒有人到杜一非的座位去，便迅速把飯吃完，會帳時他故意經過杜一非的坐位，沒有發覺杜一非留下絲毫東西。

風火輪見杜一非畢直向客棧走去，便放慢脚步。杜一非入了店他又在街上逛了一回才回去。

皇甫雪亦沒有發現有人在杜一非離開期間入他的房，正在不耐，風火輪推門而入，他脫口問道：「老高有所發現啦？」

風火輪一呆，怔怔的望着他。皇甫雪一笑把高天翅化粧跟踪的事告訴他。

風火輪剎那又好笑又好氣。「哼，我見了那個虬髯客還以爲是杜一非的同黨呢，原來是老高所扮！」

高天翅剛好推門入來，聞言亦覺得好笑。

今日是元宵十五，高風鎭人口雖不多，晚上還是頗熱鬧，花燈滿街行人如鯽。

這是大日子，一般店舖都提早關門，鎭上賴以爲生的賭坊亦不例外，酉時剛過，便關了門。

杜一非吃了晚飯便在街上閑逛，狀似鄉下佬入城看熱鬧。他一路信步而行，到了雲天賭坊附近人更多，花燈更盛，杜一非便在附近徘徊。

雲天賭坊姚老闆在店內與夥計吃了飯，帶着幾分酒意出街看熱鬧，他肚子圓圓的凸出，配着一張圓臉，一對小眼睛，就像招牌那樣易認。

今日興緻好，擠在人羣中亦不覺辛苦，前面一檔花燈檔，這是雲天賭坊爲平息鎭上居民對他的不滿而設的。

燈上有謎，這叫做射燈謎，又叫射文虎，爲了吸引及討好遊人，謎面及謎底都出得很淺，但奬品却異常豐富，幾乎人人一份禮物。

姚老闆擠在人羣中看看一張張滿意的笑臉，他亦露出得意之色，深信這些錢沒有白花。

人聲嘈雜中，一個破鑼般的聲音喊道：「這曹操聞之喜，劉備聞之哭，區區猜是個翠字。只有關羽卒，曹操才會喜，劉備才會哭！」

旁人都發了聲嘆讚之聲，道：「到底樊夫子肚子裏有點墨水，換做咱怎麼知道這許多！」

主持人喊了聲：「好！」隨即抛了一件禮物與他。

與此同時，姚老闆却暗叫：「不好！」後腰上一涼一痛，一把尖刀抵在他後腰，一個聲音沙啞而又森寒在他耳畔響起：「姚老闆，這種熱鬧不大好看。」

姚老闆環顧四周，沒人發覺，大伙兒只一個勁地叫喊，姚老闆暗罵一聲：「膿包！」心中暗暗後悔，口中却不敢不答，道：「是不大好看！」

夜風一吹，燈光忽明忽暗，姚老闆臉上忽靑忽白。

「不好看還站着？」手一緊，刀尖入肉二分，幸好姚老皮厚，點血不流。

姚老闆心中一寒，只得緩緩轉身。他動背後之人跟着動，始終看不到那人的面孔。

「向北走。」

姚老闆不敢不依，五丈之外，燈光稀疏，旁人更加不覺。背後之人適時把左手搭在姚老闆肩上，遠看如一對多年的老朋友。

「這裏已沒有人了，去那裏？」

「我叫你停才停下來！」

「朋友，你要錢但可開口。我絕不會吝嗇！」

「閉口！」聲音寒冷陰森。

姚老闆此時心中才眞正驚恐起來，剎那但覺背後那人便是死神。走得急，一身肥肉上下亂顫，呼氣粗重。

出北再拐西，前面是一座尖削的山。山下有不少大樹，樹枝上光禿禿。別的地方在冬天樹上多少還有些兒半黃不綠的葉子，只有這裏一入冬，北風一刮，迅速連一片也不剩。

夜風呼呼，衣袂獵獵作響。

那人道：「姚老闆，你一直在賭枱上使詐，能活到今天已是祖上積德。」

「咱以後再不開賭坊就是。」

「太遲了！」手一緊，刀子一送，皮裂血流，姚老闆剎那如負傷的豹子，霍地

向前一竄，跟着轉身撲去。

可惜他遇到的是一個熟練的獵人。姚老闆剛轉身尚未撲上，胸口猛地中了一脚。這一脚異常沉重，沉重得令姚老闆亦自知必死。

剎那衣袂飄飛迎風獵獵聲响，一個聲音喝道：「杜一非，不可行兇！」

杜一非心神大震，總算他飽歷風險，一驚之後，立即藏在一棵樹幹後面。

剛藏好身形，立即出現三個人影。

高天翅一掃現場，道：「風老弟你去看一看姚老闆的傷勢。」風火輪應聲而去了。

由於山上風大，行動之間衣袂有聲，因此高天翅三人不敢追得太貼。

風火輪道：「沒救了。」

高天翅沉聲道：「散開包圍，小心他突襲。」

聲音剛落，一朶烏雲飛來，把本巳昏暗的月亮遮住，大地一片黑暗。夜風吹得更急，樹枝搖幌，聲音奇特。

高天翅道：「小心他身上有十把飛刀。」一陣風吹來，把聲音吹散，高天翅立即躍至樹後。

「篤篤篤」一連三聲，三把飛刀插在樹幹上。

篤篤之聲過後，山頭一片死寂，只聞呼呼的風聲。

杜一非眉頭一皺，突然閃出樹幹外，喝道：「有胆的出來！」

高天翅心中冷笑一聲，躍飛撲出，衣袂被風吹得拍拍亂响。

杜一非脫手又是三把飛刀，黑暗之中伸手不見五指，這三把刀更是毫無形跡。

高天翅一躍起，迅即沉腰伏下，三把飛刀從頭頂上飛過，高天翅隨即叫道：「哎呀！」左手解下腰帶，凌空飛出纏住樹身。

三把飛刀觸地有聲，杜一非剛泛起的笑容立即僵住，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傢伙，連我也幾乎被騙過。」

與此同時，風火輪以爲高天翅眞的中了飛刀，脫口道：「老高你……」

皇甫雪大驚一躍而起，扳低的肩膊在地上滾過。

黑暗之中，杜一非亦自心寒，聞聲立即發了二把飛刀。

飛刀剛剛出手，高天翅左手使勁，借力騰起。杜一非又是兩把飛刀脫手飛了出去。

高天翅凌空一盪，鬆手，擰腰斜飛三丈，飛刀落空。

高天翅一落地，解下披風，叫道：「兄弟們縮小包圍，杜一非十把飛刀巳全部用罄。」

皇甫雪與風火輪不動。風更緊，月仍黑。

高天翅借着風聲爬行。杜一非略有所覺閃在樹後。嘴角含笑：「咱杜一非十二把飛刀不離身，這批人竟然不清楚，那是你死期到了。」左手摸出那最後的二把飛刀，右手緊握刀柄。

聲音越來越近，杜一非閃出樹幹，蓄勢以待。

高天翅算算位置巳差不多了，左手掄起披風，右手抛出一塊石塊擊在披風上，直向杜一非飛去，喝道：「杜一非！」

杜一非一聞風聲，左手飛刀一上一下射出，上的在先下的在後，刀至半途上的轉下，下的飛上，後發的先至，果然是有名的飛刀手，飛刀手法神乎其技。

飛刀一發出，杜一非跟着撲出，右手鋼刀，閃電般劈出。劈了一半巳覺不妙，左脅生風，一吸氣，刀回劈，「噹」一聲，濺起一團火星。

杜一非所料全落空，心一慌，返身後退，只退兩步後背風聲急响，一劍刺到，杜一非大吃一驚，心知巳陷重圍。

不敢抵擋，一伏身一滾近丈，尚未踏穩脚步，勁風又自臨身，聲音突變，有串鈴聲响。杜一非刀一揮，「噹」一聲細响，剎那刀身上如被毒蛇纏上，杜一非大驚，刀一沉，手腕暴縮，飛身後退。

風雖大，仍不能吹乾他後背的冷汗。

烏雲吹離月亮，大地剎那如披了銀裝，燦爛奪目。

杜一非見高天翅大吃一驚，但是困獸猶鬥，他迅速平靜下來，沉着戒備。

杜一非在中間，風火輪、高天翅及皇甫雪分站三處把他圍住。

月光圓亮，風吹更緊，四人如石像般矗立，月亮把他們四周的輪廓勾勒出來，彷佛身上四周發出一道銀光。

半响，高天翅道：「要用網，不能用鈎！」

杜一非聽不懂他話中之義，但却趁他說話分神之際，閃電般發了十七刀，斬、劈、劏、刺、擊全部用齊。

高天翅的雁翎刀剎那亦自揮出，十七聲清脆的刀擊聲响過後，高天翅退了一步半！

杜一非剛一動，皇甫雪立即飛身撲上，風火輪鍊子槍後發先至，槍尖如毒蛇吐信，飛到杜一非後背。

十七刀過後，杜一非反手一劈一彈，擊飛鍊子槍，左脚略退半步，鋼刀急擋皇甫雪自側刺來之劍。

杜一非怒道：「江湖上之仇殺，爾門何必多管閒事！」

風火輪冷笑道：「可惜你和……」

高天翅急聲截斷他的話：「不必多說，要麼你就跟我走一趟，否則的話恕咱得罪！」

杜一非冷冷地道：「杜某縱橫江湖數十年，從未做過束手就縛之事。」

風火輪一聲暴喝，軟綿綿的鍊子槍，毒蛇般彈起，勢如擇人而噬。「那就別再廢話！」手腕一抖，槍尖畢直向他咽喉處飛刺去。

皇甫雪劍一到，向杜一非鋼刀纏去，高天翅亦即時撲上，雁翎刀剎那之間劈了十七刀。

杜一非刀一掄，脫出劍網，脚踏七星，後退兩步，刀一揮，擋了七刀，躍起半空避過另外十刀。腰一曲一彈，向風火輪射去。

風火輪鍊子槍急飛，仍不能阻止杜一非的來勢。

皇甫雪低叫一聲，劍急刺，電光石火間刺了二十一劍，招招不離杜一非胸腹要害，他是有名的快劍，劍法一展，洒起無數閃亮的銀光。

杜一非虎吼一聲，回手急劈，一陣金鐵聲响，跟着氣稍竭，身形一沉，大腿近彎處迅即中了一劍，鮮血自高處洒下。

杜一非有心先斃一人，故擇弱而噬，强吸一口氣，仍向風火輪飛去。

風火輪疾退一丈，鍊子槍再度飛出，槍尖在空中變幻靈活，詭異絕倫，把鍊子槍這種軟兵器的威力發揮到淋漓盡緻。

高天翅即時撲上，越過杜一非，凌空撲下。

杜一非只得躍落地上，脚剛沾地，鍊子槍悄沒聲息纏上他脚踝，風火輪立即縮臂盡力拉抽。

杜一非目光暴縮，猛地伏地一滾，鋼刀飛舞，飛劈風火輪下盤。風火輪連連暴退。

皇甫雪急竄前，長劍冷地一團團之銀光，疾刺杜一非背心大穴。

杜一非身在地上左右飛滾，高天翅與皇甫雪左右進迫，不容他稍喘一口氣。

風火輪雙臂青筋蚯蚓般突起，杜一非身形一直受他控制，又不能分手解開纏脚之鐵鍊，形勢對他異常不利。

激戰中，杜一非巳連中三劍一刀，仍然悍不畏死，叱喝連聲。

高天翅與皇甫雪本來大有機會痛下重手，却怕出手失了分寸，傷了杜一非的生命，加上杜一非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爲殺人而創，實用無比，一時之間也難以得手。

高天翅沉聲道：「風老弟，加把勁累垮他。」

杜一非這剎那也清楚了高天翅之顧忌，他自地上竄起，火箭旗花般向風火輪射去，背後空門大露，他全然不顧。

高天翅與皇甫雪反而一怔，都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

杜一非一撲向前，手中刀便盡力前劈，風火輪暴退不迭，他手中巳沒有兵器，除退之外，別無他途。

杜一非猛地沉身，使了千斤墜，風火輪急退之下，鍊子拉盡扯直，身形一滯跟着向前一傾，杜一非刀一閃當頭斬下。

高天翅急聲暴喝。

風火輪萬般沒奈，只得鬆開兵器，伏地滾開出去。

未待杜一非解開纏脚之鐵鍊，皇甫雪劍巳刺至，傾刻之間杜一非全身上下巳被劍光所裹。

杜一非冷笑一聲，鋼刀揮舞，捨生忘死，反守爲攻。皇甫雪輕喝一聲，劍光大盛，以快制快，一口氣攻了三十八劍。

杜一非冷笑一聲，刀光一凝，萬道光芒化成一點，直取中宮，對刺來之劍全然不理。

這一招全不合章法，但功效奇大，皇甫雪不欲與他同歸于盡，只得閃身後退，那幾十劍也不攻自破。

他退杜一非立進，絕不放鬆，皇甫雪一退再退之下，背巳貼在樹幹上。

杜一非獰笑一聲，大步竄前，刀光大盛。

與此同時，風火輪突從地上竄起，握住杜一非脚上的練子，用力一拉，跟着再在地上一滾。

杜一非猝不及防，迅即被他拽倒，剛定過神來，只覺後頸一陣劇痛，跟着暈了過去。

原來高天翅用刀背把他擊暈。

至此三人才鬆了一口氣，皇甫雪駢起雙指，疾點在杜一非身上。

風火輪解開練子槍，這才把他扛在肩上，趁着月色趕回鎭上，到了客棧取回馬匹，漏夜南下蘇州。

此時經巳是亥時，荒野上不見人跡，呼呼的風聲倍增凄清。

蘇州城中却仍然熱鬧異常，大街上花燈如天上之星，人如游龍，管一見逛了二個時辰的街，仍然毫無倦容，他難道童心仍未泯，或者另有所爲？

殺人滅口

管一見此時不像是個捕頭，一襲青色長衫，二十多歲的年紀，襯着一張娃娃臉，活像一個大孩子，他有意無意的跟在項五郎身後，穿街過巷。

項五爺也像個大孩子，有熱鬧的地方他都要去看看。直至交了子時，他才和隨從盡興回府。

管一見大失所望，項五郎並沒有如自己所料的那樣，趁着節日街上人多而與任何人接觸，在管一見的腦海中，這些人自然是與伏虎降龍有關。

管一見轉過一個街角見夏雷迎面而來、「項平北只在街上兜了一圈便走了。」

管一見道：「叫他們等下來見我。」他自個先回去。

一陣，端木盛及一個手下先後回來報告，項平東就及項平西亦毫無異動。

管一見吩咐他們下去休息。

× × ×

次日上午，高天翅等巳押着杜一非回來，百餘里的路程一夜走畢，高天翅立即把經過扼要地向管一見報告。

管一見思索了一回，拍開杜一非被制的啞穴。「你爲何要殺姚老闆？所謂願賭服輸，這樣做不失了賭徒之本色？」

杜一非恨聲道：「誰叫他使詐？杜某又怎能服氣？」

管一見笑笑。「既然如此，你又怎會還三十萬兩給他？」

杜一非吃了一驚，想不到管一見如此神通廣大，連此事亦調查得清清楚楚。「那時候杜某還不知他使詐！」

「那你是在何時知道的？」

杜一非想了一想道：「詳細日子杜某也記不清楚，總之是在項大哥死後，又在他下葬之前這一段日子裏。」

「是誰告訴你的？」

「管一見，你若要審問我該把我交給府台大人，在你窩裏審，算是什麼？」

「算是私審，預審！」管一見厲聲道：「杜一非你給我放光棍點，不要敬酒不吃罰酒。」

杜一非冷笑道：「這也算是敬酒？」

管一見目光射在他臉上。「只要你盡實答我所問，管一見會網開一面，而且放你回去，也不把這件事張揚。」

杜一非冷哼一聲，雙眼注視管一見，不發一言。

管一見一字一頓地道：「是誰告訴你

的？」

「一個在賭場的朋友。」

「什麼名字？」

「是個無名小卒。」

「項天元死後那段日子，你有否離開過項家？」

「有。不過是爲大哥採辦一些喪禮用品。不過，每次出去都有人跟隨杜某。」

管一見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喝道：杜一非，你在老夫面前還敢滿口胡言？」雙眼厲芒畢射，「那人既是無名小卒，那絕不會到項府弔唁，而你又沒有離開項府，他怎樣告訴你？」

杜一非大窘，訥訥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是那次在街上碰到的。」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是眞是假，只需問一問那天跟你去買禮喪用品的隨從便知道。」

杜一非轉窘而怒：「杜某不告訴你，你又能奈我怎何？」

管一見道：「你不告訴我，管某也知一個大概。」

杜一非一驚，脫口問道：「你胡說什麼？」

管一見又一聲冷笑。「當然是降龍伏虎那夥人，而且他們還有人潛伏在項府之內。」

杜一非哈哈大笑，幾乎喘不過氣來，良久才道：「管神捕之能耐眞令杜某笑掉大牙。」

管一見望着他，半晌亦發出一陣大笑。杜一非反而怔住。「你，你笑什麼？」

管一見道：「多謝你告訴管某一件秘密。」

杜一非又是一怔，怒道：「杜某告訴你什麼？」

管一見沉聲道：「押他下去！」

風火輪抱他下樓。

管一見道：「如今當務之急是把那跟踪齊雲高的老張找出來，一定是他把項平南的行動洩露出來，先派人到項府問一問，他有沒有回過去。」

高天翅應道：「小弟去一趟。」

× × ×

項府的答覆是老張自那天離開後，至今不見回來。

管一見眉頭一皺。「這倒不易找。」

午飯過後，衙門裏派人來找管一見。那人是本地的捕頭，一向對管一見十分敬佩。

「蘇捕頭，發生了什麼事？」

「有人發現了一件屍體，一件無頭的屍體，這屍體被埋在地上，大概埋得淺，被野狗用爪抓開泥土，這才被人發現，小的辦不來，所以請神捕指點一下。」

管一見心念一動，脫口道：「快帶路。」高天翅跟在他身後。

蘇捕頭大喜，歡聲道：「您老人家出手，指日可破，手到擒來……」他一高興，有點語無倫次。

無頭屍體放在衙門內的殮房，上面覆着一張白布，一推門一股令人噁心的臭味撲鼻而來。天下間最難聞之氣味莫過于屍臭，幸好一干人對這種氣味都已熟悉，饒得如此，仍然感到一陣的噁心。

揭開覆蓋屍上的白布，那種臭味更加濃烈，也更加難聞。

屍體已經開始腐爛，身上露肉之處有不少爪痕，大概是狗爪留下的。頸上斷口處異常平滑，顯示斬頭之兵器異常鋒利，大概是大砍刀之類的兵器。深褐色的傷口黏黏糊糊，看樣子是個身材矮小的人，雖然看不準實際年紀，但肯定是個成年人。

管一見道：「高老弟，去叫項府的人來認屍。」

高天翅脫口道：「大哥認爲他是老張？」話未說完已轉身出去。

蘇捕頭說道：「大人請到外面小廳喝茶。」

管一見一頷首，舉步出去。「劉大人呢？」

蘇捕頭恭聲道：「府台大人在蔡夫人處午睡。」

管一見笑笑，蘇州無人不知這劉大人雖然還算廉潔，政績也不錯，但却娶了三房夫人，這蔡夫人是劉大人新娶不久的。

到了小廳裏，管一見在正中坐下，蘇捕頭忙喝道：「來人，拿壺茶來，嗯，順便去我房中拿幾盒荷花珍菓的蜜製菓脯來。」荷花是指獅子林荷花廳茶居。

兩側佩刀而立的衙差，立即有人應聲而去。

荷花珍菓出品的菓脯遠近知名，管一見每次來蘇州都要吃它十盒八盒。

「蘇捕頭，你倒清楚管某的德性。」說罷哈哈一笑。

蘇捕頭說道：「大人風範一直爲小人所景仰，因此，這幾年小的也吃了不少菓脯！」

管一見又是哈哈一陣大笑。

菓脯固然好，茶亦好，而且這烹茶的工夫亦十分到家，水的火候控制得恰到好處。

管一見呷了一口，立即覺得不虛此行。「這水是觀音泉的水？茶葉是杭州龍井茶？」

蘇捕頭諂諛地道：「大人果然是此道高手，一呷之下，便知得清清楚楚。」

「這觀音泉的水用來煮茶，終是稍遜無錫惠山泉半籌。」管一見說話的神態像個老學究。

觀音泉又名憨憨泉，就在蘇州虎丘之旁，相傳是古時一個名憨憨的和尚所鑿，故名。唐朝著名的喝茶大家陸羽取各地泉水煮茶品定，稱它爲天下第三泉，而無錫之惠山寺石泉水則名列第二。

蘇捕頭諾諾不敢出聲。

管一見吃了一塊菓脯，又再喝一杯茶。「你知否觀音泉爲何遜惠山泉半籌？」

蘇捕頭道：「小的無知，不敢置評。」

管一見滔滔不絕，道：「其實觀音泉水之清冽比之惠山泉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喝後之甘醇就稍不如了，故此，管某喝觀音泉水例必送蜜味菓脯以補其不足，堪稱最佳配搭。當然其相差亦只無幾，故只能說稍遜半籌。」

蘇捕頭竭力裝出聆聽仙樂的表情。

「依管某看，杭州虎跑泉其實也不在觀音泉之下哩，大概陸羽未嘗喝過。」

說話間高天翅已帶了幾個項府的人前來認屍，除了項平北之外，其餘全是護衛。

管一見叫蘇捕頭帶他們去殮房。過了一柱香，項平北等才出來。

管一見道：「認出來了沒有？」

「認出來了。」項平北道：「他是敝府護衛老張。」

「你憑什麼認出他？」

項平北侃侃而談。「據晚輩從家人口中得知，老張曾受過傷，這傷痕異常奇怪，在小腹肚臍之上留下了一個十字。另外，據與他同房的金護衛說，他在右腿盡頭近彎處有塊胎痣，旁人之胎痣是褐色，黑色或紅色，而他却是白色，老張曾經告訴金護衛，他這痣以前是褐色的，後來長大後漸漸褪色，終至變成白色。」

「還有一處有什麼特徵？」

「他左手比右手長，相差幾及兩節手指。」

「這些特徵那屍體都有？」

「晚輩及一干與老張相熟的護衛都已仔細檢視過，證實死者必是老張。」

管一見沉聲道：「管某告訴你這是一件殺人滅口的勾當。」

項平北一怔，道：「兇手爲什麼要這樣做？」

「因爲，老張已給伏虎降龍之人收買了，項平南的行動是他洩漏出去。項平南死後，他的身份亦難再掩飾，因此對方唯有殺人滅口，以免把組織洩露出去。」

項平北打了一個冷顫，道：「如此說來，寒家大有可能尚有不少對方之潛伏份子。」

管一見看一看他身後的護衛一眼，轉首對蘇捕頭道：「你房中可方便？」

蘇捕頭隨即會意，忙道：「方便方便，小的帶路。」

管一見對項平北低聲道：「你這些手下可靠？」

項平北頷首。管一見即對他們道：「麻煩各位在此地喝杯茶，待會兒才跟你公子回去。」

項平北一怔，默默跟在管一見身後。

蘇捕頭的房陳設倒也簡單，一張床，兩張椅子，一張茶几，捕頭的薪餉並不高，此之所以很多有份量的捕頭都改投在管一見麾下。

管一見一坐下立即道：「管某看貴府必有高級人員是降龍伏虎的重要成員，包括你們兄弟在內。」

項平北簡直難以置信，是以脫口道：「前輩是否有誇大其詞？」

管一見冷笑一聲。「令尊急召你們兄弟回家，共有多少人知道——在你們兄弟未回家之前？」

項平北一顫，失聲驚道：「前輩所疑極有道理！這件事按照往常的慣例只有先父本人及收到加急快訊之人知道，再下來便是兩位總管。」

管一見目光一盛。「護衛隊隊長及送信之人呢？」

「他們不知內容，只知有這件差事，在晚輩出道之後，先父共只發過十多封這種加急快訊，不過大多數是召集要員回家。因此，護衛隊長及送訊之人亦有可能忖測出來，先父是召集咱回家。」

管一見沉思了一會，道：「他們一定是有確實的消息，才會在你回家的途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設伏。」

項平北雙眼緊瞪管一見之臉。

「令尊留下那個一字，依管某數十年來的經驗，必是臨死前留下的，否則大可以用紙筆書寫，即使不欲給人發覺亦可把它收藏起來，況且，照你們所說，令尊生前之寢室連你們兄弟亦不能擅自出入。」

管一見頓了一頓，整理了一下思路，方續道：「令尊留下這一字，有可能不是一個完整的字，有可能是兇手的名字的第一筆，容管某大胆點假設，兇手是你們兄弟，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令尊只會寫東南西北五這五個字，而不會把那個不關重要的平字寫出來。除你因遲到沒有嫌疑之外，其他的平東、平西、平南、五郎以及杜一非，他們名字的第一筆都是一橫。董中平的中字，第一筆是一豎，因此，管某亦從嫌疑行列中剔除了他。」

管一見說到這裏驀地一頓，目注項平北，沉聲道：「照你看這些人中誰的嫌疑最大？」

項平北心亂如麻，心中波瀾起伏，難以平靜，良久才道：「管前輩，那天晚輩沒有告訴你一件事，因爲，咱兄弟面和心不和，大家覬覦父親那個位子已久，爲恐引起兄弟的誤會，因此，沒有說出來。」

於是他把那天夜探父親寢室的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桌上那管毛筆明明有用過之痕跡，次日項平東立即下令封鎖，到後來項家兄弟再次入去時却發現毛筆已被人洗乾淨。

那夜項平北去找金花及銀菊，她們說臘月七日清晨入去時清楚記得毛筆是乾乾淨淨的，但次日她們一見項天元竟在床上，經已魂飛魄散，急忙退回房外，室內的東西一件不動。

驚呼聲響後，項平東便趕至，跟着是項平西……

管一見靜靜的聽了他說後，才道：「依你說令尊那夜若果有寫字的話，那會寫些什麼？」

項平北苦笑一聲，道：「正想請教前輩。」

管一見不答反問：「令昆仲誰對權力最感興趣？」

項平北再一次苦笑道：「問題是作爲項家一家之主的權力實在太大，各地基業既要聽他指揮，甚至可號召江浙一帶頗多的武林人仕，老實說，天下間無人對它會不感興趣，問題是他有沒有條件而已。」

管一見道：「說得有理，不過以誰最激烈？」

項平北想了一回，道：「二哥及三哥互相不服，兩人爭得比較表面化。」

「依一般的情況來說，父親死後，自是長子掌權爲多，他們不與大哥爭反而互爭？」

「大哥的武功在我們兄弟中最低，加上父親生前一則沒有指明由大哥繼位，二則，只派他管理帳目及錢財，因此大家都認爲父親看他不起，故此反而不把他認爲是對手。」

「你大哥平日又如何？」

「他安于本份，把咱家的帳目管理井井有條，又長袖善舞，每一年都替咱們賺了不少錢。」

「如今項平南已死，他亦自無嫌疑之處，項五郎又如何？」管一見一看天色，突然又道：「你先回去，免得你兄弟見疑，有機會再來找我，還有，你要告訴你手下，不得把我找你談話之事洩給任何一人知道！」

項平北依言辭別。

高天翅在門口守衞，見項平北離去，推門入來道：「大哥不把杜一非之事告訴他？」

管一見搖搖頭，雙手負于後背，踱步沉思，隔了一會，似乎有所決定，毅然道：「高老弟，你回去把杜一非放了！但要找些面生的人暗中跟踪。」

高天翅刹那亦明白。「大哥要放長綫釣大魚！」

管一見微微一笑。

漸露端倪

三天之後，管一見剛吃飽晚飯倚在椅背上品茶。他本身嗜茶，對茶葉之色、香、味都頗有研究，而對煮茶的火候控制造詣亦甚高，連帶他不少手下亦染上茶嗜。

端木盛就是其中一個表表者，不單只對于茶道，其他一切他都刻意學他。

此時他正在陪管一見喝茶。

管一見呷了一口，皺一皺眉，道：「你這水煮得太熟。」

「大哥不是說水應該煮到冒起蟹眼才是上佳的火候麼？」

「但是，你煮了水才去準備茶葉，雖然熄了火，但爐中尚有餘溫，是以這水就太熟了。」管一見一說到茶道，就滔滔不絕，他改一改姿勢正想再說下去，樓梯上却響起一陣「砰砰砰」的脚步聲。

「盛老弟，你猜是誰？」

「一定是夏四弟，他性較急，不過他輕功還不錯，但這脚步却沉得異常，定是發生了什麼急事，而又經過長途奔馳。」

管一見面露滿意之色。果然樓梯出現一張國字形的臉，滿頭汗珠，正是夏雷。

夏雷喘了一口氣，道：「大哥，城外發現杜一非的屍體，是自殺的。」

「你怎知道他是自殺而不是被殺？」

管一見霍地站了起來。

夏雷喘息未定。「上吊……」

管一見道：「走！」三人迅速披衣下樓。

路上，管一見道：「叫你們在項府門口監視，爲何讓他死後才知道？」

夏雷說道：「杜一非釋放之後，立即回去項府，直至今日不見他離開過項府一步。」

「那他又怎會跑去城外上吊？」

夏雷不禁默然。管一見罵道：「你做事就是粗心。」

夏雷做事已算細心，只是在管一見的四大猛將中，他顯得較粗心而已。

此時他心中亦是疑團難釋，却不敢吭聲。

「他的屍體誰發現的？」

「是，是小弟碰見蘇捕頭，他告訴我的！」

管一見更怒。「飯桶，還不如一個小小的捕頭！」一忽又問：「項府的人知道了沒有？」

「半路上碰到項家四兄弟帶着一些護衞趕去。」

管一見哼了一聲，脚步更急，一掠便是丈三。不一會已出了北城門。

沒有一點燈光，幸好明月如輪，銀光照路。

前頭一株大樹之下，黑壓壓地圍了不少人，一忽，風火輪叫道：「不要爭了，頭兒到了。」

管一見與項家兄弟略一打招呼，旁人已讓開一條路來。

杜一非的屍體已從樹上解下，放在地上。

管一見看了一回，道：「蘇捕頭，誰發現的？」

蘇捕頭指住一個農夫道：「這人發現的。」

那農夫見來了大官，忙跪下道：「啓稟大人，小人今天挑了一担菜到城內去賣，黃昏回家時經過才發現的。」

「當時，附近有沒有人？」

「沒有。小的嚇了一跳奔回城中遇到一個公差大人才告訴他的。」

管一見道：「把屍體移去殮房，大家散開。」

項平東道：「管前輩，你這就走了？不再調查一下？」

「調查什麼？」

「調查杜叔叔爲何會自殺嘛。」

管一見道：「到衙門裏再說，你們四兄弟跟我去衙門一趟。」言畢頭也不回地走了。

衙門內蘇捕頭的房中，管一見跟端木盛坐在椅上，項家四兄弟坐在床上，夏雷守衞於門外，嚴禁任何人走近。

管一見道：「項平東，剛才管某聽你說話的語氣似乎表示你略知杜一非自殺的原因？」

項平東說道：「杜叔叔素來好賭，不過他爲人十分重信諾，而又十分光棍——願賭服輸，因此，他雖然經常輸得囊空如洗，依然很多人喜歡跟他賭，而家父生前亦依然重用他，而且，他雖然好賭，但辦事却十分盡力，故此，先父亦曾替他還過十萬兩的賭債，而咱兄弟亦依然十分敬重他。」

他低下頭，聲帶悲戚。「兩個月前，他找晚輩說有件事要跟我商量，原來他欠了人家五十萬兩銀子，給人追得很急，便想向晚輩挪借一下，因爲寒舍的錢財是晚輩管理。可是，家父素來嚴厲，公款晚輩是萬萬不敢擅取，只得把歷年來自己的私蓄借與他，但也只得三十萬兩。臨走時晚輩便對他勸戒一番。可是，前一陣他又要求再借二十萬兩，晚輩實在已沒有，因此，只得向他實說，當時他好像頗頹喪。三天前，他回來後又向我說他把債權人殺死了。晚輩問那人是誰，他說是雲天賭坊的姚老闆。晚輩大吃一驚，便道姚老闆是一指勾魂霍老頭的心腹，你殺死他時可有人看見，他接聲說已讓管前輩知道了，當時晚輩大怒，於是嚴詞責他，並說如果霍老頭知道後，少不免要生了一場風波，而家父及三弟剛過身不久，大局未定，實不宜在此時招惹強敵。」

項平東喘了一口氣，才道：「大概因爲如此，才令他出此下策，對於他的死晚輩甚感不安，當日晚輩可能斥責過嚴……其實即使霍老頭興師問罪，咱項家亦不懼他。」

管一見不語，半晌方道：「你沒有苛責他，還不起債而殺人，本就是大錯。不過，有一件事要再問一問你們，杜一非眞的是上吊自殺麼？」

衆人一怔，道：「親眼所見，自是眞的。」

管一見望住端木盛，道：「你又如何看法？」

端木盛心頭一動，脫口呼道：「果然有疑！」

「你把你的疑點告訴他們。」

端木盛興奮地道：「對，一定是，杜一非一定是被人殺死的，兇手殺死了他然後才把他吊在樹上。」

項家兄弟又驚又難以置信，項平東笑道：「這位英雄莫非親眼所見？」語氣中揶揄之意人人都聽得出。

管一見沉聲道：「管某肯定地說，杜一非的確不是死於自殺，而絕大可能是被人殺了，然後掛上樹枝，佈下假局。」

項家兄弟，都是心頭大震。項平北道：「前輩據何理由，下此定論？」

「很簡單，若果一個人是頸部被揑、絞、吊、勒而死的，有個特徵，死者舌頭必然伸出咀外。杜一非死得很安詳，那絕不是一個因吊頸窒息而死的表情。」

管一見站了起來，踱着方步道：「通常在上述情況下死亡的人，表情必顯得異常辛苦，而且，經常有掙扎過的情況。杜一非死得如此安詳，又沒有伸出舌頭，內行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兇手佈下的假局。」

項平東脫口道：「爲何蘇捕頭看了這麼久也沒有發覺？」

「因爲他不够冷靜被假局所迷。管某還敢斷定兇手機心雖深，却絕非老手。」

項平東道：「那麼管前輩懷疑兇手是誰？」

管一見道：「管某若然知道，又豈會叫你們來此商量？」

項平東道：「前輩說得是。」一轉腔，「會不會是一指勾魂手下所爲？」

「絕對不是。若是一指勾魂霍凌的人殺的，他何必佈下此假局？兇手佈下此假局，無非是要別人不要懷疑到他身上。」

項五郎顫聲道：「那是爲了什麼？」

「因爲，杜一非與殺項天元及項平南的兇手有關，又與降龍伏虎有關，而這兇手又是項家熟悉的人，因此，在他們還未達到目的之前，不能暴露身份。杜一非已被管某思疑，他們是必知道，故此殺之以防秘密外洩。」

項平西怒道：「這是些什麼人？讓咱知道了，不把他一刀一個才怪！」

「好，你們回去吧，有需要的話，管某會派人去找你們。」

項家兄弟心情忐忑，告辭而出。項平東道：「希望前輩早日破案，免項家再受不幸。咱兄弟亦感激不盡！」

× × ×

管一見又在小樓裏踱方步，杜一非之死使他對案情有進一步的了解，如今他幾已肯定兇手在項府之中，而且大有可能是項家四兄弟中的一個。

「高老弟，煩你再去項府調查一下，他們這一二天有沒有馬車之類的出入。」

高天翅隨即道：「他們每日都有三架木板馬車出入。」

管一見目光一亮。「哦？怎地沒聽見你們提過？」

「那三架馬車是用作購買魚、肉、菜蔬及日用品之用的！咱每天都有派人跟踪，都沒有發現異樣。」

管一見道：「杜一非的屍體一定是藏在木板馬車之下運了出去。這些日子來每日如此，也因此而引起跟踪的人麻痹，從而疏忽了。去，去找項府那三個駕車的人來。」

「是。」高天翅應了一聲，趁着月色趕去。

高天翅帶來的消息並沒有令管一見有太多的奇怪。

「那三個人回來之後都立即辭別而去了。」

「項府沒有監視他們？就是這樣憑一句話讓他們離去了？豈不怪哉！」

「他們是三兄弟，項天元生前已讓他們退休了，因爲他們都已是超過六十歲的老人，跟了項天元亦已超過二十年，而且他們在三天前已向總管董中平辭職。」

「哼，狐狸終於會露出尾巴來。明天，咱去一趟項府便能水落石出。」

暖和的陽光剛照在窗台，管一見及其四大虎將便已到了項府。

項平東兄弟迎於階前。「管前輩莫非已找到兇手？」

管一見笑而不答。「管某想到令尊生前寢室再看一看。」

項平東肅手道：「前輩請。」領着他穿舍過戶到內院去。

管一見道：「你們在這裏稍候，項平北你跟我進去。」

「是。」項平北推開了門，「前輩先請。」

管一見揭起蓆子，項天元生前用「隔山打牛」功夫以手指劃下的那個一字，仍然那樣醒目。

「把房間關掉，我有話問你。」

項平北隨即把門關上。「前輩有話，但問無妨。」

管一見道：「管某只叫你一人，用意有二，一則，管某認爲你是最沒有嫌疑的一個，二則，你是極力主張聘請管某調查此案的。」

他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道：「如今管某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兇手就在貴府中，而且，是你們兄弟中的一人，因此才會對貴府的人與事都瞭如指掌。」

項平北心頭如遭雷殛，整個人都震動一下，但他終沒有出聲打斷管一見的話。

「杜一非肯定是在貴府中被殺，屍體料是綁在每日購買食物的木板馬車之下運了出去，然後把他吊在樹上，巧佈假局，可惜兇手是個新手，才會犯下這一錯誤，如果他把杜一非埋在地下，反而沒有疑點。杜一非死得安詳，那表示生前絕無反抗的跡象，這是死於何種情況？」

項平北脫口道：「死於猝不及防，而

且兇手與杜一非必定關係密切，是以杜一非才會無防備！」

管一非頷首。「但兇手是誰？」

項平北苦笑一下。

管一見道：「叫你五弟進來。」

項五郎入了房，平北正欲退出，管一見道：「不必。」項平北回手關門坐下。

管一見對項五郎道：「臘月八日令尊之死被金花銀菊發現，而發出驚呼，當時你在房裏還在睡覺？」

項五郎道：「晚輩當時早已睡醒，不過尚躺在床上，一聽見呼聲，立即披衣飛出去。」

「衣服放在什麼地方？」

「外衣就放在床頭，當時晚輩還是穿着寢袴出去。」

「你出去時見到什麼情況？」

「大哥在詢問金花銀菊，三哥亦剛出房門。晚輩趕到金花銀菊面前時，大哥已搶入房中！」

「你進入此房，有沒有探一探令尊的氣息或身體？」

「有。晚輩曾經摸一摸先父之額頭，但入手冰涼，顯然已死去一段時間。」

管一見轉向項平北，道：「假如令尊當夜寫了些字，或者是遺囑之類的，你們認為會寫些什麼？」

項五郎說道：「那自然是與繼任人有關！」

管一見目光大盛。「對，但如今不見有張紙屑留下，那說明什麼？」他見兩人都不答便再說下去，「說明那張遺囑的內容對兇手絕對不利，因而引起他下毒手把令尊殺死。」

項平北兄弟面面相覷，既不敢不信又不能不信。

管一見目光一瞥桌上的毛筆，心頭一動，再目注床板上那個一字，片刻立即發出一陣大笑。

項平北兄弟大詫，問道：「前輩笑什麼？」

管一見道：「這個一字！哈，兇手是誰管某已推算出來了，走，到外面去！」

管一見推開房門見只有一個項平西，不禁一怔，脫口道：「項平東呢？」

項平西道：「大哥說要請前輩及四位英雄在寒舍吃頓便飯，他去交待廚房。」

管一見臉色一變，急道：「項平北，高天翅，端木盛立即去把他找來，速速勿誤！」

高天翅及端木盛立即轟應一聲，項平北臉色劇變，怔怔地望着管一見。「管前輩你……他……大哥他……」

管一見沉聲說道：「快去，遲來則不及！」

項平北立即帶着高天翅及端木盛去！

項五郎顫聲地問道：「前輩懷疑大哥是……」

「不是懷疑，而是令尊告訴我，兇手就是他！」

「大哥是殺父兇手？」項平西怪叫道：「你胡說！」

管一見冷笑不語，雙眼望天。兩盞熱茶過去了，仍不見項平北等回來，他喟然道：「已遲了一步，項平東果然做事謹愼，難怪『太湖龍王』項天元會派他管理帳目！」

他再次轉身入項天元生前寢室，項平西及項五郎旋即跟在他身後。

再過半柱香工夫，高天翅等氣急敗壞地奔入來：「大哥，據看守大門的人說，項平東剛才騎馬出去，他說有點急事要出去一趟。」

管一見冷笑道：「哼！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項五郎道：「請管前輩明言，以開晚輩茅塞！」

管一見道：「你們先派人去吩咐手下全力戒備，依管某看，項平東不久將會帶同伏虎降龍的人前來圍攻。」

項平西急道：「前輩快說，急死我了，四弟你去一趟吧，叫董總管負責佈置人手。」項平北只得出去。

管一見站了起來，道：「這件事得由開始說起。起初管某也只懷疑殺害項天元的兇手是項天元所熟悉之人，也即是說兇手亦是熟悉項府的人，否則他豈能輕易潛伏到此處而不被人發現？後來杜一非因好賭欠下雲天賭坊一大筆賭債，而突然能還了三十萬兩，於是引起我的懷疑，懷疑這個一字是指杜一非。」他指一指床上。

「可是杜一非之死又使我懷疑主謀另有別人，杜一非只是把項平南的行動洩漏出去而已，至于那個老張也是兇手佈下的一個假局，目的是掩護杜一非及主謀人，否則老張既然身上有明顯的特徵，兇手若要毀屍滅跡的大可以把它斬成十塊八塊然後分開埋葬。」

項五郎不禁點了點頭，高天翅等亦暗暗佩服管一見精細而又冷靜的頭腦，暗嘆道：「看來我今生今世也不可能學到大哥八成的本事。」

管一見續道：「杜一非的屍體裝在袋中，利用每日購菜的木板馬車運出去的。馬夫已經有意辭職，項平東必然知道，故而訂下此一計劃，花了些錢請他們把屍體還交與某人，那三個車夫一則不知內是何物，二則碍於大公子之面，當然答允。而那個人必是伏虎降龍的人，便依指示把杜一非掛在樹上。」

項平北此時已回來，聞言道：「且慢，前輩怎會懷疑兇手及主謀人是家兄？」

管一見嘆道：「管某若不先把此關鍵告訴你們，諒你們也不心服。」咳了一聲道：「管某頭一次懷疑項平東的是始于在衙門內他告訴我取了三十萬兩借與杜一非，既能取得三十萬兩為何不把剩下的二十萬兩借給他？不錯，他說他不够錢，不過大可以先向你們挪借一下，相信你們也不會拒絕，二十萬兩。平均向你們兄弟每人借五萬兩而已，數目不算大！」

項平西道：「正是，咱兄弟每人起碼有近百萬兩的儲蓄，大哥說他只有三十萬兩我就不信。依我看他平日必定在帳目上做了不少手脚，只怕他的錢比爹還多。」

項平北却說道：「前輩又是如何看法呢？」

管一見道：「管某當時心中立即有個念頭，那三十萬兩不是借與杜一非的，而是送給他作為收買的，他故意留下二十萬兩作為魚餌，以便到時能利用他。」

「利用杜叔叔做什麼？」項五郎不禁

脫口問道。

「把項平南的行動洩露出去。當然，他大可能只是告訴他一句無關重要的話，而這話却是他與降龍伏虎的暗號。項平南出發前的一夜，他已要杜一非把那句話說與某個人知道，故此伏虎降龍趕在項平南之前預先設伏。」

「晚輩雖然已大為信服，但前輩尚未說到關鍵之處。」

管一見接口道：「第二個疑點是項平東的住所比項平西及五郎的遠，為何能反而先到？一個原因：他因為已經知道眞相，又怕遲到會引人思疑，於是一直在蓄勢以待，金花一驚呼，他便奔出。可是，他太早到達現場反而引起我的思疑。第三就是這個一字，你們看看有什麼新發現？」

家人看了一回都沒有新發現。項平北道：「前輩不是說這個一字可能是東、西、南、五這四個字的第一筆？」

管一見道：「原先管某是這樣推想，後來看了桌上的毛筆却使管某另有想法，這個一字筆劃均勻，但落筆上收筆處都較重。」

衆人再看一眼果然如此，都是暗自忖道：「管神捕目光果然不比尋常。」

項平西愕然道：「這也是綫索？」

管一見頷首。「這是表示這個字已經完成。試想在當時那種緊急的情況下，項天元以指代筆寫下兇手之名字，第一，絕不會工工整整的寫，第二，必是以最簡單最快能寫成的字表示。比如說，項天元若要寫個五字，那麼必是一筆寫成，而若寫了一半便嚥氣的，那麼這一筆必是落指時較重，而尾部必較輕，因為那個字尚未寫成，這就和用毛筆寫字的道理一樣。故此，管某斷定這一字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字，就是個一字。」

項平西更加摸不着頭腦。「這一個字與大哥又有何關連？」

管一見笑道：「這正是關鍵之處。當時危急之情況已大出我之預料，虧得項天元能想得出以最簡單的字來表達。項平東是他第一個兒子，也即是長子，他便以一字來代表。此際管某對令尊的能為亦不禁大為佩服。」

各人此時對管一見亦更為佩服。

項五郎道：「晚輩尚有一個疑問想請教前輩。」

管一見神情異常愉快，道：「歡迎你們提出來。」

項五郎即問道：「家兄為何要殺杜叔叔？不殺豈不是更沒破綻？」

管一見笑道：「這與他的性格有關，令尊沒有看錯人，派他管理帳目錢財，這種人必定是小心謹愼，做事精細，但凡這種人材却又非領導人材，因為容易犯出抓小節忘了大局，這種人一般又是心胸較狹，難以統率羣雄，而且疑心較大，正因為疑心較大，因此一直恐怕杜一非在事後會發生思疑；大公子為何會送三十萬兩給我，而只不過求我帶了一句無關重要的話？

「故此，他為求萬一便把杜一非殺掉，以防把秘密洩漏出去！」

項平北旋即問道：「家兄又為何會動殺先父之心？」

「因為，令尊本擬在七日晚上宣佈誰是繼承人，可惜因為你趕不及回來，因此他欲改在你回家之後才宣佈，但是，那夜他猜想你可能遇到危險，因此把繼承人的名字寫在紙上。

「以管某推想，令尊大概是看中你，又恐其他人不服，因此叫項平東入房陳明他的意向，要項平東助你一臂之力，說服項平南及項平西二人。項平東說令尊要他管教弟弟倒沒有完全說錯，不過說漏了一段。」

管一見喘了一口氣，道：「項平東實在謀位已久，聽了令尊一席話自然十分沮喪，不過他是個城府深沉的人，只怕他一早便已利用職位上的方便——四處收帳，勾結了一批人作其他日奪位之用。

「那夜，他必然是起了殺機，因此再潛入此地，見了令尊之遺囑，知道完全沒望，便殺了令尊。至于他能够潛了此地亦非難事——偌大的一間樓宇只得蔣公龍一人巡衞，豈無空隙？」

項平西脫口道：「家父又為什麼不呼聲？」

「有二個可能，第一，令尊尚存有僥倖之心，以為項平東不會下毒手，另一個可能，當時令尊舊患復發，咽喉被痰封住，喊不出來。」

高天翅道：「老大，是誰告訴杜一非說姚老闆使詐？」

「當然是項平東。他知道只要杜一非一離開便會受我們跟踪。而只要杜一非殺了姚老闆，我們自不會放過他。他要假借我們之手，把杜一非殺掉，誰知我偏把他放了，項平東只得自己動手。」

至此衆人皆無疑問。

項平北道：「時候已不早，請前輩到廳中用飯。」一行人魚貫出房。

兇手伏誅

午飯之後，項平北吩咐手下送上茶來。管一見一喝，雙眉鎖起，嘆惜道：「這茶葉是武夷名種，可惜煮茶功夫實在不敢恭維，這好像是把武林絕學拿給一個毫無基礎的去練，可惜可惜！」

項家兄弟都因知道了項平東是殺父及殺死自己兄弟的兇手，心情都異常複雜，既憤怒又悲哀，既不想接受此一事實又不能不接受，是以對管一見之話都聽而不聞。突然，董中平急步入內報告：「稟公子，大公子帶了好些人來，要硬闖入來，望公子指示一下行動！」

項平西怒道：「以後不准叫他大公子，他是殺死爹爹的兇手，大逆不道，弒父殺弟，還跟他客氣什麼！殺！」

項平北忙道：「且慢，管前輩有何妙策？」

管一見靠在椅背上，懶洋洋地說道：「這已是脫離管某的職責。你們只是聘請管某替你們查案，並沒有聘請管某代為緝兇！」

「如果晚輩現在聘請呢？」

「價錢另議。」

「前輩儘管開個價。」

「有兩種價格，一種是要管某全力替你們把主兇捉來，這種價格較貴起碼要十萬兩，另一種只是聘請管某等五個人從旁

協助，這價格嘛，五萬兩就差不多了。」

項平北看了兄弟一眼，項平西道：「就你們五個好了！晚輩若不揍他幾個實在會憋死！」

管一見道：「若讓管某自己選擇，管某也是喜歡這一個方案。」

項平西訝道：「前輩不想多賺？」

「非也，管某那些蝦兵蟹將若出來獻醜，死傷難免，雖然少賺五萬兩，但要多付湯藥費及撫恤金，可能反要虧本。」

董中平見他們尚在磨菇，不禁急道：「公子……外面已經打起來啦。」

管一見正容道：「你們先出去壓壓陣腳，管某在後面看看他們的聲勢再說。」

項府門外是一塊空地，此時雙方正在混戰。項平東的手下大概有四五十個之多，不過人人武功高強，俱能以一擋二三，因此雙方實力倒也相捋。

項平西排衆而出，虎眼圓睜暴喝一聲，如同起了個霹靂，指着項平東罵道：「你還有臉來！」

項平東冷冷地道：「我如今是『伏虎降龍』幫幫主，有何不敢來之理？」

項平西更怒。「既然斷了手足之情，我第一個找你！」拔出緬刀，蓄勢以待，他雖暴躁，但刀一在手，整個人便好像冷靜了不少。

項五郎道：「二哥且慢。大哥，你為何要做此大逆不道之事？難道你竟沒有父子兄弟之情？」

項平東嘿嘿冷笑道：「古往今來那個大英雄大豪傑不是為權而干戈？幾多大英雄為了奪權什麼事未做過？弒父殺弟？奴顏屈膝？出賣師友？殺妻賣妾？毒殺親兒？斷送姐妹女兒？造謠中傷？借刀殺人？寃屈親友？那一項沒人做過！項平東比之他們實乃小巫見大巫，只因你等是雲鵲，又豈知鴻鵠之雄心壯志！」

項五郎道：「但，自古以來又有幾多是忠孝雙全，德智俱備的大英雄，大哥何不學他們？」

項平東道：「五弟，你不用多說，自今起你不要叫我大哥，我亦不當你是弟弟，免得陣上相見下不了手！」

項五郎垂淚嘆道：「大哥你又何必如此，你要繼承父位只需說出來，做弟弟的豈不讓你？」

項平東哈哈大笑，良久才止住。「你年紀還小，豈知人心叵測，這種事大概也只有你肯做，老二、老四他們肯嗎？」

項平北道：「只要你說出來，大家不妨商量商量。」

項平東冷笑一聲道：「如何？連老四都不想放過爭奪的機會，何況老二老三他們？」

項平西道：「別人叫我不爭還可以，就是你我不肯讓！」

項平東又是哈哈一聲冷笑。「這又只不過是找不到好藉詞的藉口！」

項五郎道：「大哥這樣做大概因為爹爹把位傳給別位哥哥，所以……」

項平東沉聲道：「當然啦，要不何必出此下策！」

項五郎道：「那麼請問爹爹是把位傳給誰？」

項平東哈哈一笑，道：「那張遺囑，我看過已把它燒掉了！你也太天眞了，我會告訴你們嗎？」聲音轉厲，「我要讓你們自己瞎猜，讓你們自相殘殺，這殺弟之罪嘛，大家一起揹！」

項家兄弟及項府的護衛們聽了無不連打冷顫，身子無風自動，覺得人心之險毒莫過于此。

半晌，項平北道：「你自認今日有必勝之把握？」

項平東正容道：「明知勝少敗多也要來，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不成功則成仁又有何懼？如今是騎上虎背，身不由己，不能不來。」一頓又恨聲道：「不過，即使我失敗了也要把你們的根基搖鬆，免得你們太舒服！」

項平西暴喝道：「既然如此，何必多廢話！」

管一見即時傳聲過來道：「把他們放進來！」

項五郎迅即揚聲道：「咱們退入門內，大哥你再想想勿再陷于難拔！」項府護衛立即依次退入門內，行動劃一，不慌不忙，不急不亂，顯然平日訓練嚴格。

項平東道：「我還有拔足之機？不到最後一刻絕不甘心。」隨即對手下道：「衝入去，成則人人有賞，退亦無翻身之日！」當先衝上去。

除了三幾個臨陣退縮之外，餘者亦蜂擁而入。

一待「降龍伏虎」全部入來，管一見立即從門後閃出，同時把門關上。

雲牆高逾二丈，門是鐵鑄的，門一關上，有如關門打狗。

項平東一見管一見，臉色劇變，先紅後青，陰森森地道：「項平東落得如此，全是你這個老匹夫所賜！」

管一見正容道：「這種話管某已不知聽過人家說了多少次了。每一個犯人被管某捉住，都有此說，老夫亦聽厭了！」

項平東暴喝一聲，道：「今日有你沒我！」緬鐵刀一揚，帶着陽光疾向管一見劈下。

刀一出，人亦隨之撲上，彷似一道彩虹，刹那刀只離管一見胸前半尺。

他快管一見也不慢，雙腳一錯堪堪避過。

項平東狀若瘋狂，叱喝之聲不絕於耳，刀鋒一偏改劈為削，刀至中途一削變成三削，奔雷刀法果然名不虛傳。

管一見一閃再閃，第三刀眨眼即至，管一見屈起中指，指節敲在刀背上，「噹」一聲響，緬刀給他敲開一尺，管一見一擰腰已脫出刀勢範圍。

項平東急怒攻心。「老匹夫怎地不用兵器！」

管一見冷冷地道：「對付你老夫空手自信還能夠收拾你！」

項平東如同被刺傷的猛虎，嚎道：「那你又不敢與我面對面見個眞章！」

「待老夫出手，只怕你已經是悔之莫及！」

項平東怪叫一聲，刀光更盛，不顧性命般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可是刀刀落空，連管一見的衣衫也沾不着。

一陣狂攻不果，使他頭腦冷靜下去，手更沉穩刀比風緊，出手頗具名家風範。

項平東一出手，項平西亦即拔刀飛劈，只三刀便把面前那人劈作兩半。他踏上一步，緬刀一掄刀光立即繞上兩個賊徒！

項平北亦刀不留人，招招都是最狠辣的。

項五郎却不如兩位哥哥的勇狠，不過，二十招一過招數亦漸辣。

高天翅及皇甫雪等四人更不打話，好像這樣場面他們經已司空見慣，下手絕不稍作猶疑。

他們一動手，董中平便指揮一干護衛，輪番衝殺，以多制少，先行殺了十個八個，然後指揮他們以兩敵一，分組各自找對手格殺。

一時之間殺聲震天，中院及後宅之婦孺亦聽見。甚至附近的居民亦驚動了，不過，他們平日對項府都有三分畏懼，此時更加緊閉門戶，不敢出門。

再過一陣，「降龍伏虎」雖然亦傷了不少項府護衛，但對方人多，一有人傷亡立即又有人替上，實在殺不勝殺，銳氣亦自餒了，況且自己這方面傷亡亦不斷增加，實力相差更遠。

再過一陣，項府護衛已是以三敵一，而且四周尚有不少生力軍磨拳擦掌，虎視眈眈。一陣心寒之下，不知那個先行拋下兵器求饒，此人一磕頭，其他人亦紛紛效尤，不一會亦全部解決，只剩項平東及管一見，一時尚未分勝負。

管一見環顧四周一眼，道：「你手下經已全部投降，你還不棄刀受縛！」

項平東趁他說話分神，猛攻七刀。「有本事你便把我殺了！」

管一見冷冷地道：「要殺你還不容易？老夫要把你生擒，交給你弟弟們自行處理。」

項平東悶哼一聲，不再說話，右手緬刀一掄，向管一見頭部橫削，左手一式「金龍探爪」，疾抓管一見胸前。

管一見蹲下，右手駢起雙指劃向項平東左手腕脈。

項平東左手一沉，自下向上抓向管一見右手腕，右手刀鋒倏地一轉，臨到對方頭上四寸，改削為斬。

這變化快迅詭異，若說他的武功在項平西之下，只怕他死也不服！

管一見猛覺頭上生風，足一頓，整個人如皮球般斜彈起來，拔起一丈五尺高。

項平東緬刀急如風車，向管一見絞去，人亦貍貓般竄起。

人在半空，面迎斜陽，丹霞如火，殘陽似血。

管一見一折腰，平射半丈。項平東刀一落空，身形去勢未盡，左足尖在右足上一點，擰腰斜追管一見。

人如游龍在空橫飛，衆人都抬起頭注視。

管一見一曲腰，一個跟斛翻下，雙腳如石柱般栽在地上。

項平東猛一沉身，頭下腳上，緬刀疾勢而下，曳起一道紅光飛向管一見頭頂。

管一見氣定神閑，待緬刀離頭才不過半尺，右手驀地鬼魅般伸上，雙目如電，駢起雙指，電光石火般把緬刀夾住。

項平東驀覺身形一滯，猛吸一口氣，挺腰豎起，同時右手刀猛使勁。刀沉二寸，尚離管一見頭頂一寸半。這一寸半之距離似天際，可望不可即。

管一見雙腳微彎，坐馬沉腰，食中兩指仍然夾實緬刀。

項平東右臂一條條青筋蚯蚓般凸起，仍然毫無寸進，額上熱汗簌簌流下，熱汗淌過眉毛眼蓋，比蟻咬還難過百倍，項平東左手不敢去拭抹，甚至連想也不敢想。

熱汗淌過鼻尖滴下，點點的汗珠滴在管一見臉上，管一見却連眼也不眨一下。

斜陽射在項平東臉上，臉如柿子，又似火燒，實際上，此時他的面色却又青又白。

兩人一上一下，彷似兩尊石像般僵持着。

旁人更是看得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這一刻有如過了一整天般長久。

項平東與管一見心內俱知，只要稍一不愼，或者某一方內力不繼，便要倒下。

項平東是有死無生，竭盡全力把內力源源不絕運向右臂，目光及處，管一見額上亦已見汗。他知道管一見兩隻手指要承起他整個人的重量，儘管他內力深厚亦頗難支持得長久。

項平東信心倍增，他立意在自己完全失敗之前先把他斃了，這才能洩心頭恨！不是他，如今項平東還不是項家的大公子？說不定已坐上那執掌項府一切的位子。

熱汗淌過鼻尖，不滴下，其辛苦難過只恐不是人人知道，項平東忍不住擺一擺腰，希望藉身子的移動使汗珠滴下。

汗珠不滴下反而因項平東在身子的擺動而鑽入鼻孔中。項平東鼻子一酥，不自禁打了個噴嚏！

與此同時，管一見左掌疾如星火拍在緬刀刀身上，暴喝一聲，右手同時向外一揮！

項平東只覺手臂一陣痲痹，跟着一股力量使他鬆開手指，身形即時沉下。

未待他定過神來，驀地胸口如被巨木撞擊，身子亦被撞飛尋丈。人在半空一股鮮血衝口噴出。

管一見趁項平東陣腳未穩，立即一腳踢在項平東胸口。此時他如一頭大鳥隨着項平東飛去。一式「蒼鷹搏兔」，右手抓着項平東背後衣衫。

項平東猛一掙，「嗤！」衣裂人墜下，管一見幾乎在同時墜下。

項平東跌落地上，已無力爬起來，管一見一拳往他面門擊下。

項平東疾叫一聲，撕心裂肺，閉起雙目不敢再看。過了半晌不見動靜，不禁睜開一縫偷看，管一見化拳為指，點在他身上之痲穴。

未待管一見另有動作，一個尖銳已極的叫聲即時響起：「不要傷他性命！」旋即見一個中年美婦自廳上排衆奔來。

管一見笑笑閃身退下。

「平東，你……你怎樣？要不要緊？」這中年美婦顯然是項平東的妻子，她見項平東口角血跡斑斑，不禁哭了起來，用羅帕替他抹拭。

項平東睜開雙眼，怒道：「哭什麼？誰叫你來？」

他妻子久在他積威之下，此時仍下意識地低下螓首。隨即轉頭呼道：「文兒，

快來見你爹爹！」言未畢兩行清淚巳掛在腮邊。

大廳中即時奔出兩男一女的孩子。大的那個大概是十歲光景，半途巳急聲叫道：「爹爹，爹爹，你爲何帶這麼多人回家？奶奶說你，說你不是好人，孩兒再也不理奶奶了！」

項平東無言以對，刹那之間甜酸苦辣，氣恨憂愁全都湧上心頭，淚珠不禁奪眶而出。

他小兒子訝道：「爹爹你怎地哭了，你平日不是敎誨孩兒，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呀！」

稚子無知，在塲諸人心頭俱是一酸。

項平東淚水泉湧，不能竭止，而他妻子巳經哭出聲來，她亦深知小叔們絕不會放過自己的丈夫，但仍存一絲僥倖。「文兒，快去求叔叔們……求他們放過你爹爹……要不然，你們便要成爲沒爹爹的孩子呢！」

項平東神色大變，暴喝道：「賤人放屁！你丈夫是個大丈夫豈能叫孩子爲我乞命！」他妻子聞言不敢再說，只是哭泣之聲更响了。

項平東又喝道：「別哭！」轉首對項五郎道：「五弟，我求一事未知可否？」

他手脚廡穴雖被制，但頭部尚如平常。

項五郎雙眼噙淚，道：「大哥但說無妨，只要小弟做得到的，絕不推辭！」

項平東面現欣慰之色。「我雖然對不起父親及三弟，但是，」聲音突轉凌厲，「但是並沒有對不起自己！我巳爲我的理想拚至最後一刻！」喘了一口氣，續道：「這三個孩子我求你替我把他們撫養成人！你大哥一生只向人求過一次！」

項五郎眼淚奪眶而出，澀聲道：「大哥不用再說，小弟答應你！」

「你絕不後悔？把他們視如己出？」

「是。大哥放心！」

此時，衆人俱知他在交待後事。

項平東道：「好，願你好自爲之。」轉對項平北道：「我做這件事只漏了一個細節——忘記把毛筆洗乾淨，致引起你們的疑心，那天晚上你一離開，我便跟着潛入，當時才猛地發覺。可是我又做了一件錯事，再潛入房把筆洗淨，却更引人思疑！你果然厲害，難怪爹爹要把位子交與你！我好恨！」

項平北自然知道他所指是什麼，聽見他說父親要把位子交給他，禁不住心頭一陣狂喜。「你所說的是眞的？」

項平東冷笑一聲，道：「假的！他要想把位子給你，但終於要交給五弟！」

項平北忍不住望了項五郎一眼，目光頗有怨毒之色。

項平東又對孩子道：「你們要好好學本事，這個家將來一定是你們的，絕不是你們堂弟的！記住了嗎？」

孩子默默點頭，雖無知却也猜出今日事情有異尋常。

項平西怒道：「你臨死還說此種話？我絕不能饒你！」踏步上前，他聽見項平東說爹爹要把位子傳與四弟跟五弟，雖明知可能是他在胡言，但心中之不快還是使他抑制不住。

項平東厲聲道：「不必你動手！十八年後項平東自會再來找你！項五郎你若虧待我兒子，我做鬼也不放過你！」

他說得又恨又毒，聲音又凄厲，使人聽了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冷顫，項平西亦不例外，不禁停了步下來。

項平東猛喝道：「蒼天何生我於項家！我好恨！」嚼舌自盡而死。

項平東妻子痛哭出聲，孩子也跟着哭起來。

項平東雖死，但他的話却深深留在衆人腦中，久久不能淡忘，權之可怕，令人不寒而慄。

項平西喃喃地道：「此逆子臨死還不知悔錯！」想起那位子大概巳輪不到他，心中說不出的沒味，一轉念，喝道：「岳揚，快備馬回寨！」

項平北道：「二哥何去得匆匆？」

項平西道：「我若連洋澄湖寨子也失掉，只怕也要托孤了！」想到托孤連忙吩咐他妻子及兒子一同上路。

項平東的話會不會在項平北及項五郎之間埋下一包炸藥？可惜這巳非本文的範圍了。

× × ×

夜幕低垂，春風一反常態，吹得勁疾如冬天，嗚嗚地响，彷似爲項平東哭喪，又彷似爲人間的多少紛爭而悲嘆。

管一見不欲多留，道：「四公子，此案經巳大功告成，公子滿意否？」

項平北道：「晚輩十分滿意，多謝神捕全力查辦。」

管一見道：「那麼，管某之聘金，請即繳付。」

項平北道：「遵命，來人到庫房支九萬兩銀子給管神捕，另外封五包一千兩的，每人加送一封謝金。」

管一見道：「多謝了。不過，這數目四公子大概算錯了！」

項平北愕然道：「前輩不是說每辦一件案子四萬兩？另外協助晚輩緝兇代價五萬兩？」

管一見道：「高老弟，他們請咱辦幾件案子？」

高天翅道：「共四件。」

「念給他聽！」

「四公子求我替他們查：一、殺父兇手，二、殺兄兇手；五公子求咱查齊雲高是否兇手；二公子求咱查『降龍伏虎』的底細。」

「咱是否經巳全部辦妥？」

「是的。四公子剛才亦表示十分滿意了。」

「那爲何會算錯？」

項平北此時方知管一見查案是逐件細算，難怪人人請他的價錢異常昂貴。他苦笑道：「晚輩先前不知前輩如此算法，既如此，自當照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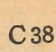
管一見面色一霽，笑道：「公子下次若再用得着管某，自當九折優待。」

項五郎苦笑道：「下次再找前輩，只怕巳付不起聘金了。」

× × ×

管一見迎着寒風走出項府，一回首道：「夏雷，跑一趟！叫兄弟們到天香樓吃一頓飽的！嗯，還有，順便叫齊雲高一同來。」

（全文完）



練功秘訣之卅八

千斤閘

靈空子

千斤閘功夫，在表面上觀之，不過練兩臂上托之力。其實惟因爲托重之故，全身三盤，處處兼顧。非若掌指等各種功夫專練局部者可比也。練法至簡單而呆笨，天生實力充足之人，練習此功，最爲合宜。至若身軀瘦小，胎力過弱者，縱練習亦難冀其功臻上乘也。初時空手習之，足站騎馬步，以兩手高擧頂門之上，指尖向後，掌心向前，其勢如古人八段錦中提地托天理三焦，以練懸空之勁，三月之後，即可用石担，初二三十斤，以後逐漸加重。至能托二百斤石担，持久至半個時辰以上，不喘不汗。然後可換閘石練習。閘石之設置，立二巨石爲柱。柱之相對處，鑿有極深之槽路，另備長度相當之石板若干塊，每塊自三十至二百斤不等，先用重二百斤之石板放置槽內，用索牽引，使不至直溜而下，放至離地二尺處即扣住其索，練者即蹲身其間，提石板而上托，練若干時，加一最輕之石板於槽內，更歷若干時，乃去其最輕之石，而易以較重者，如此逐漸遞加，其人至能托石至五百斤以上者，巳足爲百人敵，胎力極足之人，竟可達千斤，練習時間之久暫，不能以時日計，須視其人胎力如何而定。此功練成之後，非但兩臂之力，足以驚人，即全身各部，亦均有相當之功力，肌肉堅實，脚勁穩固等事，其最明顯者也。此等功夫，北方人練者居多數，蓋北人實力充足，而蠻蠢，性與相近，極爲相宜，若南人則專喜伶俐冷酷之功矣。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金不換俠情傳奇故事「最後的一夜」隆中客・著

本故事叙述一對爲報恩而介入武林糾紛中之父母的歷程。

報恩方式奇特，佈局別出心裁，人物刻劃突出，兒女柔情，英雄豪氣，躍現紙上。下期刊出，敬希垂注。

新篇預告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決戰九紋龍」龍乘風・著

九紋龍，剛直、饒勇、善戰，絕不向任何惡勢力低頭。

司空世家，蟄伏中原武林多年，正慾大鵬展翅時，雪刀浪子即與九紋龍聯手對抗，無限風雲，從此掀起……

短篇武俠小說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北雁南飛

金風玉露一相逢

人在秋天，落葉壓雙肩，看紅楓吐艷，聽秋虫嗚咽，說什麼錦衣玉食，道什麼情意綿綿，同是一場南柯夢變遷，天也翮翮，地也翮翮，陰陽雙化任繁延，回首前塵烟雲緲，人間事，奈何天！

這裏不是江南，却有江南的山水之勝，這裏不是漠北，却有漠北的綺麗風光，秋天，天高而氣爽，金風送來了愁情，令人引起無限的追憶，夜深了，畫樓欄杆人獨立，滿腔思緒寄雲天，她！輕輕的一聲嘆息：「斜月三更，秋風冷，念人兒何在？空使我柔腸百結，望斷天涯路……」

「姑娘……天涯之路，異常遙遠，縱無盡頭，橫無邊際，妳又何必爲他朝夕縈思，虛度歲月，空負了綠黛年華，於己何益？」

「此心已隨君影去，夢魂顛倒難安，恨奈何，情依依，莫作等閒着。」

「姑娘天生麗質，冰心玉骨，爲此薄情漢子，却付出了難得情操，令人嘆息，若能懸崖勒馬，忘却前情，在下願終身侍奉姑娘，此情此意，唯天可表！」

「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你這又是何苦？」

「姑娘！」

「不用說了，趁我此心未收回來之前，你趕快走吧，別煩我，你應當知道煩我的後果！」

「知道，那將會死在姑娘的蘭花拂穴手之下，但在下若難蒙姑娘垂青，則寧願死在姑娘玉手下。」

「唉，何苦？這是何苦？」素袖輕揮，一個人已倒了下去，他死得是那樣的寧靜，那樣的安詳，那樣的心甘情願。

「菊兒！這是第幾個了？」

「姑娘，這是第五個。」

「下去看看，這是誰？」一條綠影，如紫燕一般的飛下樓台，暗月下，她輕輕的回答：「是花夢蝶。」

「花夢蝶，那個專門尋花問柳的浪子花夢蝶？」

「正是。」

「照這麼說，他死得不寃？」

「他這一生曾糟蹋了不少良家婦女，早就該死了。」

「那還好，好像前面四個也都是該死的是吧？那四個人妳可還記着？」

「記到，姑娘，第一個是彩蜂游湘，第二個是粉蝶胡情，第三個是急色鬼尤冲，第四個是貪色兒費必，如今再加上這個花夢蝶，剛好是第五個。」

「嗯，妳這麼一說，我也記起來了，他們可眞傻啊，每人都挾着一身武功，却寧願死在我的手下，而不想還手，也不逃走！」

「他們都是被姑娘的姿色，迷失了本性。」

「唉，這幾個人，妳以爲他們眞的會對我動了眞情麼？」

「他們這五個人，生平作惡多端，死在他們手下的婦女，已不知凡幾，按理說，是不應該對姑娘動情才是。」

「可是……」

「可是這一次他們鬼迷心竅，眞的對姑娘動了情，唉，也許是天理昭彰，老天爺因他們作惡太多，才借姑娘之手，讓他們有了應得的報應。」

「這樣說我也就殺得問心無愧了。」

「可是姑娘……我很担心。」

「妳担心什麼？」

「我担心的是，萬一有一天，有一個正經人物也愛上了姑娘，那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唉！他……什麼時候才回來啊？」

「姑娘，夜深了。」

「嗯，妳替我掌燈吧。」

小樓上亮起了一星燈火，燈下坐着兩個年輕的女子，一個是身穿綠色衣裙的侍婢打扮，一個是穿黃色衣裙外加紅色披肩的大家閨秀，她柳眉緊鎖，杏眼含愁，輕輕一聲嘆息說：「菊兒，去年今天，也正是他起程的時候吧？」

那綠衣女子想來便是叫菊兒的，也是她的侍婢，模樣兒雖然沒有她生得美，生得俏，却也是明眸皓齒，楚楚動人，菊兒說：「他是去年七月七日動的身，到今兒爲止，恰好整整一年了。」

黃衣女子輕盈的嘆道：「菊兒，妳聽說過那牛郎織女的故事麼？」

「聽說過，據說那牛郎織女本爲天上的兩顆明星，一主人間的女織之事，並供給天界的仙衣，一主人間的男耕之事，並供給天界的的仙糧，此二位星君，辛勤勞碌，各安本份，互不相犯，玉皇憐他們辛勞，而降旨使牛郎織女倆相匹配，而結仙緣，誰知牛女配後，朝朝暮暮，恩恩愛愛，竟忘却了耕織之事，是以玉帝震怒，將他們分在天河兩岸，每年七月七日，方始由青鳥搭橋，讓他們相會一次。」

黃衣女子道：「是啊，他們雖然被分在天河兩岸，但每年七巧之日，仍能相會一次，我與他分手至今，已是一年，不知他今夜能否趕回來與我相會？」

菊兒說：「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祇要彼此同心，兩不相負，又何必管他幾時回來。」

「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妳說得也是啊！」

突然察地一聲，似有夜行人在屋上行走。

「菊兒，莫非是他……他眞的趕回來了？」

「待婢子出去瞧瞧。」嬌軀未動，已有人聲傳入：「江湖傳聞，那皇甫君薇，生得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天香國色，楚楚動人，老夫唯恐傳言不實，今日特來瞻仰一下芳容，未知姑娘肯惠賜一面否？」

菊兒聞聲，不再外出，目視那黃衣女子，看她如何作答，想那黃衣女子，便是來人口中所稱的皇甫君薇了，但見她輕啓朱唇，柔聲道：「小女子實乃蒲柳之姿，怎敢勞動大駕往返跋涉，江湖傳言，豈能當眞？」

外面人朗聲大笑道：「老夫雖未見姑娘之面，但已聞姑娘之聲，咽喉婉囀，猶如鶯啼，有其動人之音，必有其動人之貌，姑娘何必自謙若此？」

皇甫君薇嘆道：「人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紅顏薄命，易生禍端，閣下還是離去吧。」

外面人笑道：「老夫長途跋涉，不遠千里而來，目的未達，焉能就此回轉？更何況我無情鈎叟欲做之事，決無半途而廢之可能，姑娘若再不出來，老夫我可要硬闖香閨了。」

皇甫君薇道：「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難得之貨令人行訪，天下最美之物，亦必是最醜之物，天下最善之食，亦必是最毒之食，小女子好意相勸，你若再不離去，那將死無葬身之地了！」

無情鈎叟展笑天成名多年，此人亦好亦壞，亦善亦惡，是非黑白，皆視當時之興致而爲，他一聲怪笑道：「老夫年屆古稀，十七歲之時，便開始闖蕩江湖，五十三年來的歲月，也不知走過了多少江河湖海，名山大澤，會過了不知多少的武林豪傑，黑道巨梟，又豈是妳這區區數語，能夠嚇退的麼？」

「江湖之上，武林之中，那些成名的人物，而死在小女子手下的，亦已不知凡幾。」

「那就要看他是不是眞正的成名人物了。」

「不是武林豪傑，便是江湖梟雄，那一個都是獨霸一方的人物！」

「嘿！嘿！物有巨細，藝有高低，雖然都是獨霸一方的人物，但未必能强得過我。」

「就算他們強不過你，也不能證明你就不會死在我的掌下。」

「姑娘是否想試上一試。」

「人之生死，有泰山鴻毛之別，你成名不易，尚請三思啊！」

「老夫來此之前早已想過，數十年江湖生涯，也曾見過不少的大家閨秀，小家碧玉，可從沒有一個能讓老夫動心的，姑娘既有艷名在外，難道還吝嗇一面麼？」

「唉，你既號稱無情鈎叟，就應該見其色而不以爲色，耳聞其聲而不以爲聲才是，何以偏偏如此喜歡動情？」

「老夫方才不是說過麼？我也曾見了不少貌美女子，可從未動過情啊！」

「民不見可慾則不爭，萬一讓你見到了小女子的容顏，那也就不容你不動情的了。」

「你將老夫看成什麼樣人了？老夫既稱無情鈎叟，當知情之一字，可珍可貴，豈可隨便動得的。」

「如此說來，你是非見不可了？」

「千里奔波勞碌，原爲一覩芳容。」

「唉，小女子苦苦相勸，可惜你執迷難悟，你既欲見我，請看畫樓一角，欄杆之邊緣，小女子正在倚欄望月呢！」果然，嬌語鶯聲之結尾，星光明月現芳跡，那皇甫君薇眞的在倚欄看月，那種嬌柔而悠閒的儀態，令人着迷，令人陶醉。

無情鈎叟展笑天一時看得呆了，不由嘆道：「當眞啊，當眞，難得啊，難得，雖非嫦娥降世，亦是仙子臨凡，如此美女，老夫焉能不動眞情，妳若能與我長相廝守，老夫願終身隨侍，生死不渝。」

一聲輕笑，皇甫君薇道：「我不是說過麼？民不見可慾則不爭，你如今既已認爲我很美，也就會動了眞情，想你已年屆古稀，鬚眉皆白，而小女子正是黛綠年華，豈肯甘心下嫁於你，但你身在武林，武功雖高，却是非難明，一生予取予求，爲所欲爲，又豈肯輕輕放過，必然動强，小女子雖是女流之輩，亦曾稍涉武學，必不甘心就範，如此一來，也就難免一場龍爭虎鬥了。」

無情鈎叟展笑天道：「妳說得不錯，若妳不願追隨老夫，老夫也祇有將妳强行帶回。」

皇甫君薇道：「我知道你此心不甘，絕難空手而回，就請動手，若你今日不能將我帶走，在這秋園之中，你將是第六個死人了。」

展笑天道：「不知那前面五個又是些什麼人？」

皇甫君薇說道：「彩蜂游湘，粉蝶胡情，急色鬼尤冲，貪色兒費必，浪子花夢蝶。」

「嘿！嘿！這五個人都是花柳叢中的狀元，脂粉隊裏的先鋒，雖然也小有名氣，但比起我老人家可差上一大截啊！」

「所以我才說你成名不易，何必一定要將一條老命，斷送在秋園之中。」

「未必見得！」嗖地一聲，一條人影，已向欄杆上撲去，他挾着一身超絕的武功身法，又是驟然發難，令人難以防備，可惜的是皇甫君薇亦是身懷絕技，豈能上當，素袖輕揮，一股陰柔之力，已將展笑天拋起的身形，打回地面，畢竟展笑天功力深厚，她這一袖雖然將展笑天打回地面，却未能致他之命。

皇甫君薇一聲輕笑道：「你是封閉了穴道，還是懂得移宮換位之法？」

無情鈎叟展笑天怪笑道：「老夫既未封閉穴道，也不懂移宮換位之法，在我來此之前，已深明姑娘精於蘭花拂穴手，是以專做了一種功夫，將全身穴道，百鍊成鋼，萬物難侵。」

「噢，不知你那功夫叫什麼名字？」

「固穴奇功。」

「你倒眞會對症下藥，只是你忽略了一事。」

「什麼事？」

「因爲我除了蘭花拂穴手而外，尚有一種奇怪的武功。」

「噢！」

「任何一個學武的人，都不會祇練一種功夫。」

「有道理，不知姑娘那另外一種功夫，又叫什麼名字？」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你也是一個練武之人，難道這點道理都不明白麼？」

「我當然懂，如果妳的武功讓我知道了，我就會嚴密防範，使妳難以得逞，那樣一來，妳所練成的功夫，在威力上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錯，如果你不知我會蘭花拂穴手，也就不會練那固穴奇功，方才我那一招拂花手你也無法逃避了。」

「是啊，但寧是如此，老夫仍然佩服姑娘的武功內力，只那輕輕一拂，已將老夫揮落地面，如此深厚的潛力，似已超過了一個嬌柔女子的體能。」

「過獎了，如今你還要將小女子帶走麼？」

「不到黃河，此心難死，老夫說過的話，豈能不算。」

「不要爲了一點虛名，而使自己終生遺憾。」

「姑娘在說笑了，就算老夫今日不能將妳帶走，但也不見得會死在妳手下。」

皇甫君薇又是輕輕一笑道：「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你既不聽勸告，小女子可要放肆了。」突然雙袖齊拂，數十道銀芒，急閃而出，映着淡月的光輝，向展笑天全身七十二大穴打去，她自知那蘭花拂穴手對展笑天巳經無效，是以用獨門暗器，柳絮飛霜，驟然出手，想收其攻敵不備之效。此種暗器形若飛絮，但全是用純鋼精製而成，再加她以內力打出，其疾如電，其銳如刄，她想，你雖然煉成了固穴奇功，但却未必能擋我這純鋼製成的暗器，但她却想錯了，此際忽聽無情鈎叟展笑天一聲尖笑道：「這就是姑娘另一種奇功了，江南江北，數十年浪蕩生涯，今日總算大開眼界。」右手一挽，那枝丈二鈎桿，揮起了一陣風聲，如狂飈掃葉的一般，將那些暗器，一齊掃得無影無踪，同時身形巳再次的飛起了，左手箕張，挾着雷霆萬鈞之力，向皇甫君薇抓去。

皇甫君薇雖練有一身奇功，但畢竟是弱質之軀，豈能當得那展笑天的雷霆一擊，正欲閃避之時，突見樓台頂端，飛下一條人影，與展笑天臨空接個正着，發出嘭地一聲悶响，兩人身形同時由半空中墜落地面。

皇甫君薇展目看去，見淡月之下，展笑天的對面，正站着一個藍衫青年人，神態悠閒，臉含微笑，不由一聲歡呼：「菊兒，是他……他眞的回來了。」

「是啊！眞的是南少爺回來了！好像他巳經消瘦了很多。」

「唉！江湖歲月，食不甘味，寢難安枕，又有幾個人能不消瘦的？」

「一年了，在這一年之間，他戴月披星，倍嚐辛苦，但終於回來了。」

「菊兒……他回來得可正是時候啊，要不，今晚這一關，可眞難過！」

菊兒未及答話，巳聽得那展笑天冷冷的問道：「閣下年紀雖輕，却掌力深厚驚人，可否報上名來？」

藍衫人笑道：「在下南少亭是也，久聞那無情鈎叟展笑天業藝驚人，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領教了。」

「你是神龍南少亭，久仰啊！久仰啊……只是你如何得知老夫的名諱？」

「實不相瞞，在下來此巳久，祇是未曾現身，閣下既不願空手而回，在下亦不願皇甫姑娘吃了大虧，是以不得不與閣下一較高低了。」

展笑天厲聲大笑起來，笑聲震盪了整個的院落，迴旋在小樓的四週，音波震耳，縷縷不絕，半晌才道：「老夫雖勤修武學，但虛度了數十春秋，未遇敵手，今日能遇上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倒引發起老夫往日的豪情，今且與你一搏，看看到底鹿死誰手。」

「你我無仇無怨何必作生死之搏。」

「你阻止我取得美女歸巢——豈能說是無怨無仇？」

「男女之情，本該兩願，一味强行，又豈是周公之禮。」

「老夫一生闖蕩江湖，爲所欲爲，幾時曾講過理，既是無理可講了，又那來禮之可言，你跟老夫談理，豈非在對牛彈琴麼？」

「我念你成名不易，如果死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中，不但一世英名全毀，而且也死得太寃。」

「我死在你手中，固然太寃，但你若死在我的手中，却一點也不寃，你爲了護美，我爲了奪美，咱們這一塲生死之搏，是在所難免，你若能將我打死，不但你成了名，也護了美，若是你死在我的手中，固然我奪得了美女，但別人也不會說你沒有出息。」

神龍南少亭道：「聽你的語氣，這一架是非打不可了？」

展笑天道：「勢在必行。」

南少亭嘆道：「井蛙不可語天，夏虫不可語冰，武功之道，浩瀚如海，莫測其深，你雖然名震武林，功力蓋世，但要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你如此執着，如此自以爲是，與那井蛙夏虫又有何別？」

展笑天道：「那你也太小視老夫了！老夫年屆古稀，七十年的人生閱歷，又豈是夏虫井蛙可比？」

南少亭道：「人生之路，漫長而遙遠，人生之境，廣闊而無涯，又豈是區區七十年歲月，可以走完看完的。」

「人生七十古來稀，漫長的七十年時間尚不能走完看完，那普天之下，又有幾個人能走完看完的，更何況你年紀輕輕，若老夫尚不能走完看完，你又能走了多少，看了多少，如此大言不慚，不怕別人恥笑麼？」

「那却不然，人生於世，隨緣幻化，什麼都要講一個緣字，有緣的看個十年八年也就够了，無緣的縱能看了此一生，也看不了什麼，更何況以自己的肉眼去看，以自己雙脚去走，此行也有限，此看也更有限。」

展笑天哈哈大笑起來說：「老夫說你大言不慚，足可當之無愧，難道說你這數年江湖歲月，不是用自己雙脚在走麼，不是用自己的肉眼在看麼？」

南少亭道：「不錯，但我除了用雙足雙目而外，尚有心路的歷程。」

展笑天道：「老夫不管你什麼心路歷程不心路歷程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今日一戰，是在所難免，老夫念你出道太晚，就讓你先上吧。」

南少亭嘆道：「你今日此舉，完全是因色迷心竅，心路被封，寸步難行，更無歷程之可言了，也罷，你既執迷不悟，那就恕我放肆了。」

說罷，右手輕輕提起，輕輕按出，看似柔弱無力，但有一股無形的旋流，向展笑天轉去。

展笑天正想笑他沒有實際功夫，突覺暗勁撲面而來，方始大吃一驚，力提雙掌，吐勁封出。

他在提掌之時，那枝丈二長的鈎桿，也就自然而然的墜落地面。

展笑天乃一代梟雄，能在風飄雨搖的武林之中，闖出了這樣大的名頭，絕非僥倖得來。

是以，這雙掌推出，確有雷霆萬鈞之力。

在他以爲這一招必可傷南少亭於掌下，那知事實不然，當他掌力與對方甫接之時，突然遭到對方打出的暗流，旋向兩丈開外，將一株合抱的老榕樹，連根拔起。

而自己也被那股暗勁，轉得向後連翻了幾個觔斗，方始拿穩身形，不由心頭狂震。

南少亭道：「方才我這一掌祇用了五成功力，不敢說是手下留情，但也實因你成名不易，且在江湖之上，並無太大的惡跡。」

展笑天道：「如果老夫是個十惡不赦之徒呢？」

南少亭冷冷一哼道：「那麼適才那一掌巳經將你送回老家去了。」

展笑天嘆道：「老夫行走江湖數十年，足跡所到之處，莫不雄威大震，沒想到在行將就木之年，反而栽在一個後生小夥子手中。」

南少亭道：「事前我也曾苦口婆心，相勸於你。」

「這不怪你，祇怪老夫因數十年每戰皆勝，而養成了一種驕狂之氣，更欺你年輕，才有今日之恥，但老夫輸得心服口服，只不知你方才那一掌叫什麼名字？」

「這叫旋乾轉坤掌，全套掌式也祇有兩招，第一招旋乾，第二招轉坤。」

「適才施的是那一招？」

「第一招。」

無情鈎叟展笑天嘆道：「老夫自出道以來，就未聽說過有旋乾轉坤掌法，而且僅有二招，威力却如此之大。」

南少亭道：「雖祇二招，但却又二化爲四，四化爲八，八而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如此生化不息，無窮無盡。」

「難道說這與你適才所講的心路歷程有關麼？」

「雖不是完全有關，但必需以心路歷程來配合。」

「照你這麼說，老夫當眞是孤陋寡聞了，不知那心路歷程又如何走法？」

南少亭道：「首要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以仁德爲本，以道義爲根，看穿名利，看空萬象，見其空而非空，色而非色，使本身之氣機，與天地磅礴的正氣合而爲一，那時，本身所練各種功力，自可如天地之廣博，如海洋之浩渺，而莫可止境。」

無情鈎叟展笑天雙手一拱道：「學無分先後，達者爲尊，老夫承教了。」檢起地面的丈二鈎桿，急閃而去，此時那南少亭才飛身上了樓欄，與皇甫君薇相見。

對着天空的斜月，皇甫君薇幽幽的說：「去年今日，鵲橋雙渡後，忽忽又是一年期，我朝也等，暮也望　終於望到了今年鵲橋重渡，往日愁情拋却，而今重拾歡顏，不知又能幾何？」

南少亭隻手撫香肩，慰道：「一年一度，金風玉露，雖是兩兩相隔，却有天長地久！」

「可是你那裏知道，光陰如白駒過隙，一去難再，人間兒女，怎可比得天上雙仙，一年的空虛歲月，僅帶來了一日歡樂，而歡樂之中，又恐良夜苦短，明日又天涯，如此年年日月，何處才是歸宿，那時又是了期？」

「祇怪我冤仇未了，辜負蛾眉，若上天有眼，長聚之日，當為時不遠。」

「唉，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你我一年一度，佳期何等珍貴，豈可空負良宵，我們邊吃邊談如何？」語聲一停，旋又喚道：「菊兒速速備酒，替相公洗塵。」

菊兒笑笑說：「酒席已擺在荷香亭中，請相公與姑娘入席。」

荷香亭位於荷池中心，有一道紅橋，駕水而過，池中殘荷點點，亭旁秋蘭吐芳，金杯玉箸，兩兩相對，花前月下，杯酒談心，四季愁情，化作烟雲緲，一年佳期，重渡烏鵲橋，深情可可，兩心共契，皇甫君薇高舉金杯，含笑對飲：「一年之期，為時不短，不知你又到了那些地方？」

南少亭道：「西子烟波，秦淮風月，廿四橋頭尋敵踪，虎丘山下看仇跡，我踏遍了江南風物，虛度了一歲春秋，而今依然故我，不知仇家何在？」

「若你願意，我願拋却秋園，與你雙宿雙飛，浪跡天涯，共訪仇人下落。」

「妳雖是武林兒女，却嬌柔之軀，萬里關山，長途跋涉，我心何忍？」

「非我自甘風塵之苦，實乃世道變化無常，今日若你晚來一步，恐怕已難再相逢。」

「唉，造化弄人，一至於此，夫復何言？」

「說到這裏，倒使我想起了一個故事，從前有一位美麗的少婦，因夫君出門經商，久日未歸，既使翁姑因念子心切，相繼病故，又適逢盜賊之亂，她本有艷名在外，恐為賊刦，留下了一絕命詞，便懸樑自盡而死。」

「那一首詞，一定是哀怨絕倫了。」

皇甫君薇輕啓咽喉，緩緩唸道：「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你不歸，記尊姑染病，親供藥餌，高堂埋葬，親曳蔴衣，夜卜燈花，晨占雀鵲，雨洒梨花盡掩扉，誰知道恩情永別，書信全稀，干戈滿目愁無命，命薄時乖伏禍機，向銷金帳裏，猿驚鶴怨，香羅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需拚一死，免被旁人話是非，君相見！除非畫裏見翠薇。」

南少亭聽了默然不語，半晌方始一聲長嘆道：「盡此一杯，早早休息，明日清晨，我們催鞭策馬，共赴前程。」

皇甫君薇的臉上，綻開了一朵美麗的鮮花，舉杯一飲而盡，相共扶醉入洞房，紅羅帳暖度春宵。

妳半推而半就，我又驚而又愛，恨只恨良夜難留。

頃刻間，秋園鷄唱，俏菊兒已備好了行裝，一頭健馬拖車廂，載着那皇甫君薇與菊兒，共赴天涯路。

南少亭在車椽上御馬，菊兒却輕輕唸道：「碧雲天，黃葉地！西風起，北雁南飛。」

皇甫君薇說：「是啊，秋天的雁，本應該向南飛的。」

雙宿雙飛訪敵踪

馬兒烏雲蓋月，車兒輪坐生香，人兒嬌嬌滴滴，路兒茫茫天涯，官道上蹄聲得得，天空裏落雪飄飄。從初秋到殘冬，他們整整奔馳了五個多月，在這一百多個日子裏，那雄踞山水之間的天下第一關，那名聞天下的濟南大名湖，那聲勢澎湃的錢塘江潮水，那孤立江邊的小孤山奇峯，到處皆留下他們的香車輪跡，他們有化不完的錢，也有走不完的路。輕輕一聲嘆息，車中人說：「菊兒，自七巧到現在，我們已經走了多少天的路？」

菊兒說：「今兒是臘月二十七，我們已經走了整整一百七十天的路程。」

「如今這兒已是小孤山下，間關萬里馬蹄忙，再有三天便是除夕了。」

「可不是麼？如在秋園，一切年節應用之物恐怕早已準備好了，但如今……」

「如今是車在天涯，馬在天涯，人在天涯，尚不知今夜落於誰家？」

皇甫君薇稍停了一下又道：「難怪相公說：萬里關山，長途跋涉，我心何忍，看來江湖生涯，並不是那麼好受的。」

「小姐，妳……妳是不是後悔了。」

「不，江湖雖苦，也祇是肉體上的感受，比起那朝朝暮暮，長思長憶的心靈之苦，那可要好受得多了。」

「婢女以為不一定要成日價的趕路，走上三五個月，也可找一處所在，休息二三月。」

「妳是受不了這顛沛流離之苦麼？」

「那倒不是，像我們這樣成日價的趕路，就是走到了仇人的藏身之處，也會當面錯過。」

「妳說得也有道理，只是相公心念全家之仇，一刻難安，他能停得下來麼？」

車身突然微微一震，竟然停了下來，駕車的南少亭說：「君妹！我們遇上了麻煩，前面有人攔車。」

皇甫君薇道：「全是些什麼人？」

南少亭道：「大約有三十多個黃衣人，他們已經來了。」此時果聽到一聲大喝：「前面那車子載的是什麼人？」

南少亭道：「車中乃是內眷，諸位有何見教？」

「留下車子，放你離開。」

「諸位要我留下車子，可有什麼理由麼？」

「要你留下，你就留下，這還有什麼理由好說的麼？」

「强行留車，形同盜匪，卑子就在眼下，諸位如果有本領，但請駕去便是。」

一個黃衣人奮力向前，揮起了手中的刀，更帶起了嗆啷啷的一陣响聲，想那還是一柄九耳八環大刀，在江湖上，凡是用了九耳八環刀的人，大半皆非庸手，這一個人，看他那出手的架勢，沉穩而有力，刀風虎虎，却有驚人之勢。

南少亭眼看着那刀離開他尚有一尺左右，但却未還手，祇是冷冷的說：「你這一招是餓虎撲羊麼？」

那黃衣人大笑：「不錯，你現在已經是待宰的羔羊了。」刀光一閃，刀鋒已貼近了南少亭右肩，一式脫袍讓位，他人已

閃到那漢子的背後，制住了他的肩井穴，左右肩井穴各管雙臂的筋絡，那漢子肩井穴受制，勁力盡失，雙臂也自然垂了下來，手中的九耳八環刀也嗆啷地一聲，墜落地面。

南少亭道：「你們是那一條綫上的，攔路打刦也得要將眼睛睜大一點。」

黃衣人悶聲不語。

南少亭又道：「你既是不敢說話，也許是受人之使，我亦不想傷你，你回去報告你們首領，就說我南少亭借一條路，通過小孤山，他日有緣，自當登山拜候。」

黃衣人驚異的說：「南少亭，你是神龍南少亭？」

「正是在下。」

「如此說來我敗得不冤，回山後自當將你的話一字不漏的報告我們的首領。」

「很好！」南少亭舒指解了他的穴道，並將地下的刀檢起還他，對黃衣人來說，這是一種很好的禮遇，因為在武林之中，强存弱亡，以神龍南少亭的身份，能不殺他已經很好了，居然還親自檢起地下的刀，送入他的手中。

黃衣人感激的說：「南少俠大人大量，小的記下了。」回首一聲大喝！「兄弟們，這是南少俠的座車，侵犯不得，我們回山去。」他一語喝出，那三十多個黃衣人，紛紛轉頭向小孤山而去，敢情這一個黃衣人，還是這一羣人中的首領，他雙手握刀，一拱而別。

車廂中的皇甫君薇說：「相公，他們都走了麼？」

南少亭道：「走了，他們可能是佔山為王，充其量也不過是幾個山賊而已，妳不必担心。」

「相公說那兒的話，就算你不在，這幾個山賊，我還應付得了。」

「那可不，妳那一手蘭花拂穴的功夫，武林之中何人不知，那個不曉。」

皇甫君薇笑了，她明明知道那南少亭在捧她，她却笑得好開心，女兒家，那一個不喜歡喜聽幾句好話。她說：「你也別盡向我臉上貼金了，我們還是走吧！別錯過了宿頭。」

一聲吆喝，馬車又開始行動，隱隱聽到江濤澎湃的聲音，與馬車輪轉旳聲音，混成一片，相映成趣。

皇甫君薇打開車簾，向外看去，已是夕陽西下，金紅色旳光芒，反射在江面之上，映起了重重的金波，生滅不定，變化無常，蔚成了一種奇妙的幻境，她頓感到人世無常，光陰難再，頻增了幾分愁緒，自然的景色，幻化了人生，人生的際遇，也幻化着自然，自然無常而化生天地，天地無常而化生萬物，萬物無常而生滅不息，流轉不停，她有些迷濛，也有些悵然。

菊兒忽用手一指說：「小姐快看！」

原來就在這江流轉幻化的瞬間，陡地狂風大起，江面上被捲起了萬丈波濤，有一隻小船，被那江濤顛動，已經危險萬狀，皇甫君薇說：「這可怎麼是好！這可如何是好？」

她天性純良，心地仁厚，遇到別人有危難之時，總是如同身受。

菊兒道：「這一艘小船，離江岸至少也有百丈左右，風力又如此之强，就算我們想救他，恐怕也難以插手。」

「菊兒，假如我會飛，就飛到那船上，帮他扭轉當前的危機。」

「姑娘，凡是在長江中操舟的人，不但精於水性，而且至少也有五年以上的水面經驗，連他們自己都無法挽回的危機，我們就是去了又有何用？」

「說得也是啊，只是我心中看見很難受。」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相公，你看江心那條小船，你能够救它麼？」

南少亭道：「我看得很清楚，那操舟之人，一定是個老江湖，每在小船快沉覆的時候，他都能化險為夷，祇要風浪一停，他必可安然脫險。」

「我祇是担心。」

「君妹，妳祇是担心那風浪中的小舟，却沒有想到我們自己也在風浪之中。」

「這話怎麼說？」

「世道衰微，人心險惡，在外行走，如同置身於江湖之上，不但有明的風濤，更有暗的漩流，說得上是處處風波，步步荊棘，這一些妳可曾想到。」

皇甫君薇聽得一陣默然，南少亭說得沒錯，過了沒有多久，風也停了，浪也歇了，那小船已安然的划到了江邊，只是此時那夕陽已收盡了餘光，天空被一片暗影所籠罩，江邊上也亮起了星星的漁火。

南少亭道：「君妹，看情形，今夜又得露宿了。」

皇甫君薇道：「馬車廂中，雖然小了一些，但與房舍無異，盡够我們三人歇宿之用，只是我們乾糧已經用完，在荒郊野外，更無求食之處，為之奈何？」

南少亭道：「江岸邊漁火點點，必有人留宿舟中，或許我們在那裏可以買到些食物。」他將馬車馳進一處草叢之中，借那高過人頭的茅草掩護，以避江邊的風沙，馬兒在低頭啃着野草，他却飛身躍向江邊，走向一隻最近的漁舟，船上有一個古稀的老者，正自舉杯獨飲，看他那幾尾剛燒好的鮮魚，引得人饞涎欲滴。

這老者穿一件米黃色長袍，鬍鬚已經花白，頭上還戴着一頂闊邊草帽，現得器宇不凡，南少亭尚未上船，那老者已震聲笑道：「寒夜客來酒當茶，尊駕既已來此，何不請上舟共飲，一話桑蔴。」這個老人看年紀已在花甲開外，不但是長像不凡，而且語氣也不凡。

南少亭閃身上船，雙手一拱道：「寒夜打擾，深感不安，奈有一事相求，不得不爾。」

那老者道：「年輕人，我看你談吐文雅，像貌堂皇，必非尋常輩，既然相見，總算有緣，速請艙中小飲一杯，以禦苦寒。」未等南少亭回話，便自動取了一份杯箸，放在小桌之上，並替他斟了一杯酒，迫使南少亭不得不進艙落坐，高舉酒杯說：「老丈，這一杯酒，是向老丈告寒夜打擾之罰。」仰首一飲而盡，那老人旋又替他斟上說：「四海之內，原屬一家，何必見外，不知你打從何處而來？」

南少亭道：「小可携眷浪跡江湖，流轉於山水之間，已經記不起來處了。」

「是為了遊山玩水麼？」

南少亭一聲嘆息，並未答話。

老者又道：「也許你有難言之隱，不問也罷，你說此來有事相求我，不知又是什麼事情？」

南少亭苦笑道：「小可携眷駕車至此，因天色已晚，無求宿之處，只好在車中全宿一宵，但口糧已盡，無物可解飢渴，是以想向老丈購些飲食，以度過今晚。」

老者大笑道：「原來是這麼芝蔴大的事情，你爲什麼不早說呢，你且在這兒獨飲幾杯，我這就去替你準備去。」語聲剛了，人已鑽向後艙，生起火來，片刻之間，已經嗅到一陣魚香之氣。

南少亭心想：「這一位老人家絕非平常漁夫，江湖之中，盡多隱俠之流亞，我應該更恭敬些才是。」他不自覺的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連續兩杯下腹，頓覺有一股暖流，從丹田升起，瞬息之間，亦已散佈了全身，不禁暗讚一聲：「好酒！」

南少亭雖然浪跡江湖，因心繫全家之仇，是以很少吃酒，這時連飲了兩杯，不覺心情大開，本來酒雖有很多種，但吃酒的心境也有很多種，幸福的人吃酒是甜的，多難的人吃酒是苦的，嬌柔的人吃酒是辣的，雄壯的人吃酒是香的，以南少亭目下的處境，心情難開，吃酒應該是苦的才對，但他長途跋涉，僕僕風塵，心繫於仇人的踪跡，一刻難安，此時因爲江邊求食，偶遇老人，對他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之感，是心胸較寬，再加上江滔澎湃，野草迴風，那種自然的風韻，竟然將多日竹愁緒，一掃而空，不覺負手走上船頭，向四陣看去，祇見一遍淡白色的江水，在暗影中波伏不定，巍峨的小孤山，孤零零的聳立在夜色中，像一個巨人，在向黑夜挑戰，一陣冷風吹來，使他腦際一清，心說：「糟啦！我來了好久未回，豈不讓她們担心了。」旋即轉身入艙，那老人已將烹好的數尾鮮魚揣出，另外尚有一壺酒，三副杯箸，外加七八個冷肉包子，笑笑說：「我怕你等得着急，是以包子並沒回鍋，拿回去將就些吃吧。」

南少亭掏出一錠銀子說：「老丈，這不成敬意。」

老者大笑說：「年輕人，你將我看成什麼人了？不要說我不是靠賣飯爲生，就算是的，我也不能收你分文，因爲今日你我所食，都是檢來的。」

南少亭一愣道：「這話怎麼說？」

老者道：「我老人家今天流年不利，江上遇風，差點連船都翻了，要不是靠幾十年水面上的經驗，恐怕早已果了魚腹，今夜那裏還有你我吃的酒食。」

南少亭肅然起敬道：「原來黃昏之時，江上遇風，便是老丈，老丈好强勁的內力。」

老者笑道：「老朽祇是一個打漁的出身，那裏懂得什麼內力外力，年輕人，你看走眼了。」

南少亭笑道：「老丈不必相瞞了，在那樣大的狂風之中，若無內力定住船身，水面經驗再足，也無法挽轉乾坤，脫此危難。」

老者讚道：「好犀銳的眼光，你速將飲食取回，尊夫人恐怕正等心煩呢。」

南少亭道：「尚未請教？」

老者笑道：「我常年浪跡，姓名早忘，你我既是有緣在江邊相見，你就叫我江上客吧。」

南少亭雙手一拱道：「小可記下了，你我後會有期。」提起了酒菜，返身上岸，又回到馬車之內。

皇甫君薇正在担心，見他回來，方始舒了一口氣說：「你回來了？」

南少亭笑道：「我不但回來了，而且還帶來了很好的酒食，很好的消息。」

「你此去原是爲了飲食之需，帶回飲食也是應該的，但怎地又帶回來消息？」

「我不但帶回了消息，而且還是你最關心的消息。」

菊兒笑道：「相公，你別逗了，你不見我們家小姐正等得着急呢？」

南少亭放下紅燒鮮魚、酒，及肉包子才道：「我們邊吃邊談如何？」

菊兒在車後取出三份杯箸，三人坐在車板之上，南少亭吃了一杯酒才道：「我們傍晚時分不是見有一條小船在江上遇了風濤麼？」

皇甫君薇道：「是呀，我一直到現在還在担心着呢。」

南少亭道：「那遇險的原是一隻漁舟，有一位古稀的老者坐鎮在此船之上。」

「你怎地知道？」

「因爲我在江邊遇上了他，是他告訴我的，同時還贈了我的酒食。他自稱爲江上客。」

「吉人自有天相，這樣慈祥和睦的老人，是不應該遇險的。」

「說得是啊，這一位老者不但是慈祥和睦，而且是相貌非凡，談吐不俗。」

「一個漁人罷了，怎麼會有如此的氣質？」

「妳忘了，江湖之中盡多奇人啊！」

「說得也是，我記得有一位前輩，就歸隱江湖，此人不但是胸羅萬有，博古通今，而且那一身武功成就，武林之中無出其右。」

「不知那一位老人家叫什麼名字？」

皇甫君薇吃了口酒才道：「此老五十年前便已出道江湖，以一張金絲魚網，走遍大江南北，出盡了風頭，也曾經救過不少人的性命。」

南少亭雙手一拍道：「我想起來啦，你說的可是那金網漁隱聞人宇麼？」

皇甫君薇道：「不錯，聽說此人二十年前便已絕跡江湖，不知如今可好？」

「君妹，妳認識他？」

「雖然不認識，但前輩風範，令人景仰。」

南少亭點頭道：「說得也是，如今時候不早，我們盡此一杯，今晚早些休息，」仰首一飲而盡，菊兒與皇甫君薇也各吃了一杯。每人吃了兩個冷包子，菊兒將剩下的酒菜，倒入自備的器皿之中，南少亭說：「我將這酒壺盤子送回去，你們先休歇吧。」

此際車外有人笑道：「不敢煩勞，老朽自已取回便是。」

皇甫君薇大喜說：「他自已來了。」

南少亭道：「怎敢當得老丈親取，還是在下送回去吧。」

江上客道：「年輕人，你適才上船去

求取飲食，老朽祇給你食物，未給你飲料，現在特地沏了一壺好茶替你送來。」

南少亭惶恐的道：「那就更不敢當了，老人家不嫌車中狹小，請上來坐坐。」

江上客道：「你有寶眷在內，不太方便吧。」

南少亭笑道：「彼此皆是武林中人，何必存那世俗之見。」伸手打開車簾，江上客也不客氣，縱身上車，見他那上車的身法，不但是乾淨俐落，而且是形若飄風，不聞聲息。

皇甫君薇脫口讚道：「好身法！」

江上客笑道：「不敢，夫人過獎。」

皇甫君薇道：「晚輩雖然初涉江湖，但對武林中事，先父亦曾說了不少，看前輩上車的身法，倒使我想起了武林之中，有一種奇妙的輕功，叫空流。」

江上客點頭道：「不錯，武功之中，的確有這麼一種輕功。」他們說話之間，菊兒已從江上客手中接過茶壺，並取出四隻茶杯，替每人斟了一杯，並在燈中加足了油。

皇甫君薇又道：「聽說當今武林，祇有一個人會這種空流的功夫。」

「是誰？」

「金網漁隱聞人宇。」

江上客哈哈大笑起來說：「女娃娃，妳年紀雖輕，眼力可很光銳，既已被妳識破，老夫也不再隱瞞，我就是聞人宇。」

三個同時拜倒。

聞人宇笑道：「快快起來，老夫這二十年來，漁隱於江湖之中，身無長物，你們這一拜，敢莫是要老夫的見面禮不成。」雙手輕輕一托，有一股强大的無形之力，硬生生的將三人托了起來。

他本來口口聲聲自稱老朽，自被皇甫君薇點破以後，便改口自稱老夫，的確，以他的江湖閱歷，武林身份，是應該自稱一聲老夫才是。

聞人宇扶起三人，又向皇甫君薇道：「適妳才說：曾聽先父提起過這屬於空流的輕功，不知令尊大人又是那一位？」

皇甫君薇道：「先父名諱，是上龍下章。」

「怎麼？追風捕影皇甫龍章是妳的父親，這樣說來，那我們便不是外人了。」頓了一下又道：「他！他是什麼時候過世了？」

皇甫君薇眼睛一紅道：「是在三年前，全家皆死於巨毒之下。」講完向南少亭看了一眼又道：「與相公全家慘死的情形完全相同。」

聞人宇吃驚的向南少亭道：「怎麼！你也是，令尊的大名？」

南少亭道：「晚輩南少亭，先父的名諱是上松下嶽。」

聞人宇道：「江湖人稱爲鐵俠南松嶽，竟然是你的父親．這樣說來，更不是外人了，唉，眞想不到這兩人却先我而去，令人悲嘆，不知仇家可曾查到？」

南少亭道：「以晚輩想，毒死君妹的全家與毒死晚輩的全家，其情形如出一轍，可能是一人所爲，只是此人是誰，至今仍無着落。」

聞人宇道：「那皇甫老弟與南老弟二人功力不凡，普通用毒的人，絕難得手，其一定是江湖上之用毒名家所爲，妳可在這一方面着手打聽。」

南少亭道：「江湖上用毒名家，除去那百毒樵子靳天勤，千面毒婆毛紅紅之外，那就是四川唐門了。」

「不錯！不過據我所知，那百毒樵子靳天勤已三十年未在江湖上露面，如今是生是死，尚不得而知，千面毒婆毛紅紅在五年之前，便已死在遊俠丁杰之手，是以這兩件事情，不可能是他二人所爲，你可將重點放在唐門。」

南少亭道：「晚輩這一次沿江而行，便是準備入川一探究竟的。」

聞人宇道：「好！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便罷，既已知道，決不能丢下不管，我與你們一起走一趟。」

南少亭感激的道：「謝謝前輩，聽前輩的語氣，好像與先父及先岳很熟。」

聞人宇嘆道：「我們三人雖未撮土爲香，結成兄弟，但却情同手足，怎麼，你們沒有聽你父親說過麼？」

南少亭與皇甫君薇同時搖搖頭。

他們也感到奇怪，怎地自已父親有這樣的一位知交好友，却從來未在自已的面前提起過。

聞人宇道：「老夫一生散淡，不喜與俗人爲伍，同時更愛清靜，也許我那兩位老弟恐怕你們打擾了我，故未曾提起。」

皇甫君薇點頭道：「這將是最合理的解釋。」正說間，忽聽得幾聲夜梟嗚咽。

聞人宇道：「時候不早，我們早些休息，明日一早便溯江而上，直入四川。」身形微飄，已落車外。

小孤山下報深仇

夜！已是三更了，江邊已熄去了星星的漁火，天空漆黑得像一塊墨，除去耳聞蕭蕭的野風旋草而外，其他一些兒看不見，菊兒已熄了燈，皇甫君薇說：「相公，今夜你到菊兒身邊去睡吧，我好累。」

菊兒道：「不！相公，我也很累。」

南少亭嘆道：「我們爲了尋訪仇人踪跡，跋涉江湖，日夜馬不停蹄，誰都會感到累，今夜我們就各人睡各人的吧。」

講完竟自在馬車中央睡下，菊兒睡在外口，皇甫君薇睡在裏口，彼此相安，各不侵犯，這樣過了半個時辰，南少亭因滿懷心思，無法入眠，起身盤膝而坐，此際忽聽有一陣瑣碎的脚步聲，他不由暗中一驚，在這荒江的邊緣，四野無人跡，這會是誰呢？難道是那金網漁隱聞人宇去而復返不成？

他不願意驚動菊兒及皇甫君薇二人，悄悄躍出車外，循聲看去，果見有一條人影，竄進了茅草叢中，在輕輕的向他們馬車欺近。此人五短身材，身穿黑色短裝，身手甚是矯健，恍息之間，已竄到了馬車的旁邊，從懷中掏出一包藥粉，便想向車廂中洒進。南少亭大吃一驚，倏地欺身上步，舒指點中了那人的巨門穴，那人穴道受制，翻身便倒，南少亭在黑夜中運足目力看去，見此人約二十多歲，白膛臉，生得精明强幹，心想，他適才欲洒向車中的，必是極爲巨毒的藥粉了。伸手在他掌中取過一個紙包，輕輕放入懷中，然後才翻

身上車，閉目養神，突然心中一動說：不好！這些賊人既到我們車中放毒，必早已發現我們蹤跡，當然也很可能發現了聞人宇的蹤跡，因此他們既派人到這裏來用毒，也可能到聞人宇那裏用毒，固然聞人宇武功很高，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可千萬大意不得。

南少亭這樣一想，立時又出了馬車，向江邊走去，來到聞人宇的泊船所在，見船上已沒了燈火，他飛身上了船頭，輕輕喚道：「前輩！」

火光一閃，舟中的油燈已亮起來，聞人宇道：「是南少俠麼？快請進來坐。」

南少亭躬身說：「前輩既與先父是知交好友，這樣稱呼，晚輩可不敢當。」

聞人宇道：「我叫你南賢姪如何？」

南少亭道：「理應如此，今後我與君妹却應該稱呼你老世伯才是。」

聞人宇豪笑道：「想不到我老人家行就木之年，還鑽出來一對世姪姪女，當眞是老命不孤，這麼晚你還來有事麼？」

南少亭道：「我是怕世伯這兒有什麼動靜。」

「莫非你那邊已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個人想在馬車廂中下毒，已被我點了穴道，如今還躺在車邊。」

「你沒有問他的來路？」

「我是怕世伯這兒有事，所以就先趕來了。」

聞人宇笑道：「很好，難得你還關心我，你看看這是什麼？」他隨手打開一塊艙板，那艙底果然躺着一個人，此人亦是身着黑色短衣，年紀約在三十左右。

南少亭道：「世伯是在什麼時候抓到的？」

「是在我回來之後。」

「那麼這兩個人一定是一路的了。」

「錯不了，不過這樣一來，倒省去了我們一趟長途跋涉。」

「這話怎麼說？」

「你可曾想到，這一批賊人來自何處麼？」

「此地附近並無集鎭或窰寨，祇有小孤山住着一夥賊人。」

「不錯！是以這兩個放毒的人必然是來自小孤山，但你知道當今之世，用毒的功夫，當推四川唐門，如今江湖道上那些下五門的敗類，有很多都是藝出唐門。」

「這個晚輩知道。」

「是以這兩個用毒之人，必是受人指使而來，而指使他們的人，其毒功必然更高，因此很可能也是藝出唐門。」

南少亭道：「可是我們與他無怨無仇，爲何要下此毒手？」

聞人宇道：「我想這可能與你們夫妻尋仇有關。」

「何以見得？」

「斬草不除根，來年又發芽，他如果是你們的仇家，一定會担心你們尋仇報恨，所以才來一個先下手爲强。」

「可是他又怎知是我們兩人呢？」

「他既能在小孤山安窰立寨，其人手也必不在少數，這小孤山方圓二十里地面，必已遍布了他們的耳目，是以我們一舉一動，豈能瞞得了他們。」

南少亭道：「其實，我們到山邊之時，便已遇到有人打刦，被晚輩制伏了他們，並告知姓名，這批人必是小孤山下來的了。」

聞人宇道：「這不就結了麼？」

「如今我們應該怎麼辦？」

「先審審這兩個人，問出他們首領姓名，然後就好辦了。」

南少亭道：「晚輩現在就回去。」

聞人宇道：「他們見派出之人，久久未歸，必然不會甘心，是以你早一點回去也好，但有一件事情必需記住。」

南少亭道：「什麼事？」

聞人宇道：「天亮以前，你必需將馬車馳到江邊來，與我會合，以便共同研究破敵之策，同時這樣一來，我們力量集中，也可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

南少亭點頭應允，返身便去，當他回到車中之時，車廂燈火已經亮了起來，南少亭道：「君妹醒來了麼？」

皇甫君薇道：「醒來了，相公，怎地你拿住了一個賊人也不告訴我一聲。」

南少亭道：「他欲放毒毒死我們，如今人呢？」

菊兒道：「已被我打死了。」

南少亭道：「糟啦，我還沒問問他的來路呢。」

菊兒臉一紅道：「我是下車小解，沒想到竟然有人盯着我偷看，我一氣之下，才出手將其擊斃，事後才知道此人已被相公點了穴道。」

南少亭道：「這人身遭危難，仍是色心未死，當眞是死有餘辜了，你們醒來也好，我們現在就將馬車拖到江邊去與聞人宇世伯會合。」

皇甫君薇道：「只是此人一死，我們無法問出其來路，以後是防不勝防了。」

南少亭道：「沒有關係，好在那聞世伯也抓到了一個，一定可以問出一點眉目來的。」講完將車套好，一聲吆喝，便向江邊馳去，此時天色已近五更，當他們到達江邊之時，見聞人宇正抓着一人，抛入江心。

南少亭停了車叫道：「世伯，可問出一點眉目來麼？」

聞人宇道：「此人是小孤山下來的沒錯，他們的首領也正是唐門的傳人，人稱絕毒司空明，賢姪問出了什麼沒有？」

南少亭道：「那人已被菊兒打死，所以未問出什麼來。」

聞人宇道：「沒關係，就這一點也很够了，只此已經證明，那司空明之所以派人放毒，必是與你們尋仇有關，你將車子停好，大家在船上好好的研究一下，看如何着手報仇。」

船兒雖然不大，但以聞人宇、南少亭、皇甫君薇、菊兒四人坐好之後，尚餘有很多空地。

南少亭道：「照世伯這一說，我準備天亮之後，一探小孤山。」

聞人宇道：「天亮之後？那你是說明目張膽的上去了？」

南少亭道：「本來是夜晚去爲最好，但目下天色已經快亮了，而且賊人既已知道了我們的蹤跡，不可能再讓我們等到夜晚，他必然會提早發動。」

皇甫君薇道：「相公，我倒有一法，

不知可不可行？」

南少亭道：「什麼法子？你說。」

皇甫君薇道：「目前的形勢，就是我們不去，他們也會找上門來是麼？」

「當然！」

「既是如此，相公又何必去單身涉險，何不來一個守株待兔？等他自己送上門來，那不是更好麼？」

聞人宇道：「不錯，這個法子很好，畢竟是女娃娃的心細，不過……」

南少亭道：「不過什麼？」

聞人宇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萬一敵人在我這附近佈置下什麼，那就防不勝防了。」

菊兒道：「在這荒江的邊上，一眼可以望下去好幾里，祇要我們稍爲留意一下，也就不怕他們佈置什麼了。」

聞人宇道：「不錯，那麼從現在開始，這守望的責任交給妳了，老夫到後艙燒飯去。」

南少亭道：「世伯，這燒飯的事情還是由我來吧。」

聞人宇笑道：「你是新來乍到，摸不着鍋灶，這件事情還是由我來，何況守望也很重要，你可到外面巡視一番，看看賊人有無動靜。」

南少亭應聲上岸，飛向小孤山的方向，從他們停船的地點到小孤山也不過是七八里路程，他行了三四里左右，忽見一條人影，飛快的由小孤山方向奔來。近前一看，原來是前日帶領三十名嘍囉想打刦他的那個頭目，那人一見南少亭，不由喜形於色的說：「是南少俠，我正要去江邊找你。」

南少亭笑道：「兄台找我有事麼？」

那人道：「小的先報上自己的名字，我叫孟宗，江湖朋友送我一個外號叫慧眼孟宗。」

南少亭道：「這『慧眼』二字是如何解釋？」

孟宗道：「小的天生有知人之明，無論任何人，祇要相見一次，便可猜透他九成。」

「這倒也是難能可貴啊！」

「是以日前小的第一次與少俠見面，就知道少俠是個心懷仁德，俠義可風的大英雄、大豪傑，因此也引起了小的棄暗投明之心。」

「怎麼，你不想當强盜了？」

輕輕一嘆，孟宗又道：「小的當强盜，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這種貽羞祖先之事，不說也罷。」

南少亭點頭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

孟宗道：「所以小的才跑來找南少俠，另外尚有一件事情奉告。」

「什麼事？」

「今夜三更，小孤山的人馬，將會大舉侵犯，少俠要小心了啊！」

「山上共有多少人馬？」

「連頭目帶嘍囉，一起算上有三百多人，寨主司空明是一個用毒的高手，聽說是四川唐門中人。」

「他侵犯我們是爲了打刦呢，還是另有別的緣故？」

「好像不是專門爲了打刦，因爲他這一次舉動，是非要置諸你於死地不可。」

南少亭點頭道：「看來聞世伯猜測得是不會錯了，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啊。」

孟宗道：「少俠！」

南少亭道：「孟兄，很謝謝你的報警，你可以回去了，以免被寨中人發覺。」

孟宗怔道：「南少俠是要我回去送死麼？」

「怎麼？」

「寨中管理極嚴，我這一次報訊，是硬闖關卡才能出來，若一回去，那裏還有命在。」

「這樣說來，你是冒着生命危險，前來送訊的？」

「不錯，同時我也希望南少俠能收留我，讓我做一個正正當當的人。」

南少亭道：「你爲了我們之事，冒了這樣大的危險，我收留你也是義不容辭的事情了。」

孟宗喜道：「小的知道南少俠一定答應的。」說着便拜了下去。

南少亭道：「快快請起，時間無多，我們還要回去商討一下禦敵之策。」兩人回到舟中，聞人宇已將早飯做好，南少亭告知了孟宗投奔的原因，便一起吃了飯，聞人宇吩咐菊兒與孟宗兩人，在舟外巡視，自己與南少亭及皇甫君薇三人，共同商討三更破敵之策。

南少亭道：「目前，種種跡象現示，那司空明極可能是毒死我與君妹全家的兇手，若果眞如此，倒也省去了我們不少手脚，是以今夜三更，也是我們報仇的時候了。」

聞人宇道：「你以爲他們眞的會等到今夜三更麼？」

南少亭道：「難道說那孟宗傳報的消息不實？」

聞人宇道：「本來是不假，但因爲他將這消息透露了出來，所以也就變成假的了。」

南少亭道：「這話怎麼說？」

皇甫君薇道：「我知道，他們本來是以三更爲期，但消息既已洩露，不得不將時間提前，如果我猜得不錯，中午之前，他們一定會發動攻擊。」

聞人宇笑道：「不錯，是以我們應該準備一下，他們人數雖多，但擒賊擒王，祇要能將絕毒司空明擒住或殺了，其餘的人，也就不足爲慮。」

南少亭道：「世伯說得是，小侄倒有一個生擒絕毒司空明的法子。」

聞人宇道：「什麼法子？」

南少亭未及回話，那菊兒與孟宗已雙雙回來報訊：「小孤山的賊人已向這方面來了。」

聞人宇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菊兒道：「看情形約有一百多人。」

聞人宇道：「好！我們現在開始迎敵，不過有兩件事情必需特別注意。」

南少亭道：「前輩是說那兩件事？」

聞人宇道：「司空明出身唐門，據我所知那唐門中人，由於專心研究毒功，是以本身的武功不會太高，因此我們要特別小心，不讓他有機會用毒。」

皇甫君薇道：「不錯，但那另外一件

呢？」

聞人宇道：「另外一件是對方人手雖多，但都是烏合之衆，不難打發，唯一可懼的是怕他們用箭，若果每人帶着弓箭，將我們包圍起來，武功再高，也難保不受損害，是以我們要防止他們用箭。」

南少亭道：「是啊，但我們人手太少，如何防止法？」

聞人宇道：「如果以菊兒與孟宗的武功，在暗處對付那些弓箭手大概沒有問題，再加上君姪女的蘭花拂穴手，就算他們有百十多弓箭手，也可以不聲不响的打發掉。」

南少亭道：「世伯的意思是說，暫時由世伯與我二人出面，其餘的人都藏在暗處，偷襲那些弓箭手？」

聞人宇道：「正是，我們人手不多，目前也祇能這樣分配了。」

正說之間，那孟宗也跑過來說：「他們已經快到了。」

菊兒一拉孟宗，便將聞人宇的計劃告訴了他，兩人以迅速的身法閃入草叢之中，同時那皇甫君薇也身若飄風般的，飛進叢草之內，他們三人在草叢中分頭搜索，果然發現有不少的弓箭手伏在草叢之中。

皇甫君薇的蘭花拂穴手，可以在十丈開外，無聲無息的置人於死地，再加上她的輕功本高，是以用不到菊兒與孟宗動手，那事先埋伏的百名弓箭手，已經死去了八九十個，剩餘的雖未現身，他們仍在繼續的搜索。

此際那金網漁隱聞人宇及神龍南少亭二人，已經迎了上去，他們在一遍草莽的邊沿，與司空明碰了頭。

司空明生得短小精悍，穿一身黃色短衣，手持三尖兩刄刀，震聲說：「那一位是神龍南少亭？」

南少亭一聲朗笑道：「在下便是，司空寨主找在下不知有何見教？」

司空明道：「聽說你到處在尋訪殺父母的仇人。」

「不錯！」

「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你不必再找了，毒死你全家之人，便是本司空寨主。」

「如此說來那皇甫龍章老爺子的全家，也是你毒死的了。」

「不錯！」

「這兩家與你有仇麼？」

「沒有。」

「那你爲什麼要下去毒手？」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啊。」

「這話怎麼說？」

「據我所知，皇甫龍章藏有一枝千年人參，而你家却藏有一顆五百年成形的何首烏，這兩味靈藥如果配成丹丸，可以活死人而肉白骨。」

南少亭道：「我家中的確藏有成形首烏，難道你毒死我全家，也就是爲了這本何首烏？」

司空明笑道：「是啊！這等仙靈芝草，自難明取，如果暗偷，我自分這一點火候，必難得手，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也祇有用毒了。」

南少亭道：「你既已取得人參與首烏，想必已配成靈藥，如今又明目張胆的來侵犯我們，又是爲了什麼？」

司空明笑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如果今日我不將你們殺死，他日也必定會死於你等之手，那皇甫君薇呢？」

南少亭冷笑道：「你如果能殺死在下，她自會出來與你相見。」

司空明道：「論武藝，我的確無法置你於死地。」

南少亭道：「你可以用毒啊。」

司空明道：「兩次用毒，皆已失敗，所以我不再用毒來對付你們。」

南少亭道：「那你是仗着什麼？」

司空明一聲奸笑道：「我這一生，從不打沒有把握的仗，我就是依仗這個。」右手三尖兩刄刀一舉，近兩百名的嘍囉，倏地佈成一圈，將他們兩人圍在當中。

金網漁父聞人宇道：「你是依仗人多麼？」

司空明道：「人手之多寡，那要看對付什麼人，如對付你們二人，人手多了，也不過多增傷亡，因此在下依仗的也不是人手多。」

南少亭冷笑道：「那麼你到底依仗什麼？」

司空明忽地大叫道：「弓箭手何在！」在他以爲這一聲大叫，百多名弓箭手必定會一躍而出，那知他連叫三聲，却無一個人影，此際倒是那皇甫君薇帶着菊兒及孟宗由草叢中慢慢的走了出來。

司空明面色大變的道：「妳把他們怎樣了？」

皇甫君薇道：「他們都巳先你而去，現在正在那奈何橋頭等着你呢。」

司空明大吃一驚，心知光以武功，決非是眼前數人之敵，大喝一聲：「你們給我上啊。」近二百名嘍囉，各持兵刄，向場中五人衝去。

慧眼孟宗一展手中的九耳八環刀，奮力揮斬，瞬息之間，已死了七八人，菊兒也打出兩股凌厲的掌風，傷了兩個敵人，南少亭一聲長嘯，身形高高竄起，形若遊龍，在空中兩個盤旋，雙手連揮，將那些嘍囉，高高提起，又輕輕丟出，摔得七零八落，不愧有神龍之稱。

皇甫君薇兩隻素袖連揮，眨眼之間，已斃了二十多嘍囉，更奇的是聞人宇的金絲漁網，此網用極細的金綫製成，異常堅銳，平時疊得很小，放在懷中，一旦展撒開來，可籠罩到兩丈方圓，因此他一網打出，竟然網了七八個嘍囉，臨空一抖，鬆開網口，那些嘍囉紛紛跌落地面，摔得鼻青臉腫。

司空明一見形勢不對，也不想交手，返身便逃，南少亭一聲大喝說：「那裏走！」身形後發先至，一把抓住了他的背心，順手向後一扔，剛巧扔到了聞人宇的面前，使他一網裏個正着，此時正逢皇甫君薇素袖一揮，巳隔空點中了他的死穴。

聞人宇將網口一鬆，嘭地一聲，司空明巳被摔落地面，亦巳氣絕多時了。

剩下那些未死的嘍囉，尚有百十人，齊回身向山上逃去。

聞人宇叫道：「這些人可不能再讓他們佔山爲王，打刼商旅了。」拔足便追了上去。接着那南少亭、菊兒、孟宗、皇甫君薇四人，隨後跟上，當他們追到小孤山賊寨之時，那些賊人，正紛紛搶取金銀，

被南少亭一聲大喝，嚇得放下財物，又沒命的逃下山去。

聞人宇察看一下附近的形勢笑道：「江湖傳聞，小孤山乃江南第一名勝，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不但風物俊秀，視界廣闊，更面臨滾滾江流，別有一番風味，可惜被這些强人佔了多年，使一個大好的隱居所在，人間洞天，弄得滿地血腥，賊氣滿佈，當眞是可恨得很。」

南少亭道：「我看這山寨，建築得也很不錯，如能稍加修改，作一安身之地，也是一種福氣。」

皇甫君薇道：「至少比我那秋園又要秀氣得多了。」

聞人宇道：「你二人既喜歡此地，我不可以替你們策劃一下，今後你們是應該有一個安身之地了。」

南少亭道：「我們？世伯，難道你不願意住在這裏麼？」

聞人宇嘆道：「我孑然一身，也浪蕩慣了，還是我那小船上比較舒坦得多。」

南少亭一拉皇甫君薇，兩人雙雙跪倒，聞人宇急道：「你們這是做什麼？快點起來。」

南少亭道：「世伯幇我們報了仇，此恩難忘，何況世伯固是孑然一身，而我們也是無家可歸，我夫婦願拜在世伯的膝下，共成一家，長居於此，也好彼此有個照顧。」

此語一出，菊兒也跟着跪下了，菊兒一跪，那慧眼孟宗也跪下了，形勢所逼，聞人宇祇好答應，便將此山寨改名爲豹隱山莊，從對江的縣城找來了一些匠人，加以修飾，孟宗也與一民女結了親，夫婦長守在南少亭等身邊伺候，暇時聞人宇將自己的武功與南少亭的武功，及皇甫君薇的蘭花拂穴手，還有孟宗的一套九耳八環刀法，互爲運用，融會貫通，成了豹隱山莊的一套特有功夫，而使南少亭名位俱增，而成一方之傑。

（全文完）

武林軼事

王隱林鐵臂擒虎

麥海雲

廣東十虎有前五虎後五虎之分，前五虎以排名來說，第一頭猛虎係王隱林，現時就把他稱霸武林的一頁舊事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王隱林到了晚年，巳經有六十多歲，一雙眼忽然看不見東西，只有兩三尺之遙的人才能夠辨認出來，再過一年，他就完全看不見東西，變成瞎子，那時他因爲早歲打贏過許多名好漢，担心別人趁着他變了瞎子後到來尋仇，故此禁止消息洩漏出外，同時在家裏苦練鐵綫拳，那種拳術自成一格，碰頭就打，不管對方用何種招式應付，自管自的打，居然有辦法保護自己，後來他病逝，並非死於別人的拳下，可能係鐵綫拳對他的幫助。

王隱林晚年隱居於富戶姓蔡的家中，不問世事，看來十分清靜，但在早歲他由北方南下，在廣州開武館，那時他却連場大戰，先後擊敗幾個有名氣的惡霸，才奠定他在武林中的地位。首先被他擊倒的三個惡霸係梁猛虎、李大魁以及張英豹，當時三個惡霸都有武館開設，門徒超過四百多人，王隱林居然有胆向他們挑戰，確是厲害。

其實當時王隱林亦非存心捋虎鬚的，他會得跟梁猛虎等人發生惡鬥，只係十分偶然的遭遇。

當時廣州已經有荔枝灣這個地方，作爲遊人週時過節遊樂之地，由彩虹橋到三聖社一帶，雖然有的是菓地魚塘，但因溪畔搭了三四十間茅寮，其中有的是狗肉檔，另有番攤館以及牌九賭場，三山五嶽人馬，整天留連該區，等閒之輩，不敢闖入禁區，王隱林雖然設館在廣州小北門，稱做俠家拳脚，但因他喜歡吃狗肉，有時跟童福到狗肉寮之內，揀個靠近窗口的座位，飲酒食肉，高談闊論，自得其樂。

那天恰當有事，他的首徒童福偶然跟他談及當地南派拳師的武功，問了一句：「王師傅，照你看，敎頭梁猛虎的武功是否很高强呢？」

王隱林微微一笑，說：「照我所知，不單是梁猛虎虛有其表，就算係上西關三頭猛虎加在一起，只係三隻病貓，那些人並無實學，不堪一擊。」

當地乃係梁猛虎的地盤，狗肉寮之內必有梁猛虎的門徒在內，果然不出所料，有四名大漢就是梁猛虎的高徒，不過二十多歲，身强力壯，爲首的一個青年，綽號「喪炳」，就算極細的爭執，一言不合，立刻揮拳痛毆，經常打傷人當食生菜，由於他只知打架，不問情由，故有喪炳之稱。偶然喪炳跟三個同門的師兄弟在隣桌食狗肉，飲完一杯又一杯，聽了王隱林這句話，瞪大一雙眼，向王隱林怒目而視，看情形巳經想打，可是王隱林絕不介意，自斟自酌，冷笑一聲，說：「上西關的人都怕梁猛虎，令到他氣焰萬丈，目中無人，簡直是禍不是福，總有一天他給武林高手打到拆骨。」

喪炳忍無可忍，大喝一聲，從椅上跳起，衝向王隱林那邊去，其他三名師兄弟紛紛離座，狗肉寮裏面的食客，早就經常看見功夫佬打架，不以爲奇，只係担心他們用利器搏鬥，殃及池魚，看見情形不對，各自離座，故此僅得王隱林跟童福兩人那張座位照常飲酒。

喪炳疾走到王隱林的劍前，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大聲說道：「你是何方人馬呢？識不識我呢？」

王隱林說：「聽你所言，大概你係病貓梁的門徒了，是也不是呢？」

喪炳更加無法忍受，大喝一聲，說：「我姓何，綽號喪炳，打遍彩虹橋一帶，梁猛虎就係我的師傅，你當衆詆譭他，非打不可！」

喪炳剛剛說完這一句，立刻用右拳由高處劈落，這一招獨劈華山，向王隱林左邊額角以及口鼻之間劈落。

梁猛虎所敎的拳脚俱是硬拳硬馬，如果對方用手招架，喪炳的左拳立刻打出，

跟着施展連環拳，連打六七拳之多，殊不料王隱林早有準備，左手往上迎格，右腳飛起，用腳尖向對方小腹踢去，其實這一招就係撩陰腿，乃係俠家拳腳的毒招之一，出手便踢，腳法快如閃電，如果踢中下體，喪炳一命嗚呼，不過王隱林腳下留情，只係向他的小腹踢去，由於王隱林的一雙腳又快又準，且有內勁，踢中了對方小腹的丹田穴，喪炳渾身發軟，無法站穩，只是吃了一腳，便即向後倒退幾步，撞着狗肉枱，由於那張狗肉枱上面擺了火爐瓦罉，瓦罉之內盛滿了狗肉和狗汁，火光熊熊，由於木枱翻倒，火爐瓦罉以及滾熱的狗肉狗汁一齊倒向喪炳的頭上，喪炳剛剛跌倒，就給火炭狗汁向頭臉潑下，慘呼一聲，立刻倒地昏迷不醒。

他的同行三個師兄弟看在眼裏，猛吃一驚，救人要緊，不敢向王隱林挑戰，合力把喪炳趕快抬到三聖社的梁館用藥施救，而且加醬添油的向梁猛虎說知此事，希望師傅出頭把王隱林打個半死。

當時王隱林踢出那一腳，外邊看來似乎並非很有勁，但因那一腳踢中丹田穴，穴道受傷，大不相同，對方不單是全無力量抵抗，而且無法支持，向後倒退仆倒，就算沒有撞着狗肉枱，他也會受傷，不過他給炭火以及發滾的狗汁淋頭，傷了眼鼻，以至昏迷，那就出乎意外，王隱林自問他並非存心傷害對方，贏了這一仗，不想再留在狗肉寮內，付賬便走。

王隱林回到小北門的武館休息，不必細表。

上西關綽號西關三虎的三個教頭，爲首之人係梁猛虎，名副其實，體重百斤過外，雙臂有毛，目光烱烱，臉上肌肉橫生，拳大如斗，看來確像一頭猛虎，他跟彩虹橋李館的教頭李大魁，帶河基張館的教頭張英豹結義，變成結拜兄弟，更加高傲，他在彩虹橋那邊包庇開烟開賭，以及食狗肉的茶寮，有如土皇帝，從來沒有人斗胆打傷他的門徒，因此之故，他看見喪炳受傷，怒火攻心，先行用跌打藥以及刀傷火燙藥等替喪炳治療，搽食兼施，喪炳甦醒之後，讓他在梁館休息，便即率領幾名兇悍的門徒，身懷武器，殺奔彩虹橋！

未到狗肉寮已經看見李大魁率領五個門徒迎面而來，當時李大魁在賭場睇檔，獲悉此事，故此帶人助陣，準備厮殺，梁猛虎跟他碰頭，第一句就問：「打傷小徒的人你有沒有看見呢？」

李大魁說：「剛才我入城買貨，回到彩虹橋然後知道此事，門徒告訴我，喪炳被一名很少露臉的青年打到重傷，我立刻找他，可惜去遲一步，他已付賬離去，我正在想找你研究如何對付此惡徒，現時碰見你，正好商量一下。」

梁猛虎說：「既然我們都不知道那個青年是誰，索性到那邊問問狗肉寮的酒保，他一定知情，如果他推說不知，連酒保的門牙也打下來。」

李大魁點頭稱善，兩人連同十名英勇的門徒一齊殺奔狗肉寮。

狗肉寮的老板姓何，打躬作揖，笑臉相迎，跟着大聲呼叫，喝令酒保送上狗肉和酒。

梁猛虎說：「何老板，我們並非想飲酒，只是想打架，你立刻講清楚，打傷喪炳的人到了甚麼地方去？」

何才說：「梁師傅，當時有兩個人到來飲酒食狗肉，無意中三言兩語，衝撞令徒喪炳，打傷了他，自知大禍臨頭，立刻付過酒賬，匆匆離去，他臨走時說出姓名，自稱王隱林，係俠家拳腳，在小北門倉前街，開設武館。」

梁猛虎氣得暴跳如雷，說：「他傷了人還敢留下姓名地址，如果我們無法把他打個半死，怎能站得穩呢？」

梁猛虎向李大魁望了一眼，跟着說：「我們立刻到小北門找他！」

李大魁說：「我們不知道王隱林的武功如何，不如多帶幾個人去，最低限度也叫三弟張英豹同行。」

梁猛虎哈哈大笑，說：「我們去收拾一個王隱林，何必要三人同行呢？我的虎形拳，碰頭就打，包管三幾招就把這傢伙打到碌地，事不宜遲，快些到小北門去吧，至於十個門徒，叫他們先回武館，準備酒肉慶功。」

李大魁立刻照做，吩咐各人回去準備酒菜，隨即與梁猛虎到小北門去。

當時小北門係旗下街，有很多滿州人居住，附近的街巷亦係廣東衙門集中之地，如果十多人在大街走動，兇神惡煞似的，可能給官兵纏住盤問，故此，梁猛虎認爲他跟李大魁兩人同行，已經夠了，不必多帶門徒前往。

兩人抵達小北門附近，已經係黃昏日落，遙見王隱林的武館，館口雖細，招牌卻相當大，遠遠望得見，梁猛虎挺一挺腰，向李大魁打個手勢，隨即大踏步向前疾走。

王隱林明知梁猛虎必來尋仇，早有準備，門徒二十人分別在演武廳兩邊站定，如果對方率領多人到來，那些人便一齊出擊，反之，只是站着觀看陣容相當強盛。

梁猛虎昂然闖入，李大魁緊隨在後，到了演武廳前的天階，梁猛虎站定腳步，向大堂當中的人喝問：「你就是王隱林嗎？」

王隱林行前一步，說：「王隱林就是我，從來沒有仇人，如果有人前來尋仇，必係梁猛虎。」

梁猛虎說：「王隱林，你既然知道我是梁猛虎，當然懂得我想跟你打架，不必多講，放馬過來。」

王隱林說：「梁猛虎，我還沒有跟你過招之前，先行對你說，你跟李大魁張英豹稱做西關三虎，縱容門徒恃強凌弱，我實在看不過眼，今日在彩虹橋狗肉寮擊敗你的門徒，這是他咎由自取，與我無關，如果你們兩人立刻改過，痛改前非，我們不單是不會敵對，而且變成朋友，你的意下如何呢？」

梁猛虎大喝一聲：「王隱林，要打就打，何必多講？看招！」

梁猛虎不管跟任何人搏鬥，俱是搶攻，那天他亦無例外，講完這句話，便即以猛虎下山一招向王隱林衝出，右拳向王隱林當胸打出，還沒有收拳，左拳便即進馬出擊，向王隱林左邊的臉孔仰攻，連發兩招，合稱：「猛虎下山」，只係算作一招，由於梁猛虎的拳頭特別粗壯，雙臂如鐵

，硬拳硬馬當中，確有資格稱霸，拳風虎虎，有如猛虎下山。

他以爲王隱林無論如何並非敵手，殊不料王隱林的俠豪拳腳，加上白鶴拳，以柔制剛，突然側身卸馬，閃過左方，梁猛虎左右兩拳落空，立刻轉馬，一個車身，跟着大鵬展翼，左右兩個橫拳向王隱林攔腰劈去。

王隱林眼明手快，避過他左邊打向右邊的一拳，至於他的右拳，向橫打出，王隱林突然施展「橫江截壩」這一招，右手握拳，伸高少許，擋住對方的橫拳，左拳疾忙劈在對方左踭之上，辟拍一聲，梁猛虎右手脫臼，無法再戰，忍痛負傷跳出圈子外邊，一聲不响，看來他已受傷。

李大魁有些機智，先看梁猛虎跟王隱林過招，然後出擊，突然發覺王隱林如此輕易就打傷梁猛虎，自己單拳出擊，當然不是對手，按住怒火，扶着梁猛虎狼狽而逃，王隱林並沒有追逐。

李大魁將梁猛虎扶到彩虹橋自己的武館，立刻叫門徒到帶河基旅館找張英豹三弟到來計議此事，跟着用藥敷治，並且先替梁猛虎駁回手踭脫臼之處，免得傷上加傷。

張英豹的左右兩個手掌特別厚，日夜打沙包，硬如銅鐵，綽號黑豹掌，在西關角早已稱做一方之霸，他突然聽到梁猛虎敗在王隱林的手上，猛吃一驚，急急忙忙趕到彩虹橋李館。

李大魁先行讓他坐下，然後將王隱林先後擊敗喪炳與梁猛虎的事情相告，張英豹聽了非常震怒，大聲說：「大哥，我們三兄弟威名遠播，綽號西關三虎，這次二哥戰敗，會影响我們的聲譽，再者，我們已經立下毒誓，同生共死，此仇必報。」

李大魁說：「當時我在王隱林館中看到他跟二哥過招的情形，根本二哥的虎形拳極有份量，如果他吃了一拳，起碼有五六條肋骨折斷，但因二哥連發幾招，他都避過，突然施展一些古怪的招式，竟把二哥手踭打到脫臼，因爲他的招式新奇，未能摸清楚他的底蘊，不宜跟他硬碰硬的過招，否則，萬一我們兩人先後打輸，那就更糟，故此，當時我忍住氣扶二哥回來治傷，再行商量對策。」

張英豹氣憤憤的說：「不管他怎樣厲害，我一定要跟他硬碰硬的打一場，看看我的黑豹掌是否有了對手。」

李大魁說：「三弟，就算你單獨向王隱林挑戰，仍是沒有把握把他擊敗，要就出手毒辣，想個辦法把他活活的打死。」

張英豹心上一動，說：「大哥，你有甚麼妙計可以把他殺掉呢？」

李大魁說：「剛才王隱林說過，如果我們痛改前非，他就化敵爲友，各有各搵食，既然局勢拉得這樣緊，我們單人匹馬沒有把握打贏他，索性用伏兵跟他拚個你死我活，並非用拳交手，而是兵器，看來他有三頭六臂，亦插翼難飛。」

跟着他講述如何誘殺王隱林，張英豹聽了，喜出望外，說：「此計妙極，立刻依計行事。」

王隱林擊敗了梁猛虎，日夜提防，兩日之內，對方沒有動靜，料不到第三天早上，有一名清秀的少年拜訪，送上一張名片，寫着李大魁張英豹敬約，這個青年自稱係李館的門徒，師傅叫他口述，因爲前日梁猛虎傷後痛改前非，想跟王師傅化敵爲友，今晚在泮塘酒家設宴欵待，請王師傅駕臨。

王隱林聽了，毫不思索說：「請你回報師傅，黃昏的一段時間，我就赴約。」

清秀少年拱手道謝，轉身離去。

王隱林的幾個門徒在旁看見，齊聲勸告，馬洪說：「師傅，古語有云，宴無可宴，會無可會，李大魁與張英豹突然設宴欵待，師傅隻身前往，萬一有詐，後悔已遲，還請三思而行。」

王隱林笑了笑，說：「賢徒放心，我當然知道對方必有陰謀，不過，梁猛虎徒具外型，虛有其表，他給我一拳擊倒，照情形看，李大魁張英豹亦非武林的高手，我有辦法應付他們，今晚這一戰對我十分重要，如果我連敗西關三虎，就會典定我在武林中的地位，同時使惡霸不敢繼續欺負良民，橫行無忌，值得拚一拚。」

既然他說得如此有把握，幾個門徒不敢再說半句。當日黃昏時分，王隱林暗藏雙鞭，單獨一人走向西關，從三聖社轉入逢源北，再到泮塘那邊。

斜陽如血，照在一間酒樓的屋瓦之上，隱隱透着殺機，那間酒家門外站着兩個彪形大漢，一人係那天伴着梁猛虎進來尋仇的教頭李魁，另外一人並不認識，此人豹頭虎腰，非常凶悍料想一定是張英豹。

李大魁看見王隱林走近，冷笑一聲，說：「王隱林，你以爲我們眞的請你飲酒嗎？」

王隱林微微一笑，說道：「我早已知道你們不懷好意了，不過我有胆到來，你們仍非我的敵手，有何絕招，請即施展出來。」

李大魁聽了大喝一聲，跟張英豹一齊拔出刀來，有二十名門徒分別在橫街窄巷躲着，那時聽到喊打喊殺之聲，各執單刀鐵尺，飛奔過來。

他們料不到王隱林雙鞭藏在背後，雖然兩手空空，頭部稍爲俯低一點，已經左右兩手拔出鞭來，先發制人，快如閃電，對方剛剛亮刀，他的雙鞭已經分別向左右兩方劈下，李大魁和張英豹的大刀還沒有機會向王隱林砍劈，雙鞭已到，砰嘭一聲，兩人前鋒手一齊給銅鞭劈斷，痛澈心肺，刀也脫手而飛，由於劇痛影响，兩人無法再鬥，急忙退馬，伏兵也不敢迎擊，只是施救師傅，再者，二十多名門徒看見王隱林第一招就把兩個師傅打傷，自問鬥不過他，故此不敢迎戰。

王隱林笑哈哈的說：「李大魁，張英豹，你們只係病貓，不必傳授武林，返鄉耕田好些！」

王隱林說完，轉身就走，雙鞭握在手中，門徒不敢追上。

過了兩天，李大魁、梁猛虎、張英豹三人果然拆下武館的招牌，離開廣州。

王隱林經此一戰英名遠播，正如他預料的情況一樣，就此典定武林的地位。後來他在河南海幢寺前擺擂台，向各路英雄挑戰，三個月內擊敗一百零八名好漢，那時才顯出他的眞本領來，各路人馬尊稱他做廣東十虎之首，確係名符其實。（完）

三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名花，寶典，擷天星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赤心與翟天星前赴吳縣找公孫巧，兩人到達後，他見公孫巧的屋子四周密封，全無門窗，宛如一座墳墓，他們繞屋一匝，始終不得其門而入。正在為難之際，驀見一農夫送來一面鐵牌，說是公孫巧臨終前遺下這鐵牌，托交杜赤心的，杜接過一看，只見牌上刻一「離」字，也不明白所以，但翟天星却悟出「離」乃八卦之一，於是便將該鐵牌在牆上隱現的綫條顯出「離」卦卦象的「中虛」處一放，該牆竟自動洞開一門，兩人隨即進去，登堂入室，見到一靈堂的石棺上，寫有「杜赤心之靈」，翟天星猜測可能是公孫巧建這屋誘敵報仇……

懸壺為濟世　何必爭虛名

翟天星道：「杜赤心，你一定是好事多為，公孫巧為你造了一個生靈膜拜！」

杜赤心滿腹驚疑，道．「我與他並無瓜葛……我只不過請他建造一間小樓！」

翟天星厲聲地道：「又是為了你的夫人？」

杜赤心垂頭不語，半晌才道：「他為了看看我的夫人……竟然把建樓的工作拖延……」

「那麼你殺了他？」

「不，我只是……」

「下毒？」

「不……我只是……」

「快說，杜赤心，你為了別人多看你夫人一眼，又下了什麼毒手？」

「我迫他……我迫他自宮！這是對付好色之徒，最好的方法！」

翟天星倒抽了一口涼氣！這杜赤心果眞是天下第一奇妒的男人！

翟天星道：「杜赤心，你為了你的夫人，惡事做盡，你究竟有沒有想過值不值得？」

杜赤心毫無考慮地道：「為了她，我什麼事也認為值得！」杜赤心眼中充滿了火焰，妒忌的火焰。

翟天星道：「我早已知道，你正在利用我！」

「不，我只希望翟大俠能送我往挾魂谷。」

「然後又用什麼方法對付我？」

「翟大俠宅心仁厚，小弟那會有什麼歪想？我只希望以翟大俠的名聲，打動野扁鵲的心，醫治我妻子的面頰！」

「杜赤心，你親手把夫人毀容，為何竟又要醫治她？」

「我——我沒有……」杜赤心聲音哽咽，滿懷悲憤，一時之間，竟然不能說下去。

「杜赤心，一個人太過多情並不是好事！」

多情最是無情。

杜赤心究竟是個多情種子，還是個寡

情之輩？

翟天星見他垂首不語，再厲聲道：「杜赤心，你陷害的人實在太多了，這筆賬我一定和你算的！不過，而今我們身困此無門之屋，沒有時間與你理論！」

杜赤心仍是哽咽道：「翟大俠，如果我妻子雙頰治好之後，我一定會自行了斷，為了她，我日夜寢食不安，對這種滋味，我已嚐夠了。」

情之為物，是甜是苦，相信杜赤心早已嚐透了。

杜赤心走上前去，撫着石棺道：「將來，我會躺在這石棺之內，讓公孫巧死也瞑目！」

翟天星再不理會他，自行在靈堂之內四周細看。

杜赤心呆對石棺一會，慢慢的走到靈堂內一張椅子之前坐下。

當他剛坐在椅上，突然「嗤嗤」之聲，不絕于耳。

翟天星耳目極靈，喊道：「伏下！」

杜赤心立刻伏在地上，只見半空中幾十種不同的暗器，有長箭、袖箭、鏢、鐵蓮子、飛刀、鐵菩提、飛蝗石、飛針……從四方八面的牆壁飛下。

翟天星伏在地上，心想：「公孫巧為了報仇，安排倒也巧妙！」

過了一炷香的時間，那些暗器才停下來。

翟天星慢慢站起來，只見杜赤心仍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有如一隻挾尾而逃的鬥敗的野狗。

翟天星也不理會他，慢慢的走出靈堂，這時火摺子已熄滅，室內只有一片暗晦而陰森的藍光。

杜赤心見暗器已停，翟天星已往外走，他立刻隨着。

翟天星道：「小心！這裏一定是機關密佈。」

出了靈堂又是一條短廊，行了幾步，便是盡頭，他們只好回身，轉向別處，走了幾處，全是狹窄的短廊。

翟天星道：「還是先回靈堂！」

他們循着原路，逕往靈堂，可是，走了幾轉，仍是身處那些短廊之中，竟然找不着往靈堂之道。

翟天星頓時明白，這是一個小小的迷宮！

他燃着了第二枝火摺子，只見短廊處處，有些地方還安裝了鏡子，鏡裏有廊，廊內有鏡，更是縱錯，彷有千萬條廊在眼前晃動！

走在鏡前，更有千萬個翟天星，千萬個杜赤心，只要他們一舉手，鏡裏立時有千萬人同時舉手，使他們眼花繚亂，不知所謂。

杜赤心嘆息一聲道：「這是個什麼鬼地方？」

翟天星道：「不要動！公孫巧利用八卦而裝配了開這無門之屋的匙孔，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十分精通五行八卦之道，這小小迷宮一定是依照五行八卦而建的！」

杜赤心道：「五行八卦，是根據相生相尅的道理，五行中金木水火土，互生互尅！」

翟天星道：「八卦生自四象，四象生自兩儀，兩儀生自太極！」

杜赤心是醫學之人，對五行相生相尅的道理瞭然於胸，而翟天星的武功淵博沓雜，對八卦的變化也十分明白，兩人互相參詳引證，慢慢的在短廊中摸索。

可是，過了半天，仍是回到原處。

杜赤心十分焦急。

翟天星道：「看來公孫巧並不是依照五行八卦而建成此迷宮，還有其他什麼辦法？」

杜赤心想起在這無門之屋已困了很多時候，十分不耐煩，而且心中十分牽掛在旅店中的妻子，想到他的妻子，他越發激動，突然，他用力向牆壁一踢。

一踢之下，又有「嘶嘶」之聲。

他們連忙伏下，可是四面的牆壁却無暗器射出，但「嘶嘶」之聲仍不絕于耳。

這時，翟天星已嗅到一些氣味！

杜赤心道：「這是什麼味道？好香——好香……」

翟天星急道：「快閉氣！」說完之後，他已坐在地上，運氣調息，杜赤心也依着坐在他身旁。

翟天星眼觀鼻，鼻觀心，意守丹田，腦海一片清明，了無雜念。

過了一會，嘶嘶之聲已停止。

翟天星仍不敢呼吸，只是挺腰打坐，希望暫時可以不受這香味的毒氣侵入。

杜赤心功力與翟天星距離何止百倍，早已受不住毒氣攻心，倒在地上！

翟天星連忙點了他幾處穴道。

忽然，在燐燐藍光中，鏡子上出現了幾個朦朧的影像，漸漸那影像比較清晰！

鏡內竟是無數的裸女！

那些裸女，貌如西子，肌膚雪白，在他的面前不停地晃動，乳波臀浪，使人目不暇給。

翟天星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但他也是血肉之軀，立時有了反感。

心猿意馬，幾不可持！

那些裸女緩緩地向着他而來，翟天星忍不住雙手高舉，迎着那些快要送抱投懷的裸女！

可是，眼看裸女們快要到跟前，立刻便消失！

翟天星立時警覺，這是幻象，毒氣帶來的幻象！

這些幻象足以使人瘋狂，幸好他的武功根基穩固，一時不能自持只不過是在無防備之下的疏忽，他舉起的雙手並沒有放下，頓時，他雙掌凝空一擊，前面的鏡子紛紛碎下，前面的幻象又已不復再見！

杜赤心似乎已吸入了相當多的毒氣，身子蜷縮着，頭部頂在地上。

翟天星看着他，突然悟到一些什麼似的，自言自語地道：「公孫巧對五行八卦那麼熟悉，這迷宮一定是依照五行八卦之道而建，況且，他立志報仇，一定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因為自己最明白的東西才會萬無一失！」

他立刻抱起杜赤心，倒退五步，又再向左行前三步。

本來，依照五行八卦之道，他是應該向前行五步，向右行三步，而今，他用倒行之法，把五行八卦之道，反其道而行。

走了半盞茶時候，竟然看見了靈堂進

口，翟天星看見杜赤心倒頭伏地，這個「倒」字使他參透了公孫巧的妙着！

進入靈堂，打開了杜赤心的穴道，杜赤心已慢慢甦醒過來！

杜赤心茫然道：「我們在那裏？」

翟天星噓了口氣道：「我們終於回到這裏！」

杜赤心伸了一個懶腰，道：「快離開這裏！」

他們立刻退出靈堂，從來路往那幅進口磚牆，那磚牆早已退回原位，那裏再有出口，他們用力敲着，這幅牆上既無橫綫，又無隙罅，牆聲又是十分沉實，一定是一幅無法擊破的磚牆。

「怎辦？」杜赤心問。

「回到靈堂看看！」

再進靈堂，其實他們早已在靈堂內看遍，除了遍地是暗器之外，還有什麼新發現？

杜赤心道：「我們每一角落也看過，只有一處地方還沒有！」

翟天星道：「是石棺！」

杜赤心道：「對！」他立時跑過去，用力推開石棺的石蓋！

石棺之內，竟有一具屍體！

杜赤心道：「公孫巧！」

翟天星連忙上前，只見棺內躺着一具半腐的屍體，發出異常難聞的氣味！

翟天星道：「快蓋上！」

杜赤心道：「這味道十分怪異，却與剛才的毒氣不同，難道又是什麼玄虛？」

翟天星嗅着味道，說道：「好像是枯井的味道！」

杜赤心也深深一吸，道：「對！是枯井的氣味！」

翟天星忙伸手往懷裏一探，可是，什麼也探不到。

杜赤心問道：「你要找什麼？」

「火摺子！你有沒有？」

「有！」他從懷裏把火摺子拿出來，正想燃着。

翟天星道：「千萬不要燃着，這是我們唯一救命的救星！」

杜赤心問：「有什麼用？」

翟天星道：「你先把那椅子放在牆邊，遠離石棺。」杜赤心依言，小心翼翼地把椅子搬開。

翟天星走到另一椅子旁，道：「先伏下！」

他輕輕一推那椅子，又是一陣暗器亂飛。

當暗器停下，翟天星才把椅子搬往牆邊，然後，他在地上把那紙人的紙張撕下幾塊，用手把紙塊搓成紙條。

杜赤心看着他一舉一動，並不明白他在弄什麼。

翟天星道：「這枯井的氣味是可以燃着的！我用這紙條作引子，移開石蓋少許，引火燃着那氣體，石棺十分重而堅固，如果我們好運，棺內氣體充足，那麼，石棺便會爆開，也同時炸開這無門之屋！」

到此，杜赤心不得不佩服翟天星的才智與見識。

翟天星把紙條放進石蓋之內，道：「你先在椅後躲着，如果爆炸力大，屋子可以炸毀，連我們也屍骨無存！」

杜赤心連忙躲在椅後，翟天星燃着了火摺子，看清楚附近一切，和那椅子的位置之後，便引着了那紙條。

紙條一着，他便縱身一躍，落在椅子之後。

火光慢慢地燃着引子。

突然，火光一滅，跟着是驚天動地的巨响！

隆隆聲中，灰飛烟滅，兩人耳根轟轟，火光一閃，無門之屋，立時變了一個頹垣敗瓦的廢墟！

兩人伏在椅背一會，當一切靜寂下來時，才慢慢從椅後爬出來。

他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不住哈哈大笑。

原來兩人面部黝黑，彷似玄壇灶君。

他們也不敢再躭擱，幸好那兩匹馬離屋子相當遙遠，雖然被爆炸聲驚嚇，仍可以作回城之用！

入城之前，在小溪中洗去面上黑灰，否則一進入城，便會被人誤認爲强徒或是妖怪！

回到旅店，已是翌日清晨。

杜赤心急不及待的走入店中，去看看自己的妻子。

翟天星坐在堂中，要了一些小點，呷着清茶，可是一口茶仍未呷完，便聽到杜赤心大聲叫道：「我的妻子不見了！」

翟天星心中大不爲然，不知道這杜赤心又爲什麼大驚小怪！

杜赤心已奔下樓，氣急敗壞地道：「她失踪了！」

翟天星正要開心問個究竟，那店中掌櫃已趨前道：「兩位大爺，稍安無躁！」

杜赤心道：「我的妻子去了那裏？」

掌櫃道：「她……她……」

杜赤心一手揪住他的胸膛，道：「她怎樣？有人擄了她去？」

掌櫃惶恐地道：「她……她……」

翟天星急道：「你先放下他，讓他細說！」

掌櫃道：「有位客官來接了她去！」

杜赤心又張牙舞爪地道：「是誰？」

掌櫃道：「我不知道，他們好像是認識的！」

杜赤心又想揪起掌櫃，翟天星連忙接口道：「那人究竟是誰？」

杜赤心插口道：「爲什麼你不阻止他們？」

掌櫃道：「我有什麼辦法阻止他們？而且他們是言笑晏晏而去的！」

杜赤心被他氣得臉如土色，又想拔出佩劍。

翟天星道：「那人是什麼模樣？」

掌櫃退後兩步，道：「是俠客的打扮，而且已付了房租，我只好讓他們走。」

翟天星道：「你認爲是什麼人把她帶走？」

杜赤心雙頰火紅，道：「一定是個無賴！」

掌櫃道：「他們出門之前，我聽到他們說話！」

杜赤心道：「說什麼？」

掌櫃遠：「尊夫人稱他爲風大哥，要去什麼谷的！」

「風大哥？」

「風滿樓？」

掌櫃又道：「他們向着渡頭而去！」

杜赤心拉着翟天星道：「快追！」

出了店門，杜赤心身如疾矢離弓，直奔渡頭，翟天星見他怒火攻心，也不多言，隨後而去。

這渡頭位於長江中游，是上下游交滙之處，無論東往下游，還是西上三峽，都要在此乘船，船分二類，往下游的船隻，船身闊大，裝飾輝煌，但是，西上三峽的船隻，全是狹長而船身簡陋，因爲長江三峽，水流湍急，是天下聞名的險渡之一。

杜赤心聽到風滿樓帶走了他的妻子，心內妒火中燒，全無分寸，在渡頭上大叫：「船家，船家！」

這時已是午牌時分，渡頭上熙來攘往，船家們都在埋頭苦幹，預備一切啓碇前的工作，尤其是往三峽的船隻，更要小心檢查，多備繩索竹篙之類的工具，那裏會有人理會這狂叫的怒漢。

翟天星走近杜赤心身旁，道：「你這樣煩躁，於事無補，這又何必？」

杜赤心道：「風滿樓那斯，帶了我的妻子，一定不懷好意，我們要立刻追到他們！」

翟天星道：「隨我來！」

二人走往停泊渡船之處，翟天星找着一個船家問道：「船家，可否載我們上三峽？」

那船家打量他們一會，道：「客官，對不起！」

杜赤心道：「爲什麼？你要多少銀兩我也可以付給你！開船吧！」

船家道：「你給我多少銀兩也沒有用，因爲一年之中，三峽流水兇險便是這個時候！」

他們一連問了幾個船家，也是無人願意前往，正在徬徨之際，忽有兩人前來。

這兩人皮膚黝黑，但並不是舟子、漁夫打扮，一個是藍布勁裝，另一個却是穿着淡青長袍。

二人同時拱手問道：「閣下可是翟大俠？」

翟天星有點愕然，道：「兩位——」

藍衣人道：「翟大俠，在下是潛鯨幫中游巡使張翼！」

青袍人道：「在下虎鯊幫中游巡使許諾！」

翟天星道：「二位——」

張翼道：「敝幫幫主昨日才得知翟大俠到了此地，立即派在下迎接！」

許諾道：「敝幫幫主也派在下爲翟大俠接風，可惜昨日到客店之時，大俠又不在！」

翟天星道：「潛鯨幫幫主錢浪，虎鯊幫幫主麥擎可好？他們又如何得知我到了這裏？」

張翼道：「幫主自得大俠恩典，一直掛懷，命在下迎翟大俠回幫一聚！」

許諾道：「而今我們虎鯊與潛鯨，已成兄弟之幫，大俠對敝幫恩如日月……」

翟天星想起兩年之前，把這長江兩大幫派懾服，想不到這兩幫幫主對自己念念不忘，這兩幫是長江中最大幫派，以前是刦船盜寶的强盜，而且兩幫世仇，幸得翟天星從中調解，曉以大義，而今已成爲長江中俠義之幫，這年來長江太平清泰，全是兩幫合力之功！

杜赤心站在一旁，已按捺不住道：「我們想上三峽！」

翟天星接問道：「兩位不知能否載我們去？」

兩人似乎面有難色，頓了半晌，張翼道：「幫主本來想請翟大俠回幫……」

許諾道：「既然翟大俠有要事，我們一定效勞，請隨我們來，不過——」

杜赤心道：「兩位，我們到了巫峽之後，辦了要事，翟大俠一定會到你們幫裏去！」

張翼與許諾見他如此催促，望望翟天星，也不再多言，立即帶了他們前去。

兩人都是江中游巡使，所用之船當然比一船渡般不同。船身十分堅固，而且設備相當齊全。

他們四人下了船，船夫便立刻解纜而去。

張翼道：「不知兩位往巫峽爲何？」

翟天星道：「找一位朋友！」

許諾問道：「在巫峽什麼地方？」

杜赤心道：「挾魂谷！」

張翼與許諾齊道：「是找生扁鵲戴大夫？」

杜赤心道：「是！」

張翼道：「戴大夫對我們幫中兄弟也十分照顧，不過，他近年來似乎不願再見一般人了！」

許諾道：「翟大俠又不是一般人！」

張翼道：「那當然！」

江中大小船隻，見到他們是游巡使之船，紛紛讓開，翟天星看見他們並不是懷有懼意而讓路，知道自己年前調解之功並沒有白費，兩幫眞正成爲長江令人敬重的幫會。

杜赤心道：「兩位游巡使，不知你們有沒有見過兩人昨天上三峽？」

張翼道：「什麼人？」

杜赤心道：「一男一女，女的是戴笠蒙面！」

張翼想了一會，道：「似乎沒有！」

許諾道：「我也沒有見過！不過，我可以替你們問一問，如果他們上三峽，一定有人見過！」

兩人吩咐船夫，向江中大小船隻詢問，可是，問了半天，仍然沒有結果。

杜赤心恨道：「那麼又不知弄什麼玄虛！」

翟天星道：「如果不乘船，可否往三峽？」

許諾道：「陸路也可以，不過，時日要更多！」

翟天星道：「這樣看來他們可能走陸路了！」

杜赤心道：「我們上去追他們吧！」

翟天星道：「不，我們乘船，一定比他們快！」

杜赤心心中老大不願，但經過張翼與許諾解釋，杜赤心才安靜下來。

舟子越是西去，水流越是湍急，但巡使之船，在逆水中仍是疾馳而往。

過了兩天，江面也越來越狹窄，水流更是湍急，間中有些急漩，幸好負責把舵的船夫，身手敏捷，船身雖有動盪，仍算

十分平穩。

再過兩天，江面更狹，而且江上很少船隻出現，只有間中一兩艘小船，順水而下。

他們在船中飲酒聊天，翟天星也覺得十分稱心，眼看水流急瀉，江鳥低飛，使人身心舒泰。

可是，杜赤心却是寢食不安，時而望天，時而望水，喃喃自語，翟天星見怪不怪，知他生性奇妒，記掛着妻子，而且心中不斷向壞的方面推想，更是精神恍惚，不斷催問張翼與許諾什麼時候才到巫峽。

張翼道：「我們快到西陵峽，過了西陵峽便是巫峽！不過，你一定要心平氣和，多吃點東西，才有氣力跟江水搏鬥！」

杜赤心道：「搏鬥？」

許諾道：「是的，幸好我們目的地是巫峽，如果是上瞿塘峽，可能去不到！」

翟天星道：「這個時候水勢最大，據說要人在岸上拉船才可以上瞿塘峽的！」

張翼道：「不過，你們盡可放心，我們對這峽谷十分稔熟，一定可以上到巫峽的！」

過了兩天，已到了西陵峽，江水有如萬馬奔騰，兩個把舟的船家，用長竹篙撐着水面，舟子慢慢在逆流中而上，船身激起浪花，十分壯觀。

江面十分狹窄，幾乎只可容一船而過。忽然，兩個船家大嚷：「張游巡使，許游巡使！」

兩人立刻走出船艙，只見船巳入一狹道。

這地方正是西陵峽轉入巫峽之處，水道只可容一船而過，兩個船夫用手拉着山邊垂下的蔓籐，但船身似乎敵不過水流的力量。

張翼與許諾立刻伸手拉籐，船才慢慢在逆流中移動，可是移了兩尺，却退後了三尺。

兩旁山石遮着江面，有如刀削斧砍的怪石，伸出江面，上面只見一綫天！

翟天星與杜赤心巳走出船艙，這時，船身動盪不已，快要被江水沖去。

翟天星一躍至張翼與許諾身畔，伸手搭着他們雙肩，內力運轉。

張翼與許諾，立時氣力陡增，同時，翟天星使了「千斤墜」，船身頓穩，再加上杜赤心也帮忙拉着樹籐，舟子才緩緩前進。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合六人之力，舟子才過了那個險道。

江水仍是滔天長注，幸好江面巳曠闊，船夫把舟子挨近岸邊，六人才鬆了一口氣。

張翼拱手道：「幸得翟大俠鼎力相助，才路過此險谷，否則……」

許諾道：「翟大俠，我聽帮主說過，內力可以轉投他人之體，今日才眞正大開眼界！」

翟天星過谷之時，手搭他們二人雙肩，使的是天星掌中的「五氣朝星」，能把本身內力，注入兩人任督二脈，使他們血氣從肩穴傳入丹田，氣力自然頓生，這種內力，不單使他們發出力量，而且使他們血氣運行，日後受用不盡。

船家把舟子泊在岸邊，道：「這便是巫峽入口之處，兩位可循山路直上，便是挾魂谷！」

杜赤心雖是滿頭大汗，也急不及待道：「我們立刻上挾魂谷！」

翟天星與二人話別，二人又再度邀請他辦完了事，一定要往滑鯨虎鯊二帮與帮主聚舊。

他們上了山畔，只有一條十分陡斜小徑，行了半個時辰，却見一個深谷。

深谷之上，本有一條籐橋，可是，而今籐橋巳斷，無路可行。

他們俯望山谷，只見霧靄飄忽，深未見底。

翟天星踢下一塊石頭，看看谷底究竟有多深，石塊墮下，半晌才有回聲，看來這深谷一定是個萬丈深淵。

杜天星急道：「如何過去？」

翟天星道：「只有一法！」

杜赤心道：「如何？」

翟天星道：「攀籐盪過去，不過如果稍一不愼，便會墮下深谷，屍骨無存。」

杜赤心看看深谷，有些怯意，但一想到妻子，尤其是她身畔還有一個風滿樓，立時勇氣大增，道：「好！」

「死也不怕？」

「爲了天姿，死又何妨？」

翟天星不禁嘆了口氣，心想：「這杜赤心，既愛妻子，却又要毁妻之容，不知他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

翟天意又忽然了解到，情之爲物，當局者迷，局外人又何以了解此般心意。

深谷難渡，情關更是難渡！

這個深谷難不到翟天星，他首先叫杜赤心攀籐一盪，跟着發勁一推，自己再隨身再盪。

兩人巳在谷中上空，翟天星後發而先至，借着杜赤心後推之力，一手拉着另一根懸空之蔓籐，再借勁一拉，把杜赤心拉了過來，蔓籐被這一拉一扯之力，再盪向對山。

如此攀了三根蔓籐，兩人巳越過了深谷。

杜赤心穩身之後，才翹首回望，一種寒意才從心底冒起，雙腿也不禁發軟。

上了陡坡，只見遠處有一涼亭，亭中站着兩人。

依稀可見，其中一人頭戴竹笠，彷似郭天姿。

杜赤心一見郭天姿，巳忘記一切，立時奔向涼亭，翟天星也只好隨着而去。

頭戴竹笠的果然是郭天姿。

不用說，她身旁的一定是嶺北鏢局的少主人風滿樓！

「夫人，他……」杜赤心未至涼亭，巳是按捺不住心中怒火，厲聲喝問。

「噢，赤心，果然是你！」郭天姿道。「這位是風少爺，他帶我從山道趕來挾魂谷！」

杜赤心怒道：「你這淫徒，竟敢拐帶我妻子！」

風滿樓身高七尺，丰神俊朗，一身紫紅勁裝，玉樹臨風，端的是俗世佳公子！

杜赤心雖是惡言相向，但他仍一派儒俠風範，朗聲道：「杜公子切勿誤會，尊夫人面頰突然痛楚不堪，我剛巧到了大風渡，遇到尊夫人要上挾魂谷，無論江湖義氣，

朋友之情，我也是義不容辭！」

杜赤心臉頰赤紅，頭筋暴現，怒不可遏道：「你這厮如此好心……」

話猶未畢，已欺身而上，雙掌同時發出，虎虎生風，直擊風滿樓上中二路。

風滿樓側身迴避，卸身再閃，已閃開他的雙掌。杜赤心見兩掌落空，突改掌爲爪，雙爪如兀鷹攫兔，直取風滿樓雙目。

風滿樓昂首一避，一個「風捲雲急」，翻身暴退，直退七丈，杜赤心連攻幾招，俱是無功，但他並不罷手，聳身再攻，連發八招，仍是無法傷及風滿樓。

郭天姿急道：「赤心，風少爺一片好心……」

杜赤心道：「這厮也會有好心腸……」他一邊說一邊發招，瞬間又發十二招。

風滿樓仍是不斷閃避，並無還手。

翟天星在旁觀看，知道風滿樓的武功，不知高出多少倍，只要他還招，杜赤心一定慘敗收場！

郭天姿突然捧面哭道：「我的臉，我臉的……」

杜赤心聽得郭天姿哭泣，連忙停手回身，跑近郭天姿身畔，柔聲道：「你覺得怎樣？」

郭天姿道：「我的臉有如……如火炙一般……」

風滿樓略整衣衫道：「你還是快護送尊夫人上挾魂谷找生扁鵲，否則時日拖延，無法治好！」

杜赤心怒目而視，但嬌妻伏在肩上，無法再上。

風滿樓拱手道：「這位一定是翟天星翟大俠，多謝你護送他賢伉儷上挾魂谷，後會有期！」

翟天星聽了此語，覺得十分愕然，但一時又想不到這話的意思，風滿樓語聲甫畢，巳是飄身而去。

郭天姿哭聲更爲厲害，斷斷續續道：「我的臉……我的臉一定……赤心，你讓我跳下這挾魂谷！」

杜赤心柔聲安慰道：「天姿，天姿，我一定要懇求生扁鵲，把你美麗的臉龐治好，比以前更美！」

他們不再言語，沿着一條羊腸小徑而去。

轉了兩個山坡，忽聞一陣哭聲。

發出哭聲的是一個婦人，她手抱一孩提，那小孩似乎有病，伏在母親懷中。

翟天星走近一看，只見那孩提頭大如斗，有氣無力的伏在母親肩上，一雙無神眼睛，怔怔望着翟天星。

「這位大嫂……」

「公子，我是往挾魂谷找戴大夫，但在山頭迷路，不知公子能否帶我前往？」

翟天星道：「這孩子……」

婦人泣道：「我的孩子患了這個大頭怪病，看了幾百個大夫，也不中用，有人告訴我，只有生扁鵲戴大夫才可以把他治好！」

翟天星道：「剛巧我們也去挾魂谷，一起走吧！」

婦人道：「不過，生扁鵲戴大夫不是輕易見人的，我想……我這……這苦命的孩子……」

杜赤心夫婦巳趕近，道：「這位翟大俠，名滿江湖，他一定會爲你說好話！」

婦人忙斂衽道：「大俠救救孩子！」

翟天星道：「大嫂不用多禮！」

他們走了半個時辰，終於看見一列茅舍。郭天姿道：「那些茅舍便是生扁鵲的隱居茅廬！」

杜赤心扶着郭天姿，奮力奔至茅舍之前。

一個道童打扮的小童迎了過來，合掌道：「幾位光臨挾魂谷，如要喝茶，小子也可効勞！」

杜赤心搖頭道：「不，我們要見戴大夫！」

「我的師傅不再見人！」

杜赤心道：「不過我是找他看病！」

道童道：「看病的更不要見！」

杜赤心道：「我一定要見到他！」

婦人哭道：「小師傅，求你師傅救救我的孩子！」

杜赤心巳不再理會道童，抱起郭天姿，直奔茅舍。

那道童連忙追趕，並大聲叫道：「公子，師傅不再見人，你跑進去也沒用！」

翟天星扶着孩子和婦人，向着茅舍而去。

那道童邊追邊嚷巳驚動了屋中老人。

那老人頭戴高冠，手持羽扇，從茅舍中步出，道：「承塵，爲何大叫大嚷！」

道童承塵道：「師傅，這幾位……」

杜赤心巳急不及待道：「戴大夫，在下杜赤心，請大夫爲賤內治臉頰之傷！」

婦人也奔前而來，道：「大夫，救救我的孩子！」

生扁鵲戴符銘捋鬚道：「不醫，不醫，什麼人也不醫，你們立刻下山罷！」

那婦人聽得此言，淚如雨下，立刻抱着那頭大如斗的孩子，跪在戴符銘跟前。

杜赤心也同時跪下，想不到杜赤心一生奇妒，但愛妻之情却是出人意表。

戴符銘道：「承塵，跟我回去！」

翟天星見此，連忙道：「兩位不要再懇求，還是找野華陀吧！他根本不能爲你治病。」

此言一出，杜赤心與婦人俱大感意外，連戴符銘也立刻轉過身來，道：「野華陀有本領治好他們？」

翟天星道：「當然，有誰不知野華陀的醫術比你高明何止萬倍。」

戴符銘拈鬚微笑道：「老夫生平治人無數，野華陀是何物，竟與老夫相比。」

杜赤心接口道：「賤內正是野華陀的女兒？」

戴符銘道：「是郭老頭的女兒，更是不醫。」

翟天星急忙插口道：「我親眼見野華陀一夜便治好一場瘟疫，你比得上他？」

戴符銘道：「你不必用激將之計，醫術千古事，唯有寸心知，承塵，陪我回舍去。」

那婦人抱着孩提不斷地叩頭，可是，戴符銘却完全無動於衷，轉身便要回去。

郭天姿忽然道：「翟大哥……」

戴符銘一聽這三字，忽然轉身，望着翟天星，他轉身的原因，一是郭天姿聲如出谷黃鶯，二是聽到她呼喚那激將之人。

戴符銘道：「你姓翟？」

翟天星道：「在下翟天星，得罪大夫了！」

戴符銘道：「你是翟天星，無思僧你如何稱謂？」

翟天星道：「在下高攀，無思大師是在下八拜之交！」

戴符銘色然而喜道：「爲什麼你不早說，八年之前，無思僧與我論醫三晝三夜，使我獲益良多，他說過有一位方外兄弟，想不到竟是你，無思和尙果然是慧眼識人！」

翟天星說道：「大夫誇奬了，請大夫爲……」

戴符銘道：「既是翟大俠，在下當盡力而爲……」

杜赤心與婦人立時破涕而笑。

戴符銘道：「兩位請起，承塵，帶兩位往診舍！」

翟天星戴符銘一同跟着，戴符銘不斷追問無思僧近況，翟天星一一告之。

戴符銘道：「可惜我不能上絕想崖，否則我一定要再與他暢論古今醫籍！」

翟天星道：「如果大夫有此雅興，小弟或可效勞！」

戴符銘道：「一言爲定！」

兩人邊行邊談，已到診舍，舍內已有幾個道人打扮的出迎，齊道：「醫師。」

戴符銘一揮手道：「這孩提患的是腦部積水，暫時不能下藥，先用銀針通脈，你們……」

杜赤心見他先爲小孩治病，並不理會他們，便按着怒火道：「大夫，賤內臉頰異常痛楚，請你先爲她……」

戴符銘白了他一眼道：「你是野華陀的高徒，爲何不好好醫治妻子？」

杜赤心低首道：「在下學藝不精，而且先師已逝……」

戴符銘詫異道：「野華陀已先我而去！本來，我不打算醫治郭老頭的人，不過，既是翟大俠……你先解開她的頭笠，讓我看看。」

郭天姿一聽他要解下頭笠，立刻道：「赤心，我不願再惹麻煩，這裏人多，我不願……」

杜赤心道：「大夫可否單獨驗看？」

戴符銘道：「郭老頭的女兒，美名早已傳揚天下，爲何不敢被人多看一眼？」

杜赤心面有難色。

翟天星接口道：「她的臉孔已帶來太多的麻煩，找個隱蔽的地方也好。」

戴符銘見翟天星帮口，道：「這裏是我的家，也是菜圃，何來隱蔽之所。」

郭天姿道：「先父曾告訴我，你有一個藏書地窖！」

戴符銘道：「郭老頭生前對我視作仇敵，想不到竟然知道那麼多？」

翟天星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其實你倆老都是丹心救世，又何必爲名而成仇？」

戴符銘歎了一口氣道：「事實我這幾年也想通想透了！醫學之道，浩如大海，又有何人能以滄海一粟之身，在浩海汪洋中稱霸！」

翟天星道：「如果無思大師聽到你此言，一定會爲你擊節高歌！」

戴符銘道：「不過，杜赤心，你只能把妻子送入藏書地窖，而不能入內？」

杜赤心奇妒之性又起，但爲了救嬌妻容顏，只好俯首答允，翟天星心想：這位生扁鵲，雖然口中說已領悟名利之事，其實，心中仍恐懼別人窺到他的醫術典籍！一生孜孜不倦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能看破世情，公之於世，學文之人、學武之人更是如此，連學醫濟世之人也是如此！

杜赤心扶着郭天姿，隨戴符銘往藏書窖。

道童承塵領着翟天星往客房安歇。

翟天星入了客房，正想洗手更衣，忽見兩條黑影在窗前掠過，兩人身形極快，看他們似是一老一少，那少年的身影似是十分熟悉，一時却記不起在那裏見過。

兩個黑影瞬已不見，翟天星連忙越窗而出，一則爲好奇，二則爲防突生變故。

其實翟天星自護送杜赤心夫婦上挾魂谷以來，心內一直疑惑，預感其中定有內情，難道這個預感會成事實？

翟天星急展輕功，不一會已追上那兩個黑影，只見他們朝着一假山而去，可是翟天星追至假山却又不見了那二人踪影。

那假山旁有一暗洞，僅可容一人而入，洞內似乎傳來人聲，翟天星不再猜疑，直闖暗洞。

洞內是一條階梯，向下延展，走了兩步，便見兩壁掛有長明燈，難道這是通往戴符銘的藏書窖？翟天星沿着階梯而下，人聲也越來越响。

「你還不把神農典拿出來？」那是郭天姿的聲音。

「再躭誤時刻，神農典便成你陪葬之物！」那是風滿樓的聲音，爲什麼風滿樓也會在他地窖之內？

「你沒有神農典上篇，單獨留了下篇，又有何用？」這是一個老者的聲音，翟天星從未聽過。

翟天星再走下階梯，對罵之聲更濃，聲音是從一石壁傳來，看來石壁之後便是地窖。

「殺了這老頭，再搜出神農典！」那是風滿樓的聲音

翟天星不再猶豫，急展「天星掌」，石門應聲而開。

地窖之內，燈火通明，站着四人。

最吸引翟天星的是一個女人，相信任何一個人，無論是男人或者女人，都會被這美麗的臉孔吸引，翟天星也不例外，呆呆的看着她。

「翟天星，你不要動，否則戴符銘便立即魂歸地府。」好熟悉而悅耳的聲音，這女子直是郭天姿！

郭天姿並沒有戴着草笠，而且面如美玉，粉雕玉琢，那裏有火炙的疤痕。

站在她身旁的果是風滿樓。

風滿樓道：「翟天星，我只要神農典，不想傷及無辜，但是，如你橫加插手，勿怪我無情！」他的手正搭着戴符銘的頭部，只要用力劈下，戴符銘頸骨立斷。

翟天星笑道：「風滿樓，你又不是習醫之人，要神農典又有何用？」

風滿樓也笑道：「我沒有用，自然有人有用！」

翟天星道：「你拿了神農典，有把握逃出挾魂谷？」

風滿樓道：「我單獨也許不能，不過，谷上已有五十名錦衣衛接應。」

翟天星道：「原來你要把神農典獻給朝庭！」

陌生老者道：「風少爺，爲什麼有錦衣衛接應，你不是把神農典下篇給我研究麼？」

風滿樓滿臉獰笑道：「郭守，你的獨霸杏林美夢仍未醒來，你憑什麼能使我爲你搶書？」

那老者竟是郭守，野華陀郭守。

戴符銘道：「朝庭又憑什麼能使你奪我寶典？」

風滿樓道：「獻上寶典，我自有錦繡前程，甚至當今聖上也會招我爲駙馬！」

郭天姿一聽此言，全身抖動，道：「你說過與我遠走高飛？」

風滿樓道：「美人雖好，但總比不上半壁江山。」

郭天姿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全身顫動得更爲厲害，聲音也變得異常：「風滿樓，你這負情負義……」話未說完，因太過激動，竟然昏倒地上。

野華陀郭守厲聲道：「你騙我詐死，利用杜赤心天生奇妒，又騙了我的女兒，你這畜牲！」

風滿樓道：「郭老頭，如果我不是出此奇謀，如何可以接近你的女兒，請到翟大俠，更如何走入這地窖？」

翟天星已完全明白風滿樓的用心，原來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而自己也被他利用了！

郭守已是怒不可遏，撲向風滿樓。風滿樓一手按着戴符銘，一手擊向郭守，郭守雖懂武功，但那裏是風滿樓的敵手！

就在此刻，翟天星已縱身一躍，人隨影動，有如鬼魅，已站在風滿樓戴符銘之間，他一手拉開戴符銘，一手施出一招「生風濛月」。風滿樓突覺勁風撲面，連忙一避，翟天星已把戴符銘推開，轉身連發八招，風滿樓外號爲「玉面郎君」，外表風流倜儻，想不到武功也十分了得，連避翟天星八招。

八招之後，風滿樓已從腰間抽出一柄緬劍，伸劍一張，發出「嗡嗡」之聲。

玉面郎君風滿樓是嶺北鏢局的少主人，一向以名門正派自居，死在這緬劍之下的黑道人物，不知凡幾！有一次他護送貢品入宮，得知當今聖上爲尋神農典上下二篇，爲太后治一個奇病，並且口諭錦衣衛，只要獻上神農典便可當上駙馬，將來更可繼承皇位，風滿樓得知此消息，知道乃父與野華陀熟悉，早已騙取上篇，而今利用杜赤心奇妒之心，串同郭天姿，假稱被火炙傷面頰而上挾魂谷，再奪神農典下篇，眼看快要得手，却被翟天星驚破好夢！

緬劍破空而出，直取翟天星咽喉。

翟天星迎着來勢，雙腿一屈，風滿樓兩招落空，正要迴劍再刺，翟天星腰板一挺，身體暴長，左爪右掌，連發十三招！

只見忽掌忽爪，風滿樓有點眼花繚亂，不知所措，突覺腰腹一寒，勁力有如排山倒海，避無可避，身子像斷了綫的風箏，撞向牆上。

翟天星這一掌，使了八成功力，眼見風滿樓當時倒斃，就在這刹那，倒在地上的郭天姿，突然甦醒，從地上蹲身撲向翟天星，翟天星立時收掌，不想傷及郭天姿。風滿樓趁此良機，橫身翻滾，滾至地窖入口，聳身直竄，竟然走出了地窖！

杜赤心望着嬌妻，只見她滿臉淚痕，呆呆的站在翟天星跟前，雙目呆滯，臉龐仍是昔日那麼美麗，但已失去了那份震人心弦的光彩。

杜赤心急道：「夫人，夫人……」

郭天姿突然仰天長笑道：「你是誰？你是風大哥，不，風大哥沒有那麼忘情負義，你是杜赤心，不，你是風大哥……」

忽然她又搥胸大哭，撲向翟天星，口中喃喃自語，一會又撲向生扁鵲戴符銘，忽又擁向她的父親野華陀郭守，口中胡言亂語！一代名花，終身弄情，不知顛倒多少男子漢，却被負情的風滿樓弄至瘋瘋癲癲！

天理循環，果是報應不爽。

翟天星道：「杜赤心，我們快去追風滿樓。」

杜赤心似已醒覺，一生奇妒，見自己心愛的人到此田地，終於明白情字不能勉强，他吸了一口氣，道：「好，我們去追風滿樓，岳父，戴大夫，你們暫時照顧着天姿，我們一會便回來。」

兩人追出，挾魂谷內弟子早已發現風滿樓，紛紛追趕，那道童承塵迎面而來，道：「兩位，那人已奔至山腰，有很多人護了他下去。」

風或樓果然有錦衣衛接應。

杜赤心道：「翟大俠，算了吧，讓他回去冷靜一下，也許他會回心轉意，不再爲寶典而拚命，不過，我作孽已深，爲了妒忌夫人，害了太多人……」話說至此，突然雙掌一劈，直拍自己的天靈蓋。

翟天星連忙欺身上前，擋開他的手臂，道：「杜赤心，你過去罪孽，本無可恕，但你身爲郭守弟子，對醫道極有心得，你不以醫道濟世，以贖罪愆？」

杜赤心異常激動道：「翟大俠仁心義胆，在下日後定必傾力治人，以報翟大俠不殺之恩！」

他們回至地窖，只見郭天姿已被挾魂谷內弟子送入診室休息，而野華陀生扁鵲却仍在爭論不休。

野華陀道：「那孩子腦部積水，應用針灸迫使水氣昇華，才能使他痊癒。」

生扁鵲道：「針灸之道費時過久，恐傷及腦筋，應用斧劈頭蓋，立去積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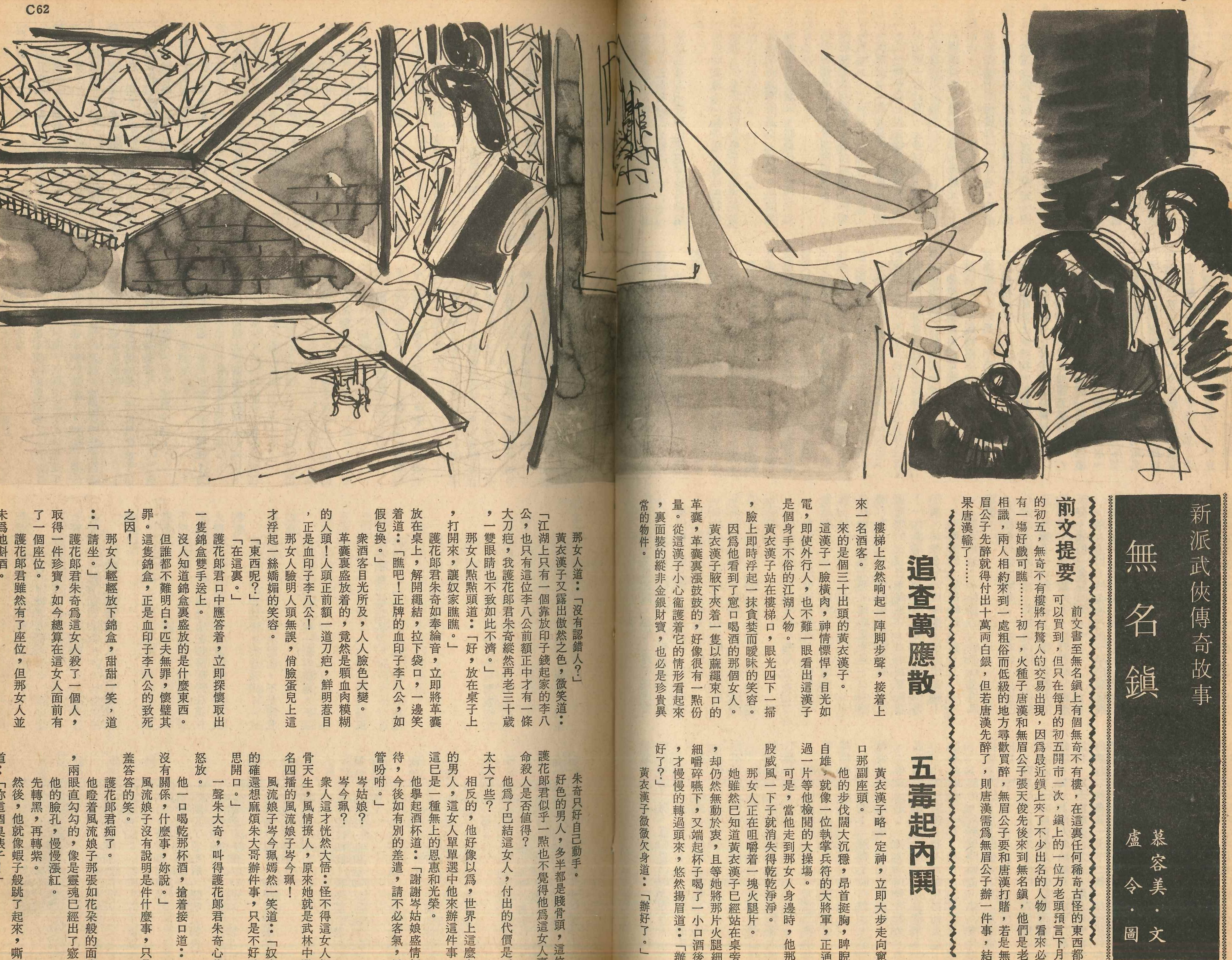
「斧劈頭蓋，想不到師兄醫術大進，已至此地步！」

「師弟，我對劈開頭蓋，並沒有什麼把握，不過，加上你針灸之功，看來定可成功！」

野華陀生扁鵲本是同門，爲爭獨霸杏林虛名，已成反目仇人，但經風滿樓入谷此事，又加上兩人年齡歲月，已明白爲名爲利，終是自取滅亡之道，兩人在地窖之內談起「神農典」上下二篇，深深感到各有所長，從互相嫉忌變成互相欽佩。

三月之後，兩人合力已把那頭大如斗的孩提治好，可惜郭天姿刺激成狂，心病還需心藥醫，兩人也是束手無策，杜赤心決定留在谷內，師事二人，看護嬌妻。

當翟天星抱着孩子領着婦人下山之時，他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快慰。（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名鎭上有個無奇不有樓，在這裏任何稀奇古怪的東西都可以買到，但只在每月的初五開市一次，鎭上的一位方老頭預言下月的初五，無奇不有樓將有驚人的交易出現，因爲最近鎭上來了不少出名的人物，看來必有一場好戲可瞧……初一，火種子唐漢和無眉公子張天俊先後來到無名鎭，他們是老相識，兩人相約來到一處粗俗而低級的地方尋歡買醉，無眉公子要和唐漢打賭，若是無眉公子先醉就得付出十萬兩白銀，但若唐漢先醉了，則唐漢需爲無眉公子辦一件事，結果唐漢輸了……

追查萬應散　五毒起內鬨

樓梯上忽然响起一陣脚步聲，接着上來一名酒客。

來的是個三十出頭的黃衣漢子。

這漢子一臉横肉，神情慓悍，目光如電，即使外行人，也不難一眼看出這漢子是個身手不俗的江湖人物。

黃衣漢子站在樓梯口，眼光四下一掃，臉上即時浮起一抹貪婪而曖昧的笑容。

因爲他看到了窗口喝酒的那個女人。

黃衣漢子腋下夾着一隻以蔴繩束口的革囊，革囊裏漲鼓鼓的，好像很有一點份量。從這漢子小心衞護着它的情形看起來，裏面裝的縱非金銀財寶，也必是珍貴異常的物件。

黃衣漢子略一定神，立即大步走向窗口那副座頭。

他的步伐闊大沉穩，昂首挺胸，睥睨自雄，就像一位執掌兵符的大將軍，正涌過一片等他檢閱的大操場。

可是，當他走到那女人身邊時，他那股威風一下子就消失得乾乾淨淨。

那女人正在咀嚼着一塊火腿片。

她雖然已知道黃衣漢子已經站在桌旁，却仍然無動於衷，且等她將那片火腿細細嚼碎嚥下，又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酒後，才慢慢的轉過頭來，悠然揚眉道：「辦好了？」

黃衣漢子微微欠身道：「辦好了。」

那女人道：「沒有認錯人？」

黃衣漢子又露出傲然之色，微笑道：「江湖上只有一個靠放印子錢起家的李八公，也只有這位李八公前額正中才有一條大刀疤，我護花郎君朱奇縱然再老三十歲，一雙眼睛也不致如此不濟。」

那女人點點頭道：「好，放在桌子上，打開來，讓奴家瞧瞧。」

護花郎君朱奇如奉綸音，立即將革囊放在桌上，解開繩結，拉下袋口，一邊笑着道：「瞧吧！正牌的血印子李八公，如假包換。」

衆酒客目光所及，人人臉色大變。

革囊裏盛放着的，竟然是顆血肉模糊的人頭！人頭正前額一道刀疤，鮮明惹目，正是血印子李八公！

那女人驗明人頭無誤，俏臉蛋兒上這才浮起一絲嬌媚的笑容。

「東西呢？」

「在這裏。」

護花郎君口中應答着，立即探懷取出一隻錦盒雙手送上。

沒人知道錦盒裏盛放的是什麼東西。

但誰都不難明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這隻錦盒，正是血印子李八公的致死之因！

那女人輕輕放下錦盒，甜甜一笑，道：「請坐。」

護花郎君朱奇爲這女人殺了一個人，取得一件珍寶，如今總算在這女人面前有了一個座位。

護花郎君雖然有了座位，但那女人並未爲他斟酒。

朱奇只好自己動手。

好色的男人，多半都是賤骨頭，這位護花郎君似乎一點也不覺得他爲這女人賣命殺人是否值得？

他爲了巴結這女人，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了些？

相反的，他好像以爲，世界上這麼多的男人，這女人單單選中他來辦這件事，這已是一種無上的恩惠和光榮。

他舉起酒杯道：「謝謝岑姑娘盛情招待，今後如有別的差遣，請不必客氣，只管吩咐。」

岑姑娘？

岑今珮？

衆人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這女人媚骨天生，風情撩人，原來她就是武林中艷名四播的風流娘子岑今珮！

風流娘子岑今珮嫣然一笑道：「奴家的確還想麻煩朱大哥辦件事，只是不好意思開口。」

一聲朱大奇，叫得護花郎君朱奇心花怒放。

他一口喝乾那杯酒，搶着接口道：「沒有關係，什麼事，妳說。」

風流娘子沒有說明是件什麼事，只是羞答答的笑。

護花郎君痴了。

他瞪着風流娘子那張如花朵般的面龐，兩眼直勾勾的，像是靈魂已經出了竅。

他的臉孔，慢慢漲紅。

先轉黑，再轉紫。

然後，他就像蝦子般跳了起來，嘶聲道：「妳這個臭婊子！」

風流娘子柔聲微笑道：「這就是奴家要你辦的第二件事，要你死。」

護花郎君身軀搖幌，面肌抽搐，兩手緊抓着桌角，顫聲咻然道：「妳，妳，究竟……」

風流娘子笑道：「你應該先問問你自己是什麼東西？也不照照鏡子，憑你這種八流角色，居然也敢打姑奶奶的主意？」

護花郎君突然軟癱下去。

他瞪着眼，張着咀巴，彷彿還有很多話想說想問，只可惜他的舌頭已經僵硬。

是的，風流娘子沒有罵錯，他護花郎君朱奇的確不是個什麼好東西，以他的人品和武功，他也的確不配追求風流娘子這種名女人。

但有一點，他至死也不明白。

風流娘子爲何要取他的性命？

他替她殺了血印子，取得一件珍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風流娘子平時儘管不拘細行，但心腸並不狠毒，何獨對他護花郎君竟要這般恩將仇報？

還有一點便是：風流娘子並不擅於使用毒藥，同樣一壺酒，何以她喝了無事，他却中毒斃命？

這女人是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動的手脚？

關於這兩個疑點，他當然得不到解答。如果他一定要弄個明白，大概也只有在黃泉路上加快脚步，看能否追上先他而去不久的血印子，向血印子李八公討教討教了。

兩名壯漢適時登樓，一聲不響的移走了護花郎君的屍體。

他們好像已在樓下等了很久，一直在等着處理這件事。

這一點並不使人感覺奇怪。

武林中只有一個風流娘子，這也並不是這位風流娘子第一次殺人，她既能爲一個人的死亡預作安排，當然不會忘記該有一個完美的善後。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位風流娘子事後居然沒有跟着離去。

她仍然悠閑的坐在那裏喝酒。

喝着同一壺酒。

就好像這一壺酒根本沒有下過毒，方才樓上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她對面桌上那副未曾動用過的碗筷，以及朱奇喝乾了的那隻酒杯，也仍然放在原來的地方，看上去她似乎還在等人。

如果她眞的還在等人，她要等的這第二個人是誰？

這人來了之後，會不會也步上護花郎君朱奇的後塵？

（四）

醉仙樓上的客人漸漸多了起來。

大家像往日一樣，喊酒點菜，划拳行令，地北天南，大擺龍門，就是沒人提起方才那一段。

無名鎭上的人，見多識廣，每個人都懂得什麼事該說不該說，什麼事該做不該做的處世保生之道，這也正是儘管鎭上來往的都是江湖人物，打鬥兇殺時有所聞，却很少有本鎭商民牽涉其中的原因。

隔不多久，樓梯口又上來一名身材結實挺拔，相貌於英俊中略帶粗獷之氣的棕衣年輕人。

來的這名棕衣年輕人，正是江湖上黑白兩道一致公認的頭疼人物。

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

風流娘子看到這位火種子，鳳目微微一亮，立即含笑招手，嬌聲道：「小唐，你過來，大姐有話跟你說。」

原來她第二個要等的人，就是這位火種子？

一般江湖人物碰上這位火種子，不論身份和武功高低，多半敬鬼神而遠之，以不招惹爲妙，而這位風流娘子居然招呼得如此親熱，是因爲她有把握降服得住這位火種子？還是因爲她本來就是個歡喜玩火的女人？

唐漢慢慢的走過去，笑着說道：「大姐喊我過來，只是要跟我說話，不是請我喝酒？」

他一眼瞥見桌上另一副空碗筷，不禁輕輕一哦，又接了一句道：「原來岑大姐是在這裏等人？」

風流娘子微笑道：「你幾時聽說過風流娘子在酒樓上等過人？」

唐漢道：「否則桌上爲什麼排着兩副碗筷？」

「這是一種防狠措施。」

「防什麼狠？」

「色狠。」

「多放一副碗筷，表示妳有朋友要來，好叫那些登徒子知難而退，不敢亂打妳的主意？」

「你總算不太笨。」

「那麼，我算是來得巧，我能不能坐下來，先喝兩杯，再談正經？」

「酒是現成的，只怕你不敢喝。」

「酒中有毒？」

「劇毒。」

「今天這壺酒已經毒死多少人？」

「一個。」

「是誰？」

「護花郎君朱奇。」

「屍體呢？」

「抬走了。」

「妳爲什麼要毒死他？」

「你應該知道原因。」

「那斯犯了老毛病，想吃天鵝肉？」

「所以我請他升了天。」

「妳剛殺了一個人，還有心情坐在這裏喝酒？」

「正因爲我殺了一個早就想殺的人，我的心情現在好得很。」

唐漢哈哈大笑。

因爲他不相信。

世上事往往如此！很多謊言聽起來像眞話，而有時一些眞話却又像謊言般令人無法相信。

方才如果你不在場，你會不會相信風流娘子這番話？

唐漢大笑着坐下，像先前的護花郎君一樣，自己動手斟了一杯酒。

風流娘子只是微笑，既不加以鼓勵，亦無攔阻之意。

這難道正是她熱切等待的一刻？

好幾名酒客臉上都變了顏色。

他們是早先上樓那批客人，只有他們知道風流娘子說的不是假話，也只有他們知道，唐漢這一杯酒喝下去，會有什麼後

果！可是，他們也只有空着急而已，愛莫能助。

他們知道火種子唐漢是個什麼角色，也知道風流娘子是怎樣一位人物。討好唐漢，不一定有好處，得罪了風流娘子，就是玉皇大帝也救不了他們。

他們只是小鎭民，不是英雄。他們雖然也有正義感和同情心，但他們還無法做到愛惜別人的生命甚於愛惜自己的生命。

唐漢一仰頸子，喝下了那杯酒。

風流娘子

（一）

天空灰濛濛的像個睜眼瞎子的眼球。

小雨如絲。

旅人斷腸。

醉仙樓上笑語聲歇，一片岑寂，空氣像是突然凝結，因爲大家都清楚這座酒樓上將會有些什麼事情就要發生。

每個人都以近乎窒息的緊張心情屏神等待。

傾聽着自己心房的跳動。

等待那可怕的一瞬來臨。

×　×　×

風流娘子當然也在等待。

但是，沒有人能從這位風流娘子的神色上看得出她此刻究竟是怎樣一種心情。

她臉上仍然浮漾着迷人的微笑。

她雙目含情脈脈地留意着唐漢斟酒喝酒的每一個動作，就像她從沒有見過一個男人喝酒的姿勢，如此優雅，如此洒脫。

唐漢喝完一杯，又斟滿一杯，連乾三杯之後，才放下杯子長長噓了口氣道：「我已好久沒喝過這種陳年百花露了，護花郎君朱奇的運氣的確不錯。」

風流娘子問道：「他的運氣好在那裏呢？」

她臉上仍然帶着笑容，但已顯得有些不太自然。

唐漢在說出這幾句話之前，就該倒下去了，然而這位火種子並沒有倒下去。

而且根本就沒有要倒下去的樣子！

唐漢笑了笑，道：「很少有人能在一天之內，接連碰上兩大奇遇，而他老哥全遇上了，這不是運氣是什麼？」

「什麼叫兩大奇遇？」

「親近天下最美的女人，喝天下最毒的酒！」

「你不是說你不相信護花郎君朱奇來過這裏麼？」

「這是我的老毛病。」

「永遠不相信別人？」

「尤其是不相信女人說的話。」

「那麼——」風流娘子並不生氣：「你既不相信我的話，又憑什麼斷定護花郎君確是在這兒中毒斃命？」

「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姓朱的被抬走時，你就已經到了樓下？」

「我是在街角看到的。」

「你既已看到了他的屍體，他又是從這裏抬出去的，你當時聽了我的話，爲什麼還哈哈大笑？」

「我當時不相信的，是妳說毒下在酒裏。」

「因爲我喝的也是同一壺酒？」

「不錯。」

「而現在你却相信酒中有毒？」

「是的。」

「既然酒中有毒，爲何你連喝三杯，却不得事？」

「跟妳喝了不得事，是同一道理。」

同一道理？

什麼道理？

風流娘子沒有追問下去，也許是各人心裏有數，也許她還有着別的顧忌。

她沉默了片刻，才又問道：「你忽然趕來醉仙樓，該不是爲了來品嚐這幾杯毒酒吧？」

「當然不是。」

「另有目的？」

「我是爲了向那位護花郎君朱奇道謝來的。」

「你欠他的人情？」

「是的，他替我省去了五千兩銀子的債務。」

風流娘子臉色不禁又是微微一變，因爲她明白火種子唐漢這句話的意思。

換句話說，唐漢也是血印子李八公的債務人之一。這位火種子不但已獲悉血印子的死訊，而且已查出是護花郎君朱奇下的毒手。

如果這位火種子已對血印子李八公的致死之因一清二楚，當然不會不知道它的幕後唆使人是誰，以及她這位風流娘子在這件血案中得到了什麼好處。

她知道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如果她再裝迷糊，就未免顯得太不聰明了。

所以，她索性開門見山的道：「總結一句，你到醉仙樓來，就是爲了要替血印子李八公討個公道？」

唐漢微笑道：「江湖上如果要選出十大惡棍，這位血印子穩可進入第三名，我唐漢若替這種人出頭討公道，豈不是笑掉別人大牙？」

「否則，該怎麼說？」她拋了個似嗔非嗔的媚眼道：「你該總不好意思說，是爲聽到岑大姐在這裏喝酒，特地跑來找我這位大姐喝酒聊天的吧？」

唐漢微微一笑道：「我的確不好意思這樣說。」

他瞇起眼縫，以一種會使女人臉紅的眼光，緊盯着風流娘子又笑了笑，道：「不過，你岑大姐應該知道我小唐是怎樣一個人，很多說不出口的事情，我一樣照做不誤。」

風流娘子本就有點發燙的面孔，不期然又添了幾分酡紅。

她是個有經驗的女人。

一個有經驗的女人，當然聽得懂男人的這種雙關語。

她輕輕一哦，道：「眞的？」

唐漢微笑道：「妳爲什麼不想個法子試一試？」

風流娘子道：「對剛才我沒有阻止你喝毒酒一事，你不在意？」

唐漢笑道：「那是正常現象，我沒有理由在意。」

風流娘子道：「你認爲有人想毒死你，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

唐漢笑道：「如果我剛指使某人替我殺了一個人，而最後我又殺了那個替我殺

人的人，無論誰想插進來管這檔閑事，我都會希望他最好遠離這個世界，這是人之常情。」

風流娘子望望那壺毒酒，忽然壓低聲音道：「無奇不有樓上個月賣出的那瓶解毒萬應散，賣主原來就是你？」

唐漢沒有否認，微微一笑道：「幸虧我自己還留下了一點點。」

風流娘子凝視着他，又道：「而你事後也查出了買主就是那岑大姐？」

唐漢含笑搖頭：「我沒有去查誰是買主。這樣做不僅不合乎規矩，而且也無此必要。」

「那麼，我購得這瓶萬應散的秘密，是誰告訴你的？」

「妳岑大姐。」

「我？」

「是！」

「什麼時候？」

「現在。」

「你意思是說：在今天以前，你根本不知道這個秘密？」

「對！」

「既然你不知道大姐我是萬應散的買主，爲什麼你會對這壺酒特別注意？」

唐漢微笑：「這便是我這個火種子雖然到處結怨，却能安然活到今天的原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風流娘子又拋了個媚眼，低低地道：「你如果眞的有心想陪大姐喝幾杯，我們另外換個地方怎麼樣？」

四月初四。（二）

陰天。多雲。

無名鎭上，一個驚人的傳說不脛而走；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失蹤了！

事情是由無名客棧一個叫張七的伙計嚷出來的。

他說：火種子唐漢前天到無名客棧訂了一間上房，並預付了十天房飯錢，但從訂房那天開始，這位火種子就沒有再去過無名客棧，因爲這兩天不斷有人向他打聽這位浪子之王的下落，他才突然感覺事情似乎有點不妙……

張七的話，當然有點誇張。

火種子唐漢忽然不見了人影子，是事實，不錯。但是，若要計算失蹤的時間，其實該從昨天中午開始。

從昨天下午，他跟風流娘子岑今珮雙雙離開醉仙樓開始。

× × ×

沒有人知道這一位浪子之王昨天跟風流娘子岑今珮離開醉仙樓之後去了什麼地方。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

風流娘子岑今珮並沒有跟着失踪，失踪的只是一個火種子。

風流娘子落脚的地方，是鎭尾上的名流大客棧。

無名鎭上共有三家客棧。

無名客棧。

名流大客棧。

以及另外一家叫大發財的小客棧。

三家客棧，各有不同的風格，也各有不同的主顧。

無名客棧地點適中，招待週到，酒菜方便。大發財小客棧收費低廉，適合商販長期居留。名流大客棧的特色，則是規模宏大，庭院深廣，氣派豪華。

氣派豪華，收費也很豪華。

風流娘子住的是福字一號上房，獨門獨院，花木扶疏，儼若侯門內宅。每天飯菜錢不算，光房租便是紋銀十兩整！

花十兩銀子住一天客棧，當然都有專人伺候。

伺候福字一號客人的小二名字叫孫猴子。

火種子唐漢失踪，第一個獲得好處的人，便是這個瘦骨嶙峋，沒有一絲福相，却經常大走偏財運的孫猴子。

今天一早，很多人爲了想知道風流娘子是否仍住在福字一號上房，私底下都想從這個孫猴子口中套問消息。

孫猴子每次都是搖搖頭，聲稱太忙，等有空再說。

但如果遇上識趣的，一把碎銀塞入他的手心，孫猴子就不忙了。

他會簡單扼要的告訴你：「在，在，我剛剛還替她送去一份點心！」

「她房裏沒有別人？」

「不清楚。」

「她昨晚什麼時候回來的？」

「不知道。」

孫猴子不是那種買一送二的人，你如果想討他的便宜，你該先想想他的名字。

添定了銀子的人，便會獲得回答。

「房裏只她一個人。」

「她是快天亮時回來的。」

昨天，兩人是一起出去的，這位風流娘子沒有失踪，火種子唐漢那裏去了？

如眞想要知道答案，其實也很簡單，只須進去福字一號上房，去問問那位風流娘子就行了。

但是，很少有人動這個念頭。

大家不動這個念頭的原因，一半固然是爲了招惹不起那位風流娘子，另一半則爲了這根本不是個必須追根問底的問題。

跟風流娘子岑今珮鬼混過一陣，而後失踪的男人，火種子唐漢並不是第一個。

這位風流娘子有如一團熾火，爲了追求她的光和熱，天天晚上都有飛蛾撲上去，火種子唐漢也只不過是無數飛蛾中的一隻而已！

（三）

火種子唐漢忽然失踪了，有人獲得了好處，也有人很不高興，甚至有人大發脾氣，拍桌子，踢板櫈，口吐三字經。

獲得好處的人是孫猴子。

不高興的人是君山五毒兄弟！

大發脾氣的人是無眉公子張天俊！

× × ×

這消息於晌午時分傳到太白居酒店時，君山五毒兄弟正在太白居大廳中喝酒。

三毒毒蝎子拓拔水冷笑道：「這臭小子眞他媽的聰明，一聽說我們兄弟到了無名鎭，知道早晚難逃一死，居然想到這麼一個解脫的好法子。」

四毒毒蜘蛛拓拔火道：「老子本來恨透了這個小王八，如今想想，却又似乎有點羨慕這小子起來了。」

五毒毒蟾蜍拓拔土道：「死前能先嚐

嚐風流娘子的風流滋味，的確他奶奶的够勁過癮。」

二毒蜈蚣拓拔木道：「不管小子是死是活，那瓶解毒萬應散的下落，我們還是非追究不可。」

老大毒赤練拓拔金冷冷一笑道：「小子這次會被風流娘子選爲蠱惑的對象，說不定就是爲了那瓶萬應散！」

老二毒蜈蚣拓拔木不覺一楞道：「解毒萬應散已在上個月的無奇不有樓換了主人，就算被風流娘子聽出小子是萬應散的賣主，她再找這小子還有什麼好處？」

老大毒赤練拓拔金瞪起一雙圓滾滾的綠豆眼，道：「我們被小子偸去的萬應散是一大瓶，小子賣出的只是一小瓶，她找上這小子怎會沒有好處？」

老三毒蝎子拓拔水連忙接着道：「那我們還等什麼？這就去找那娘們，把剩下的萬應散，硬討回來就是了！」

老四毒蜘蛛拓拔火點頭道：「老三這個主意，我完全贊成。聽說這娘們碰上厲害的對頭，全以媚功取勝，老子倒要看看這騷婆娘究竟騷到什麼程度！」

老五毒蟾蜍拓拔土胸膛一挺，欣然道：「行！小弟願意第一個打頭陣。」

老三拓拔水道：「爲什麼要你去打頭陣？」

老五拓拔土道：「對付這種騷婆娘，一向是小弟的拿手好戲。」

老三拓拔水哼了一聲道：「第一個輪得到你？你他媽的倒想得美！」

老五拓拔土口中說的打頭陣，顯然是某一方面的掀名，如今被老三拓拔水一脚踢得遠遠的，心中似乎很不舒服。

他轉向老二拓拔木，似是想爭取同情：「二哥，你說……」

老二拓拔木淡淡截口道：「別吵了！長幼有序，一切聽老大的吩咐。」

老四拓拔火一開口就自稱「老子」，老三拓拔水罵老五拓拔土居然帶上了「他媽的」；如果他們不是以「金、木、水、火、土」爲排行，而且全姓「拓拔」，眞會叫人懷疑他們到底是不是同胞兄弟？

五兄弟中，老二拓拔木，顯然比較聰明。

「長幼有序」！

簡簡單單四個字，斯文而老實。

他不但巴結了老大拓拔金，同時也奠定了自己「坐二望一」的「地位」！

老大拓拔金臉孔微微發紅，無疑已被老二拓拔木最後的兩句話說動了心。

他狠狠的喝了一大口酒，然後轉向老二拓拔木問道：「那女人住什麼地方？」

老二拓拔木道：「名流客棧，福字第一號上房。」

老大拓拔金站起身來道：「好，我們去！」

× × ×

無眉公子張天俊聽到這個消息時，是在一家茶樓裏。

大廟口的一壺香茶樓。

無名鎭上，酒店雖有七家之多，茶樓則只有一家。

它的顧客，以本鎭人居多數，由於熟人見了面，談起話來顧忌少，所以它也經常是鎭上各種消息傳播的中心。

無眉公子張天俊一向很少發脾氣。

他不發脾氣，並不是說他沒有脾氣，而是因爲他根本就不容易找到一個發脾氣的機會和對象。他是武林五大名公子之首，武功高强，家財雄厚，無論走到那裏，別人都會敬畏三分。一個人如果事事如意，還有什麼脾氣好發？

當兩名昨天去過醉仙樓的茶客，將風流娘子跟火種子唐漢見面和離去的經過，正描述得津津有味之際，無眉公子一掌拍下，蓬的一聲，一張四仙桌兒，登時變成一堆碎木頭！

滿樓的茶客和伙計們全給嚇了一跳。

一名小二趕緊過來陪笑道：「公子息怒，有話好說。」

無眉公子恨聲自語道：「你他媽的又不是沒見過女人，偏偏要找上這個騷娘們，害得本公子白贏了一塲東道……」

店小二兩眼亂翻，一頭霧水。

這些話他當然聽不懂。

不過，他懂不懂都沒有關係。因爲等他第二次陪完小心，說了一大堆廢話抬起頭來時，無眉公子已走得不見了人影子。

一張被踢得豎了起來的板櫈上，端端正正的擱着一個揑扁了的銀元寶。

廿五兩庫本秤的大元寶！

元寶揑扁了，仍然是個元寶。廿五兩的重量，也絕不會因而變成廿四兩九錢九分。好一個大方的客人！

店小二狂喜之餘，又不免有點後悔。

要早知這位公子出手如此大方，砸爛一張木桌就賠一個大銀元寶，他方才慢點過來，讓對方多砸爛幾張桌子那該多好！

——未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狙擊手（一）

富室刦殺案 母死子重傷

命案已經發生了，但沒有人知道這宗命案究竟是怎麼樣發生的。因爲這幢二層高的花園洋房只住了兩個人，可是這兩個人已經一死一重傷。現場則一片混亂！

死者是母親，傷者是兒子。死者當然不可能告訴警方人員命案是怎麼樣發生的；傷者胡子仲則陷於昏迷狀態，目前正送院急救。所以他們都不能對查案的警探作供。唯一知道這件事的當然就是兇手，可惜兇手早已逃之夭夭！

命案現場是二樓一間書房。牆角一個隱蔽式的保險箱已經被打開，裏面變得空空如也；部份文件散在地上，不見有鈔票，也不見有什麼貴重物品。也許這一切都落入兇徒的手上吧！

霍克探長摸着他的禿頭，喃喃自語地說：「眞沒有理由啊！這麼闊大的一間花園洋房，怎麼只住了兩個人呢。唉！這世界眞不公平，難爲那些一家八口一張床的貧民。」他頓了頓又問身邊的助手勞根：「樓下有工人房嗎？」

勞根答道：「樓下有兩間工人房，但人都不見了。」

「嗯——」霍克探長皺眉道：「怎麼會這樣湊巧？二名工人一齊失踪？快叫人設法去找她們回來！」

這時候，樓下花園也有人叫了上來，那是正在該處偵查的探員。

霍克探長跑到書房窗口去，彎腰俯首下視，一名警探正用手電筒照射着一處花叢，揚聲向他的上司報告：「這裏有一頭狼狗死了！」

這幢花園洋房位於半山區，是屬於已故富商胡栢的物業。胡栢也就是死者羅玉潔的丈夫；仍在醫院急救的胡子仲則是他們的兒子。

發生命案的現場，就是胡栢生前的書房；他死後他的兒子也常常在此辦公。命案發生時，書房的窗門是打開的。沿住水管，可以由花園爬上來。所以警方也假設兇手由此進入現場。

「探長，你快過來看看！」一名探目忽然由那邊叫過來。

霍克探長立刻帶同助手們過去。那是花園後面一幅牆腳下。

探目用手電筒照着的東西是一隻鞋——男裝的懶佬鞋。但僅此一隻，另外一隻不知那裏去了。

霍克探長埋怨總部還沒有派人前來協助偵查。假如總部的人來了，他們就可以利用携來的設備，例如探射燈等等，那就方便得多了。

不過無論如何，警方的偵探人員至此爲止，已經有了一個假設；他們假設有一名男子，可能對這裏的環境非常之熟悉。因此他揀了二名工人不在的時候，偷偷摸了入來。目的可能是爲了發財。

他雖然知道二名女工人不在，但那條大狼狗又如何處理？辦法也很簡單，用毒藥吧！

警探們即使未經剖驗，也可以憑他們的經驗看得出，那條大狼狗是被毒藥毒殺的。狗的咀角有血滲出。

假想中的過程大概是這樣的：當兇手由後牆爬入來時，由於事前抛了餵毒的牛肉入來，所以狼狗哼也沒有哼一聲，屋內人自然也一無所覺。

後來兇手就沿住水管爬上二樓書房去，偷偷把隱蔽式的保險箱開啓了。

豈料就當兇手得手後，胡子仲母子二人已經發現，於是先後由隣房過來，雙方立刻發生糾纏。

兇手可能是個孔武有力的人，所以他能在混亂中，抓過一柄開信封用的鎅紙刀，將胡太刺殺；更能將胡子仲擊至重傷昏倒！

事後他大概沿住舊路撤退；其實由二樓窗口，大可以一躍而下，因爲下面只是花園的草地而已。稍有胆色的人，都可以輕易做到。

最後他由後牆爬出去，可惜匆忙間，把一隻懶佬鞋弄掉，跌在花園牆下的草堆裏。由於那兒沒有光綫，兇手不想再浪費時間去找，就此匆匆離去！

不過這只是假設而已，實情仍然有待進一步偵查。

一名警探忽然由外面進來，向霍克報告：「探長，我們已把胡子仲的叔父找來了。」

胡子仲的叔父，亦即這幢豪華花園洋房的主人胡栢的弟弟胡志森。他是個外型十分老實的中年人，當霍克探長見到他時，他仍然身穿睡衣；原來他就住在附近。

胡志森看來只有四十餘歲的年紀，樣子非常老實。看眼神，他顯然剛自夢中醒來，難怪他正用驚駭的目光瞪住霍克探長：「到底我的嫂嫂和侄子怎麼樣了？」

霍克探長道：「胡栢太太已經死了，胡子仲正在醫院急救。生死未卜！」

胡志森登時呆若木鷄！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霍克探長問他：「閣下是否經常到這兒來？」

「是的，我就住在附近。」胡志森道：「自家兄去世後，我每週最少也到這兒來三幾次。」他又反問霍克：「探長，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嗯——我們也不大清楚。」霍克探長把一名警官召來：「是誰最先發現這裏出了事的？」

霍克身爲探長竟然也有此一問，怪不得那些員佐級的警務人員憤憤不平了。事實上這位英籍探長也只是不久之前被一個電話把他從夢中叫醒，披了一件外衣就匆匆趕到這兒來。這也難怪他一頭霧水！

反而那位警官告訴他：「是一個女人致電報警的。」

霍克問：「什麼女人？她怎麼說？」

警官道：「她告訴我們，今晚曾一再致電這裏，但電話總是無人接聽，所以她担心可能發生了事。於是我們的值日同事透過無綫電指揮中心，通知就近的巡邏警員趕到這兒來看看。警員一再按鈴無人應門，於是他們向指揮中心回報；指揮中心下令二名巡警設法進來查看一下。事情就是如此這般發現的。」

霍克探長回頭問胡志森：「這裏是否有二名女工人？」

「是的，但阿秀告假回鄉省親去了。」胡志森道：「另一個女工人叫阿好，她應該留下來的。」

探長助手勞根道：「但我們找不到那個叫阿好的女工人啊……」

豈料話猶未完，忽然有人回答道：「我在這裏！什麼事？」衆人頓感愕然！

霍克探長等人的視綫紛紛集中到大門那邊，只見一名年紀約有四十多歲的女傭，正由一名探員陪同着，由門外走進來！最先跟她招呼的，就是胡志森。

胡志森帶着質問的語氣，問道：「阿好，你到底去了那裏？」

女工人阿好吶吶地說：「我兒子有病，所以我向太太告假回去看看他，想不到我剛回到附近，就被人截住左查右問，然後帶了進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否發生了刦案？」

「他媽的！」胡志森忍不住破口大罵：「你明知阿秀回鄉去了，你怎麼可以再告假？」

阿好瞪了胡志森一眼，立刻反唇相稽：「二少，我受僱而已，並非賣身啊！何況太太也沒有意見，你現在到底懷疑我什麼？」

「不要吵！」霍克探長一邊喝止他們一邊又問阿好：「是否你致電報警的？」

「不！」阿好答得爽快，「我沒有報警啊！」

霍克探長與其他警方人員交換了一個眼色！胡志森也看在眼內。他對探長說道：「我看這件事一定有內鬼，刦匪怎麼不遲不早，偏偏揀中這段時間下手？」

阿好面色一沉：「二少，你這是什麼意思？說到對這裏的一切情形，你應該比起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我阿好只不過是一名下人而已！」

阿好話中顯然另有所指，可惜霍克探長是外國人；儘管他也會聽、會講本地話，到底也不及中國人來得更了解透澈。

胡志森彷彿有些投鼠忌器，當堂不敢再作聲。

這時候，門外有輛白色的小房車匆匆開至；車內跳出一名年華雙十的少女，她神色慌張地衝進來，立刻被一名守在大門的軍裝警員截住！

霍克探長見狀，揚聲叫了出去：「讓她進來吧！」然後探長又問胡志森：「她是誰？」

胡志森道：「她是我侄兒胡子仲的女朋友姜小姐。」

那少女一邊走過來一邊跟胡志森招呼，神色不安地問道：「這裏是否眞的出了事？」

胡志森却故意反問道：「你怎麼知道這兒有事呢？姜小姐。」同時他又故意看看腕錶，表示夜深了。

那少女在這刹那間，面色變化多端。她由慌張、驚駭以至有點不滿胡志森的態度。所以她竟然沒有再去理會他，轉向正在注視着她的霍克探長。「我就是較早時曾致電報警的人。」她又向探長交代：「我叫姜美娟，我男朋友就是胡子仲，他怎麼樣了？」

霍克探長打量着她說：「他正在醫院接受急救。」

胡志森在旁冷然一笑，打岔地問：「姜小姐，你怎麼會未卜先知，知道這裏有事發生？」

姜美媚瞪他一眼：「你這是什麼意思？每天晚上，我最少也跟子仲通一次電話，但今晚電話響了一次又一次，總是沒有人接聽。所以我覺得驚奇，才會要求警方先派人來看看。我覺得這是最好、最快捷的辦法。因爲警方可以用無綫電通訊器通知最接近這裏的巡邏警員。但我由家中趕來，却可能因爲塞車而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我這答覆，你可滿意了吧？」

胡志森面色一沉，紅了一陣，不再作聲。

霍克探長從探員手中取過一個透明膠袋，裏面有一隻懶佬鞋，交給胡志森和姜美媚、阿好等三人辨認，但三個人都表示從未見過這隻鞋。

三個人又被帶到花園一叢花草的背後，警方人員利用探射燈照住一條狠狗的屍體。阿好立刻認出那是胡家的犬隻。

從現場環境以及警方所獲得的證物看來，這宗命案分明是外來人做的；問題却是兇手怎麼會知道當晚胡家只留下母子二人？假如多了一個女工人阿好，雖然未必起什麼作用，但相信兇手亦未必如此容易得手。

警方的無綫電傳來訊息，送院急救的胡子仲，剛在醫院中醒來；霍克探長被召到醫院裏去。胡志森與姜美媚二人亦要求同行，探長並未反對。

醫院中的胡子仲，有如從噩夢中醒來，怔怔地望住天花板，惘惘然若有所失。在場的警探，向他問及命案發生的經過情形，他竟然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霍克探長帶着助手們趕到醫院裏來，胡子仲的叔父胡志森，以及他的女友姜美媚也獲得醫院的同意，進入病房裏來。但是很奇怪，胡子仲態度木然，連招呼也沒有。那情形就好像雙方從未認識過一樣。

到底怎麼一回事？連霍克探長也難明究竟。

姜美媚看見自己的愛人變得痴痴呆呆的，又傷心又迷惑！她哽着咽喉，含淚問道：「子仲，我是美媚啊，怎麼你不認得我？」

胡子仲瞪住她，痛苦地沉思，終於忍不住「哇」的一聲抱頭痛哭起來！姜美媚終於情不自禁地擁抱着他，也顧不了當時病房內還有着其他人。

霍克探長把醫生拉到房門外，問道：「他是否腦部失常？醫生。」

「是的，根據我們初步診斷，他因腦部受打擊，患上了失憶症！」醫生說。

霍克探長握拳嘆息：「該死！眞該死！他是這宗命案唯一的目擊證人，這情形叫我們如何去找兇手？」

醫生却說：「能挽救他的生命，已算僥倖了。只要他仍生存着，總有希望慢慢令他恢復記憶的……」

話猶未完，病房內又傳出一陣騷動；原來胡子仲因受不起刺激，腦部刺痛，竟告昏迷過去！醫生立刻衝進去，協助護士們展開急救！

警方人員和胡志森等人也被請出病房外；姜美媚儘管有一千個理由，也不獲准留下。

霍克探長對他的助手道：「看這情形，現在惟有靠我們自己；先派人去查女工阿好，看看她的兒子是否生病，此人可能是內奸。然後再查那隻懶佬鞋的廠號。」

霍克探長一邊吩咐助手們工作，一邊勸着姜美媚跟他返回兇案現場去。但是姜美媚却要留在醫院裏，更希望獲得醫生的批准，進入病房內陪伴胡子仲。

胡子仲再度昏迷，醫生護士正在展開急救。

胡志森雖然也顯得不安，但他身上至今仍穿着睡衣，樣子更狼狽。他終於接受了霍克探長的勸告，乘坐探長的座駕車返回現場去。

在車上，霍克探長乘機問及一些胡氏母子的事。胡志森道：「坦白說，我嫂嫂是一等一好人，這次的確死得不明不白。自大哥死後，她也够苦了，要不是爲了她兒子，我也主張她改嫁，可惜現在——」

「你覺得胡子仲的女朋友姜小姐爲人怎樣？」

「不妨告訴你，探長，我對這女子的印象一向不好，據我所知，是她主動追求我侄兒的；也許因爲她看中我大哥生前有些錢遺下給子仲母子二人吧。」

「姜小姐是幹什麼工作的？」

「有沒有工作我也不大清楚。總之這女子給我嫂嫂生前的印象極差！」

「但是，我看她對你侄兒的感情可眞不錯啊！」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任何人都會感動，何況她可能另有目的呢！」

「你的意思是：她覬覦胡家家產？」

「唉……總之事到如今，我不想多說了！」

車子回到半山區胡家大宅，大批警方人員仍然在偵查。

阿好在痛哭流涕，原來她只是爲那頭大狠狗婉惜；她坦言對死去的胡太太並無情感。警探們正給她弄得啼笑皆非之際，探長派往阿好家中調查的助手已經回來了。他瞪住女工人阿好質問：「你兒子根本沒有病，爲什麼你對我們說慌？」

女傭阿好被探長助手那麼一問，登時面色大變，吶吶地說：「我並非存心欺騙你們，實在我有說不出的苦衷。今晚我向太太告假，無非是約了一位姊妹同去觀看粵劇。但我担心太太不批准，因爲阿秀回鄉後，太太實在需要我的陪伴。所以我迫住藉口說兒子突然有病。」

霍克探長道：「你可以向女主人說謊，却不該對我們警方作假供！」

阿好道：「剛才我回來時如果早知太太巳不幸死了，我當然會講眞話，但當時我以爲她未死。」

霍克探長又問：「你跟誰去那一間戲院看粵劇？」

「就是街口另一戶人家的女傭阿彩。」

阿好道，「我可以把她叫來證明我是清白的！」

霍克於是示意助手，帶着阿好到附近另一戶人家去找阿彩。兩個行家因爲一個叫阿好，另一個叫阿彩，合起來就是「好

彩」，這也正是「幸運」的意思。據阿好向警方探長助手解釋，他們亦因此成爲知己。但絕難想到爲了爭取時間捧一位心目中的紅女伶的場，竟然出了事。

那位粵劇紅伶當晚巳是最後壓軸演出，以後也不知何時再重來，所以二名女傭才會爭取最後機會捧場。事後另一女傭阿彩也證明了這點，而且有戲票爲證。

命案現場的調查工作大致上巳經完成了。但是霍克探長却有些事情仍然弄不明白。

例如胡宅二樓書房那個巳被打開的保險箱，裏面到底收藏着一些什麼？身爲胡家至親的胡志森，對探長說他從來就不知道有此保險箱之存在。女傭阿好也說，她常常到書房執拾打掃，就是不知道一幅掛畫的背後有這秘密機關。

此外，阿好又告訴探長助手，胡志森幾乎晚晚到這裏一次，有時日間也來；而不是胡志森較早時對警方所說的「每週三兩次」那麼少。他爲什麼要說謊？

霍克探長沒有再詢問任何人，因爲兇手既然有證物遺下，只要找到他，相信眞相自可大白。何況阿好也曾在探長面前說謊，她的口供亦未可盡信。

霍克完成了現場偵查工作之後，就帶同助手們回到醫院來。這時候傷者胡子仲雖然再度被急救醒來，但是，主診醫生却堅拒探長向他問話；主要理由就是胡子仲受創過劇，不堪刺激，必須等一個時期讓腦部健康稍爲正常，才可以接受問話。

霍克無可奈何，惟有退到走廊上，跟胡子仲的女友姜美媚搭訕。

儘管這位少女被胡志森形容爲「陰險、貪婪」，但探長在燈光下，只見她面帶淚痕，愁容滿臉！由此可見，對胡子仲來說，她顯然比任何人都更加傷心。

霍克還未在走廊上的長椅坐下來，姜美媚已淚眼晶瑩地瞪住他問：「探長，有什麼發現嗎？」

「沒有。」霍克在未證明對方清白之前，是不會隨便把眞相說出的，因爲眼前這階段，任何與胡家有關係的人，都值得懷疑。所以他又反問：「姜小姐，你認識胡子仲有多久了？」

「一年有多了。」姜美媚道，「他到底怎樣啦？」

霍克道：「醫生說他腦部受創，暫時不可以跟任何人接觸，以免傷勢加劇。」

然後又問：「你在那兒工作？姜小姐。」

「我和子仲是同事，在一間出入口行工作。」姜美媚嘆了一口氣！「眞想不到，事情會這麼糟！」她又在流淚！哽着咽，說不下去！

霍克安慰她幾句，留下助手勞根，然後返警局去。

勞根勸姜美媚返家去，她却堅持留下，直至獲得進入病房見到胡子仲爲止。所以那一晚她就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睡去。

那一晚，醫院內外一片沉寂。

胡子仲留醫的病房外面就是花園。花園裏突然出現了一條人影，正在急急竄動着！

從身形看，他應該是一個男人，但肯定不會是病人，因爲病人不可能走得那麼快。

他鬼鬼祟祟的，躲在花叢樹影之間，東張西望，分明是担心他的行踪會被人發現。

最後，他終於到了一處露台外面，那正是胡子仲病房的露台。露台與花園之間，除了有水泥構成的通花欄杆隔開之外，地勢亦比花園高出了二三呎之多。

因此，當那男子要攀越露台欄杆時，就必須伸長雙手抓住欄杆的邊緣，才可以爬上去！

那露台欄杆高約二呎半，再加上地台比花園草坪高出了三呎，就是五呎半；五呎半已等於那男子的高度。儘管如此，他還是很輕易就爬了入去。

在露台上，他透過露台與病房之間的窗門，望進病房裏面去，可以見到胡子仲正躺在病床之上閉着雙目；床邊有些儀器，也可以見到一個氧氣筒。除了胡子仲之外，還有一名特護在病房之內。

但是那名女特護這時候也都睡着了。她只是斜倚在一張安樂椅之上，並非躺下來！

那男子伸手腰間，摸出了一把利刀，正待悄悄由露台偸進病房之際，那女護士突然張開了雙眼；當時那刺客只走到露台門口而巳。

護士受驚，噩夢似的揚聲大叫起來！胡子仲首先被驚醒，然後門外傳來陣陣急促的跑步聲！登時嚇得那刺客手忙脚亂，急急回頭就走！

房門被推開，進來的正是探長留下的助手勞根！

勞根瞥見一條黑影正躍過露台欄杆縱跳入花園，立刻吆喝一聲，拔出手槍追過去！

身爲探長助手之一的勞根，身手巳經够敏捷，想不到在逃的刺客更快；眨眼之間，巳失所踪！

勞根心有不息，在花園的花叢之間搜索，也許他認爲刺客沒有理由這麼快就逃到街上去，一定是躲在花草樹木之間。

這時候，由於那位特護的知會，醫院中當值的人都紛紛趕來。

刹那間，本來十分沉寂的醫院，這時候又變得熱鬧非常；因爲醫院巳通知警方，大批警方人員趕來，封鎖現場，在醫院內外，展開了一連串的大規模搜索行動。

可惜搜了大半晚，毫無結果。

警探們惟有在胡子仲的病房露台外，澈夜偵查，看看刺客有沒有什麼綫索留下來。

如果單憑女特護那一刹那間的印象，那刺客肯定是個男子，而且個子不高。

霍克探長剛從睡夢中被吵醒，匆匆趕來，對這件事亦自覺感到疏於防範。因爲他早巳注意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胡子仲昏迷之前，一定見過兇手，說不定還跟兇手肉搏過。所以兇手必然担心他醒來後向警方作供！

霍克既然懂得留下一個勞根，爲什麼沒有想到可能有人由露台爬入病房去殺胡子仲滅口？霍克固然疏忽，勞根亦難辭失責之嫌。

幸好胡子仲在熟睡中並未過份受驚；醫院檢驗過他之後，認爲情況不致惡化。最關心胡子仲安危的，是姜美媚。可

惜警方和醫生仍然不准她入內。

霍克發覺姜美媚整夜守候在此，不但沒有同情她，反而引起了疑心。

霍克探長想起胡子仲叔父胡志森的一番說話。胡志森說他兄長死後的遺產，大部份由胡子仲承受；又說姜美媚苦苦糾纏其侄，目的亦無非爲了錢而巳。

霍克也不是一個輕易相信別人說話的人，他只是覺得當晚假如不是因爲姜美媚睡在走廊上，勞根就不必分心在那兒陪她。刺客要摸入病房去，相信也不太容易。

霍克在獲得醫生批准之下，進入病房與胡子仲交談了幾句。

「你認識那刺客嗎？胡先生。」探長問。

胡子仲却又問道：「什麼刺客？我根本也沒有見過他！」

那女特護在旁交代道：「當時胡先生剛睡去，那人入來時驚醒了我，要是我當時不叫，他可能巳經動手！甚至巳經得手了。」

「嗯——」霍克小心觀察着胡子仲的眼神，覺得他比以前精神了許多。於是又問他：「你現在能否記憶起你母親被殺時的情形？」

胡子仲也的確很認眞地想過，但最後還是痛苦地搖搖頭。醫生看見這情形，又担心病人病情惡化，立刻過來阻止探長再問下去。

門外，姜美媚倚門等待着，態度既誠懇，又可憐。可惜醫生以病人健康爲理由，總是不准她進去與胡子仲交談。

還是一位女護士好心，走過來說：「小姐，你巳等了一晚，看情形醫生不會讓你進去的，除非病人情況好轉。不如我敎你試試一個辦法，也許有效。等他們走光了之後，你到花園去，走到欄杆下。等會兒是我入房當班，我會從中助你一臂之力，通知胡先生到露台去會你，那你自可還了心願。」

姜美媚依了女護士的吩咐，繞到花園去等機會。

警方和醫院裏的人擾攘一番之後，既然找不到那刺客，警方人員也就紛紛收隊歸去；醫院中人亦巳返回原有工作崗位。

警方雖然留下二名便衣探員，但霍克探長和助手勞根並未再留下來。

轉眼又天亮。醫院裏裏外外，很快又回復正常。

姜美媚在花園裏，透過花叢遙望過去，終於看見她的愛人胡子仲由病房走出露台外面來，而且正在放眼四望，分明正在找她。於是她匆匆走到露台欄杆下面。

「子仲，你怎麼啦？」姜美媚仰首上望，無限柔情地瞪住胡子仲。

胡子仲表情呆滯，怔怔地說：「上次我們不是交談過嗎？我們之間，好像是一對情侶；你的名字叫——」

「我叫姜美媚，你只要多想一想，一定會記得起我是誰。」她幾乎忍不住又流淚，那表情既眞摯，又恐懼；因為他非常担心對方從此想不起她是誰。

胡子仲俯首欄杆，俯視着熱淚盈眶的姜美媚。一邊回憶一邊說道：「是的，你……你是美媚，我……我們的確是一雙情侶。我記得了，我記得了……」

「好極了！」姜美媚喜極忘形，幾乎叫將起來。「子仲，你終於想起了，只要你想起我是誰，我就高興。其他的，你最好暫時不要想，別想壞了你的腦子，身體要緊啊！」

胡子仲的面色還是那麼難看。他的頭部仍包紮着繃帶，只見眼神却比昨天好得多了。

那邊忽然有人過來：「姜小姐，請你走開。」是一名便衣警探，「探長吩咐過，任何人不得騷擾胡先生。」

醫生也剛好來巡房，把胡子仲召回病榻之上爲他診斷。姜美媚惟有走開了。

胡子仲在醫院養傷期間，警方一直派人保護他；因爲霍克探長深信他是唯一的目擊證人。

現在醫生正盡一切努力，令到他的健康復原，腦部亦逐漸回復正常。屆時相信一定可以眞相大白。

另一方面，警探們亦紛紛奉命出動，追查幾個可疑人物的背景。例如女傭人阿好，她既然對警方說過謊又是最了解胡家情況的人，所以警探便找到她的家裏去。

一般人總會以爲出爲人傭，家境任你好也好不到那裏去了。

但是事實却非如此。

當一名探目偕同一名探員來到阿好家裏的時候，立即被這住宅單位的豪華氣派吸引住。二名警探差些兒還以爲摸錯了門口。

難怪那探目問開門的少女：「這裏可是姓雷的？」

「對啊！你找誰？」少女打量着二名警探。

警探一邊示出證件，一邊又說：「請問在胡家工作的阿好，她的家人可是住在這裏？」

「不錯，但我媽媽上班去了。她很少回來。」少女隔住鐵閘回話。

二名警探隔住鐵閘，但見屋內陳設豪華，地毡、彩色電視機再加上空氣調節，無處不吸引這二名警方人員。於是他們要求入屋細談。

少女不敢開門。結果驚動了二名男子，一個巳是年過半百的中年人，另一個只有十八九歲。

中年人原來是阿好的丈夫雷廷。那青年人則是她的兒子雷傑。他們終於開門讓二名警探入內。

雷廷很不耐煩地說：「案發當晚你們巳經有人來過了，到底你們還想知道一些什麼？」

探目一邊打量着屋內設備，一邊道：「我們想弄清楚幾件事。」

雷廷滿臉不高興地說道：「我妻子當晚約了姊妹去看粵劇，這點你們巳經弄清楚了。如果再有懷疑，你們應該去找她的姊妹證明一下，何必再來騷擾我們？」

探目不高興此人的態度，瞪住他說：「我想知道你的背景和職業。」

豈料這麼一來，彷彿刺傷了雷廷一樣，當堂面色大變。睜大了雙眼道：「怎麼？你居然懷疑到我的身上來了？嘿！我眞不明白你們警方到底幹什麼的。」

探目道：「雷先生，我沒有說過懷疑什麼，但我認爲我不但有權這樣問你，也

爲了須要才會問你。」

「告訴你，我沒有工作，你滿意了吧？」雷廷那樣子令到警探們十分反感。

探目打量着他：「瞧你還未到退休的年紀啊！」

「我不喜歡工作，難道也犯法？」雷廷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令到在房間裏面睡覺的人也被吵醒了。

探目沒有因此而被嚇退，反而掏出了一本記事小册子來，說道：「我只要認爲對調查工作有帮助的，都會問你，你有權不作答，但你說過的每一句話，將來亦有可能被列爲呈堂口供！」

雷廷氣得臉也紅了：「你當我是正式犯人啦？」

「什麼事？」一名睡眼惺忪的女子，披着一襲粉紅色的性感睡袍走了出來，打量了二名警探一遍，「你們是什麼人？」

「警探。」探目出示證件之後，轉移目標問那女子：「你叫什麼名字？可是住在這裏的？小姐。」

「我叫芬妮，他是我爸爸。」女郎年約二十許，渾身香噴噴的，「你們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

「知道每一個人的工作環境，可能對我們的整個調查工作會有帮助。」探目反問：「小姐你在那裏辦事？」

「舞廳。」她打了一個呵欠，「我是舞小姐。」

原來她是女傭人阿好的女兒芬妮。由於夜生活的關係，這時候正是她「以日作夜」睡覺的時候，却給客廳中人的談話聲吵醒了。

雷廷很不高興二名警探問得太多，那探目偏偏又問到他兒子的身上去：「你呢？你又是幹什麼的？」

雷傑道：「我是一名行商。」

「行商？」探目一時之間也弄不淸楚：「什麼是行商？幹什麼工作的？」

雷傑解釋道：「行商亦即經常到外地做生意，辦貨回來本市出售的商人。」

探目一邊打量着他，一邊又問：「你今年多大的年紀？」

「十八歲。」雷傑有點自負地說，「但我巳經做了兩年啦。」

探目立即警覺地又問：「你辦些什麼貨？」

「嗯——」雷傑望望他父親，發覺他父親以凌厲的目光瞪住他，他立刻又不敢再說下去。

雷廷却接口說道：「除非你懷疑我們是殺人兇手，否則，你最好停止問下去！」然後他正式命令他兒子：「阿傑，你不必再回答他，我們有律師。」

雷傑果然不再說話了。

二名警探關照了一個眼色，也沒有再苦纏下去，便匆匆告辭。

離開雷家之後，那探目道：「這是一個怪家庭，我看雷廷不是一名善男信女，像他這環境，生活分明過得不錯吧，爲什麼要妻子出爲女傭？爲什麼要女兒去做舞女？爲什麼十八歲的兒子沒有書讀？這件事必須向霍克探長報告，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

就在這時候，有個年青人迎面而來，但一看見探目立刻回頭便走；探目隨即吆喝一聲：「站住！不准動！」

警探是一門極之危險的行業，因爲他們須要對付的都是三山五嶽人馬，以及一些亡命之徒，稍一不愼，就會賠上性命。所以做警探的必須反應敏捷，更要懂得隨機應變。

當時那二名便衣警探正從雷家出來，就瞥見一名年青人迎面而來，要不是對方回頭便走，那探目還可能看漏了眼；但他作賊心虛，竟然回頭走。這等於給二名警探一種提示，所以那名探目立刻在記憶中搜索，覺得這傢伙好面善，故意立刻喝住他。一般情況下，對方如果是個正人君子，決不會怕警探。但現在那年青人却拔足飛奔，二名警探惟有拚命狂追！

那年青人走得好快，轉眼間巳在街口拐了彎，二名警探眼看就要被對方逃脫，偏偏街道上車多人又多，不能隨便開槍。

突然間有一輛車子貼住路旁停了下來，裏面走出一個人，及時攔在那青年人的前頭。青年人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情急之下，伸手一摸，「卡察」一聲，亮出了一把彈簧刀。

豈料刀子只晃了幾下，年青人的手腕巳被抓住，順勢一扭一彎，「哎唷」連聲叫中，年青人痛得跪在地上，聲聲求饒！

二名警探衝了過來，正要感謝這位見義勇爲的「途人」，却想不到他並非別人，正是探長的助手勞根。

二名警探把情形告訴勞根，勞根立刻把手中的年青人推靠牆邊搜身。

探目親自動手搜身，一邊問那年青人：「你叫甚麼名字？爲什麼見了我就回頭走？」

「嗯——」年青人吶吶地說：「我叫馮來。」

探目恍然大悟：「對了，我拘捕過你。」探目這時正在他的口袋裏搜出一包藥丸。探目又質問馮來：「這可是迷幻藥？帶給誰的？快說，否則我不客氣！」

那個叫馮來的年青人面色大變，向勞根他們求情道：「請給我一個機會，我只是代人傳送的，所得實在有限。這只是貨辦而巳！」

勞根從探目手上接過那包藥丸，瞥了一眼就立刻知道那是一種興奮劑；近年來偷運往日本最多的，也是最易賺大錢的禁制藥物。

探目忽然想起了，馮來當時正擬步入雷家所在的那一幢大厦。大概他心裏有事，又怕探目認出他，所以才回頭便走。豈料如此一來，更加弄巧反拙。

探目於是問馮來：「你說替人帶貨辦而巳，然則買主是誰？賣方又是何方神聖？你最好乖乖的說個明白。」

馮來道：「我說了出來，你們是否放我一馬？」

探目因爲有勞根在着，不敢作主，所以他只向勞根遞了一個眼色。勞根點點頭，探目才說：「好吧，我們來個賞罰分明，假如你胡扯，我決不放過你！」

馮來這才說出了買主原來正是雷廷——女傭人阿好的丈夫。賣主却是一間西藥房的東主，據說他擁有一間地下藥廠，專製興奮劑偷運日本，年來賺了數以百萬計的金錢。

探目道:「我果然沒有猜錯,雷廷那傢伙不是好人;叫妻子去做女傭,叫女兒去做舞女,又叫兒子去走私;我早想到所謂行商,必然與走私有關。」

勞根道:「這些事雖然與我們要追查的命案無關,但總算是意外的收穫。」

探目却不以爲然地說:「雷廷爲了滿足個人的生活享受,什麼事情都敢做,殺人也不是奇事!這條綫索我們怎麼可以輕輕放過?」

勞根分析道:「除非另有內情,否則,做走私可以穩賺大錢,又何必殺人?因此,這件事還是交給別人去理;我們要捉的,是殺人兇手。」二名警探無可奈何,惟有把馮來帶返警局去。

探長助手勞根雖然向二名警探分析過,但二名警探仍然覺得阿好這家人實在可疑。他們將馮來押返警局之後,向一名警官交代過後立刻就去找阿好。

馮來已承認替人帶興奮劑交給雷廷,所以警方相信雷廷差遣兒子雷傑走私興奮劑到日本去。既然馮來肯作證,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就立刻採取行動。

當二名警探跑到半山胡宅去的時候,竟然見不到阿好。駐守在胡宅的探員說,阿好到街口去找她的姊妹阿彩。於是二名警探又追踪到阿彩工作的地方去;阿彩的女主人却說:「阿彩今天休假!」

二名警探大爲緊張,立刻向霍克探長報告!

霍克探長這時也知道了雷廷販毒的事,現在再聽二名警探報告阿好失踪,自然會想到其他方面去!

霍克探長首先責備駐守在命案現場的探員,怪他們不阻止阿好離開胡宅;但現場的探員說,探長事前並未吩咐他們要阻止阿好,而且阿好也只不過聲言到街口去探姊妹而已。他們似乎沒有理由阻止。

正是因爲阿好的行動跡近鬼祟,所以警方對她的突然失踪更加緊張萬分。霍克探長立刻下令下屬大規模出動,務求把阿好緝拿歸案爲止。

另一方面,雷廷與雷傑父子同時被捕,警方在雷家也搜到數目可觀的興奮劑。此等被列入「禁藥」名單的東西,部份已裝到一條貼身背心之內,準備由雷傑穿上帶到日本東京去。

雷廷的律師前來保釋父子二人,但被警方拒絕!

由於雷廷生活豪華,警方相信他們做這種非法生意已有了相當的日子。而雷廷和阿好的女兒芬妮,只是被警方傳來問話而已,並未拘捕她。

當晚黃昏,一名警方綫人有阿好的消息,於是大批警方人員奉命緊急召集,因爲綫報指出,阿好在郊區出現。

郊區一間庵堂,這裏原是佛門清靜地,但由入黑時分開始,這裏一帶已佈滿軍警,所有通道均被封鎖。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根據一名警方綫人所提供的綫索,阿好就是在這間庵堂內出現;與阿好一齊的,還有另外一名女傭人阿彩。

當霍克探長帶着助手進入庵堂時,那名主持的老尼姑吃了一驚!

老尼姑吶吶地打量了霍克他們一遍:

「警方人員?甚麼事?這裏根本沒有事發生,你們想找些甚麼?」

霍克探長道:「有個叫阿好的女人,是否在這裏躲着?我們想見見她。」

「阿好?」老尼姑想了想,隨即恍然大悟!「噢!是的,那二名由市區來此吃齋的女傭,怎麼你說她們在這裏躲着?」

「吃齋?」霍克探長是外國人,忍不住問身畔的一名助手:「她說甚麼?」

助手是中國人,解釋道:「就是素食,虔誠的佛教徒都會定期吃素戒葷。」

霍克探長「哦」一聲,又問老尼姑:「那個叫阿好的女人是否和一個叫阿彩的一齊?」

「是的。」老尼姑道,「她們常常到我們這兒來渡假,你是否要見她們?」

霍克探長呆了一呆!他顯然在這刹那間感到無限的驚奇!可不是嗎?警方大陣大仗的弄得如此緊張,如臨大敵似的,但老尼姑却如此大方,若無其事。會不會是故作輕鬆?抑或是緩兵之計?

霍克探長和助手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說道:「可否讓我們入內?」

老尼姑面色一沉:「不!男仕不可以入內。」

「好吧,那惟有勞煩你了。」霍克無可奈何地說。

老尼姑走入庵堂後面去了。

霍克探長低聲問助手:「後面有我們的人把守嗎?那女傭阿好非常狡猾的。」

助手會意道:「探長,放心!這兒縱橫一里之內,都在我們監視的範圍之內。公路上又設有檢查關卡,相信她插翼也難飛!」然而話猶未完,老尼姑已帶着他們要找的人——阿好和阿彩一齊出來。

霍克怔了一怔!

首先開腔問的却是阿好:「又發生了什麼事?」

阿彩也滿臉不高興:「可不是又有人被殺吧?」

助手忍不住道:「你們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

阿好道:「今天才來,想不到你們也找到這兒來。想清靜一會兒也不可以。」

阿彩更理直氣壯地說:「是的,我們有四天有薪假期,連老闆也承認,你們警方太不成話了!」

霍克面色一沉:「你們可知道,我們警方正在調查一宗命案?尤其是你——」探長指住阿好說:「你是嫌疑人物之一,怎麼可以一聲不响的就溜掉了?」

阿好道:「我已對你的下屬說過了,這有甚麼不對?我又不是犯人。」

霍克探長向一名女便衣警探道:「先搜身,然後帶她回去再說!」

於是女警探之中最少有二人同時動手,將阿好就地搜身。阿彩在旁很不服氣!她嘿嘿地說:「這成甚麼體統?這是佛門子弟修練之地,你們太不像話了。」

霍克打一個眼色,又有二名女警過來,把阿彩推過一旁搜查。

「她可能是從犯,一併帶走!」霍克探長命令各女警。

於是阿好與阿彩同時被加上了手鐐,帶離庵堂,推上警車帶走!

X X X

在醫院裏面,被警方列爲重要目擊兇案發生的主要證人胡子仲,此時精神已逐漸好轉過來。他主動要求主診醫生,讓他的女友姜美媚進入病房與他談話。

主診醫生知道胡子仲傷得頗重,尤其是腦部。但由於他失憶,所以能有個人協助他回復記憶力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醫生却有若干限制,要他們一一遵守。例如不能談得太多、不久;醫生同時也向姜美媚指示:叫她不要在胡子仲面前哭,這會令他傷心,影响腦神經……等等。二人都答允了。

病房之內,胡子仲顯然已承認姜美媚乃他的女友;因爲在此之前,他們已見過兩三次面。問題却是胡子仲此刻已從失憶中找回了他女朋友的印象而已!

姜美媚自然很高興!

她對胡子仲道:「有些事情不知道你知道了沒有,就是你家發生了一次大變故;你媽媽已死了!」

胡子仲並未感到意外!他說:「探長曾爲此事問過我,但我腦海中好像從未發生過此事!」

「但是,你就是在該次刧案中受了重傷的。」

「我想我會慢慢記得的。」

姜美媚道:「你可還記得,每天晚上我你最少也通一次電話?」

「嗯——」胡子仲摸摸他的腦袋。但是,他的頭部仍包紮住許多綳帶。

姜美媚叫他別再想了!「小心你會腦痛。這些事,留待慢慢再說吧!」她又問他:「記得你有一名叔父麼?」

「胡志森?」胡子仲這次答得頗快,「探長提過這名字,他好像是我記憶中的一個人。但是,我仍無法想起關於他的一切。」

就在這時候,病房的門被人推開了,走進來的正是胡志森。

胡志森進來後瞥了姜美媚一眼,然後才與胡子仲招呼。胡子仲却表現得一派冷淡。

胡志森是經醫生允許後才進來的,他對姜美媚道:「你可以出去片刻嗎?」

姜美媚瞪他一眼:「子仲剛剛好一些,請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胡志森不大高興地說道:「我自有分寸,何必你來教我?到底我也是他的叔父啊!」

姜美媚「哼」一聲,離開了病房。

胡子仲默默地瞪住胡志森。

胡志森道:「子仲,你應該認得我吧,我是你叔父,唯一的一個親人啊!」

「嗯……」胡子仲沒有反應,只是呆呆地瞪住他。

胡志森又說:「你媽媽已經死了,此事你當然知道了吧?因此,現在這世界上,我便是你唯一的一個親人了。也正因爲這樣,所以你必須信任我。明白嗎?」

「……」胡子仲這一次連「哼」也不哼一句!

胡志森望望門口那邊,道:「剛才那個女子很狡猾,你得小心爲是。她正被警方懷疑。警方認爲她可能正是殺死你媽媽的兇手,然則,你也就是她在忙亂中擊傷的。你切勿輕信她的說話!」

胡子仲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他說:「你說她是擊傷我的人,但我記不起當時的情形,你可否約略提醒我,讓我慢慢可以回憶起來?」

「嗯——好吧!就讓我來告訴你!」胡志森想了想,又說:「當晚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的。首先是你突然之間返回二樓的書房,忽然看見一個黑影正在移動,於是你喝住她,想開燈;但那黑影因爲正將你的保險箱開啓,所以不想你揭穿她,惟有將你擊暈。你母親聞聲上樓查看,她被迫動手把你母親殺死。然後逃去!」

胡子仲聽了他叔父的話之後,也幾乎百份之百的相信下來。因爲他根本記不起當時的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自然亦難分眞假!

但後來他想想,忍不住又問:「你怎會知得這麼清楚呢?」

胡志森當堂給他問倒了!

是的,如果胡志森當時不是在現場上見到,又如何知得這麼清楚。

還好胡志森是個頗爲機靈的人。他說:「我當然不會在現場之上,如果當時我在現場上,我一定會抓住她,怎麼會讓她逃去?我只是憑現場上留下的證據,以及我所知道的一切,配合偵探邏輯學,作出了這種假想。」

胡子仲道:「叔父,原來你對偵探這門學問,也有研究,那眞好極了,我想知道,你憑什麼懷疑美媚就是兇手。」

「嗯——」胡志森稍作沉思,又說道:「那當然有許多前因後果作爲根據的。例如你未出事之前她已表現得很貪婪!」

「我正想知道一些未出事之前,我和姜美媚之間的情形。」胡子仲道。

胡志森道:「她與你是朋友,但我們早已覺得不大對勁。因爲就憑我們視察所得,姜美媚並非眞的愛你,只志在你的財產而已。」

「財產?」胡子仲一怔,道:「我有甚麼財產?」

「你這傻瓜!你爸爸,亦即我之兄長,他死了,財產就是你的,怎麼會沒有財產?」胡志森說到這裏,門外有人硬闖進來!

是二個女人,爲首一個是胡宅叔侄所熟悉的姜美媚,另一個是個四五十歲的婦人,她哭哭涕涕的,狀甚悲痛。胡子仲因此忍不住問他叔父:「她是誰?」

胡志森告訴胡子仲:「她是你家的老傭人阿秀。你一點也認不出她麼?」

胡子仲搖搖頭說:「我好像從未見過她!」

那婦人含淚瞪住胡子仲,哽咽着喃喃自語:「怎麼會這樣呢?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我的天啊!」

姜美媚大概在門外已將情形約略地對她講過了,否則阿秀也不會哭成這樣子。

阿秀的確是胡家的老女傭,日前告假回鄉探親,她發夢也想不到會有此事發生。難怪她這麼悲痛。

胡志森瞥了姜美媚一眼,竟然以主人的口吻道:「你們出去,不要再騷擾子仲了!」

豈料姜美媚却反唇相稽:「眞正騷擾子仲的是你,剛才你對他所講的都是廢話

，千萬別以爲我聽不到！」然後她又對胡子仲道：「子仲，你先養好傷，身體要緊，其他事，待你出院之後，我會慢慢告訴你的。目前你最好還是少聽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廢話。」

「你說什麼？」胡志森霍然站直了身子，不懷好意地瞪住姜美媚！

姜美媚也不甘示弱：「你想怎樣？」

兩個人越吵越兇，聲浪也越來越大。阿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胡子仲則痛苦地捧住紮滿了綳帶的頭部。

醫生和護士聞聲進來了，把所有人都趕出去！

一名探員則從旁協助，他是奉派來保護傷者的。一切與傷者胡子仲無關係的人，均被拒入內；除了醫生和護士之外！

胡志森和阿秀等人到了病房外，姜美媚悻悻然獨自離開了醫院。

那名探員過來對女傭人阿秀道：「探長想請你到警局裏去一次。我們有許多話要問問你。」

女傭人阿秀被一名探員帶到警局裏來，霍克探長便立刻召她進探長辦公室裏問話。

「我知道你在胡家工作的時日比阿好更耐久。」霍克探長對阿秀道：「關於胡家最近發生的事，你有什麼意見嗎？」

女傭人阿秀已經知道她的同事阿好被警方扣留，所以心裏很害怕。

她吶吶地說：「這不幸事件發生時，我仍在鄉間，所以我所知不多。」

霍克探長道：「我要問你的，是案發前的情形，尤其是有關死者和傷者的。你對他們母子二人一定比外人更有認識。」

「太太和少爺一向對我非常好。」阿秀悲從中來，又哽着了咽喉道：「我眞是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會發生這麼可怕的事情。」

「你那位女主人平時有些什麼仇家？」霍克問阿秀。

「嗯——」阿秀想了想，說道：「太太爲人很好，我看不出她有仇人。」

「你家少爺呢？」

「少爺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他也很少與人結怨。」

霍克又問：「胡志森可是你家老爺的胞弟？」

「我想是的。而二老爺常常到我們這裏聊天，他和太太談得很投機。」

「那位姜小姐，你當然也認識。就是你少爺的女友。」霍克道，「你覺得她爲人如何？」

「姜小姐人倒不錯，我知道她和少爺很好。」

「太太反對他們來往嗎？」

阿秀很愼重的想了想，道：「太太和少爺之間，似乎互不干預。少爺和姜小姐經常在二樓書房交談，太太和二老爺他們多數躲在太太的睡房內聊天。坦白說，有時我也看不過眼。」

霍克探長早就想到，阿秀的口供可能十分重要，主要因爲她在胡家工作的日子較長。果然，現在阿秀就道破了女主人和胡志森之間的不正常關係。那是叔嫂之間的畸戀。

霍克探長雖然是外國人，但却明白到中國社會的禮教傳統。所以他忍不住又問阿秀：「你家少爺對他母親的事，有沒有意見？」

「他當然不會高興，但做兒子的又怎麼可以反對？」阿秀嘆了一口氣！

霍克探長道：「然則他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我想是的。」阿秀又說：「其實二老爺也太過份，他自己有兒有女，又有妻子，不應該把局面弄得如此尷尬！到底中國人社會不宜太過隨便！」

霍克探長的腦袋彷彿被轟了一下。他心裏想：怎麼從未想過胡志森的家人？

對了！這件事發生了之後，胡志森的一家人，除了胡志森本人之外，從未露過面，這分明是一種反常的現象。因爲胡志森的妻子名義上與死者是妯娌關係；胡志森的兒女與傷者是兄弟關係。爲甚麼此事發生後，他們竟佯作不知？

霍克探長覺得這是一條十分重要的綫索，於是立刻親自帶同助手到胡志森的家裏去！

途中霍克遇上浪子畢基。霍克靈機一觸問道：「胡家的命案你可有興趣？」

畢基坐在他的汽車裏搖頭苦笑：「只有你這傻瓜才做探長。我不會自討苦吃的，何況我的女朋友正等着我呢。」說完隨即開車離去。霍克亦覺無可奈何地苦笑搖頭。

× × ×

胡志森剛好不在家裏。胡太太對警方人員的態度也顯得十分冷淡！胡志森的一子一女當時都上學去了。

霍克問胡太太：「你一定知道胡太太已經死了。也必然知道他們的兒子受了傷吧？」

胡太太瞪他一眼：「知道又怎樣？」

「爲甚麼你不去看看他？」霍克問。

「爲甚麼我要去？」胡太太的態度很不合作，「我不喜歡可以不去，我沒有空也可以不去，你還有甚麼要問？探長。」

霍克探長雖然備受胡志森妻子的奚落，但他並不生氣，反而很有耐性地說道：「聽說你極不高興你丈夫對胡柏太太的關心態度。」

「這是什麼意思？」胡志森太太反問道。

「在倫常關係來說，你和死者既是妯娌關係，但你却表現得毫不關心，這是否有些反常？」霍克探長瞪住她，「現在我有些問題希望你回答我，首先請你告訴我，你可知道胡栢太太與你丈夫的關係？」

「知道又怎麼樣？」胡志森太太嘿嘿地說，「反正他有的是藉口，例如大哥死了，做弟弟的關心嫂嫂和侄子是應該的……等等，總之有大條道理。嘿！但是，關心一個人，何必陪她陪到三更半夜？更無須日日夜夜與她纏在一起；甚至在家裏撥個電話過去問一句也就很足够了。」

霍克探長看見她情緒激昂，乘機詐道：「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我們警方已掌握了若干資料，我們原則上無意干涉你們之間的私人問題。但却要弄清楚一件事，就是事發當晚，你和你丈夫是否一直留在家中？」

「是的。」胡志森太太幾乎連想也沒有多想一下，就回答道：「這點我却可以向你保證，當晚我們一直在家裏。直至接到噩耗爲止，我仍以爲是一般性刧案，想不到會鬧出人命來。」

「除了你們夫婦二人之外，還有誰可以作證？」

「我的兒女。」

「他們什麼時候放學？」霍克看看他的腕表。

胡志森太太也看看牆上的壁鐘：「差不多快要回來了。」

話猶未完，門外已有人按鈴。霍克於是叫助手留下陪伴胡太太，他自己却親自跑去開門。

出現在門外的，果然是胡志森的兒子胡子風。探長立刻向他表示身份。

胡志森的兒子胡子風年僅十三，當他知道對方是一名警方人員之後，果然怔住了好一會兒！

霍克探長有意把他們母子二人分隔開，所以事先叫助手纏住胡太太，探長本人則親自到門外「迎接」這位胡公子。因此二人在門外交談，並未進入胡宅之內。

霍克探長首先問胡子風：「你可知道你的伯娘死了？你大哥子仲，也受了傷入院？」

「我知道，當晚已知道了。」胡子風眨着雙眼。

「你爲什麼不去看看大哥？一塲兄弟嘛！」

「媽媽不准！」

「你可知道爲什麼不准嗎？」

「我不知道，但是，爸爸媽媽經常吵嘴都是爲了伯娘那邊的事。」

霍克想了想，又問道：「那天晚上，你們是否一家人都在家裏？」

「嗯——」胡子風很審愼地回憶着，最後才說道：「是的，我們一家人都在家裏。」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不會錯的。較早時爸爸雖然出過去，但很早回家。」

「你媽媽呢？」

「她從未出過去。」

至此，霍克探長又自頂至踵的打量了胡子風一遍。最後把視綫集中在他那一雙「懶佬鞋」之上。

「你着幾多號鞋？」霍克忽然想起現塲上檢獲的一隻鞋——懶佬鞋。

「六號半。」胡子風順口說了。

霍克記得現塲上的懶佬鞋同樣又是六號半，但是他不作聲，只把胡子風帶回胡宅之內。這時胡太太顯得很不高興。

霍克探長正待向胡太太告辭，外面却傳來一陣陣人聲吵鬧。霍克立刻開門衝出去！

原來守候在門外的探員正截查三名青年學生，雙方發生了糾纏！

根據探員解釋，二名學生打扮的青年人，在胡家附近鬼鬼祟祟的，探員懷疑他們意圖不軌，所以截住他們搜查。雙方亦因此發生了衝突！

霍克探長親自詢問二名學生，發覺他們的校服與胡子風的相同，結果證明他們原來是同學。二名學生是來找胡子風的。

探員從二名學生身上搜出的香烟，似乎與別不同，經檢查後，發覺可能「加了料」；根據他們的經驗，這些香烟烟枝上，似乎有些粉狀物夾雜其中。

與霍克探長在一起辦案的探員，都是富於經驗的，所以經他們用指頭、舌尖試過那些粉末之後，確定了那是海洛英！

探員把實情告訴了霍克探長；霍克探長却把二名學生帶到他的車子裏去。

霍克探長覺得這二名學生的年紀與胡子風差不多，偏偏又在這候時在此出現，於是忍不住問他們：「你們可是來找胡子風的？」

「嗯——」二名學生支支吾吾，不敢直言！

霍克道：「你們分明吸毒，而且我們也有了證據，要拘捕你們，易如反掌！但是現在，我給你們一個機會，看看你們會不會做！」

二名學生面色本來已經够蒼白了，這時候更加難看。他們有如木人一樣，獃在一旁！

霍克探長道：「你們與胡子風既是同學，又在這時候出現，當然也是爲了找胡子風而來。告訴我，你們找胡子風，所爲何事？」

一名探員忽然記起其中一名學生可能是黑人物。

那名探員曾在反黑組服務，所以他對這名學生有些印象。他對探長說：「這小子綽號叫黑仔，我查過他。」

霍克探長道：「如果你們不合作，我怕你們担當不起這許多罪名。」

黑仔道：「我們的確想等胡子風出來。我們有約，並非來找他！」

霍克望向胡宅那邊，只見窗口有人影一閃，分明是胡子風剛才在偷窺他們。

霍克又問黑仔：「胡子風也吸毒？」

「嗯——」黑仔欲言又止！

霍克轉問另一名學生：「你叫什麼名字？」

「江浩。」那學生似乎比較純良。

霍克向一名探員示意：「把他帶到你們的車子裏去。」

胡宅門外的街道，是半山區的一條馬路；這些馬路照例只有靠山一邊才有建築物，另一邊是沒有建築物的。那兒停了二輛車子，其中一輛是探長的座駕車，另一輛則是其他探員的。

探長將黑仔與江浩分開，目的是不讓他們有任何連系，更易講出眞相。

霍克又警告黑仔：「你不講眞話，我惟有把你交給反黑組。那時只怕你後悔不及！」

黑仔想起反黑組對待他的燥暴情形，就心有餘悸，所以忙說道：「如果我說出實情，是否放我一馬？」

霍克道：「那要看你合作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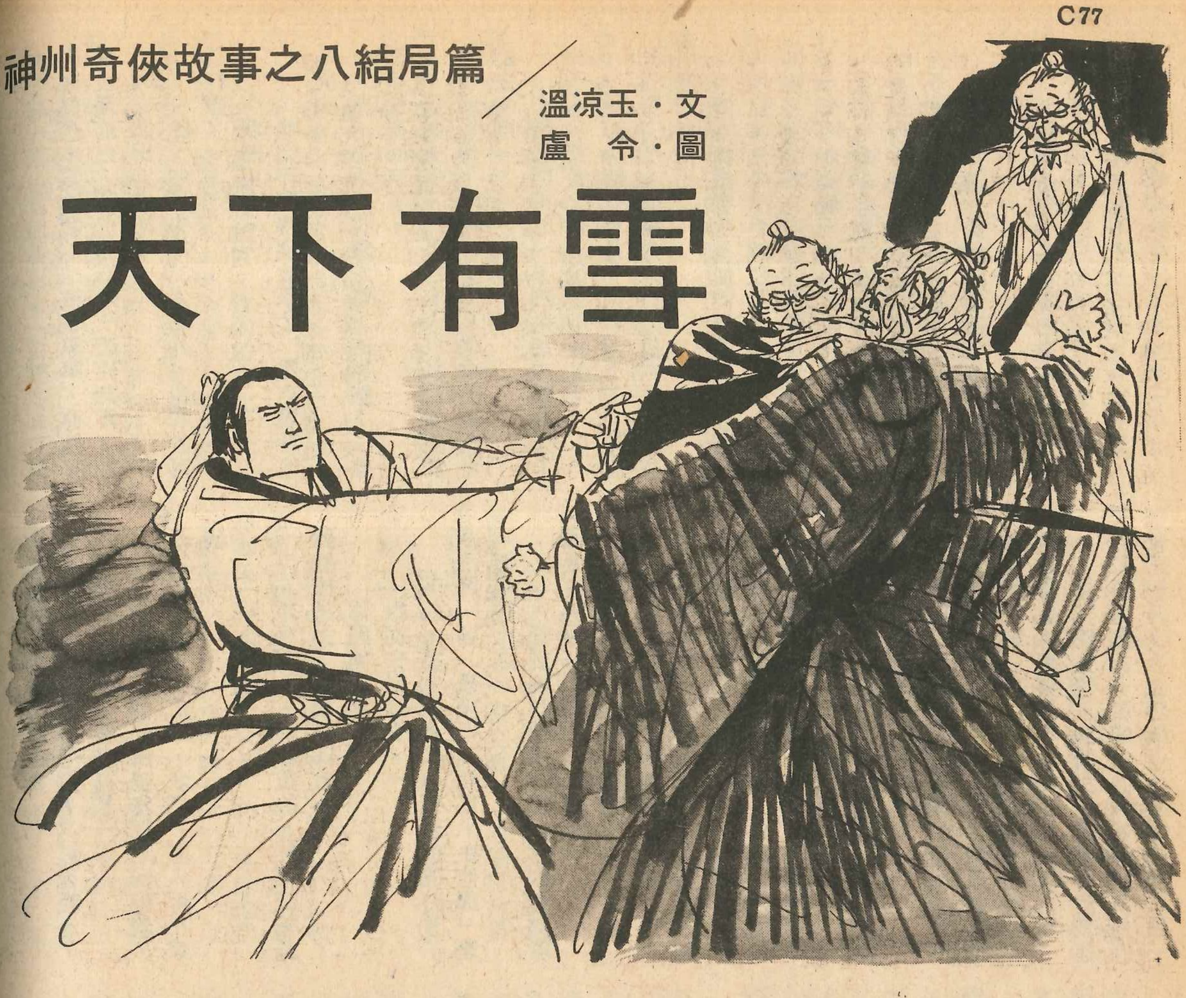
「胡子風答允借錢給我們！」

「借錢吸毒？」霍克又氣又怒！

黑仔垂下頭來，不作聲！

在另一輛探員的汽車裏，江浩却比較脆弱，直認受黑仔指揮，此來是向胡子風勒索；原來胡子風有些瘡疤給黑仔把握住。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勒索了。每次幾乎都順利得手。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八結局篇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天下有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肚和尚與藺俊龍兩人在牢前死守不退，以防牢內的兄弟不慎衝出來，致遭無謂犧牲。因此兩人寧願作箭靶子，抵擋敵人的進攻。這時，暗器、箭矢紛紛射來，大肚和尚身中一箭，入肉三分，但他强忍痛楚，雙手一合，夾着一枚射向藺俊龍咽喉的暗器，而胡福適時掠至，將躲在樹上打暗器的唐肥迫落地面，並晚以大義，唐肥非但不聽忠告，反而打出唐門的絕門暗器——唐花，射向胡福，與此同時，傳來一聲清叱，物隨聲現，一條細如游絲的銀鍊直舒半空，將唐花一捲，向唐肥倒打回去，原來這是唐方的絕技——一綫銀河吊唐花……

趕赴風波亭　拯救岳將軍

玉石俱焚

「唐方來了！」

衆家兄弟，一起喊了出來！

惡鬥中的鐵星月，怪叫了起來，被人打了數記都不自覺。

劇戰中的李黑，精神抖擻，一連傷了數人。

苦戰中大肚和尚，藺俊龍、施月，眼眶中濺出熱淚來！

陳見鬼幾乎呻吟了一聲：「只差蕭大哥不在了！」

少林洪華「砰」地一聲，一頭撞在牆上，竟破磚而出，奔向唐方！

雪光下，「鐵龜」杭八悄悄掩退，邱南顧見了，豪情大發，不顧一切，發足即追！

林公子的劍和刀，又合在一起，成了一道凌厲無匹、刀劍合一的光芒。

這光芒就如士氣一般盛烈！

× × ×

「唐花」倒飛向唐肥！

唐肥魂飛魄散，一面退一面怪叫，「金刀」胡福這次再不留情，陡地掩近，一刀——兩斷。

唐肥死。

唐方幽幽一嘆，道：「妳不該背叛唐門。就算不在唐門，也不該作出如此卑劣的事來！『神州結義』已原諒了妳，但妳不該一錯再錯，唐門還有老太太，就算沒有她教我『銀河一綫』來收拾妳，上面還有個天呢，天也會收拾妳昔日對唐家的誓言。」

× × ×

唐方並沒有下手殺害唐肥。

她跟唐肥雖不是同一個母親生的，但也情同姊妹。

唐方當然不忍。

她只是用「銀河一綫」將「唐花」引了回去。

唐肥卻在驚駭中為胡福所殺。

金刀胡福，外號「好人不長命」，他

自己則也是一個寧願自己的命短一些，也不想濫殺一人。

唐肥的所作所為，却令出了名的「好人」都下了殺手——一個如果太將人趕絕，自己的下場是不是也像自己所作所為一般絕？

× × ×

這點誰都不知道。

可是唐方一出現，士氣大增，局面大是不同。「千手劍猿」藺俊龍雖未見過唐方，但時常聽見兄弟們說起過她，也不知怎地，唐方自有一種力量，使人要全力好好表現給她看，所以藺俊龍也豁了出去，一條傷臂，竟是好了一半。

胡福、大肚和尚、施月合藺俊龍四人之力，抵外抗敵，唐方縱高掠飄，發暗器以助，阻擋了外來的攻勢，牢內的鐵星月、李黑、林公子，陳見鬼、柴華路等，更大展神威，來個反撲，要將獄內包圍的官員一一殲滅。獨有邱南顧、洪華二人，見唐方至喜歡過度，直向「鐵龜」杭八追了出去。

「鐵龜」杭八的武功，說高不高，說低不低，比一衆官兵，自是好得多了，但比起邱南顧這一伙兄弟，又差得好遠，而今先喪了胆氣，要沒命也似的發足逃亡。

邱南顧發足便追，洪法因怕邱南顧出事，他惜言若金，行事審愼，所以便掉尾跟去，好作照應。

杭八在前面逃，他不大不小是個官兒，官兵見主帥在逃，也潰散了半數，杭八一面叫，一面逃，沿牢的官兵，便紛紛掣出兵器來兜截，但邱南顧追得極快，只見「嘿」地一聲，杭八便過去了，又「嘿」地一聲，邱南顧也追過去了，衆兵那裏兜截得住？

於是他們便返身追去，這樣一路上糾合，杭八逃在前面，邱南顧緊跟追去，後面是一大堆人大呼小叫的官兵，而官兵後面，又有洪華一人。

洪華的輕功不高，追不上邱南顧和杭八，因怕邱南顧後路被一衆官兵塞死，便運勁全身，衝進官兵羣去，拳打脚踢，一面追趕，一面令當者披靡！他輕功不高，但內功十足，官員遇着了他這身銅皮鐵骨，只有叫苦的份兒。

邱南顧和洪華一離開了十三牢房，那邊的戰況情勢又大起變化。

本來唐方蒞現後，衆兄弟大為振奮，反過來官兵被打得東倒西歪，但是這時大理獄外火光冲天，殺聲四起，原來是駐於京城的禁軍，足有二萬人趕至！

這一來大理獄前前後後，被鐵桶一般密實包圍，而且入獄援助官兵的軍隊，愈來愈多，鐵星月等縱有三頭六臂，驍勇善戰，也是抵擋不住。

這時林公子所帶來的以前蕭秋水所統領的「天兵」舊部，也紛紛殺進來，這些人莫不經過沙場衝鋒殺敵，以少勝多以寡擊衆的大場面，才勉强支撐住陣脚。

而邱南顧和杭八方面，一追一逃，杭八心有計算，知道愈是入內，調防的高手愈厲害，所以往牢中心奔去，邱南顧當然緊追過去。

殊料到了最後三牢，根本沒人出來援救，杭八知牢中有變化，這時邱南顧已追近，杭八急閃入最後第二層的機關牢去！

這稍一猶豫，邱南顧已撲到，一手抓住杭八的後領。

這一下杭八原就沒救了，邱南顧論力道雖不及鐵星月，但腦子精靈古怪，只有在老鐵之上，他一拎住杭八的後襟，即刻拑了起來，用力一摔，要把杭八在牆上摔個稀巴爛！

但是這一拑，却拑住杭八背後的護罩倒刺！

邱南顧沒料杭八有這一招救命傢伙，手心一痛，已給刺着，摔出去的力道，便驟減過半！

「砰」！杭八撞在牆上，撞得個滿天星斗，要不是他雙手按得快，只怕腦袋早撞得開了花！

杭八滑在牆上，雖被撞得個血脈翻騰，但神智未失，他對此處機關，早已因朱舜水帶引，耳熟能詳，他手下已按在一個機鈕上。

那邊的邱南顧被刺痛了手，也聽到洪華在後面拳打脚踢的聲音，他狂吼一聲，再向杭八攫來。

杭八的身體緊貼牆上，「呼」地一聲，石牆忽然嵌了進去。

邱南顧「砰砰」雙掌擊空，面前已換了一棟牆——正是原來那道石牆的背面！

就在這刹那間，杭八已經上石牆，在另一邊旋轉了出來，他手上的狼牙棒，一棒就敲在邱南顧的後腦上！

邱南顧慘叫一聲，這時洪華剛殺入這密室，也大吼一聲：「小邱！」

杭八駭然回首，只見密室入口處背着陽光有一名光頭赤精的大漢，心下一凜，正在這時，邱南顧以他過人的生命力回擊！他反鎖住杭八的咽喉。

杭八力掙未脫，狠牙棒又嵌在邱南顧腦後，無論他怎樣力圖掙扎，邱南顧始終緊緊死扨住對方不放。

洪華眼見此情景，眞是睚芒欲裂，猛衝進去，不料頂上一桶沸油直倒了下來。

他輕功不好，又心神盡喪，眼看便要被沸油淋得個身焦體腐——

× × ×

這時邱南顧的第一聲慘嚎，正好傳入蕭秋水耳中！

蕭秋水猛地一震：是小邱的聲音？就在這時，他猛感胸口「神藏穴」上一痛！

但是他已醒覺，立刻以「木頭」之法，將「神藏穴」硬生生離開三寸！

這時朱舜水的第一爪已入肉三分！

蕭秋水驟然出手，這一招，沒有名目，是他老早在當年「振眉閣」中長廊上被暗算時，便已稍具雛型，而在他闖蕩江湖的過程中，每次被暗算時都不斷孕育形成的一劍：——

「驚天一劍」！

× × ×

驚天第一劍，後發而先至。

蕭秋水以寶劍「如雪」，發出了這一擊。

一刹那間，光耀全室。

朱舜水的右手已入肉七分！

但也在這瞬間，朱舜水的五指齊斷！

他的另一隻手，也抓住了劍身。

「崩」地一聲，「如雪」折而爲二！

這時洪華的狂嚎：「小邱！」也傳入了蕭秋水的耳中！

蕭秋水不知那來的力量，狂喊了一聲：「兄弟！」他的左手又拔劍！

蕭家古劍：「長歌」！

就在這心急如焚的刹那間，蕭秋水腦中忽閃過燕狂徒攻襲朱舜水時那玉石俱焚般的氣勢！

他突然創出了這一招劍法！

「玉石俱焚」！

朱舜水狂嘶，退出八尺！

若不是蕭秋水尚未熟習這招，朱舜水萬萬逃不過去！

蕭秋水的胸口疼痛，却完全沒有感覺，他「嘯」地一聲，閃出了石壁，直撲邱南顧發出慘叫之聲處！

就在這時，他也感覺到那最後一道原本是「塞外雙盲」把守的石室中有人！

但他此時已不及理會。

——小邱，小邱他怎麼了？

——那一聲慘叫……

此際他的輕功是何等之快，但就在他全力掠出時，心頭上忽然有了一種感覺。

彷彿他遠離了什麼他所景仰的東西，彷彿他自己失手擊碎了他心愛的花瓶的那種感覺……

只是他已無暇顧及。

×　×　×

那最後一道石室，黑暗中的那人，正是「神行無影」裘無意。

這時他已潛入最後室中，而且正好要湊眼看牢中心的情形，就有一個人，衣襟濺血，飛掠了出來！

這人掠出來的聲勢，眞是非同小可！

裘無意也是江湖上頂尖兒的高手，居然能在這刹那間，看清楚是蕭秋水！

他曾在長板坡之役見過蕭秋水——蕭秋水作爲後起一輩的年輕高手，武功已高得出奇，——而今却單止這一下聲威，竟令吒叱沙場、名聞武林的丐帮帮主裘無意也爲之震動！

就在這一震之間，蕭秋水的巨影已在暗室中消失！

蕭秋水一走，裘無意驚疑未定，却瞥見在那牢中心內的朱舜水看着自己的斷指，臉上露出一種十分不能置信的表情來。

這不可置信的表情延續了一下子，朱舜水便桀桀狂笑起來，只震得火光晃動，也照得上臉上的笑容十分詭異，只見他雙目凝望着自己的五隻只剩半截的手指，喃喃自語道：「好！好！好厲害的蕭秋水！好厲害的蕭秋水！」說着哈哈狂烈地笑了起來，也不知是因爲笑還是因爲痛，全身抖動了起來，只聽朱舜水波桀地笑道：「你走，你走！你可知道你中計了……哈哈哈哈……」他用那隻尚完好的手背，退至牆壁，敲了幾下，裏面竟發出空洞的聲音。

「你可知道……你們想救的人……還在這裏……哈哈哈……這石室中心裏，還有石室……」

裘無意聽到這裏，眼睛亮了，他心裏狂喊道：「天可憐見，教我知道岳將軍還在這裏……」却聽朱舜水近乎瘋狂地笑道：「蕭秋水……你武功是高，但江湖經驗，還比不上我老朱！……你也不想想，岳飛要是不在這兒，派我這樣的重將來守在這裏，淨是在此地喝酒、吃飯的麼？哈哈……」

裘無意聽到這裏，再也按捺不住，「刷」地飛身返去，朱舜水是一代高手，立時警覺，霍然回身，裘無意若在此時出手，定可擊殺朱舜水。

只是他不屑如此做。

裘無意喝道：「朱舜水，快放岳將軍出來！」

朱舜水「格格」乾笑了兩聲，臉肌不動，道：「我道是誰，原來是……」

這時外面喊殺冲天，裘無意知事態緊急，上前一步，跨過火舌，又叱道：「快放岳將軍！」

朱舜水望了望自己的斷指，道：「岳飛不在這兒，他……」

裘無意臉孔一扳，截道：「胡說！你剛才的自言自語，我都聽到了，快打開機關！」

朱舜水臉色一變：他估量裘無意的武功，跟自己不相伯仲，裘無意也曾受過重創，但自己却是新創，加上一隻手給廢了，這一戰下來，實凶多吉少，當下道：「裘帮主，就算我放了岳飛出來，帮主又能夠帶他逃得出這裏麼？」

裘無意再上前一步，大喝一聲：「你放不放？」

朱舜水忽將臉色一變，道：「裘帮主，靠凶的麼？我老朱可是唬大的！」

裘無意倒是一怔，不料朱舜水在這等情勢之下，居然還有膽氣跟自己相持，裘無意竹杖一揮，發出破空「嗤」地一聲，道：「朱舜水，你再不放人，我可要動手了！」

朱舜水冷笑道：「我受傷在先，你此刻動手，便是要檢我便宜！」

裘無意嘆道：「若換作平時，我當然待你傷癒再較量，但今時的情勢，却也由不得了……你還是少來這套罷！」

這時火光在地上熊熊而燒，外面殺聲震天，朱舜水冷冷地道：「既然如此，還等什麼？」

裘無意見朱舜水態度驀然如此强硬，不由怔了一怔，就在這怔得一怔的霎息間，朱舜水「呼」地攻出一爪！

這雖是簡簡單單的一爪，但五隻手指，各拿裘無意身上五處不同的穴道。

裘無意本可接下這一招而還擊的，但他不想這樣做，因爲朱舜水只有一隻手能用。

如果裘無意以一隻手接下朱舜水的一抓，另一隻手反攻，那朱舜水就只有挨打的份兒。

裘無意雖亟欲救岳飛，但却不想趁人之危。

他也本可以側身避過，但他也不敢這樣做。

朱舜水是一流高手，若將破綻賣給這種絕世高手，恐怕就沒有下次了。

所以裘無意既不能接與還手，又不能以欹側彎倒來避開，只好退了三步，讓開來勢。

他退第一步時，什麼也沒有。

他退第二步時，也避開了朱舜水的抓

勢。

但他退到第三步時，背心一疼。

他的第三步已退了出去，已不及收回了。

於是「噗」地一聲，他看見了一樣東西，自他胸腹間凸了出來。

劍尖！

×　×　×

裘無意沒有厲呼，也沒有慘叫。

他只有憤怒。

他被朱舜水騙了。

在這一刹那，他的憤怒無可底止。

朱舜水却笑了：「你錯了，我在這裏，並非一人自語，而是對着這位康老弟說話。」

原來康劫生並沒有走。他就躲在石壁凹隙間，這石壁乃靠牆的一處，所以裘無意自石縫中窺望時並未發現到。

康劫生爲人十分精靈，他知道憑他的武功，絕殺不了裘無意，就算是自背後暗算，也恐怕力有未逮，所以他暗示了朱舜水，只把劍緩緩地伸到裘無意身後，不帶一絲風聲，要裘無意無從醒覺起，並等他自動撞上來。

朱舜水一見康劫生此着，如服下定心丸，便故意出手，明知裘無意是俠義中人，不致趁人之危，只有退避一途。

裘無意果然中伏。

康劫生的劍，刺穿了裘無意的腹腔。

朱舜水笑道：「裘老，您還是認栽的好，放心去罷。」

裘無意點點頭，疲倦的道：「我看錯你了。」

朱舜水揚眉道：「哦？」

裘無意道：「我以爲你朱舜水畢竟是個人物，原來是個卑鄙小人。」

朱舜水笑道：「你還未死，難道你想沒有了舌頭才去見閻羅王？」

裘無意慘笑道：「你這種人也配稱『天王』，眞叫江湖上英雄笑歪了嘴！」

朱舜水怒道：「再說，再說我眞的拔了你的舌頭。」

裘無意冷笑道：「我怕就不說了。」

朱舜水一個箭步，一爪拑住裘無意的下頦，用力一扯，下巴立刻脫了臼，但就在此時，裘無意的綠竹杖，也刺了出去！

朱舜水何等精靈，早有防備，順勢一讓，便避過這一刺，笑道：「裘老，你這些伎倆，簡直是班門——」

他的話太大意了，可惜還沒是說完。

因爲他驀然驚覺裘無意的那一杖，招路突變！

那一杖看來是要刺他個透明窟窿，其實却是打向他的傷指。

傷指是朱舜水最弱的一環。

朱舜水發覺時，已來不及抽手。

受傷的手，總是轉動不靈，饒是朱舜水這樣的高手，也不例外。

但是朱舜水是頂尖兒的高手，應變自有過人之能，在這等緊急情形之下，居然另一隻手及時一捉，捉住綠玉杖！

他的反應不可謂不快，可是他錯了。

他一隻手受傷，一隻手抓住綠玉杖，但裘無意還有一隻手。

而且裘無意竟將他的綠玉杖放棄了，無形中也等於裘無意多出來了一隻手。

他雙手抱住朱舜水，用力一摟。

朱舜水是何等人物，知是生死關頭，强力穩住步樁，裘無意竟箍之不動。

可是這時候，裘無意所等待的「助手」果然來了！

康劫生一見裘無意居然還能反擊，心慌之下，自然將劍往前一送！

這一送原以爲能扎進裘無意體內深些，即時要了他的命：但是裘無意就是等待這「將劍一送」。

他知道憑他的智慧、武功、以及現在的體能，最多只能抓住朱舜水，要殺此人，還有待康劫生。

康劫生這一挺劍，劍身穿過裘無意足有一尺餘，直至沒柄，但這一尺餘的劍尖，也有半尺，刺入了正站在裘無意對面的、而且在運力不讓裘無意拖過來的朱舜水胸中！

這一刺突如其來，朱舜水一感刺痛，大驚氣弛，裘無意吐氣揚聲，一把將他摟了過來。

「嗤」地一聲，尺餘長劍，全入朱舜水體內，還有半尺左右的劍尖破背而出。

朱舜水這下，可謂驚駭莫巳，楞了一下，才知道怎麼一回事，而康劫生也怔了一下，才知道是刺中了朱舜水，於是連忙抽劍。

可是這劍抽不得：——朱舜水深知自己的傷勢，可以說是一抽便死，所以他的綠玉杖，立即刺了出去，「哧」地戳中康劫生的「鼻樑穴」去！

這一下正中死穴，康劫生果然呼叫不及半晌，便倒地而死，那柄劍亦因而沒有抽出來。

可是就在朱舜水發杖刺着康劫生的刹那，裘無意雙手已戳中朱舜水的「紫宮穴」和「神室穴」。

朱舜水長嘆一聲，他的嘴角已溢出血來。

裘無意也長嘆一聲，住了手。

朱舜水道：「好啦，你，我，兩個人，都活不了啦。」

裘無意道：「你虞我詐，到頭來，還是一死。」

朱舜水道：「不過你死了，丐帮就完了。這叫死得不情不願。」

裘無意淡淡地道：「我死了之後，自有丐帮英才接下去殺奸臣亂黨！」

朱舜水冷笑道：「你死了之後，還會有丐帮？朱大天王和權力帮，隨時都可以把丐帮吞滅掉。」

裘無意也冷笑道：「要吞沒也是權力帮的事，你死了，七十二水道，三十六瓢水寨，自然烟消雲散。」

朱舜水哇哈大笑道：「到現在你還以爲我是朱大天王？」

裘無意駭然道：「你……」

朱舜水恨笑，一面笑一面咯着血，道：「朱大天王是朱俠武，我只是個幌子而已。」

裘無意聽了，心中一甜，連吐了三口血，原本他的氣息比朱舜水强，但此刻喘息已一般急促：「朱……朱俠武……」

這時地上的火光，也至油盡燈枯之際，只剩下青藍色的火苗，忽忽地閃動，很是無力。

好一會，裘無意才勉力道：「你若知道我是誰，便不會在我瀕死前如此接近我了。」

朱舜水本想忍着，但最終還是禁不住要問：「你究竟是誰？」

人至少想知道自己究竟是死在誰的手裏；他們兩個人手足緊貼着，被一枝劍串連自己，在旁地上有兩個死人，是父子倆，地上火光一明一滅，照得他們瀕死時强掛笑容的兩大高手，十分可怖。

外面依舊喊殺連天。

裘無意强撐道：「我是宗老將軍舊部，人稱『九命將軍』……」

朱舜水失聲道：「『拚命九將軍』裘西門？」

裘無意苦笑道：「你若知道我就是裘西門，你絕不會大意到我未斷氣之前就走近我的身邊。」

朱舜水搖首道：「是，我的確太大意，太得意了。」因爲「拚命九將軍」裘西門，當年奮戰沙場，衝鋒陷陣，攻城掠地，以拚命出了名，幾次混身浴血，皆能殺盡敵人而不死，故人稱「九命將軍」。

裘無意强笑道：「在當陽之役，我受燕狂徒重擊而居然不死，還服了一顆『無極先丹』，你想等我先死，只怕……」

朱舜水喘息急促，但說了一句話：「可惜你忘了一件事。」

裘無意面色一變，他已想起了，可是朱舜水還是硬要說出來：「岳飛……他就困在牆後……沒有人……能救他……」

裘無意聽到這裏，直如晴天霹靂，所有的鎮靜，都已失却，大呼道：「將……軍……」

用力往後一拔，「嗤」地一聲，血水飛濺，他想拔出劍而脫離朱舜水的身體，但劍一拔出，精氣已盡，兩人反而緊靠在一起，跌到地上去，再也沒有了聲息。

這時只剩下一點點的藍焰，被二人身體一壓，也末了火苗。

石牢又回復了一片黑暗。

× × ×

外面風雪狂號。

風波亭

蕭秋水聽得了第二聲洪華的大叫，便全力掠出牢外，也沒留意裘無意就在黑暗石室中。他掠到了那機關密室中，洪華才走了幾步，沸油正當頭淋下，洪華不及避躲。蕭秋水大喝一聲：「洪華！」飛撲而出，「砰」地撞飛了洪華，他的人也收勢不住，跌了出去！

然後他便聽到兩人的慘嚎聲。

——其中一人，竟是小邱！

蕭秋水用掌一按牆壁，已將去勢消盡，閃電般折回室中，只見二人糾纏在一起，早已被沸油灼死，其中一人，便是邱南顧！

蕭秋水發狂地喊了一聲：「小邱！」一掌打飛了杭八的屍身，抱住了邱南顧；這時邱南顧身上的沸油仍極燙，蕭秋水在悲痛之餘，也根本沒運功抵禦，被灼傷了不少處，但他渾然未覺。

在這一剎那，蕭秋水有很多感覺：他想起昔日在甲秀樓時，邱南顧和鐵星月出現的情形，想起那烏江之役時所濺起的水花，想起邱南顧「鐵口」與人門嘴的情形，想起華山重逢的歡樂，麥城抗敵的悲豪……可是他懷中的人，已經沒有了生命，沒有了回憶，沒有了一切一切，來不及挽回一切一切……

洪華這時又衝了進來。

邱南顧死了，他固然悲傷，可是他沒有料到，竟在這時候，看見了蕭大哥！

——蕭大哥！

× × ×

官兵越來越多，羣俠已漸漸支持不住了。

就在這時候，官兵方面，又多了兩個强援。

騰雷劍叟和斷門劍叟。

這兩個劍叟，一個一上來就找上了「千手劍猿」藺俊龍。一個纏住了柴華路。

「千手劍猿」本已手忙脚亂，但見斷門劍叟纏了上來，劍法奇佳，好勝心大起，便與之搏劍，但身上又多了旁人的趁機偷襲的傷痕。

藺俊龍喝道：「老不死的，有種的跟我平時打過，現在着不得英雄……」

斷門劍叟聽着便收劍道：「好，等一對一時，再跟你比過。」但一時他又不知攻誰是好，在丹霞山之役中，這些人都大部份跟他共過患難。

騰雷登時雖僅賸一臂，但劍法不減，將柴華路迫得手忙脚亂，李黑搶身過來救援，一脚勾中騰雷劍叟雙腿彎裏的「委中穴」。

騰雷劍叟一軟倒下，但是李黑這一分神，十七八個凶神惡煞的禁軍，刀槍齊下，眼看李黑便要沒了性命，就在這時，只聽霹靂一聲，一劍飛刺而下，居然連出十八劍，還快過官兵們一槍刺下的速度！

那十七八人手上「靈道穴」一齊被刺，兵器「嗆嗆瑯瑯」，紛紛落地，李黑碌大雙眼，張大了口，叫道：「大哥！」

這一聲叫喚，使羣英大震。

一時間，衆俠抖擻精神，蕭秋水以觀柳隨風武藝時所悟而創的快劍：「閃電驚虹」，連創數十人，士氣大振，胡福金刀虎虎橫掃，邊大叫道：「大哥你來了！」

鐵星月猛抓起一個人，當作武器橫掃出去，嚷道：「你他媽的可來了——」

話未說完，忽見洪華，就木然站在蕭秋水背後，雙手橫抱住一人！

鐵星月摧心裂肺地叫了一聲：「邱鐵口！」

不顧一切，便奔了過來，其他羣俠，也驚見邱南顧之死，悲憤若狂，殺出一條血路，直向蕭秋水、洪華、邱南顧屍身處奔赴。

藺俊龍雖然一把年紀，但對蕭秋水甚服，他沒注意到邱南顧死了，只管喊道：「大哥，你來了，我這可見到你的心上人了，好漂亮唷，白白，美美、雪雪……哎唷！」

最後「哎唷」一聲，不是形容，而是屁股捱了一刀所發出人的聲音。

蕭秋水精神一振，陡問：「唐方？」

——唐方也在？

藺俊龍一怔，陳見鬼尖嚷道：「唐方姊已來了！」

——唐方唐方妳來了？

蕭秋水大呼道：「唐方妳在那裏？」

「我在這裏。」

只聽一個清脆如冬天的冰給春陽溫暖的小手敲破一般柔美的聲音說。

蕭秋水望過去，千人萬人中，只望見了她的笑靨。

——唐方！

蕭秋水再也不理會，直奔了過去，他雖然已忘了敵人，忘了攻擊，也忘了抵擋，但他身上自然產生一種迫人的氣勢和氣流，將要潛近刺殺他的人全部激撞出去。

然後他奔到了唐方的面前。

就在這時，火光大熾。

喊殺震天中，又來了一羣人馬，反抄禁軍的背後，箭矢、縱火、狙襲，將禁軍鐵桶也似的包圍，打開了一條血路。

原來是裘無意原先安排掩護撤退的武林人物，與丐帮的好漢已一齊出手，兜截禁軍後部，好讓救岳將軍與武林高手，能安然出來。

這一來，禁軍陣脚大亂，但是東南方蹄聲喧天，火光如日，顯然又有另一批軍馬掩至！

蕭秋水見到了唐方，只見她雙頰如雪樣般白，有幾朶雪花，沾在她髮髻上，蕭秋水渾忘身邊的血影刀光，便想用手去替唐方抹拭。

但是他這才想起跟唐方其實並不很熟。只是在浣花劍廬至湘漓江畔一帶時，兩人把短短幾日相聚，當作了七世三生。在所有往後的離別中，兩人更覺得只有深切的懷念，而如今眞箇見到了，却不知說什麼是好。

一忽兒，蕭秋水才想起，便問：「妳的傷……好了？」

唐方粲然一笑。蕭秋水忽跳了起來：「我……我要走了！」

唐方一下子接受不來這句話，怔了一怔，問：「你……你去那裏？」

蕭秋水道：「岳元帥……已押送風波亭問斬途中！」

唐方臉色煞白一片，兩人這才發現，在這短短幾句對話中，已不知有多少官兵向他們掩來，要不是幾名兄弟在那兒苦苦抵擋，他們早已不在人間了。

只聽兵刄交擊中一女音叫道：「蕭大哥，方姊，快走……」原來正是伊小深，帶人殺了進來，蕭秋水一點頭，返身帶領兄弟們，殺出了一條血路。

這時局勢十分混亂，丐帮弟子闖了進來，分散了官兵們的主力，反而被蕭秋水等輕易擊潰，陳見鬼建議道：「不如放把火，燒箇乾淨，讓官兵忙着救火也好。」

蕭秋水搖首道：「這樣會把牢房裏的犯人也無辜燒死的。」

鐵星月淚流滿臉，罵道：「燒死就燒死，他們殺了小邱，最多大家一齊死！」

胡福宅心仁厚，堅決地道：「不行！冤有頭，債有主，不可如此！」

李黑眼睛骨溜溜一轉又道：「不如過去把人犯都放出來，讓犯人自己逃獄去，官兵有得忙了，豈不是好？」

洪華這時說話了：「有些犯人眞的是犯了罪，如此放了，豈不作孽？」

唐方道：「犯人逃出來，手無寸鐵，會被以爲是我們一伙，反而治重罪，忘害了他們！」

他們一面打出血路，一面大聲交談着，仍是一般決戰沙場的豪氣，他們衝出大理獄時，軍馬已經馳近，蕭秋水喝令「化整爲零」，各路武林好漢，分批而逃。這一來，官兵亂作一團，不知去追那一批是好。

蕭秋水領唐方、鐵星月、大肚和尚、陳見鬼、李黑、胡福、藺俊龍、洪華、施月、林公子、柴華路這一批，自暗巷中且戰且走，最後被巷戰中所伏的箭矢傷殺了柴華路，只剩十一人，終於殺出了臨安城門。

十一人落荒而逃，奔了一陣，衆人都有些支持不住，蕭秋水停下，只見城中火光映紅了天，城門巍峨，有兩個樵夫般的老年漢子出來觀看，一個瞇着滿是魚尾的眼睛，乾澀地道：「怎麼啦？是金賊子殺進城裏來了？」

另一個沙嘎着聲音道：「殺進城裏來了？那還打什麼？我們朝廷的大官不是早就準備開門相迎嗎？」

那原先的老人想了一想，道：「大概不是金賊，而是韃子罷？」

那第二個老人嘀咕道：「反正都一樣，這盤肉誰見了都少不免要分割一點，這塊肉也樂得給人宰割。」

第一個老人這才瞥到蕭秋水等一羣人，怕是官兵或是賊兵，忙拉拉他朋友的手暗示他不要說，他朋友却是火爆脾氣，反而更大聲道：「怕什麼？官也徵稅，賊也徵稅，管也死，不管也死，有什麼大不了的！」

那老丈唉聲低語道：「就怕人家要生不能死也不得呀！還是回去喝青稞罷。」

第二個老人才悻悻然被第一個老人拖進茅屋裏喝酒。這時雪地上只剩下蕭秋水等人，雪愈下愈小，但積雪愈來愈深。

洪華將邱南顧的屍身置在雪地上，只見他一邊臉頰被那遙遠的火光映得慘紅一片，一邊的臉頰，却給雪光映得慘白，大肚和尚跪下來，喃喃道：「小邱，小邱，你別玩了，快張開眼睛罷；小邱，小邱，我知道你是個英雄好漢，這小小的仗，我知道你決死不了……你絕對死不了的！」

邱南顧當然不會回答，幾朶雪花飄落在他臉上，他也不會動彈一下，他確已死了，但大肚和尚始終不相信他已經死了。

所以大肚和尚說：「你不要死了好不好？」他說着嗚咽跪下來，說：「我們不要再玩了好不好？你快醒來吧，不然，我們之間又要少掉一個人了。我們不是說過要一生一世，跟隨着大哥嗎？」

鐵星月「嘩」地一聲，大哭了起來，悲聲道：「小邱你不要死，我……我不再跟你罵架了，沒有你來絆嘴，叫我普天之下，又跟誰罵……」

北風在遠方，還餘剩下一點呼嘯，大地視野，漸漸可見，可是陽光也是深寒的，融不開解那雪……

大肚和尚仍是不肯相信，邱南顧已經死了，所以他逕自道：「一定是我跟你罵架太多，唸經太少，你才不甘願起來，我要爲了唸一千遍經文，你便會起來跟我說話了。」大肚和尚說着，便在雪地上低首合什，第一次虔誠地念起佛經來。



唐方也哭了，她深埋在蕭秋水的臂彎裏。

蕭秋水輕輕拍了拍唐方的肩膀，唐方離開了蕭秋水身體，只見蕭秋水那如眺遠山的眼神……

蕭秋水跪了下來，他的胸膛還在淌着血，他叩了三個頭，雪凹陷了一塊下去。

蕭秋水一字一句地說：「小邱，你瞑目罷，你未做完的事，我現在就去做。」

然後他霍然站起，衆人看去，只見他雙鬢竟開始有了霜白，只聽他說：「岳元帥已被押解風波亭，我脚程快，先走一步……你們葬好了小邱，立刻趕去！」

蕭秋水說完這句話的時候，站起來握住唐方的小手，問：「妳去不去？」

唐方千言萬語，都無從說起，一時覺得很苦楚：「老奶奶不會再讓我出來……這次她老人家答允我最後一次……」

蕭秋水說：「我要救岳將軍，事了之後，毋論天崩地裂，我都會找到你。」

這幾句話他說得如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莫敢與君絕一般斷冰切雪，說完之後，他的人已在尋丈之外，只聽他的一聲話語，仍在風中傳來：「妳等我。」

那聲音震得樹梢的一條冰柱「卜」地脆落跌碎，銀花花的冰片濺得一地都是，唐方美目含淚地拾起了一塊，很快的那冰化成了水，在白白的小手間融化不見了。

× × ×

風波亭大雪，亭上、亭內、亭外，都一片皚白。

一部囚車，在古轆古轆地到了目的地，那四個馬上的人，都一齊翻落了下來。

前面馬上一人，是個武將，他翻身落地上，凜然有威，落地時幾乎雪陷齊膝，這人步伐極大，每跨一步，即如常人跨三步之遙。

但他後面三人，却正好相反。

這三個人，一個是枯瘦老人，又矮又小，彷彿給白雪一蓋，都會消失一般地，另一個是老太婆，眼色裏有說不出的孤傲之意，雖身着粗布衣，却宛似一品夫人般的氣態。另一個人却是個小孩子，紮冲天辮子，樣貌甚是可愛。

這三人中的那老頭子，落下地去時，雪地上只有如鳥爪一般一抹淡淡的痕印而已。

三人中的老太婆，她從馬背上翻落下地來，一直到她走路爲止，雪地上連一點痕跡也沒有。

那個小孩子，却如正常人一般，踏下不深不淺的兩道脚印，就似平常走在泥地上一樣。

一直到他走進那亭子時，他的脚步踏上那堅硬的石板上，依然留下了兩個不深不淺的脚印，就像平常走在泥地上一般。

那個武官，對押囚車的數十名兵卒，態度十分粗暴，但對他身後這三人，却十分恭謹，彷彿只要稍爲惹了這三人，就會吃耳光一般。

而他現在就眞的吃了耳光。

「啪」！那枯瘦矮小老頭，緩緩地收手——却沒見他出了手，聽到巴掌响聲時，他已摑了那官將一巴，正慢慢地收手，一面罵道：「你奶奶個熊，怎麼不先派兵崗在這裏，難道不知道車中的欽犯是人人欲得之的麼？」

那武官在朝中原也是有名的要將，姓楊，名沂中，秦檜令之在「風波亭」中監斬岳飛，但他對這三個秦相爺的上賓，畏如蛇蠍，只怕稍有得罪，自己丟了官還不打緊，連累了一家大小，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但那一巴掌實在寃杜，他只得苦着臉道：「是，是，不過……」話未說完，「啪」地臉上又着了一巴，這回動手的是那老太婆，可是那老太婆看起來壓根兒沒動過手，也沒有把手收回來。

她的手就一直放入她雙袖裏，神色冷傲，如冬雪寒梅，孤綴枝頭。

只聽她聲音也孤傲如梅，冷冷地道：「你既無置兵此地，還要强辯什麼『不過』啊？」

楊沂中眞可謂有寃無路訴，他囁嚅道：「是……是……但是……」

那老婆子銀眉陡地一揚，叱道：「既是，又『但是』個什麼勁兒？」

楊沂中更畏懼，囁嚅道：「不是，不是，是，只是……」

那老婆子白眉又是一揚，忽聽亭上一個聲音甚是動人韻味地道：「只是他眞的有駐兵在這兒，而今却不見了。」

楊沂中張大的嘴巴，那老頭子的頭，疾往上揚了起來，老婆子銀眉又是一聳，那小孩子却笑嘻嘻，蹲下來拿了一根枯枝，在石板地上所舖的淺雪畫公仔。

老婆子冷笑道：「江湖上能有躲在我們三人頭上，而不被發覺，聲音又如此年輕的，除了趙師容，還會有誰？」

只聽那如銀鈴般過去的淡淡笑聲道：「眞的，不會再有誰了。」一人飄然而下，落入亭中來，並行禮厮見。

這女子橙色紗衣，却有些微風霜。那枯老頭疾喝道：「趙師容，妳好好的權力帮壓寨夫人不當，跑到這兒來，爲的是什麼？」

趙師容嫣然道：「爲的還不是一覩『三冠王』的風采。」

孤老頭和老婆子一齊大笑起來：「不是罷？爲的是這囚車吧！」

趙師容笑道：「能把『三冠王』從關外請動來此的事，小女子也關心得很。」

那老婆子冷冷地道：「那妳站在那一條道上的？」

趙師容道：「請求三位高抬貴手的道上。」

老婆子斷然道：「不行！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秦相爺待我們不薄，岳飛不能放！」

趙師容的語音也冷了起來，淡淡笑了一笑，笑意有說不出的譏誚：「沒想到關外『三冠王』是如此是非不分，好歹不識的人！」

原來這關外「三冠王」，便是本故事「英雄好漢」中所提到的天下輕功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三人，即「百里寒亭，千里孤梅，萬里平原」三人。

其實三人之中，「萬里平原」正是三冠王最名副其實的一人，他不但輕功居首，內功和劍法，也是冠絕關外，所以有人說，這「關外三冠王」中，最主要的冠王，要算「萬里平原」一人耳。（未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酒、色、財三人因輸給冒牌酒色財三人而變成他人的徒弟，王實忽然提出由氣煞一人鬥冒牌酒色財氣四人，由王實在嵛口中指導，若是氣煞輸了就一併成為他們的徒弟，但若氣煞勝了，那麼冒牌酒色財氣四友得拜氣煞為師，冒牌酒色財氣四人以為自己勝面較大，因此答應比鬥，誰知比鬥結果，氣煞勝了，其中冒牌酒鬼還當場戰死，冒牌色財氣只得憤然離去……王實和酒色財氣來到白鶴道觀，只見道觀已化為灰燼，王實命酒、財二人把鄧瑜抓來，王實披頭散髮不讓鄧瑜認出來，王實逼問鄧瑜火燒白鶴道觀的事，但鄧瑜却一無所知……

途經固牢關　米倉觀虎門

王實道：「你知不知道王實目前的下落？」

鄧瑜搖搖頭道：「不知道，他可能還在魚池村吧？我沒敢派人去打聽，不太清楚，那小子武功雖然高強，但却是個糊塗蛋……」

王實道：「怎麼說？」

鄧瑜道：「他有一身蓋世絕技，又是三絕老人的門下，憑這兩點，走到那裏都可出人頭地，江湖朋友不把他當王爺奉承才怪，誰知那小子傻裏傻氣，竟窩在那窮鄉僻壤的魚池村上，眞沒出息！」

王實笑道：「你罵够了沒有？」

鄧瑜又叩頭道：「會主聽稟，那小子的確是個人材，若能吸收他入會——」

王實道：「好了，你聽我說！」

鄧瑜恭聲道：「是，會主請吩咐。」

王實道：「你說不曾與鍾虹等四人去魚池村，這是眞的麼？」

鄧瑜答道：「眞的，小的怎敢欺騙會主。」

王實道：「你知不知道這座白鶴道觀為何被焚？」

鄧瑜道：「不知道，只聽說白鶴道觀失火，幾個道士被燒死了。」

王實突然問道：「你去過總會麼？」

鄧瑜道：「小的沒去過。」

王實道：「知不知道總會地點？」

鄧瑜應道：「不知道，小的管理蜀境一地的財務，受龍旗堂下的第九分堂主管轄。」

王實道：「那麼，第九分堂的所在地知道麼？」

鄧瑜道：「知道。」

王實道：「在哪裏？」

鄧瑜一聽，又對他的身份起疑，心想「你若是龍虎會主，怎會不知第九分堂的所在地？」故不肯據實回答，只含糊答道：「就在成都呀。」

王實道：「成都的甚麼地方？」

鄧瑜佯作愕然，問道：「會主不知道麼？」

王實道：「我一向很少過問各地分堂的事，記不得了。」

鄧瑜道：「小的領會主去如何？」

王實在腦中盤算了一下，點頭道：「好，我此番微服出巡，正是要到各地分堂去看看。」

鄧瑜道：「那麼，小的這就回城去準備馬車。」

說着要站起，可是由於軟痲穴受制，四肢無力，掙扎不起。

王實道：「要馬車幹麼？我此番是微服出巡，自以不驚動衆人為宜——色魔氣煞聽令！」

色魔和氣煞躬身答道：「屬下在！」

王實道：「此去成都約有四百里路之遙，沒有馬匹代步不大方便，你們二人去買五匹川馬，天亮回來。」

色魔和氣煞應了一聲，却站着沒動。

王實道：「去呀！」

氣煞苦笑道：「龍頭大哥——」

王實吆喝道：「甚麼龍頭大哥？稱會主！」

氣煞忙道：「是，會主聽稟，我……屬下沒那麼多銀子呀！」

王實一哦，便轉對財神說道：「財神，你身上大概有不少金銀珠寶，拿一些出來。」

財神取出兩片金葉遞給氣煞，特別吩咐道：「這二兩金子足够買五匹馬，可千萬別落到色魔手上，他手上有了銀子就會去嫖。」

色魔輕哼一聲道：「胡說，我幾時拿你的銀子去找姑娘？」

財神笑道：「我就是怕啊！我的銀子要是讓你拿去嫖了，我一定會倒楣，下次做買賣一定會失風被捕。」

氣煞和色魔哈哈一笑，隨即動身而去了。

鄧瑜聽了他彼此的稱呼之後，更是疑竇叢生，忍不住問道：「你們四位可是武林中鼎鼎大名的『酒色財氣四友』？」

酒鬼微微一笑道：「不錯。」

鄧瑜追問道：「你們何時加入龍虎會的？」

酒鬼道：「好久啦。」

鄧瑜再問道：「你們四位在龍虎會的身份是……」

王實代答道：「他們是我座前四大護法，是二品武士。」

鄧瑜道：「那麼，原來的龍虎二大護法，錦囊先生司馬昌和五通眞人呢？」

王實那裏知道龍虎會有甚麼龍虎二大護法，當下順口答道：「他們已退隱山林了。」

鄧瑜面色微變，隨又堆出笑臉道：「會主，這地方太骯髒，何不到小的那裏去歇歇？也好讓小的孝敬您。」

王實搖頭道：「不，我此番出巡，不要任何人知道，若去你那裏歇息，定會走漏消息。」

鄧瑜應了一聲「是」，接着道：「會主，小的軟痲穴受制，行動不得，可否解開小的穴道？」

王實道：「可以。」

他示意酒鬼為他解開穴道後，忽的微徵一笑道：「鄧瑜，你是不是懷疑我不是龍虎會主？」

鄧瑜連稱不敢。

王實道：「你不敢最好，若敢懷疑，我叫氣煞活活把你劈成八大塊。」

鄧瑜又連稱不敢。

王實不再問話，身子往後一靠，閉目養神。

其實說「養神」是不恰當的，因為他的腦海裏亂成一片，正在努力分析許多撲朔迷離的事，最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師哥鍾虹——

——那天他和「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一起去魚池村時，看上去他確是師哥鍾虹不錯，但為甚麼他會帶三個冒牌貨去魚池村見自己？若說他沒有加入龍虎會，又為甚麼一再慫恿自己加入龍虎會呢？

——他的目的何在？

——難道說他眞怕自己將來的成就超過他，因此遽生殺機？

——可是，他若欲傷害我，何必拐彎抹角慫恿我加入龍虎會？他只要單獨前來見我，乘我不注意時，猝然下手殺死我不就成了？

凡此種種，都是他目前解不開的疑團，因此他決定從龍虎會下手偵查，但因鄧瑜不知龍虎會總會所在地，只好從第九分堂那裏下手了。

鄧瑜見他在閉目養神，便想覓機逃走，但見酒鬼和財神虎視眈眈的在一旁監視，心生一計，當下眉頭一鎖，裝出痛苦的表情。

財神笑問道：「你怎麼了？」

鄧瑜道：「小的……小的內急，想去解個小。」

財神道：「那就去啊！」

鄧瑜心下一喜，立刻走離現場，轉入一堆斷牆敗垣裏面，一看酒鬼和財神已看不見自己，連忙提輕脚步，彎腰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後退，一直退了百多步，估計自己轉身奔跑已不會被他聽見，隨即轉身拔步——

「碰！」

不料剛一舉步，就與一個人撞了個滿懷！

定睛一看，正是財神！

鄧瑜一看行藏敗露，把心一橫，立即一掌拍出，喝道：「擋我者死！」

「砰！」

一掌結結實實拍中財神的胸口！

誰知財神却若無其事嘻嘻一笑道：「你是大姑娘不成，撒泡尿還跑這麼遠？」

鄧瑜再飛起了一脚，向他下腹猛踢過去。

財神左膝彎起一格，鄧瑜那一脚登時歪向一邊，由於用力過猛，重心一失，自己反而摔倒地上，財神跟着一脚踩上他的腹部，笑道：「你幹甚麼呀？」

一邊說，一邊用力踩下。

鄧瑜頓時面如土色，冷汗泌出，顫聲道：「要死了，要死了。」

財神笑着問道：「下次還敢不敢逃走呀？」

鄧瑜連聲道：「不敢了，不敢了。」

財神道：「要是再敢逃走，我可要把你踩出尿來！」

鄧瑜道：「是！是！你快把脚移開，

我……我受不了啦！」

財神這才縮回脚，喝道：「回去！」

鄧瑜垂頭喪氣，乖乖的回到王實跟前，一看王實面上掛着笑容，連忙跪下磕頭。

王實冷笑道：「看來你還是不相信我是龍虎會主，是麼？」

鄧瑜只磕頭，不敢開腔。

王實道：「我甚麼地方露出馬脚了？哦，是了，剛才你提起龍虎二大護法，一個叫錦囊先生，一個叫五通眞人，實際上並無這兩個人，是麼？」

鄧瑜一味磕頭。

王實大聲喝道：「快說！不說便宰了你！」

鄧瑜雖是一方之雄，但因太富有，便很怕死，一聽要宰，立刻答道：「是！是！龍虎會的二大護法不叫錦囊先生和五通眞人，那是我試探之言。」

王實笑道：「好吧，我老實告訴你，我確非龍虎會主……」

鄧瑜戰戰兢兢道：「那你是……你是誰？」

王實道：「我是……龍頭帮主！」

鄧瑜一怔道：「龍頭帮主？沒聽說過呀！」

王實道：「現在你不是聽到了麼？」

鄧瑜驚疑道：「是，龍頭帮主……你……究竟有何企圖？」

王實道：「我要見見你們會主和『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及『傾國夫人』四人，你告訴我龍虎會總會所在地，對你有利。」

鄧瑜道：「這個……」

王實道：「你若是知道，就老老實實告訴我，我便不為難你。」

鄧瑜道：「所謂不為難我，是說要放我回去？」

王實說道：「到了龍虎會，再放你便了。」

鄧瑜道：「這樣的話，我鄧瑜就死定了，本會會規極嚴，誰要對外洩漏會址，除本人凌遲處死之外，還要誅連全家。」

王實道：「我可以在龍虎會的人還沒發現你之前，便先放你走，這樣他們便不知道是你洩漏的了。」

鄧瑜道：「這個……」

酒鬼喝道：「你再這個那個，老子一拳打扁你！」

鄧瑜嚇了一跳道：「好，我說便了，不過我還是希望你們在此就釋放我，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我要是胡謅一個地址，將來你們發覺上當，還可以回來找我算帳啊。」

王實道：「不成，你得帶我們去，到了地頭，我會在適當時候放你回家。」

鄧瑜苦着臉道：「龍頭帮主，你有所不知，我若不立刻返回樂山縣城，我的部下一定會飛鴿傳書報告總會，那樣一來，我就無法向總會交代了。」

王實語氣一嚴道：「別跟我討價還價，我要你說，你就說！」

鄧瑜忽然流淚道：「這下我慘了，我們一家幾十口性命不保了。」

王實冷冷道：「說不說？」

鄧瑜哽咽道：「好，我說……我說……龍虎會的總會地址設在長安城中……」

王實道：「城中何處？」

鄧瑜道：「玄武門布政使府第中。」

王實聽了一驚道：「哪位布政使？」

鄧瑜道：「弋謙，他因案繫獄，現在是他兒子弋武揚在當家。」

王實道：「龍虎會主與弋謙一家人是何關係？」

鄧瑜道：「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龍虎會總會址設在弋布政使的家中，別的一概不知。」

王實道：「弋謙的兒子弋武揚是否在朝為官？」

鄧瑜道：「好像沒有。」

王實道：「弋武揚會武麼？」

鄧瑜道：「不知道。」

王實道：「龍虎會設在布政使的家中，這太不可思議了吧？」

鄧瑜憂形於色道：「龍頭帮主，我能告訴你的就只這麼多，你千萬不要說是我洩漏的，否則我們一家人就死定了。」

王實忽然道：「你回去吧。」

鄧瑜一呆道：「甚麼？」

王實道：「你回去，我不為難你。」

鄧瑜還是有些不相信，道：「你不是說要我領路去龍虎會？」

王實道：「現在不要了。」

鄧瑜道：「你是說我可以走了？」

王實道：「快滾。」

鄧瑜大喜，爬起身來轉頭便跑，飛也似的向樂山縣那方向奔去。

酒鬼摸不透王實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問道：「龍頭大哥，你原說要他帶路，怎麼忽然又不要他帶了？」

王實微笑道：「我根本沒有要他帶路的打算，開始的時候，我所以堅持要他帶路，是因怕他胡謅一個地名來哄騙咱們，他聽說我要他帶路，自然不敢胡扯，等他說出龍虎會總會所在地後，自然可以釋放他了。」

財神道：「可是，他逃回城中後，一定會飛鴿傳書報告總會，這樣對咱們較為不利吧？」

王實道：「不，他絕對不敢報告總會，因為他已洩漏了總會地址的秘密，怕龍虎龍主處罰他，因此他對今天的事一定守口如瓶。」

酒鬼笑道：「龍頭大哥，那姓鄧的說你傻裏傻氣，我看你很聰明嘛。」

王實笑道：「你想不想變聰明？」

酒鬼點頭道：「想啊。」

王實道：「那麼我把你的脚筋挑斷，保證你會在半年之內變聰明。」

酒鬼眨眨眼道：「這我就不懂了，為甚麼挑斷脚筋會使人變聰明？」

王實道：「因為脚筋一斷之後，你便不能走路，更不能跳不能飛，那樣一來你便要受苦受難，甚至有時性命還會受到威脅，你為了生存，自然會變得精明。」

酒鬼和財神腦筋並不太直，自然聽得出龍頭大哥這一席話充滿淒凉苦澀之味，兩人不覺都嘆了口氣，心中很為他不平。

財神道：「龍頭大哥，剛才聽吸血鬼所言，那天他並未與『上窮碧落一隻鷹』三人去魚池村，也未與你一道在白鶴道觀住宿，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王實反問道：「你們看他說的話可信

麼？」

財神道：「似乎可信。」

酒鬼道：「姓鄧的這老小子欺軟怕硬，又貪生怕死，稍為一唬就怕得發抖，我看他不敢說謊。」

王實道：「那麼，現在可以斷定的一點是：那天去魚池村找我的人，除我師哥鍾虹之外，其餘均是冒牌貨。」

酒鬼愕然道：「你師哥帶四個冒牌貨去見你，用意何在？」

王實道：「我不知道……」

財神道：「我知道，他打算傷害你，因怕單獨一人無力傷害你，所以找來四個幫手。」

酒鬼搖頭道：「不對！不對！我們龍頭大哥並不知道他師哥要傷害他，在那種情況之下，他只要藉故接近我們龍頭大哥，然後出其不意的對我們龍頭大哥痛下毒手，一樣可以殺死我們龍頭大哥呀。」

財神一想有理，不覺沉吟道：「不錯……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酒鬼說道：「我看是一種移禍江東之計！」

財神道：「怎叫移禍江東之計！」

酒鬼道：「他帶鄧瑜等四個冒牌貨來，先假意要我們龍頭大哥加入龍虎會，使我們龍頭大哥認定他們是龍虎會的人，然後再將我們龍頭大哥灌醉，挑斷了龍頭大哥的脚筋，這樣一來，我們龍頭大哥便會把這筆血債記在龍虎會頭上，這就是移禍江東之計。」

財神驚喜道：「嘿，你分析的甚有道理，看來你也變聰明起來啦！」

酒鬼聳聳肩，得意洋洋地道：「當然，咱們跟了龍頭大哥這麼多天，這叫粉球滾芝蔴，多少總要沾上那麼一點兒！」

王實笑道：「你的推測不無道理，可惜還有一個環節沒有解開。」

酒鬼道：「哪一點？」

王實道：「如果他們要我把這筆血債記在龍虎會頭上，他們便不該挑斷我的脚筋，我成了殘廢之後，如何能夠找龍虎會算賬？」

財神拍手道：「對！酒鬼，這一點你怎麼解釋？」

酒鬼用力抓頭髮，道：「正是，正是，他們若要借刀殺人，就不該傷害我們龍頭大哥——龍頭大哥，那麼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王實搖頭道：「我現在還想不通。」

酒鬼道：「龍頭大哥，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王實道：「我打算去龍虎會見見『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和『傾國夫人』，先確定他們三人是否曾與我師哥去過魚池村，然後再作道理。」

財神面有一點懼色道：「龍虎會是目前江湖上勢力最强大的一個帮會，會中高手如雲，咱們五人要跟他們對敵，只怕力量還不够吧？」

王實道：「我是去求證，不是與他們龍虎會為敵，怕甚麼呢？」

酒鬼道：「對，龍虎會挖空心思想賺我們四人入會，雖然我們四人沒答允，但猜想咱們到了該會，他們會以禮相待。」

三人在閒聊間，不覺東方已現魚肚白，也就在這個時候，色魔和氣煞騎着兩匹川馬，趕着三匹川馬回來了。

他們一見鄧瑜不在場，均感愕然，經王實說明一切經過之後，氣煞才哼了一聲道：「便宜了那老小子，如今多出一匹馬怎麼辦？」

王實說道：「不妨，在路上賣掉就是了。」

色魔同時買回來一大包的早點，五人圍着吃了個飽，就在朝陽探頭的時候，上馬動身，向東北前進。

這天中午，於經過一處鎭集時，他們將多餘的一匹馬賣掉，略事歇脚，又動身趕路。

曉行夜宿，第十天從牢固關進入陝西地界，於進入一家酒樓打尖時，忽然發現酒樓上滿滿坐着不少武林人物，這些武林人物佔了酒樓七、八成座位，正在喝酒和高談闊論。

人聲嘈雜，一時聽不出他們在談論何事，五人當即揀了個桌子圍坐下來。

氣煞性急，立刻一拍桌子大叫道：「堂倌，快拿酒來！」

他嗓門大，這一聲吆喝，登時聽得全樓的客人心頭一震，大家停止了交談，紛紛轉頭望過來。

原來，他們「酒色財氣四友」在江湖上名氣十分响亮，認識他們的人頗為不少，這一望之下，就有幾人「啊呀」一聲，急急起身過來招呼。

氣煞哈哈笑道：「諸位，你們都在這地方幹甚麼呀？」

當中一人道：「氣煞大哥，你們是不是也要去米倉山觀戰？」

氣煞一怔道：「觀戰？誰要在米倉山打架？」

那人笑道：「原來你們四位還不知道，這可是驚天動地的一樁大事啊。」

氣煞道：「甚麼事，你快說！」

那人道：「龍虎會主這個人你可知道吧？」

氣煞點頭道：「我當然聽說過，他幾次派人邀請我們加入龍虎會，我們沒有答應。」

那人道：「他後天下午要和一個青年在米倉山上决鬥！」

氣煞大喜道：「眞的？」

那人道：「眞的，我們都要趕去看熱鬧哩。」

龍虎會崛起江湖不過數年之久，在江湖上已建立了無以倫比的聲勢，但是見過那位龍虎會主的人可說一個也沒有，因此在大家的心目中，龍虎會主是個非常神秘的人物，聽到他要和人决鬥，自有許多武林人物不願錯過這個機會。

王實和「酒色財氣」四人正要去長安見龍虎會主，現在一聽他後天將在米倉山上與人决鬥，心中自是高興，酒鬼立刻接口問道：「對手是誰？」

那人道：「一個來頭很大的人物。」

氣煞喝道：「少賣關子，快說！」

那人笑嘻嘻道：「對手是三絕老人的一個徒弟。」

氣煞脫口道：「哈！那必是鍾虹！」

那人搖頭道：「不是。」

氣煞翻着一雙白眼道：「難道是徐佩

英？」

那人又搖頭道：「也不是。」

氣煞呆了呆道：「要不然，難道是三絕老人以前下山的那三個——大徒弟上官鈺？」

「不是！」

「二徒弟翟迪龍？」

「非也！」

「三徒弟扈蓉？」

「非也！」

氣煞一把抓住那人的胸襟，怒喝道：「好小子，想尋我開心麼？」

那人慌了，忙道：「氣煞大哥請不要生氣，聽……聽小弟慢慢的說……」

氣煞大聲道：「我要你快說！」

那人道：「是是，我說！我說！其實三絕老人前後只收了六個徒弟，既然我說不是鍾虹，不是徐佩英，不是上官鈺，不是——」

氣煞環目一瞪，大喝道：「不要拐彎抹角！」

那人道：「是，既然不是翟迪龍，也不是扈蓉，那就只剩下一個王實了！」

氣煞又是一怔道：「你說是誰？」

那人道：「三絕老人的二徒弟——王實！」

氣煞怔了一怔道：「王實要跟龍虎會主在米倉山上決鬥？」

那人點頭道：「正是，王實兩個月前向龍虎會主下了戰書，約龍虎會主在米倉山上決個勝負，龍虎會主答應了，氣煞大哥你想想看，他們一個是當今勢力最強大的龍虎會主，一個是武林至高無上的三絕老人的徒弟，這一伙——」

氣煞一拍桌子叫道：「不可能！」

那人一呆道：「甚麼不可能？」

氣煞道：「王實絕不可能與龍虎會主決鬥！」

那人道：「爲甚麼？」

氣煞道：「因爲王實就在……哎呀，誰踢了我一脚？」

抬頭看見王實滿面嚴肅，才猛然省悟，當下向那人揮揮手道：「你走吧！」

那人却不肯走，問道：「你說王實絕不可能跟龍虎會主決鬥，理由是甚麼？」

氣煞連連揮手道：「沒甚麼，沒甚麼，你去灌你的黃湯吧！」

那人看了他們五人一眼，又問道：「你們四位要不要去觀戰？」

酒鬼道：「既有這麼一次盛會，自然不能錯過，後天我們也去看看。」

那人道：「對，應該去看，這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大決鬥，絕不能錯過。」

氣煞焦躁道：「喂，你到底要嚕嗦多久？再不走，老子性子一起，活活把你小子劈成八大塊！」

那人這才一笑歸座。

這時，王實和他們「酒色財氣」四人面面相覷，均如掉入五里霧中，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王實就在眼前，怎會忽然冒出另一個王實要與龍虎會主進行決鬥呢？那個王實當然是假的，他是誰？

氣煞忍不住便向王實問道：「龍頭大哥，我看事情越來越玄了，怎麼會有人冒充……」

說到這裏，忙又住口，因爲他又被踢了一脚。

王實一言不發，靜靜的坐着。

堂倌在他們桌上擺下一壺酒，放下五個酒杯和五雙筷子，記下他們要的菜色，才退了下去。

氣煞又忍不住道：「龍頭大哥，你說這究竟是怎麼攪的呢？」

王實向他使了個眼色，道：「咱們現在只喝酒，別的都不談，好不好？」

酒鬼道：「對，先喝酒再說。」

他提起酒壺斟滿五杯酒，然後端起自己的一杯道：「來，咱們爲那個王實乾一杯！」

說罷，一飲而盡。

四人也各乾下一杯，財神越想越覺有趣，微笑道：「龍頭大哥，你看他們誰會獲勝？」

王實搖搖頭。

氣煞道：「我希望那個王實獲勝，雖然他不是——」

他又被踢了一脚，趕緊又住口，把到嘴邊的話吞了下去。

不久，菜上桌了，他們四人見王實不說話，只好也跟着默默的吃；這時候，那許多武林人物都已酒足飯飽，正在紛紛離去，而凡是與他們四人相識的，都過來道別，然後才出門而去。

沒多久，所有武林人物都走光了，氣煞迫不及待的問道：「龍頭大哥，現在可以說話了吧？」

王實微微一笑道：「說甚麼？」

氣煞道：「說那個王實呀！」

王實道：「你要我說甚麼？」

氣煞奇怪道：「有人冒充你，你一點都不急？」

王實道：「急甚麼？這是再好不過的事，他勝了，我落得佔便宜，他敗了，與我無關。」

色魔道：「但要研究研究他冒充的動機，說不定這裏有陰謀呢。」

酒鬼道：「我猜冒充者必與那天在白鶴道觀傷害龍頭大哥的人是同路人！」

氣煞道：「對！對！他們把龍頭大哥弄到那絕谷裏去，然後冒名去和龍虎會主決鬥，打算欺世盜名，他媽的，該活活把他劈成八大塊！」

王實道：「他敢向龍虎會主挑戰，必非等閒之輩，這場決鬥非看不可。」

氣煞問道：「要不要當場拆穿他？」

王實道：「到時再見機行事吧。」

酒鬼道：「此去米倉山要一天半的路程，要去的話，等下就得動身。」

王實道：「好，咱們吃飽了就走。」

× × ×

決鬥這一天到了。

才晌午時分，米倉山上已出現了人潮，爲數上千的武林人物三五成羣的趕到山上，聽說決鬥地點是在「玉女梳粧台」上，大家便向那地方蜂湧過去。

所謂「玉女梳粧台」，是靠近主峯不遠的一面平坦的巨石，這塊巨石其大無比，上面可坐數百人，妙的是，巨石並不高，台面距地僅四尺，因此是個決鬥和觀戰的最理想地點。

這時候，王實在上山之前，又刻意的把自己打扮得更醜陋一些，使所有以前見

過他的人都認不出他就是王實，因爲他知道只要有一人認出他是王實，那個冒牌王實就一定不敢現身與龍虎會主進行決鬥。

他在「酒色財氣」的攙扶下上得米倉山，由於「酒色財氣」在武林中的名氣極大，大家看見他們四人攙扶着一個形狀醜陋的殘廢青年，而且對殘廢青年甚爲恭敬，不免都感奇怪，許多人就紛紛在打聽這殘廢青年是何許人，當然沒有人一知道，也因此他們五人更引人注意。

他們也不理會受人側目，在台下佔了一處視野寬廣的位置，就席地坐下，等待着決鬥雙方的來臨。

不到兩刻時，前來觀戰的武林人物已在「玉女梳粧台」四周圍了好幾圈，雖然決鬥雙方尚沒影子，大家的情緒已興奮到極點，沸騰的人聲，响徹滿山遍野。

氣煞不耐久坐，便去四周轉了一圈，回來告訴王實說有不少人在賭這場決鬥的輸贏，有的賭注高達千兩銀子。

王實問道：「大都賭誰勝？」

氣煞道：「眞他媽的糊塗蛋，他們大都看好龍虎會主呢！」

王實微笑道：「理由是甚麼？」

氣煞道：「他們說王實雖是三絕老人的徒弟，但他是初出道的雛兒，功力和經驗必然不及龍虎會主，因此大都看好龍虎會主。」

王實道：「這是對的，要我下注的話，我也賭龍虎會主勝。」

氣煞叫道：「哎呀！龍頭大哥，你怎麼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王實笑道：「他是他，我是我，怎麼說滅自己威風呢？」

氣煞低聲道：「他冒用你的姓名與人打架，勝負便與你有關。」

王實道：「好了，不要再說了，你看，已有不少人在看着咱們，從現在開始，不要說話。」

不僅有不少人在注意他們，而且這時竟有一人走到他們面前，對着他們微笑！這人，是個面貌俊美，衣着華貴的公子。

也即是女扮男裝的戰蘭！

氣煞見他望着自己五人微笑，便瞪他一眼道：「小子，你笑甚麼？」

戰蘭含笑道：「請問：你們四位可是名滿天下的『酒色財氣四友』麼？」

她故意將嗓門放粗，聽起來倒眞像個男人。

氣煞點頭道：「我們是啊！」

戰蘭道：「我跟你們坐在一起，好不好？」

氣煞道：「爲甚麼要來跟我們坐在一起？」

戰蘭道：「因爲你們佔的位置甚好，可以對台上的決鬥一覽無遺。」

氣煞沒有立刻答應他，反問道：「你怎知我們是『酒色財氣四友』？」

戰蘭笑道：「大家都這麼說嘛。」

氣煞道：「你不怕我們？」

戰蘭道：「你們都是名滿天下的大人物，我們是個無名小卒，我知道你們一定不會欺負我，所以我就不怕了。」

氣煞聽他一連兩次使用「名滿天下」的字眼，心裏頗爲受用，當下轉對王實問道：「龍頭大哥，這位公子要跟咱們在一起觀戰，可以答應他麼？」

王實道：「我不知道，你認爲可以答應，你就答應便了。」

他心中頗爲不樂意，只是不便開口拒絕。

戰蘭察言辨色，知道他不喜歡，連忙向他一揖道：「這位大哥，小弟只不過在這裏站上一站，不會妨碍你們的。」

色魔忽然笑道：「這位姑娘，妳貴姓芳名？」

戰蘭被他一眼看穿，不禁臉上一紅，羞答答一笑道：「你……你看出我的身份來了？」

色魔笑道：「不，妳的易容術頗爲高明，我一時也沒看出來，老實說我是用鼻子嗅出來的，妳身上散發出一股少女的體香。」

戰蘭道：「既然被你看穿了，我也只好承認了，其實我女扮男裝與否，並無別意，只不過便於觀戰而已，你們看這『玉女梳粧台』四周沒一個姑娘，我若不喬裝一下，那多不好意思。」

王實和氣煞聽了她的話，才知她是女兒身，王實倒也罷了，氣煞却有些臉上掛不住，哼了一聲道：「妳是誰家的女兒？這樣沒規矩？」

戰蘭道：「我怎麼沒規矩呀？」

氣煞道：「妳女扮男裝接近我們，只怕是有企圖的吧？」

戰蘭笑嘻嘻道：「你誤會了，你們『酒色財氣四友』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我一個姑娘家能對你們怎樣呢？」

色魔道：「妳叫甚麼姓名？」

戰蘭回答道：「我姓戰，單名一個蘭字。」

色魔道：「誰家的女兒？」

戰蘭道：「你看，我不過想站在這兒觀戰，怎麼你們竟盤起我的底來了？」

色魔嘿嘿一笑道：「妳胆子眞大，明知我們是誰，居然還敢過來……嘿嘿！我告訴妳，我是『色魔』，妳不怕的話，就留下來好了！」

戰蘭抿唇笑道：「不要嚇唬我，我知道你們四位都是好人，不會傷害我的。」

色魔道：「不一定，不一定。」

戰蘭忽然往王實身邊一坐，道：「唉，我一大早就趕到這裏，站得兩隻脚都瘦了……」

王實見她落落大方，毫無閨閣之態，心中暗暗稱奇，當然也不免心懷戒懼，見她緊靠着自己身邊坐下，更覺不自在，連忙往旁移開一尺。

戰蘭噗哧一笑道：「喂，你不要怕我，我是不會傷害人的。」

王實不答話。

戰蘭搭訕道：「你猜今天這場決鬥誰會獲勝？」

王實仍不理會。

戰蘭道：「你怎麼不說話呀？」

王實無奈，只得答話道：「姑娘，你我素不相識，有句話說『男女授受不親』，妳知道麼？」

戰蘭道：「我現在是女扮男裝，沒人看出來，管他的。」

——未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御用殺手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在英武殿受訓，得六位名師指導，武技大進，三月學成，於是便離開英武殿，獨赴樂平縣，這一天，來到縣城大街，找着周天長生棺材店，向該店老闆周天查問獨孤無樂的住所，周天不僅不肯相告，且更糾衆圍攻常護花。誰知被常護花三手兩脚，像砍瓜切菜似的一個個地殺光，只剩下周天一人，在常護花的威迫下，只好實說，常護花得知後，便飛馬去找獨孤無樂。這時，獨孤無樂正與兩個貼身童子在百花潭畔觀魚，潭水清澈如鏡，游魚可數，獨孤無樂以劍刺魚作樂，正待回劍入鞘，突聞一陣急驟蹄聲傳來，由遠而近……

星夜馬蹄疾　趕殺松竹梅

青驄紫韁，鞍上騎士正是常護花，飛騎箭矢也似衝下山坡，才緩下來。

獨孤無樂之前並沒有見過常護花，但只看一眼，便知道這個人就是常護花。

有關常護花的一切，在撲殺秦步歌之後不久，他已經很清楚的了！

「希聿聿」馬嘶聲中常護花滾鞍下馬，將韁繩一拋，目光落在獨孤無樂面上。

獨孤無樂目光也落在常護花面上。

四道目光劍也似在半空中交擊，獨孤無樂冷笑着，第一個開口：「常護花！」

常護花接道：「獨孤無樂！」

獨孤無樂道：「你能夠活到現在，實在不容易，爲什麼你還要來送死？」

常護花道：「若是送死，我當然不會來。」

獨孤無樂道：「是誰告訴你我在這裏？周天？」

常護花道：「不錯。」

獨孤無樂道：「周天這個人大概日子過得太舒服了，連這個秘密也保不住。」

「千古艱難惟一死。」

獨孤無樂點頭。「可惜他雖然逃過你的一劍，結果還是難免一死。」眼睛一睞，接道：「現在相信也已經死掉了。」

常護花道：「他若是一個聰明人，在我離開之後，應該就遠遠躲開去。」

「可惜他不是。」獨孤無樂一聲微喟。「我最感遺憾的是，不能夠親身殺此叛徒。」

常護花忽然問道：「你對於生死看得怎樣？」

「不太重。」獨孤無樂笑了笑。「這大概因爲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令我考慮到生死這問題。」

常護花說道：「現在你不妨考慮一下了。」

獨孤無樂大笑，就好像聽到了什麼笑話也似。

常護花接道：「告訴我你知道的，留下你的右手，你可以離開。」

獨孤無樂倏的揚起他的左臂。「秦步歌以他的命來換我這條左臂，你要我留下右手，卻只憑着這幾句話，難道不覺得可笑？」

常護花道：「話無論如何沒有劍那麼危險。」

獨孤無樂大笑道：「你若是怕危險，根本就不該到這裏來！」

常護花淡淡地說道：「我只是爲你担心。」

獨孤無樂上下打量了常護花一遍。「據說你是一個很謙虛的人，想不到事實比任何一個都要狂傲。」

常護花道：「秦步歌能夠砍下你的左臂，我就有信心砍下你的頭！」

獨孤無樂道：「那何必廢話，來砍我的頭就是了。」

常護花道：「砍你的頭容易，要將天地會連根拔起却困難。」

獨孤無樂大笑！「聽你的口氣，你已經投向龍飛那一邊的了。」

常護花道：「這是事實。」

獨孤無樂道：「看來龍飛對你也甚有信心，竟然讓你一個人找來。」

常護花道：「有些事總是一個人解決來得方便。」

獨孤無樂道：「這句話有些道理，我早就聽過你的大名，今天你既然來了，就是你不想動手，我也會迫你動手。」

常護花道：「也許在一戰之後，我們可以好好的談一談。」

「也許——」獨孤無樂沉吟了一下，忽然一喝。「你們兩個人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那兩個童子應聲混身一震，手一抹，各自從腰間拔出了一支短劍，身形倒翻，齊落在常護花身前！

他們的年紀雖然不太大，但身手靈活，劍訣一揑竟然是武當兩儀劍的開手式。

常護花目光一落，搖頭。「讓開！」

兩個童子置若罔聞，左右突上，兩支短劍刺向常護花的雙脅，果然就是武當的兩儀劍。

常護花一閃讓開，那兩個童子即時一凌空一滾地，再襲向常護花，凌空的一個左手一支飛刀射向常護花咽喉，右手劍刺向眉心，滾地的一個劍從下而上，刺向常護花的臍下，左手亦一支飛刀射向小腹！

他們的出手，遠比一般人兇毒，任何一擊都足以致命！

常護花閃刀避劍，閃避得也甚爲狼狽，這兩個童子的出手事實在他意料之外。

獨孤無樂沒有動，只是冷冷的盯着三人，常護花與他的目光接觸，立時明白他的心意，拔劍出鞘，人劍迅快的一轉，從兩個童子當中欺入，連發兩劍，正刺那兩個童子的右肩！

鮮血怒射，兩個童子當場短劍脫手，驚呼而退，臨退之際，又是各自三柄飛刀射出！

常護花長劍一展，六柄飛刀齊被擊落，劍一挽，指着獨孤無樂，道：「還是你自己來的好。」

獨孤無樂目光落在那兩個童子面上，搖頭。「你們跟了我那麼多年，就只是學會這些？」

兩個童子面色齊皆慘變，脫口一聲：

「公子——」

語聲未落，兩人的頭顱已齊皆被獨孤無樂的劍劈開。

獨孤無樂仗劍從兩個童子當中走過，面上一些變化也沒有。

常護花心頭一凜，道：「他們跟了你那麼多年，你狠得下這個手。」

獨孤無樂道：「我若是早知道他們這麼沒有用，早就劈殺了他們，等不到今天了。」

常護花搖頭無語。

獨孤無樂冷笑接道：「你既是龍飛的人，心腸怎麼這樣軟弱？」

常護花心頭又是一凜，劍一抬，道：「請——」

這一個字才出口，獨孤無樂的劍已迫向他的咽喉，匹鍊也似的劍光寒人心魄。

常護花揮劍一擋，一蓬火星濺開，身形一弓，人劍流轉，倒攻回去！

獨孤無樂劍一翻，斜壓在常護花的劍上，硬硬壓住了常護花的攻勢。

然後他的身形就扭動起來，衣袂「拔刺刺」急響，手中劍旋即跳動着削向常護花握劍的右腕。

一陣「叮叮叮」的金鐵聲接響起，常護花的劍一再被封在外門，急忙倒退。

獨孤無樂緊追不捨，追前三丈，長劍二十七次削向常護花的右手。

常護花從未見過這樣怪異的身形劍法，再退一丈，仍然不能夠擺脫獨孤無樂的追擊，一聲長嘯，身形陡急，暴退四丈！

獨孤無樂的輕功竟然不在常護花之下，迅速追上！

四丈外是一株大樹，常護花後背撞上樹幹，身形亦沒有停頓，壁虎也似貼着那株樹幹竄上去。

樹幹上剎那出現了三個劍洞。

獨孤無樂三劍落空，縱身拔起，凌空出劍，再刺向常護花。

這一劍雖然迅急狠辣，獨孤無樂的劍勢身形已沒有那種怪異的變化！

常護花脚尖往樹木橫枝一勾一掛，倒轉身形，接了一劍，再一彈，從獨孤無樂頭上翻飛掠過。

獨孤無樂一聲輕叱，左手一翻，七枚銀梭射出，人劍接翻，掠向常護花身形要落下的方向。

常護花耳聽風聲，半空中一再翻騰，閃三梭，擋二梭，左手接將其餘二梭抓起來，向獨孤無樂擲回！

獨孤無樂身形未穩，銀梭已射至，劍擊一梭，另一梭在鬢旁射空，却帶下了幾根頭髮，那剎那，他只覺森寒裂面，不由得心頭一凜！

可是他的劍並未因此遲鈍，仍然在常護花身形着地之際及時刺去！

劍正刺在常護花的劍鋒上，「叮」的一響，常護花人已掠前去。

獨孤無樂接連三劍再刺到，齊皆刺空，緊追而上，衣袂「拔刺刺」聲中，劍勢身形又扭動跳躍起來。

常護花接劍還劍，才三劍，又被迫住，直追住潭邊，眼看他便要掉進水裏，可是那剎那他的身形一偏，竟貼着潭面掠過，落在突出潭中的一方石上！

潭水被他的身形帶起了一道白痕，兩

尾大魚從水中躍出，「拔刺刺」驚跳。

常護花目光及處，心頭一動，劍一抖，三十六劍交織成一道劍網洒出，

獨孤無樂緊追前來，人劍立時投入劍網內，一聲驚呼，倒掠回去，身上衣衫出現了六個劍洞，其中三個，鮮血外冒。

常護花劍網一歛，道：「你留在百花潭，就是要觀察潭中這種魚的變化？」

獨孤無樂面色一寒道：「好聰明的人，倒要看你如何破解我的濯魚十三變。」

常護花道：「已經破了。」

獨孤無樂冷笑，道：「你以爲刺了我這六劍就已經洞悉我劍勢的變化。」

常護花淡然一笑，道：「我只知一網撒下，就可以將潭中的魚網起來。」

獨孤無樂面色大變，怒嘯聲中人劍凌空飛越水潭，直取常護花，衣袂「拔刺刺」急响，長劍同時「嗡嗡」的不停抖動。

常護花人劍亦飛離潭中大石，劍勢一變再變，一劍變作千鋒，組成一道嚴密已極的劍網當頭撒下！

獨孤無樂所有的變化刹那全都被網起來，身形一沉，直入水中。

常護花緊追而下，水花激濺中，羣魚驚竄，獨孤無樂亦一條魚也似在水中游動，攻向常護花。

他的水性非常好，那種從水中游魚悟化出來的劍法，在水中更見靈活。

常護花却好像不懂得水性也似，一塊大石般直沉進潭底。

獨孤無樂接連幾劍都追不上常護花下沉的身形，到常護花的身形停頓，更就有不知從何着手的感覺。

潭水澄清，常護花端坐潭底，磐石一樣，在水中他的劍網雖然洒不開，可是這樣一坐，却是以不變應萬變，而獨孤無樂也到底沒有眞正的游魚那麼靈活，劍在水中無光亦無影，每一個變化，常護花都看得很清楚，要應付當然不大困難。

獨孤無樂看透常護花的心意，一時之間却想不出如何才能够將常護花擊倒，他魚一樣在潭水中游弋，一支劍蓄勢待發！

常護花完全不動，捧劍靜待獨孤無樂的攻擊，一串串氣泡不時從他的唇邊冒起來。

——倒要看你能够支持到什麼時候，獨孤無樂冷笑在心中，他自信水性只有在常護花之上。

事實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到他發覺眞氣運轉已有些困難，需要冒出水面的時候，常護花仍然若無其事的盤膝靜坐在潭底。

獨孤無樂面上的笑容早已消失，面向常護花，向潭面冒上。

也就在這時候，常護花動了，就像水潭中那些梭形的劍魚，急射向獨孤無樂。

一股水流隨着他身形的移動激盪起來，這一射之快，不下於離弦箭矢。

在平地，這當然算不了什麼，在水裏却是不容易做得到。

這又是在獨孤無樂意料之外，他的頭尚未露出水面，常護花的劍已刺到了。

他的劍不能封擋，雙劍在水裏交擊，發出的聲响並不大，潭水却明顯的急激地動蕩起來。

獨孤無樂被震開，往潭底墮下，一陣窒息的感覺，那刹那，獨孤無樂才知道自己錯得多大。

他實在自視太高，尤其是當他自信可以在水裏結果常護花之後，一心只是盤算如何將常護花刺殺，完全疏忽了常護花的水性非獨並不在他之下，且只有過之。

常護花毫不放鬆，緊追在獨孤無樂身後，他現在的身形變化比獨孤無樂更像一條劍魚。

潭水迅速被割開，常護花的劍眨眼間又刺到，獨孤無樂不能不招架。

他連接常護花三十劍，那種窒息的感覺越來越重，幾次要往上冒起來，都被常護花截下！

他那種從潭中游魚悟化出來的身法劍式本來在水中可以充份的發揮，但因爲眞氣運轉不來，變得遲鈍。

常護花顯然已發現獨孤無樂的弱點，人劍盤旋在上方，怎也不讓獨孤無樂冒出水面。

獨孤無樂看得出常護花的企圖，却又不能够衝破常護花的阻攔，心肺逐漸已因爲眞氣運轉不來而簡直要爆炸。

再接十劍，潭水開始從他的口鼻湧入，他的身形亦開始亂起來。

常護花其實也不好受，只是在行宮之內，他已學會了在水中如何呼吸才能够支持得比較久一些，而開始以靜制動，又早已有了準備，但惡戰下來，心肺亦大感不適。

獨孤無樂的身形一亂，破綻亦出現，常護花也就把握這刹那，刺出了致命的一劍！

劍刺進了獨孤無樂的咽喉，獨孤無樂的動作並沒有因此而停頓，反而急激起來，一支烟花火炮也似疾往上射起來。

常護花這一次沒有阻止。

×　×　×

「嘩啦」的一聲，獨孤無樂曳着一股水花從潭裏射出，離開潭面還不到一丈，突然一頓，又落了下來。

「噗通」聲中，一股血暈開始在潭面散開，那些魚立時飛梭也似向血暈游竄過來。

同一時水面一開，常護花從潭裏冒出，坐上了潭中那塊大石！

他開始喘氣，大口大口的喘氣，濕透的衣衫緊黏在他的身上，冷風吹至，寒意侵肌。

看見那些魚在追噬獨孤無樂的屍體，那股寒意也就更甚了。

他的劍並沒有離手，在行宮之中，龍飛曾經一再教訓他，劍有時可能就是他的命，除非萬不得已，否則絕不可以放下。

百花潭除了獨孤無樂主僕，是否還有其他人？常護花並不知道，只知道絕不能够因爲小小的成功而滿足，而樂極無形。

衣衫還未被吹乾，他消耗的體力已完全恢復過來，可是他仍然沒有動。

因爲他看不出那個人將會如何出手。

那個人高立在一株松樹的末梢之上，一身全眞羽士的打扮。

常護花是從潭水倒影發現那個人的到來！

潭水那會子並不怎樣平靜，那個人的出現就像是一隻飛鶴，從山野林中飛出，

卽投向那株松樹。

然後常護花就感到了殺氣，一股尖銳已極的殺氣。

相距差不多有十丈，常護花却相信在那個人來說，並不是一個距離，只要他露出破綻，不難死在那個人凌空一擊之下。

他雖然未見過那個人，却已經猜測到那就是抱一。

一劍縱橫，天外飛仙——抱一！

再調息一遍，常護花終於抬起眼睛，望向那株松樹。

衣袂聲一响，抱一亦終於離開那株松樹，飛鶴般落在潭邊，輕盈飄逸，着地無聲。

常護花看在眼內，不由得一聲歎息，一聲：「可惜。」

抱一微微一怔。「可惜什麼？」

「老前輩一身武功登峯造極，十年前便已名滿江湖，却晚節不保，爲虎作倀，投身天地會。」

抱一冷笑。「貧道同樣可惜，以你的年青有爲，活不過今天。」

常護花忽然一笑。「晚輩的運氣一向不錯。」

抱一像給一根尖針猛扎了一下，悶哼道：「姓香的丫頭救得了你一次，救不了你二次，而就算她現在也在一旁，貧道也不會再上當的了。」

常護花沉吟道：「那一次的事情，香姑娘對我說得很清楚。」

抱一沉聲道：「她是應該感到很得意的。」

常護花搖頭。「她只是奇怪，到底是什麼原因，令老前輩甘心放棄數十年的清譽。」

抱一道：「這當然是一個秘密，你若是有本領將我殺掉，臨死之際我說不定會給你一個明白。」

常護花道：「還有其他秘密，晚輩也很想清楚。」

抱一冷笑道：「年青人這樣貪心，並不是一件好事。」

常護花道：「老前輩自信必勝，又何妨與晚輩一賭。」

抱一冷冷的盯着常護花。「你的意思是，我敗在你的劍下就得將所有的秘密說出來？」

常護花點頭，抱一大笑了起來。「年青人沒有什麼不好，就是一般都心高氣傲，目中無人，尤其是老人。」

常護花沒有回答，只是淡淡的笑笑。

抱一笑聲一頓，道：「據說你是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

常護花道：「別人都是這樣說。」

「回答得好。」抱一道：「我年青的時候，比你還狂傲，那當然有值得我狂傲的地方。」

常護花只是笑笑。抱一接又道：「盛名之下，你當然也眞的是有幾下子，可是你說話之前也要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什麼人。」

常護花道：「晚輩不是瞎子。」

抱一道：「那你要怎樣賭？看誰的劍術高明？」

常護花道：「晚輩是要與老前輩各盡所長，一決勝負。」

抱一「哦」一聲，道：「除了劍之外，你還懂得什麼？」

常護花道：「老前輩要知道，還不簡單？」

抱一又大笑起來。「只要你能够將貧道手中的劍擊下，便算你勝了。」

「話出老前輩之口。」

抱一點頭。「劍在人在，劍亡人亡，劍原就是劍客的命。」

「老前輩劍若是脫手？」

「知無不言！」抱一說話的態度根本就不將常護花看在眼內。

常護花也實在奇怪這個老道的自信，抱一好像看透他的心意，目光倏然落下。

獨孤無樂的屍體仍在潭水中被魚羣追噬，抱一目光一落一抬，道：「你應該知道，獨孤無樂的地位在我之下。」

常護花點頭。「所以他解決不了，你這位老人家才現身。」

抱一道：「我們的地位是以武功來劃分，你可知他在我的劍下走過了幾招？」

常護花淡然一笑，道：「我當然不知道。」

抱一抬手豎起了三隻手指。

「三百招？」常護花信口說出了一個數字。

抱一搖頭。「三十招——」

常護花居然面不改容，抱一緩緩接道：「這也許因爲他當時太年輕，臨敵的經驗太少，亦可能他的本領眞的就只有那麼大。」

常護花笑問：「會不會他當時明知道必敗，將實力隱藏起來？」

抱一怔了怔，道：「可能的。」接問道：「你殺他要多少招？」

常護花道：「這沒有關係！」轉問抱一。「你們那一戰是什麼時候的事？」

「五年之前——」抱一輕捋鬍子。「你是否要提醒貧道，五年並不是一個短日子？」

常護花道：「在年青人來說，的確是的。」

「這是說，貧道的年紀已實在太老，武功已不可能有多大進步。」

常護花道：「其實這些都是廢話。」語聲一沉，又問：「老前輩是否還記得，上次追殺我的途中，殺了一個女孩子？」

抱一道：「那是你的人？」

「她叫雁來紅，自小在我家長大，」常護花微喟。「當時老前輩並沒有殺她的必要。」

「已殺了！」抱一冷笑。

常護花緩緩在石上站起來，雙手捧劍，道：「請賜教！」

抱一又一聲冷笑，並指向常護花遙遙點出去，「嘶」一下破空聲响同時急起。

雙方的距離超逾三丈，抱一這一點，目的亦只是示威，常護花當然瞧得出，沒有移動。

指風正點在劍鋒上，常護花只覺得劍鋒輕微一震，相距三丈，仍然有這種威力，若是咫尺，可想得知。

——難怪雁來紅喪生在這個老道士的指下。

常護花心頭一凜，由衷道：「老前輩好深厚的內力。」

抱一冷笑道：「這是以指代劍，御氣殺人。」

「晚輩做不到。」常護花說的是老實話。

抱一傲然道：「你現在還有幾分取勝把握？」

「十分！」常護花的回答大出抱一的意料之外。

「好狂的年輕人。」抱一大笑，雙掌突然一翻，擊開潭面！

「轟」地一股水柱被擊的揚起來，當頭向常護花揮去，常護花偏身一閃，水柱從他的頭頂掠過，猛可散開，變成千百萬點，一半落在石上，一半落向潭面。

常護花的頭巾衣袂亦被水柱帶動的勁風激得揚起來，肌膚隱約生痛。

那洒在潭面的水點激濺起無數水花，瞬息消逝，幾條死魚旋即在潭面浮起來。

常護花目光及處，面色又是一變，這個老道士的內功造詣，比他方才估計的顯然還要高。

抱一也就在此際冷笑道：「你不敢硬接貧道這一招？」

常護花道：「既然可以有辦法省去這一番氣力，爲什麼不省去？」

抱一道：「美言之，這就是所謂以逸待勞！」

常護花捧劍微笑。

抱一的手終於落在劍柄上，道：「這柄劍，貧道已經有三年沒有出鞘。」

常護花只是道：「老前輩太看得起我了。」

抱一道：「希望你不會令我太失望！」手一翻，「嗡」的一聲龍吟拔劍出鞘。

那柄劍有如一泓秋水，一看便知道不是凡品，抱一劍脊往眉心一壓，身形疾射了出去，橫越潭面，劍一探，直取常護花眉心！

劍光那刹那暴盛！

常護花沒有硬接，人劍倒飛，倒掠過後面潭面，往對岸掠去！

抱一緊追不捨，人劍有如一道飛虹，越遠，劍光竟越盛！

潭面在常護花掠過之際並無異樣，到抱一掠過，同時出現了一條白浪！

在白浪兩旁的魚羣一條條如遭電殛，紛紛驚躍出水面，掉下來的時候已經一些生氣也沒有。

對岸是一座嶙峋挺峭的石山，一道流泉蜿蜒從石叢中流下，常護花迎着那道流泉一條大蜥蜴也似往上竄，輕靈矯活，其快無比。

抱一連發三劍，但都被山石所阻，山石在劍尖下碎裂同時，常護花亦脫出劍尖所及範圍。

「這算做什麼劍客？」抱一冷笑，一隻大鵬也似停留在一方大石之上，盯穩了常護花，作勢欲撲。

常護花的身形應聲停下，回首道：「在天地會的人面前我不是劍客。」

「那是什麼？」抱一有些詫異。

「殺手！」常護花一字一頓。

抱一冷笑道：「爲什麼不說，是一個奴才？」語聲一落，身形急起，凌空向常護花撲下！

常護花身形同時展開，抱一的劍勢已經籠罩縱橫四丈，可是一劍擊下，一紫烟暴起，常護花已經消失在烟中。

「又是這種伎倆。」抱一劍勢一斂，左袖一捲，身形斜落。

紫烟在抱一衣袖一捲之下一開，但隨又凝聚，而且更濃郁，一道劍光同時從烟中飛出。

抱一目光一閃，手中劍已將那道劍光封開，身形落在一方石上。

那方石看來很堅實，但抱一身形一落，立成粉碎，這實在抱一意料之外，重心一失，往下飛墮！

常護花同時人劍飛出那團紫烟，三柄只有一指寬闊，長不足四寸的飛刀急射抱一。

抱一已準備應付常護花的劍乘機襲擊，却沒有想到要應付的是暗器，一眼瞥見，劍急劃出。

兩柄飛刀被他擊飛，還有一柄，却射進了他的右膝！

常護花左手即時又一揚，這一次打出的却不是暗器，是一顆彈丸。

那顆彈丸波的半空爆開，一股紫色的濃烟迅速將抱一裹在當中。

抱一心神已大亂，眞氣一提，那柄飛刀被他硬硬迫出，一股鮮血亦從傷口激射。鮮紅的血，刀上無毒，抱一在提氣同時雙臂一振，下墮的身形一凝，往上拔起。

常護花那顆彈丸就在這時候爆開，正好迎着抱一拔起的身形，抱一立時被紫烟包裹。

破空聲緊接入耳，抱一呼吸一閉，眞氣一散，身形往下飛墮，長劍同時在身前展開。

紫烟在劍光中激盪，「錚錚錚」接連三響，三柄飛刀彈飛！

「噗通」聲中，抱一直墮入潭中，有生以來，他從未試過這樣狼狽，驚怒交加！在那「噗通」聲響同時，常護花亦從一旁石叢中急竄而下，沒入水裏。

紫烟在潭面迷漫，抱一看不見，「噗通」聲響以及那些山石墮進水裏的聲響亦影響了他的聽覺，那一陣驚怒當然亦不無影響，他並沒有發現常護花已經沒入潭中，身形一翻，便從兩丈外的潭面拔出。

常護花把握那刹那的機會，一竄而至，在同一個位置從潭裏拔起來！

水花四濺中，常護花的劍削進了抱一的右臂，直劃至虎口。

抱一已發覺，悶哼聲中，左手「嘶」的一指疾點了出去。

常護花偏身讓開要害，左肩上仍被那一指洞穿了一個血洞，他橫越潭面，着地立即滾倒，猛滾出去。

抱一的劍幾乎同時插入他着地那刹那的位置，直沒入柄！

這柄劍已脫手，常護花那一削，已然將抱一右臂的筋脈削斷，抱一已根本再握不住。

劍再脫手墮下，他的左手已一指彈在劍柄上，彈得那柄劍閃電也似飛射常護花後心。

劍却只是射進了潭邊地上，抱一身形瞬息落在劍旁，並沒有將劍拔回。

常護花那邊已滾身站起來，雖然一面泥污，看來很狼狽，但總算已擊下了抱一

的劍。

「承讓——」常護花接將劍入鞘。

抱一的面色那刹那慘變，連聲道：「好，好——」

常護花接取出一個藥瓶，一面將藥末洒在左肩那個指洞上，一面道：「若是公平的劍鬥，晚輩相信很難在老前輩劍下走得過百招。」

抱一冷冷道：「貧道這一次敗得無話可說！」

常護花雖然用計，用暗器取勝，並沒有任何不對，他們在出手之前已經同意各盡所長。

這一戰所需要的時間並不多，這麼快敗在常護花手下，抱一實在有顏面無存的感覺。

他一身水濕，鮮血從傷口不住滴下，在地上濺開了一朵朵血花，可是他並沒有理會，一切對他來說彷彿都已經不重要。

常護花很明白抱一的心情，承德行宮的訓練，却已經使他變得很冷酷，接說道：「老前輩現在大概願意回答我那些問題了？」

抱一鐵青着臉道：「貧道並不是那種言而無信的人。」

常護花隨即問道：「老前輩加入天地拿是什麼原因？」

抱一冷冷道：「這與你們難道也有關係？」

「多知道一些天地會的手段，以作提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抱一冷笑道：「貧道就不會問這些沒有很大意思的事情。」

「已經問了。」常護花深應。

抱一緊盯着常護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終於道：「貧道一妻一子在天地會之內。」

常護花怔住，抱一慘笑道：「道士還俗，娶妻生子，本來是一件正常事，但到了貧道這個地位，便變了一件大事。」

常護花點頭：「好像老前輩這麼有名的人事實不多。」

抱一道：「以貧道這樣的一個名人，這種事若是傳出去，一定會成爲江湖朋友的笑柄。」

「老前輩投身天地會這個消息，現在不也是已傳遍江湖？」

「那江湖上的朋友只會說貧道這一把年紀，仍然貪戀權勢，語有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這說來還不是一件壞事。」

常護花道：「天地會就是找住了老前輩那個把柄，以之要脅老前輩加入？」

抱一搖頭，反問：「你知道貧道那個兒子現在有多大了？」

常護花詫異問：「有多大？」

抱一上下打量了常護花一眼。「與你差不多，是肖豬的。」

「那是比晚輩年長三年。」常花更加詫異，他實在想不到抱一竟然有一個那麼大的兒子。

抱一歎息道：「他的武功沒有你的好，在江湖上的名氣也沒有你的大。」

常護花道：「當然，也絕不是無名之輩。」

「你應該聽說過他。」抱一沉吟道：「貧道原是姓公孫——」

「姓公孫，在江湖上有名的劍客，只有一個千手劍客公孫鵬——」

「對，正是他——」抱一顯得無限的感慨。

常護花已有些明白抱一何以投身天地會，試探道：「公孫鵬的聲名並不好，據悉也是天地會的人。」

抱一點頭道：「貧道一直不能好好的管教他，這未嘗不可以說是他對貧道的報復，他雖然有名，却不能告訴別人他的身世，每當別人問及類似這樣的問題，總令他感到煩惱，感到在別人面前始終抬頭不起。」

常護花從抱一的眼神看到了他內心的悲痛。

抱一接道：「好些人都認爲貧道很了不起，貧道却自知是一個懦夫，在此之前，始終不敢面對現實。」

常護花道：「天地會就是掌握了這個秘密，強迫老前輩加入？」

抱一道：「還有貧道妻子的性命。」

常護花道：「老前輩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

抱一道：「也許貧道並沒有別人眼中那麼聰明，不管怎樣也好，在現在來說，都已經太遲。」

常護花無言，抱一沉吟着接道：「有一件事貧道還可以對你說的就是，出家入道並非出於貧道的本願。」

常護花點頭轉問：「老前輩之上有什麼人？」

抱一道：「只有貧道的兒子。」

常護花一怔。「很聰明的安排。」再問：「老前輩可曾聽說過歲寒三友？」

抱一倏的一笑，道：「這都是地上的東西。」

常護花道：「找到他們，是不是就能夠找到天地會的根源？」

「要看你的運氣，」抱一目光落在潭邊那株松樹上。「一棵樹長得那麼高大，它的根必定伸展得很廣，而主根一定會深入幽冥，你們現在找到的，只是千百里外露出地面的幾條小小的根，連樹影也還沒有看見。」

「老前輩看見了？」

「沒有——」抱一苦澀的一笑。「貧道名氣雖然大得嚇人，他們還用不着禮聘貧道加盟。」一頓又說道：「大樹周圍尚植有其他不少的樹來掩蔽，松竹梅只是其中一部份，斬倒了它們，也許你就會看見那株要與天比高的樹。」

常護花道：「老前輩不能夠肯定？」

「因爲貧道尚未有機會欣賞到歲寒三友的姿采。」抱一的語聲毫不起勁。

常護花想想再問：「這件事若是交給老前輩，老前輩會從何處着手？」

抱一道：「貧道只知道站得越高，看得越遠，若是在九霄天外，當然就最好，人在那麼高，地上的一切也自能夠一覽無遺。」

常護花道：「天上又有什麼？」

抱一笑起來，道：「貧道一直都站在地上。」

常護花道：「老前輩能夠說出這種話，當然是聽說過類似傳聞。」

抱一並不否認，常護花仰首向天，沉

吟接道：「天上有浮雲，有飛鳥，鵬其大無比，但也是飛鳥一種。」

抱一怔了怔，面色沉下來。「貧道那個兒子武功不見得高明。」

「虎父無犬子，他能夠將老前輩成功導入天地會，可見一定是一個聰明人，老前輩是他的生父，他仍然不惜加以利用，可見爲人的冷酷，這樣一個智勇雙全，心狠手辣的人，實在不可多得。」常護花幽然道：「晚輩斗胆說一句，他在天地會的地位絕不會太低。」

抱一頹然坐下來，喃喃道：「有些話貧道實在不該說的。」

常護花緩緩道：「老前輩守信重諾，雖然是天地會一員，晚輩仍然……」

抱一揮手打斷了常護花的話。「無論如何，貧道始終是一個劍客。」

「這一點晚輩絕對同意。」常護花正色道：「晚輩深感遺憾的亦是並非以劍客的身份向老前輩討教。」

「也罷——」抱一仰首向天。「這本就是一場不擇手段的爭鬥，你若是不能適應，必定第一個倒下。」

語聲一落，抱一的身子突然離地射出飛射向常護花，食中指如劍，凌空點出！

常護花腳踏七星，從容閃開抱一三十六點，凌空風車大翻身，橫越潭面，落在潭中那方巨石之上。

抱一緊追掠至，右膝雖然被飛刀所傷但身形仍然非常迅速，二指隨即又點出。

常護花只是閃避，抱一左手施展劍招顯然不怎樣習慣，但劍路分明，每一招點出都發出激烈的破空聲響。

常護花面色凝重，一雙眼睛一眨也都不一眨，身形變化已到了他能力的極限。

眼看他就要被迫墮入潭中，抱一面部的肌肉突然收縮，那一招施展到一半，突然停頓。鮮血從他的指尖冒出來，一聲苦笑，他倏的坐倒石上，常護花身形一穩，不由自主伸出雙手去摻扶。

抱一搖頭。「不必——」語聲經已變得沙啞。

常護花在抱一面前坐下，竟然道：「多謝老前輩指點。」

抱一道：「你領悟到什麼？」

常護花道：「三十六招劍法，每一招有六個變化。」

抱一笑起來，笑得很淒涼。「貧道總算沒有走眼，你是貧道生平所見天資最高的一個，竟然完全看透其中的變化。」

常護花道：「這也是晚輩所見最完整的劍法。」

抱一道：「貧道一生的心血也就在這裏頭。」

常護花道：「遇到適當的人，晚輩一定將這套劍法傳下去。」

抱一笑笑：「很好。」張嘴一口鮮血吐出，他混身的內力已經在施展這套劍法同時完全耗盡，整個身子都已經虛脫。

常護花不由歎息。「難道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

「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老前輩還有什麼未了的心事？」

抱一看着常護花，緩緩道：「若是你能够，留貧道兒子一條活命。」

常護花道：「晚輩盡力而爲。」

抱一仰首向天，嘟喃道：「死亡未嘗不是一種解脫。」這也是他最後的一句話，他的心脈在最後一個字出口同時斷絕，可是他的身子仍然端坐不倒。

常護花也沒有移動抱一的屍體，帶着落寞的心情策騎離開。

× × ×

有星，有月。

夜已深，常護花擁着一襲披風匹馬走在竹林中的小徑上。

風吹竹濤陣陣，聽來令人心寒，馬蹄聲在這種環境也份外响亮。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將獨孤無樂找出來，抱一的出現，是在他意料之外，而抱一的死，對他們那邊來說，未嘗不是一個重大的收穫。

何況從抱一的說話中，又得到了另一條重要的綫索？

左肩的傷勢並不嚴重，所以他立即上路。

接下來他要做的這件事，無疑是比較簡單，他只是要趕到大樹坡一個秘密的地方拿一份有關天地會歲寒三友的資料，再與住在那兒的一個人一齊去將歲寒三友找出來殺掉。

那個人是一個女孩子，姓柳雙名玉簪，也是龍飛的義女。

龍飛一共有十二個義女，大半都是孤兒，由他自小嚴格訓練，每一個都有一身武功，頭腦靈活，都可以獨當一面。

除了香芸之外，她們都已被派出去，在不同的十一個地方監視着天地會，搜集一切有關資料。

在兩年之前，龍飛已經知道有歲寒三友，但最近才由柳玉簪找到他們的下落，這三個人的武功有多高？却仍是一個謎。

龍飛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還是阻止柳玉簪立即對他們採取行動，要柳玉簪等待常護花，合二人之力對付他們，而目的仍是以殺人爲次，將天地會的老巢找出來才是要緊。

根據這之前龍飛得到的消息，所謂歲寒三友在天地會的位置很重要，能够將這三個人找出來，即使不能够找到天地會的老巢所在，對天地會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他本來準備多派幾個人，但常護花的表現實在令他放心，而他也明白，那不是決鬥，並不需要太多的人參與，對於柳玉簪，同樣他也很放心。到現在爲止，柳玉簪仍沒有令他失望過。

合二人之力，再加上柳玉簪統率的一羣經過嚴格訓練的武士，對付歲寒三友那一夥，應該已足够。

× × ×

月光從枝葉空隙中洒下，道路雖然不難看清楚，却未免有些陰森恐怖，那些竹濤有時簡直就像是鬼哭也似！

常護花一些也不爲所動，默默趕路。

那片竹林是長在一個山坡之上，道路斜斜往上伸展，到頂又斜斜向下。

常護花策馬到這裏，便看見一團光！

沒有兩個月亮，那團光是發自一個燈籠，掛在十丈外的一株竹樹上，燈籠下還有一塊長長的白布，好像寫着一些字。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四海鏢局徐州分局內，羣豪日夜戒備，嚴防黑劍門中人前來挑釁，一連兩天，均相安無事。這天晚飯時，總鏢頭包天成設宴邀集羣豪。經過三巡，包天成乃提出一個問題——應推舉一個首腦出來，以便發號施令。當時，斬情女建議由包天成總攬全權，包天成雖然謙辭，但經羣豪一再敦促，結果折衷由包天成及寶通鏢局總鏢頭萬壽山分別正副其事。於是，萬壽山應邀前來，駐節於四海鏢局分局內，襄助包天成運籌攻防策略，深夜，林成方謁見萬壽山，打聽江大同行踪，並向萬壽山獻策，先將黑劍門設在徐州暗舵搗毀……

密雲而不雨　黑劍門揭秘

包天成雖然心中懷疑林成方怎知黑劍門中分舵之密，但却沒有多問。

雙方既然已經撕下了臉皮，倒也用不着有所顧慮了。

包天成和林成方計議的結果，決心派唐漢去，攷驗一下他是否眞的棄暗投明。

除了唐漢之外，由斬情女帶了田昆、陰陽雙劍、林成方、王桀、子母刀吳恆，包天成也親自出馬。

一行九人，分成兩批，趕往那假借當舖的黑劍門徐州分舵。

但包天成等仍是晚了一步，到那裏時已不見一個人影。

但密室中，還留下了不少銀子，不下四五千兩之多。

顯然，黑劍門中人，也撤走得很急促。

包天成老實不客氣的帶走了留下的銀子。

林成方等重回四海鏢局子，又算斷了黑劍門的綫索。

但包天成、斬情女，都相信黑劍門不會忍受這一次挫折，這是黑劍門在江湖上第一次的挫敗，也是他的大恥大辱，必然會在三五天內，調遣高手，找上四海鏢局子。

那知事情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包天成，林成方等，足足等過了七天，還未見一點消息。

黑劍門似乎認了命突然間在江湖上消失。

但包天成不相信黑劍門眞是認了，林成方、斬情女也不相信。

等待，就像是密雲不雨的天氣，等得心中發悶發慌。

到了第十天，仍然未見黑劍門有所行動。

那說明了黑劍門至少已甘心認了一次失敗，沒有在限期之內殺掉了斬情女。

但這十天等的斬情女很苦。

包天成忍不住了，召集了萬壽山、斬情女、林成方、唐漢、又開了一次會議。

四海鏢局的高手，又有不少趕到了徐州，包天成等的實力又增强了不少。

會議中，斬情女追問唐漢，道：「唐兄，這是怎麼回事，黑劍門好像突然間消失了。」

唐漢苦笑一下，道：「這件事，我也覺得奇怪，就我所知，這是黑劍門中，從沒有發生過的事，這一次，他們好像認了，連闖出來的

聲譽，都不顧及了。」

林成方道：「這才是眞正的可怕，咱們又失策一次。」

包天成道：「他們不來，咱們也不能在這裏長等下去。」

斬情女道：「對！咱們應該去找他們。」

林成方道：「怎麼一個找法呢？他們來時突然出現，消散時，却無踪無影。」

斬情女道：「我看這要唐兄想想法子。」

唐漢道：「我知道的都已經說了出來，但黑劍門一向分工精密，非自已範圍的事，根本就不能多問。」

斬情女道：「你在黑劍門中作了數年殺手之久，總該知道他們一點行踪吧！」

唐漢道：「我知道，我們在徐州住的地方，但我帶來的是全部殺手，也是徐州附近最後一批殺手……。」

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飄泊江湖，一直在奉命行事。」

斬情女道：「聊勝於無，咱們到你們住過的地方找找看，會不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

林成方道：「這個我看不用試了，試亦無益。」

斬情女道：「咱們這多人手，聚集一處，總不能長時間等下去吧？」

林成方回顧了萬壽山一眼，苦笑無言。

他心中好後悔，不應去查那座當舖，保留下來，至少，還有一點痕跡可尋。

在座之人，有綠林中人，也有江湖上閱歷極豐富的人，但却沒有人能想出一個主意。

正覺徬徨間，一個鏢局伙計忽然奔入廳中道：「禀總鏢頭，門外有位少年求見。」

包天成道：「什麼樣子的人？」

鏢伙計道：「好像二十三四歲的年紀，穿着一件藍衫。」

包天成道：「好！你請他進來。」

鏢伙計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這時，是天色近午時分。

望着鏢伙計的背影，包天成低聲對王榮說道：「在大廳外面攔住他，搜搜看有沒有歹毒之物，對黑劍門中人，咱們不得不小心些。」

片刻之後，鏢伙計果然帶一個藍衫人行了進來。

王榮站在廳門口，攔住了去路，揮手示意鏢伙計退去，一抱拳，道：「朋友貴姓？」

藍衫人一皺眉頭，道：「通姓名也應該把我讓到廳中，那有攔在門口問人姓名的？」

王榮道：「很抱歉，咱們的敵人太狡猾，所以，不得不小心一些。」

藍衫人道：「你把我當成了敵人？」

王榮道：「在未明朋友來歷之前，咱們只好把你當敵人看了。」

藍衫人冷冷說道：「就算我是你們敵對之人，但是你們一屋子人，難道還怕我一個人不成？」

王榮說道：「要是害怕，就不會放你進來了？」

藍衫人道：「那很好！既然不怕，那就讓開路，叫我進去。」

王榮道：「自然要你進去，不過，在下要搜查一下。」

藍衫人聽得呆了一呆，說道：「搜查一下？你……」

王榮道：「對不住朋友，你如身上暗藏了什麼歹毒之物，咱們豈不是要吃大虧。」

藍衫人搖搖頭，道：「我帶什麼？你應該瞧得出來了，但不能搜我。」

王榮道：「非搜不可！」

藍衫人怒道：「你如一定要搜，我就不進去了。」

王榮微微一怔，道：「朋友既非敵人，搜搜有何不可……。」

藍衫人接道：「就是不讓你搜……」

提高了聲音，說道：「你們那一位是當家的人。」

包天成道：「這廳中之人，都可以作得幾分主意，閣下有何見教？」

藍衫人道：「你聽着，黑劍門的殺手，已經潛入了徐州，你們要小心了……」

包天成霍然站起身子，接道：「黑劍門中殺手，到了徐州，你怎會知道？」

藍衫人道：「我好意來通知你們一聲，想不到你們竟然是如此的嘮嘮叨叨，話我已經說出了口，聽不聽，那在你們了，在下告辭。」

包天成道：「站住！」

一揮手，子母刀吳恆，破山手石一峯，突然穿了出去，攔住了藍衫少年人的去路。

藍衫少年冷笑一聲，道：「好啊！你們原來是這麼個不講理法。」

吳恆笑一笑，道：「少兄，既來之則安之，事情沒有辦妥，爲什麼掉頭而去呢？」

藍衫人道：「怪你們不懂待客之道。」

林成方心中一動，低聲對萬壽山道：「莫非是她來了，我得出去瞧瞧。」

雙肩晃動，人已穿出了廳門，低聲說道：「吳兄，石兄，王兄，請回廳中，這件事交給在下了。」

經過了一次並肩對敵，石一峯和王榮都對林成方有了很深的認識，聞言退了回去。

吳恆也跟着退入了廳中。

藍衫人打量了林成方一眼，說道：「你一個人換他們三個下去，大概是一個很自負的人了？」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在下林成方，朋友……」

藍衫人微微一笑，低聲接道：「你就是林成方？」

林成方道：「確是林某，如假包換。」

藍衫人低聲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林成方心中暗道：「萬壽山並未說出她的姓名，如是一下不能把她說服，只怕她還要施刁。」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在下已從江老前輩口中得知，姑娘慨允相助，共抗黑劍門，在下等感激不盡。」

藍衫人點點頭，道：「那你已經知道我是女扮男裝了。」

林成方點點頭。

藍衫人道：「你可以一個人知道，千萬不能說出去，我還要去探聽敵人消息。」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殺手，混入徐州城中一事，是眞是假，此事重大，千萬開不得玩笑。」

藍衫人道：「自然是千眞萬確了，誰給你開玩笑，他們至遲今晚上就會發動。」

林成方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藍衫人道：「大約估計，總在十人以上，詳細人數，我無法確知。」

林成方低聲道：「多謝姑娘。」

藍衫人道：「林成方，你小心了。」

林成方微微一呆，還未來得及答話，那藍衫人已然雙掌並出的攻了過來。

他攻勢快速，一連五招。

林成方避開了三招，却避不開第四五兩招，只好揮掌硬接兩掌。

藍衫人攻過五招後，收住攻勢，微微一笑，道：「你不錯！」轉身一躍，人已到了兩丈開外，緊接着一個轉身，人已消失不見。

林成方已明白了對方的身份，但也很驚異對方的武功。

這丫頭進入了徐州城中兩日，就聽出來了黑劍門的風聲，你不能說她不行。

心中念轉，人却行入了大廳。

斬情女霍然站起身子，笑一笑，道：「林兄，可是遇上了故交舊友。」

林成方和那藍衫人的低聲交談，話雖未被別人聽到，但神態却有一點神秘。

他知道瞞不過人，笑一笑，點點頭，道：「好厲害的姑娘，竟被你一眼瞧出來了，他不但是我一位故交，而且，還易過了容。」

斬情女笑一笑道：「是一位紅粉知己。」

這句話冒出來的很突然，林成方聽得怔在了當地，斬情女的粉頰上，也泛起一點熱意。

呆了一陣，林成方才笑一笑，道：「他告訴我一件事，黑劍門的殺手，已經混入了徐州城，可能很快向咱們展開攻勢。」

包天成道：「有多少人？」

林成方道：「詳細的數字，他未說清楚，但告訴我至少在十人以上。」

包天成目光轉到了唐漢的身上，道：「唐兄，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唐漢歎息一聲，道：「黑劍門中，共有兩種殺手，一批是强殺組，像我唐漢這樣，帶領着人手，硬找到了別人的住處，一種隱形殺手，也就是暗殺組，他們行不公開，坐不揚名，而且，都盡量用各種手法，掩去身份，使人認不出來。」

包天成道：「這麼說起來，這個更爲可怕了。」

唐漢道：「他們才是黑劍門中眞正的殺手，突然而來，飄然而去，每個人都有很好的武功，而且，行踪隱密，叫人防不勝防。」

包天成道：「唐兄久在黑劍門，想必知曉如何對付他們了？」

唐漢道：「沒有什麼特別有效的辦法，只有嚴作防範一途。」

林成方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姑娘有何高見？」

斬情女道：「不要問我，你想必早已經胸有成竹了。」

林成方說道：「成竹倒是不敢當，不過，在下覺感到，咱們以隱密對隱密，倒是一個辦法！」

斬情女道：「黑劍門中殺手，是一羣狡猾吃人魚，如若沒有相當的餌，只怕他們不會上鈎。」

林成方道：「所以，咱們要一番很精密的佈置。」

包天成道：「林兄，何不說出構思，大家研商一下。」

林成方笑一笑，行近包天成，很仔細的說出了一番計劃。

他的聲音很低，顯然，說話之時，也有着很高的戒備。

包天成點點頭，道：「很高明，但人手如何分配，還望林少兄提供意見。」

林成方說道：「這一個要請包總鏢頭費心了。」

斬情女道：「對方要殺的是我，我和包總鏢頭作餌，林兄帶人埋伏在鏢局子外面……」

林成方微微一笑，接道：「萬總鏢頭，包總鏢頭，再加上姑娘，三個人，就算有甚麼變故，也可應付了。」

斬情女笑一笑道：「萬總鏢頭肯和我合作在一起作餌，那是萬無一失了。」

四海鏢局突然派出了大批鏢師，十幾匹健馬，魚貫而出。

但四海鏢局的戒備，仍極森嚴，大門虛掩，但大門內，却站着四個佩着單刀，懷抱匣弩的趟子手。

第二天，中午時分，虛掩的大門，突然被人推開。

守門的趟子手，立刻可以看到了外面的景物。

是衙門裏的捕快。

當先一個，乃是捕快的頭兒，身後緊隨四個穿着官服的捕快。

領頭的，亮出了一面腰牌，道：「我是知府衙門的捕頭，門下那一位當事？」

左首一個趟子手，欠欠身，道：「在下田二，大人有什麼事？」

領頭的大概有卅五六，打量了田二一眼，道：「你們歇業了？」

田二道：「是，敝局中發生點事故，不得不暫時休業幾天！」

領頭的道：「我們是官身不自由，去找你們局主出來。」

田二道：「那一位局主？」

領頭的道：「好像叫王榮，對不對？」

田二道：「對！不過，他不在！」

領頭的道：「這麼的巧法，兄弟奉命拿人回衙門，王局主不在，總該有個作主的吧！你們四海鏢局是大鏢局，大概，沒有把我這知府衙門的捕頭放在眼中。」

田二急道：「大人言重了，王局主雖然不在，但敝局的包總鏢頭却正在局中。」

捕快頭兒道：「大名鼎鼎的包天成？」

田二道：「是！包總鏢頭，大人，我這就給你通報。」

捕快頭兒道：「不用通報了，你帶我去見他。」

田二道：「是！」

捕快頭兒回頭對四個穿官服的捕快一揮手，道：「你們守在這裏，別讓人出去。」

這趟子手田二，本是鈴鏢田昆所改扮，他雖然在江湖上走動很久，但他一直是暗中活動，所以江湖上都知鈴鏢田昆之名，却不知他是什麼模樣。

這也是斬情女要他改扮趟子手的原因。

他爲人謹愼，本來，對這五個突來的官府人物，心中十分懷疑，但見了捕快頭兒及留下四個官府捕快，心中的疑慮消滅了不少。

但他仍然十分小心的戒備着。

四海鏢局中也已有了戒備，大廳中一張方桌上，坐着三個人。

那是包天成，萬壽山，斬情女。

除了三個人外，大廳門口處，還站着兩個佩刀的趟子手。

田二帶着那捕快頭兒，直入大廳。

包天成一皺眉頭，說道：「田二，這一位是……」

田二道：「徐州府衙門的捕快副班頭。」

捕快頭兒伸手由懷中取出一塊腰牌，道：「要不要驗驗看這面腰牌。」

包天成目光一轉，已看清楚那面紅漆腰牌上寫着：徐州府三個金字，下面是憑牌拿人四個小字。

不論多大的鏢局子，對官府中人，都有三分畏懼，包天成一抱拳，道：「兄弟包天成，大人怎麼稱呼？」

捕快頭兒道：「兄弟王武。」

包天成道：「王大人……」

王武道：「不敢，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人在知府衙門告了貴局。」

包天成道：「告了我們？」

王武目光一掠萬壽山和斬情女，道：「不錯，告了貴局，所以，兄弟奉命來貴局拿人，如有甚麼開罪之處，還望包總鏢頭原宥。」

包天成哦了一聲，道：「什麼人告了我，告了什麼罪名？」

王武道：「什麼人告的，在下不便奉告，包總鏢頭到了衙門，自然會知道，至於什麼罪名，兄弟倒是可以透露一些，告的是殺人滅跡，藐視王法。」

包天成道：「很大的罪名。」

王武道：「所以，知府大爺才當堂下令，要兄弟來貴局拿人。」

包天成哦了一聲，道：「拿甚麼人？」

王武道：「貴局的徐州分局局主王榮。」

包天成道：「不巧的是，他剛好不在。」

王成道：「這就痲煩了。」

包天成道：「哦！怎麼一個痲煩呢？」

王武道：「閣下是總鏢頭，大人的令諭是，非要拿到人不可，如若王分局主不在，那就可能要痲煩你包總鏢頭走一趟了。」

包天成呆了一呆，說道：「王大人的意思是……」

王武接道：「案子太重大，咱們作不了主，看來，只好勞動你總鏢頭走一趟了。」

無論如何，包天成不敢和官府中人抗拒。所以，包天成楞住了，並且楞在那裏，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萬壽山忽然間想到了開封府中的可怕遭遇，不禁一呆。他們內心之中，都對國法有着崇敬畏懼，對官府中人也有着一股崇敬心理。

還是出身綠林的斬情女，沉得住氣，輕輕吁一口氣，道：「王捕頭，你眞是徐州府衙門中來的？」

王武冷冷說道：「難道一個小小的捕頭，還會有人冒充麼？」

斬情女道：「過去，不會有人冒充，但現在的情況不同，咱們不得不小心一些了。」

王武道：「小心什麼？」

斬情女道：「難道你沒有瞧出來，我們四海鏢局已停了業。」

王武道：「這一點，在下瞧出來了。」

斬情女道：「你可知道，我們爲甚麼要停業麼？」

王武道：「這個麼？在下就不太清楚。」

斬情女道：「因爲，有人要殺我們……」

王武道：「你們幹的是保鏢生意，專門保護別人的安全，怎麼還會有人要殺你們。」

斬情女道：「不錯，就是有人要殺我們，所以，我們才停了業。」

王武道：「你們報了官沒有？」

斬情女道：「我們先停了業，正在準備報官。」

王武道：「那好！包總鏢頭，你跟我到衙門去一趟，順便也好報官。」

斬情女迷惑了。

她和這捕快頭兒，瞎扯了半天，只有一個用心，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知府衙門派來的。

看樣子，好像不錯。

回顧了包天成一眼，道：「包兄，這裏知府衙門你熟不熟？」

她心中的疑念未消，曲折迂迴的方法不行，只好對面鼓，當面鑼的打起來了。

王武道：「就算認識衙門的人也不行，這是府台大人的手諭，誰也作不了主。」

斬情女笑一笑，道：「王捕頭，衙門中有一個規矩，你可以回報找不到人。」

王武道：「平常可以，這一次不行。」

斬情女道：「爲什麼？」

王武道：「因爲，這一次，我帶不回去人，兄弟很可能要吃一頓板子。」

斬情女冷冷說道：「王捕頭，你找的是王榮，王榮不在……。」

王武道：「所以在下要帶走包總鏢頭。」

斬情女道：「包總鏢頭不會去。」

王武道：「這只怕由不得你們了，除非你們想拒捕造反。」

斬情女道：「在場的人，他們兩位沒有幹過拒捕的事，但我幹過。」

王武怔了一怔，道：「你……」

斬情女接道：「不錯，我幹過，我見過很多的捕快，他們來頭比你大，我想武功也比你高明。」

王武道：「武功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咱們執行的國法，王子犯法，與民同罪。」

斬情女格格一笑，道：「好一個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徐州府中有不少綠林大盜，王捕頭怎麼坐視不問？」

王武道：「綠林大盜，在那裏？」

斬情女說道：「你聽說過黑劍門這個組合吧？」

王武道：「這個倒是聽人說過。」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好！那麼王捕頭去抓兩個黑劍門中人給咱們瞧瞧吧。」

王武苦笑一下，道：「我聽說過黑劍門是不錯，但黑劍門中人在什麼地方呢？再說，這一次，在下奉命來抓的是四海鏢局中人，這一個在下總得回去交差，這等事，一件算一件，你們如若不想拒捕的話，在下一定要把人帶回衙門。」

這一下，連斬情女也有些迷糊了，這王武應對適當，確實叫人無法辨別眞假，但就他行事言談而論，倒是八九成是衙門的捕快。

一時間，塲中沉默下來。

俠與盜，好與壞，在這地方，有着很大的分別，正人君子，對國法，官府，都保持了相當的敬重，盡管他們對付盜匪、兇徒時，搏殺凌厲，但對那視之無形的朝廷律令，却敬畏異常。

默然良久，包天成緩緩站起身子道：「好吧！既然是知府大人的令諭，在下就走一趟吧！咱們是按法申請開設的鏢局，應該守法。」

王武道：「你們四海鏢局子是大鏢局，咱們府台大人，對貴局，也一向十分重視，老實說，如若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情，也不會派我來打擾貴局。」

包天成道：「大人的意思……。」

王武接道：「我的意思很簡明，只要你總鏢頭跟我到衙門，見見知府大人，他怎麼安排，那就不是在下所能預料的了。」

包天成淡淡一笑，道：「好！我跟你去一趟。」

王武一拱手，道：「總鏢頭請。」

斬情女忽然開口叫道：「慢着。」

包天成人已經離開了座位，聞言停下了脚步。

王武道：「這位姑娘，你是什麼人？」

斬情女說道：「你不用管我是什麼人？我既然在四海鏢局，那就算我是四海鏢局的人就是。」

王武道：「報個姓名上來。」

斬情女道：「不用了……。」

語聲一頓，接道：「四海鏢局既是大鏢局，那就一言如山，我們答應了你到知府衙門，決不會錯，你先請吧！我們隨後就到。」

王武怔了一怔道：「不行，我一定要帶人回去！」

斬情女突然格格大笑起來。

王武怒聲喝道：「你這女人笑什麼？」

斬情女突然停下了笑聲，臉色一繃，道：「你見過狐狸沒有？」

王武道：「狐狸有什麼稀奇，在下自然見過了！」

斬情女道：「這就是了，狐狸總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尾巴藏好……。」

王武怒道：「這和本捕頭拿人又有什麼關係？」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姓王的，不用再裝作了，你已經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王武道：「你們敢戲弄官差，這還成什麼世界，目中還有王法麼？」

伸手從腰中取出一個鐵鍊子，一抖向包天成的頭上套去。

他出手不算太快，包天成有足夠的時間，伸手奪下鐵鍊子。

但他沒有伸手去奪，一閃身避開五尺。

斬情女右手一按桌面，輕巧異常的翻了過來，攔住了王武的去路，冷冷說道：「朋友，玩夠了，把戲被人拆穿了，再玩下去，豈不是無味得很麼？」

王武怒聲喝道：「你這女人，可是瘋了。」鐵鍊子一抖，向斬情女頸上套去。

這鐵鍊子代表了國法，包天成不敢伸手去奪，但斬情女却不管這一套，右手一抬，向鍊子上抓去。

王武右腕一沉，鍊子忽然向下沉落半尺，擊向斬情女的右手。

這一招却是大見功力。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姓王的，剛才只露出一點尾巴的頭兒，現在，好像是全露出來了。」

王武厲聲喝道：「我要帶你回衙門，要女牢頭好好的懲治你一番。」

兩個人，口中說話，手中却已打的閃電、奔雷一般，快速異常。

就在兩人說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動手，已然有了二十餘招。

王武初出手時，並不見有什麼過人之處，但却越打越厲害，手中一條鐵鍊子，變化萬端，竟把斬情女迫的連連後退。

如此武功，顯然不是一個普通的捕頭了。

包天成輕輕吁一口氣，道：「萬兄，這位捕頭的身手好高明。」

斬情女疾攻兩掌，踢出四腿，一穩後退之勢，道：「這位姓王的，是如假包換的黑劍門中殺手，他如是捕頭，那是很有名的捕快了，但徐州府的捕快，並沒有什麼名氣。」

包天成道：「不錯，徐州府中如有這麼一個有名的捕快，包某人早該聽過了。」

忽聽王武冷笑一聲，手中的鐵鍊子，忽然一變，疾如電光石火一般，連環三招。

這三招凌厲、奇詭，兼而有之。

斬情女避過了一二兩招，竟然未能避過第三招，被一節鐵鍊掃中了左腿，一個踰跟，向後倒去。

王武似是已打紅了眼，竟然不管執法的事了，鐵鍊一抖，化作一道筆直的鐵棍般，擊向了斬情女的面頰。

這一擊，如若被他擊中，斬情女就算不死，也要腦袋開花。

但斬情女適才挨的一下，顯然很重，身子已經無法控制，顯然，無法避開這一擊了。

忽然間，一隻手伸了過來，接住了擊向斬情女的鐵鍊子。

是萬壽山，滿臉威嚴之色，冷冷說道：「你要殺人！」

王武道：「好啊！你也要拒捕。」

萬壽山道：「在下是救人。」

斬情女仍然被逼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但她很快的一個翻身，站了起來。道：「這世上沒有這樣的捕快，他是黑劍門中的殺手。」

萬壽山右手微一用力，帶的王武向前行了一步，道：「閣下，不用再裝作了。」

斬情女右手按在傷處，道：「你們不要再懷疑了，他是黑劍門中的殺手，一個知府衙門的捕快，決計不會有如此高明的武功。」

包天成點點頭，道：「不錯，先行生擒了他，再作道理。」

事實上，王武已和萬壽山打了起來。

兩個人，右手各抓住鐵鍊一端，只用一隻左手，互相搏殺，指點，掌劈，搏殺的十分激烈。

以萬壽山武功之高，動手數十招，竟然仍未能打個勝敗出來。

包天成雖然不知道萬壽山的武功如何，但他看得出來，那是一塲高手搏殺。

斬情女伸手由懷中取一個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吞了下去，低聲說道：「包總鏢頭，瞧出一點門道沒有？」

包天成道：「什麼門道？」

斬情女道：「這是第一流的高手搏戰，你是否眞的相信，世上有這麼高明的捕快。」

包天成道：「不相信。」

斬情女道：「這就是了，他既不是捕快，我相信跟來的四個跟班的，全都不是捕快，快些下令，防止他們攻進來。」

包天成點點頭，舉手連揮兩次。

夠了，這是早已約好的二號應變準備，但見人影匆匆移動，自行調整了對敵的陣容。

忽聞蓬的一聲大震，萬壽山和那捕快頭兒硬拚了一掌。

這一下，才分出雙方的功力深淺，萬壽山原地未動，王武却被震的向後退了一步，但兩人的右手，仍然各執鐵鍊一端。

王武神情冷肅，打量了萬壽山一眼，冷冷說道：「閣下好深厚的功力。」

萬壽山道：「客氣，客氣，你閣下的武功也不錯。」

王武冷冷說道：「不過，閣下還沒有勝了我。」

萬壽山說道：「不錯，咱們還得有一番拚搏。」

王武冷冷說道：「咱們可以動手了。」

萬壽山道：「好！不過，在沒有動手之前，我想先和閣下談一件事。」

王武說道：「沒有什麼好談的，你們竟敢抗官拒捕，我要把你們帶到衙門裏去，按律治罪。」

萬壽山淡淡一笑，道：「閣下的裝作，已經夠了，再裝作下去，那就不識抬舉了。」

王武臉色一變，道：「諸位認定我不是官府中人了？」

萬壽山道：「咱們都是善良百姓，怎敢和官府中人對抗，認定了閣下不是官府中人，所以，才會和閣下動手了。」

王武冷冷說道：「既然諸位認定我不是官府中人，爲什麼不敢和我同往衙門一行。」

萬壽山道：「不是不敢，而是要咱們決定一下去的辦法。」

王武道：「什麼辦法？」

萬壽山道：「閣下如肯讓咱們放心同行，咱們就願隨你同往衙門一行。」

王武道：「說說看，怎樣你才能放心？」

萬壽山道：「要咱們確知閣下，無法出手傷害咱們，而且，咱們去的，也不是一人。」

王武問道：「不是一人，那你們要去幾個人？」

萬壽山道：「在下算上，我們至少要去四個人。」

王武突然怒聲喝道：「胆大惡徒，我堂堂官府捕頭，和你們談的什麼條件。」

萬壽山接下一拳，笑道：「閣下可是急了，準備情急拚命麼？」

側身而上，揮拳擊出。

這時，田昆突然行了過來，大聲叫道：「總鏢頭，不用再手下留情了，他幾個隨來的公

差，都已經露出了馬脚，這些人，都是黑劍門中的人。」

萬壽山笑道：「王武，你都聽到了，難道閣下還要硬着頭皮冒充下去麼？」

王武冷冷地說道：「閣下一定要知道內情麼？」

萬壽山道：「不錯，男子漢，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閣下既然敢來，難道硬是不敢承認這件事情麼？」

王武冷笑一聲道：「承認就承認，有什麼不得了呢！」

萬壽山道：「那很好，你只要承認了，在下就可以放手施爲了。」

雙拳展開了激烈絕倫的搶攻，立刻把王武的攻勢壓制下去。

包天成眼看萬壽山已經取得了絕對的優勢，才轉向着田昆說道：「那四個假捕快呢？」

田昆道：「他們的武功不弱，但都被困住了。」

包天成道：「能夠生擒活捉最好，不能就出手格斃，不能讓他們逃了。」

田昆笑道：「逃不了，他們四個人，已被咱們捉到了兩個……」

王武也聽到了兩人的談話，突然大喝一聲，疾快的反擊了兩招，拔身而起，一鶴冲天，飛起了兩丈多高，斜向屋面上落去。

包天成道：「閣下走不了。」

忽然一揚手，兩枚鴿蛋一般的暗器，飛了過去。

王武冷哼一聲，道：「雕虫小技，也來賣弄。」右手一探，已把暗器接入手中。

他目光銳利，那暗器來勢雖然極快，但仍然被他看得十分清楚。

那是兩枚銀丸，鐵旦之類的暗器，不是鋒刀，所以，王武才敢伸手去接。

以他的武功，相信可以承受下那鐵旦、銀丸飛來之力，不致受傷。

但暗器入手，立時覺出了不對。

心念還未及轉動，兩枚入手的暗器，已告碎裂，波波兩聲，化成了兩團綠火。

綠火就在王武手中燃燒起來，波及衣袖。

王武大爲吃驚，急急揮手一甩。

這一下，風助火勢，綠火燒的更加强烈，整個右手都在燃燒之中。

火燒肌膚，可聽到哧哧之聲。

一陣巨疼，直刺心頭。

疼得王武忘記了逃跑。

調息已畢的斬情女，突然飛身而起，一脚踢中了王武，踢得他由屋面上滾了下來。

不知包天成的火彈是何物作成，那綠色之火，有如附身之蛆，蔓延向上燃燒。

王武滾下屋面，立時就地滾向屋角，大喝一聲，右手揷入了土地之中。

包天成右手一揮，一團白粉飛出，洒在了王武燃燒的右臂上，火勢立刻熄去。

但斬情女已追隨而至，右手疾出，點中了王武兩處穴道。

看到了包天成的火彈，如此惡毒，萬壽山也不禁暗暗皺眉。

王武拔出揷入地中的右手，整隻的右手，已經沒有了一塊好肉。

包天成冷冷說道：「閣下既知道我叫包天成，那就該知道我有個外號叫作鐵劍火彈。」

王武痛的一頭大汗，口中却冷冷說道：「你們要殺便殺……」

斬情女接道：「那不太便宜你了？」

王武接道：「千古艱難唯一死，我連死都不怕了，還怕什麼？」

斬情女道：「對！很多人不怕死，但他們却無法忍受死亡前的一些痛苦。」

王武閉口，不再多言。

斬情女略一沉吟，轉身向外奔去。

片刻工夫，又轉了回來，笑道：「朋友，告訴你一件不太好的消息。」

王武閉着雙目，半坐在地上，閉着雙目調息。

他雖然極力在忍耐着，未呻吟出聲，但却無法控制住那抖動的肌肉。

那是全力在忍受痛苦的徵象。

只見他緩緩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什麼事？」

斬情女道：「跟你一起來的幾個冒牌捕快，都已經喪了命。」

王武一怔，道：「都死了？」

斬情女道：「是！你好像不大相信。」

王武道：「我不信四海鏢局的鏢師們能殺死他們。」

斬情女道：「相不相信，是你的事，我只是告訴你，他們都死了。」

王武道：「就算眞的吧！那又如何？」

斬情女道：「你如是相信了，就可以多想想了！」

王武道：「你要我想什麼？」

斬情女道：「想想你的生死大事，和他們一起死呢？還是想留下性命活着。」

王武道：「我如是想活着，定然是有條件了！」

斬情女道：「不錯！」

王武道：「什麼條件？」

斬情女道：「盡你所知的，說出實言！」

王武道：「說出以後呢？」

斬情女道：「放你離開！」

王武道：「你們肯相信？」

斬情女道：「是否相信是我們的事，你只管實話實說！」

王武道：「嗯！」

斬情女道：「這是你最後一次的機會了，可能只有這一次合作。」

王武道：「什麼合作？」

斬情女道：「你答覆我們的話，咱們保證不傷害你。」

王武沉吟了一陣，道：「可以，不過，我只能就我所知告訴你們，我在黑劍門中，也不是甚麼重要人物，我知道的事情，有限得很，我說完了，你們如是不肯相信，彼此之間，將是一件很大的痲煩。」

斬情女道：「這確然也很難說的清楚，你如保留了一些甚麼，咱們只怕也無法知道。」

王武道：「我不說出心中所知，不過是一死了之，說出了胸中所知，還是難免一死，那豈不是吃虧太大了麼？」

斬情女回顧了萬壽山和包天成一眼，道：「此事應該如何？看來，要兩位作主了。」

萬壽山道：「這要包總鏢頭決定了。」

包天成目睹了萬壽山的武功，那確然十分高明，心中油然生出了敬佩之意，緩緩說道：「這件事，我看由萬兄作主好了。」

萬壽山點點頭，向前行了一步，道：「王武，我可答應你，只要你眞的說出了心中所知，一定放你離開。」

王武道：「好！你們要問什麼？」

斬情女說道：「你是黑劍門中那一部份的人？」

王武道：「暗殺組！」

斬情女道：「暗殺組中，有多少人？」

王武道：「這個很難答覆了，就在下所知，暗殺組，也分有地區……」

包天成突然接道：「你是那一區的？」

王武道：「江南區，第二十一組。」

包天成、萬壽山、斬情女都楞住了。

王武既是二十一組中人，那說明了單是江南區，至少有二十一個組，其他地區，還未計算在內。

包天成道：「編號可是由第一開始。」

王武道：「這個，在下就不淸楚了。」

斬情女道：「你在二十一組中，是甚麼身份？」

王武道：「主要殺手，也就是二十一組中第一殺手。」

斬情女道：「跟你來這裏的人，都是你的屬下。」

王武道：「也非如此，每一個暗殺組中，只有三個人，一個主殺手，兩個副殺手，至於其餘的人，大都是臨時調集來此，配合我們的行動罷了。」

斬情女道：「這一次，派人徐州對付我們的殺手，一共幾組？」

王武道：「就我所知，連同在下計算在內，大約有五組人手了。」

斬情女道：「那是說，至少還有四組人手，沒有露面了。」

王武道：「不，最少還有四組殺手來對付你們，唉！不過，你們的防守，實在也很森嚴，動到你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下苦思良久，才想到假扮官差這個辦法。」

斬情女道：「你們奉命入徐州，是否有一個規定的限期呢？」

王武道：「有！三天限期。」

斬情女道：「過了三天期限，你們無法下手，那又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呢？」

王武道：「失敗！」

斬情女道：「在黑劍門這樣一個組合中，失敗，是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王武道：「黑劍門是一個很奇怪的組合，對失敗的事，處罰並不嚴重，但對稍有背叛之嫌的弟子，却是處罰得十分慘酷。」

斬情女說道：「像你這樣的失敗，你會如何？」

王武道：「可能改換一個地方，也可能會被調休半年。」

斬情女道：「調休半年，這算是什麼處分，那不是變成慰問了。」

王武道：「所謂調休，只是一個名詞，事實上，等於調入一個深谷之中，接受更深一層的武功……」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你們這個組合，還有教人武功的？」

王武道：「是啊！黑劍門雖然是一個不見天日的組合，嚴酷的控制，但它也有些過人之處，像那些息隱於山谷中的高手，他們就是有辦法，就不讓他們出來。」

斬情女道：「他們用什麼辦法？」

王武沉吟了一陣，道：「說起來，是一些很普通的辦法，他們替他安排了很好的住宿，豪華的享受，美女相伴，就那樣把他們留下來了。」

斬情女道：「就那樣簡單……」

王武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黑劍門有黑劍門的方法，他們就那樣留在那裏。」

斬情女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王武道：「一個很隱密的山谷，而且，就在下所知，那種隱密的山谷，也不只一處。」

斬情女道：「哦！」

王武道：「你們別存找到那山谷的野心，那地方很神秘，連我們去的人，也找不出那個地方。」

斬情女道：「你的意思是……」

王武接道：「我知道的只有這些了，已經完全說了出來。」

斬情女道：「我說完了。」

王武道：「不錯，姑娘你可是不太相信我的話？」

斬情女道：「相信，但只希望閣下答覆我們一件事，那就可以走了。」

王武道：「什麼事？」

斬情女道：「我們只希望知道你們行動的方法？」

王武道：「說起來，簡單得很，只要他們一紙命令，我們就立刻行動。」

斬情女道：「問題是，什麼人會下令給你們。」

王武笑一笑，道：「你想知道，指揮在下的上司，是何許人？」

斬情女道：「這件事你一定知道了？」

王武道：「唉！說起來，只怕你們不肯相信。」

斬情女道：「我們相信黑劍門是一個充滿着冷酷，神秘的組合，我們也相信那個組合，有很多出於常情的地方。」

王武道：「哦！」

斬情女道：「所以，你儘管請說，只要是眞實的，我們都會明白。」

王武點點頭，道：「論殺手的等級，我在黑劍門中，能算二等殺手，在我之上，還有一級一等殺手，他們是屬於那種獨來獨往的人，據說，還有一種超級殺手，在下沒有見過，我想，那該是黑劍門中核心人物了。」

斬情女道：「指揮你們的，可能就是那些超級殺手了。」

王武苦笑了一下，道：「不知道，他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斬情女道：「那麼，你的行動，如何決定呢？」

王武道：「我們聽命於四號金牌，我認識那面牌子，就是那面金牌，下令指揮我們。」

包天成道：「眞是充滿着神秘，你聽命那面金牌，那是說，不論什麼人，只要執着那面金牌，你們就聽他的命。」

王武道：「大致如此，不過，還要知道幾個暗號，應對無誤，我們就聽命行動。」

斬情女道：「王兄，你們在山中苦練武功時，是不是有很多人在一起。」

王武道：「對！」

斬情女道：「彼此可否交談？」

王武道：「可以，而且，也允許相携冶遊，不過，那沒有用，彼此之間，永遠也不能是心腹朋友，因爲，一離開，就無法再見面。」

斬情女道：「也不能互通消息？」

王武道：「通消息？如何一個通法，彼此之間，都不知身在何處！」

包天成道：「這麼說來，你們連一個上司人物也不認識了。」

王武道：「認識，但他一直對我們很客氣，彼此之間，永遠保持着一種距離，無法縮短，也無法交成朋友。」

斬情女道：「很高明的統治方法。」

包天成又問了很多事，王武能回答的，就全部回答出來。

但包天成並沒有得到什麼。

抓到了一個黑劍門的高級殺手，又得他眞誠的合作，但問了半天，仍然是無法問出所以然來。

這就是黑劍門，一個充滿着神秘，又極端森嚴的組合，除非打入核心，根本就無法瞭解他們。

包天成雖然有着很豐富的江湖經驗，但也無法應付這等局面，苦笑一下，道：「姑娘，這個應該如何？」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孟贄，焦艮兩人聯手，以「孟不離焦」，「焦不離孟」兩招絕技重創丘琳，丘琳內臟受傷，乃推說有事，約期再鬥。孟焦兩人因見蕭克英中毒昏迷未醒，以救人要緊，便答應下來，丘琳走後，焦艮即咬指瀝血，向蕭克英灌救，蓋因焦艮的血液有抗毒作用，蕭克英飲了焦艮的血後，不久即甦醒過來。於是便把秦文玉與丘琳打鬥，誤中丘琳詭計，跌落潭中的經過細說一遍，孟贄深識水性，聽罷即縱身潭中，潛水找尋。而這時焦艮又因失血過多，須打坐調息。過了相當長時間，潭中竟無訊息。蕭克英在潭邊含淚呆立，突聞身後有响動，回頭一看，原來焦艮人已復原……

玉嬌遭暗算　挾持回總壇

蕭克英點頭道：「孟二哥第一次在潭中不會發現秦文玉姊姊蹤跡，遂決心再度下潭，探個究竟，我勸他略為歇息，再下寒潭，孟二哥却不肯……」

焦艮接口笑道：「蕭大妹不要替大小子担心，他自兩三歲時，便鎮日在山溪深潭之中，翻波逐浪，叉魚捉蝦，水性高明得幾乎通神，可以潛上半日不出，你沒看見，剛才他便活捉了一隻在潭中十分靈活凶惡的癩頭黿麼？」

蕭克英皺眉道：「我已看出孟二哥水性極高，不是替他担心，而是覺得事情太怪，為甚麼秦文玉姊姊，分明她是被丘琳甩落潭中，怎會不見蹤跡？」

焦艮道：「不見蹤跡，不是壞事，否則，秦姊姊落潭之久，豈不安危堪慮？我認為這寒潭既有急漩，定非死水，秦姐姐可能是被漩渦捲住，吸往別處……」

蕭克英「哎呀」的一聲，臉色大變道：「這樣說來，秦姊姊豈……豈不難逃刦數？」

焦艮嘆道：「凶險是必然難免，遭刦倒不一定，自古吉人，皆有天相……」

話方至此，孟贄已再度出水。

蕭克英見他仍是空手而回，不禁雙眉更蹙地，失聲叫道：「孟二哥，你……你仍未找着秦文玉姊姊？……」

孟贄「呼」的一聲，帶着遍身水珠，縱上岸來，有些喘息地，慢慢調勻呼吸。

焦艮驚道：「大小子，你下潭沒有多久，怎會累得喘呢？難道……」

「小小子，你不要說風涼話，你那裏知道這潭心急漩，有多厲害？」

蕭克英道：「孟二哥，你是去探急漩了麼？」

孟贄點頭道：「我因找不着秦姊姊的蹤跡，遂疑心她是被漩渦捲入潭心，特地入漩探看……」

蕭克英急急又問道：「孟二哥可有發現？」

孟贄道：「我只發現漩渦極深，並可通往別處，遂先回來問你一項問題，並略作準備，再復入漩底，探索究竟。」

蕭克英道：「孟二哥要問我甚麼問題呢？」

孟贄問道：「秦姊姊落水之際，是神志清明？抑是人已暈去？」

焦艮一旁說道：「大小子，你突然提出這奇怪問題則甚？秦姊姊暈去已否，有關係麼？」

孟贄瞪眼道：「當然大有關係，並還關係到秦姊姊的安危生死……」

蕭克英一陣心酸，目中淚光浮動地，悲聲抽噎答道：「秦姊姊一念施仁，反遭慘禍，在被丘琳以『天星刁手』，扣住脈門之際，當然人尚清明，但繼而又被蘊有劇毒的『孤星甲』，劃過肌膚，見了血漬，恐怕人一入水，便告暈絕的了……」

孟贄聞言，面呈喜色說道：「好，好，這樣說來，秦姊姊可能有救，否則，她便必死無疑……」

蕭克英一頭霧水地，有些莫名其妙，目注孟贄問道：「孟二哥，你……你此語何意？難道秦姊姊入水人暈，反而……」

孟贄笑道：「蕭大妹請想，秦姊姊人若未暈，被漩渦捲住時，必然拚命掙扎，喝下大量水兒，難免慘遭溺斃，或受其他損傷，倘若暈絕，停了呼吸，失去知覺，反會毫不抗拒地，隨着漩渦水向，流往別處，只要她所中『孤星甲』毒力，不是當時斷腸，便可能有所僥倖，渡過這一塲刦數！」

蕭克英聽出秦文玉尚有一絲希望，喜形於色地，向孟贄問道：「孟二哥，你還要作些甚麼準備？」

孟贄服了兩粒丹藥，含笑說道：「我略為服藥益氣便可，最重要的是回來向你們說明，我既深入漩底，隨流探跡，便不會再從這潭中返回，或許會遠出數十里外，要等明日才可折返的呢。」

焦艮怪笑道：「大小子不要嘮叨，快點去吧，我和蕭大妹絕不離開，就在此處等你，大家不見不散就是！」

就在他怪笑聲中，孟贄身形穿處，業已三度進入這寒潭弱水！

孟贄一走，只賸下焦艮和蕭克英二人反使他們有點尷尬，不知談些甚麼是好？

兩人之中，還是蕭克英比較大方，她從自己吸血解毒之上，想起一事，目注焦艮，嫣然問道：「三哥，上次在『伏牛山』的『金剛大會』之上，我還沒有聽說你天生異稟，萬毒不侵，如今怎會連血液都可祛解奇毒了呢？」

焦艮笑道：「我本來無此先天異稟，只是後天方面的一點僥倖而已……」

蕭克英道：「哦，三哥是最近獲有奇遇？……」

焦艮不待蕭克英再往下問，便自接口笑道：「我在『秦皇島』之行，蒙白師叔的指點，在一個海底洞穴中，巧服了一朵『龍虎紫菌』，不單從此萬毒不侵，並在內力眞氣方面，也加强不少！」

蕭克英喜道：「孟二哥呢？藏寶洞穴，既在海底，定是孟二哥下海取來，他必然也不落空，是否與三哥同樣服食了？」

焦艮接道：「『龍虎紫菌』只有一朵，又必須於剛剛成熟，靈氣未洩的片刻之間服食，故而被我恰巧獨享，佔了便宜，大小子，則得了一對『龍虎震天環』，也是威力奇强，兼具兵刃、暗器等雙重妙用的罕世寶物！」

蕭克英笑道：「三哥，指點你獲此奇遇緣福的『白師叔』，是那一位呢？我怎麼從……從未聽人說過？」

焦艮道：「就是與我恩師邋遢和尚，暨綠玉簫主人，醉酡道士齊名並稱『一仙三絕』中的白玉簫主人，也就是我柳大哥的恩師『九絕書生』董伯奇！」

蕭克英這才恍然，點了點頭，但眼珠一轉，又向焦艮問道：「三哥，你不是與孟二哥從『九迴谷』折返『秦皇島』，欲與柳大哥一齊用功……」

焦良搖手道：「我們已到『秦皇島』，但一來柳大哥已隨白師叔——其實是董師叔，進入『潮音洞』面壁苦參『大羅九式』，和『玄清妙訣』，最忌絲毫塵擾，二來洞府深幽，外有『天機妙陣』，無需護法，遂在獲食『龍虎紫菌』，和『龍虎震天環』後，打算再出『山海關』，替你們打個接應……」

焦艮說至此處，突然也想起一事，目注蕭克英肩頭，剔眉叫道：「蕭大妹，聽說你肩頭是被一種毒物，名叫『變色石龍』所傷，我們此刻無事，且去把牠除掉好麼？」

蕭克英深表贊同地，頷首笑道：「對，對……那東西着實陰毒異常，使未曾上過惡當之人，防不勝防，我們應該為世除害……」

她一面說話，一面便帶着焦艮，向自己曾藏身其中吃了大虧的山壁洞穴走去。

到了洞前，蕭克英止住脚步，正色說道：「三哥，我先前是把『變色石龍』當作一塊壁間斑駁，未曾留神，才突然中了算計，如今又不知牠是以甚麼方式，掩藏自己，我們要特別小心才是？」

焦艮微微一笑，舉步當先，走進洞穴去。

這洞穴居然十分潔淨，毫無甚麼令人噁心，也啓人警惕的腥惡氣息！

但壁間石色，委實斑駁異常，或紫或青，或黑或碧，形成一些似人似獸的猙獰圖案！

焦艮驀然目光電閃，一指飛點！

他是發現壁間有條四足長尾的龍形黑影，以為就是所謂「變色石龍」，才突然有此動作！

誰知指力到處，石火星飛，不單壁間石塊，被裂墜不少，連面前地上的一塊黑色大石，也被震得動了一動！

蕭克英大眼一瞪，厲聲叫道：「三哥，你打錯了，所謂『變色石龍』，在這裏呢？」

話聲中，右掌疾翻，一招「金剛降魔」，帶着勁嘯掌風，呼然出手！

焦艮循聲注目，才發現蕭克英竟是對着就在面前數尺的那塊黑色大石，倏然出手！

掌風到處，大石立飛，一離地後，便現出原形，果然是隻絕大壁虎模樣的罕見毒物，蜷縮一團，儼若石塊，如今正被蕭克英的奇强掌風捲起，撞向石壁！

蕭克英呀了一聲叫道：「怪……怪……怪……」

焦艮失笑道：「蕭大妹，你為何連說了三個『怪』字？」

蕭克英說道：「我被這『變色石龍』那條極為厲害的毒尾，暗算受傷，失血不少，雖蒙三哥及時援手，死裏逃生，但眞氣內力方面，怎的毫未減弱，反而加强了呢？……」

焦艮不便說明自己對她喂血過多，幾乎為之虛脫之事，只好笑了一笑，低聲說道：「自古吉人，皆有天相，蕭大妹義肝俠胆，在江湖中扶危濟弱，卓有聲名，積了不少功德，你能够逢凶化吉，遇難呈祥，並不是甚麼意外之事！」

蕭克英道：「除此以外，那條『變色石龍』，專門倚仗全身色澤善變，在冷不提防之下，暗算傷人，剛才，牠佯作一塊

大石，就在我們面前，卻怎的那樣老實，不會重施故技？」

焦艮笑道：「這情況也不太怪，我自服『龍虎紫菌』之後，有意無意地，曾略作試驗，一些惡毒蛇虫，都見而遠避，不敢近身！」

蕭克英恍然說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我方才似見那塊大石，有點發抖，再復仔細注目，才發現石上微有鱗甲，看穿究竟……」

焦艮見她說至此處，把一雙妙目，盯在自己臉上，不禁失笑道：「蕭大妹看得不錯，『龍虎紫菌』不單補氣益元，並專尅百毒；那『變色石龍』定是怕我，又被驟然堵在洞內，無法逃走，才緊張得有點發抖，更不敢對我們加以暗算……」

蕭克英聽至此處，一雙妙目以內，閃射出異樣神光，盯着焦艮，緩緩說道：「三哥，我明白了，我的眞氣內力，突有增長之故，定是吸多了你的血液！你……你會不會因此虧喪，有……有所……」

說至此處，她已感動得有點語不成聲，目中淚光亂轉！

焦艮趕緊笑道：「蕭大妹千萬不要難過，我雖因過份關切你的安危，把血液給你吸食得稍多一點，也決不構成『虧喪』，你看我如今還不是生龍活虎……」

話猶未了，豆粒大小的珠淚，已由蕭克英的腮邊，撲簌簌的滾了下來！

這位「妙姹金剛」，如今已無法矜持，也不顧再掩飾情感，便拉了焦艮的手兒，含淚低聲叫道：「三哥，你……你還要瞞我，你的功力，在『伏牛大會』上，曾經施展，我已深知，既服『龍虎紫菌』應更加强，你剛才一指飛點，爲甚麼威勢不够？……」

她一面發話，一面已慢慢偎向焦艮那比她更高更大，特殊壯健的胸膛之內！

焦艮是璞玉渾金，極爲內秀，不是傻瓜，怎會再不領情？

猿臂輕伸，摟住蕭克英的偉大嬌軀，稱呼也改，含笑說道：「英妹不必担心，我已用『天龍坐功』，漸生『大還眞力』，至多再作上幾遍，便可恢復原狀！」

蕭克英剛剛是情不自禁，又對焦艮過份關切，故而在嬌體投懷之下，仍以兩道含淚目光，盯着焦艮，一瞬不瞬！

焦艮話完，蕭克英心中一寬，突然有點羞澀起來，索性把顆比西子王嬙都巨大得多的蛾眉螓首一低，偎在焦艮的懷抱之中，一動不動……

此時無聲勝有聲，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高級情愛享受，原比海誓山盟的甜言蜜語，來得有味多多，焦艮阮屬解人，自知此時此刻的任何言語，都是多餘，遂堆起一臉滿足愉快的聰明傻笑，默默啃嚼，這種自己還從未嚐過，充滿風流，毫不下流的幽情妙趣！

是過了多久呢？時光定然不短，焦艮以一聲滿足嘆息，打破了洞中幽寂，有點驚疑地，向蕭克英揚眉問道：「英妹，男女之情的神秘力量，竟會這麼的偉大麼？我如今遍體栩栩，精神百倍，足見這一陣並未超越禮教的蜜愛輕憐，竟比我苦用師門秘傳的『天龍坐功』，還要有效……」

蕭克英不好意思再享受下去，玉頰微紅地，輕輕「啐」了一口，掙離焦艮的手臂懷抱！

焦艮倒似意有未盡，頗想涎着臉兒，再復溫存，洞外突已隱隱有人聲傳入。

蕭克英滿面飛紅地，向焦艮白了一眼，佯嗔低聲說道：「三哥，快放手，此處山嶺險峻，不會有樵子行人，可能是孟二哥回來了呢？」

焦艮聞言，遂有點愧赧地，把捨不得放開的兩隻手兒放開！

他的手兒雖然放開，但蕭克英突又把他輕輕拉住，不令焦艮立即出洞。

畢竟是女孩子比較心細，蕭克英看見焦艮的滿面緋紅，也覺得自己的頰上，仍在發燙，遂知若從幽秘洞穴中，神色匆忙地，鑽出這麼兩個滿臉羞紅的男女，豈不令洞外來者，會懷疑到洞內有甚麼見不得人的旖旎春光？

故而她不單拉住焦艮，略作手勢，要他定神清心，並咳嗽一聲，朗然說道：「三哥，想不到這『變色石龍』，空具奇毒，竟然一掌就死？」

焦艮已與蕭克英靈犀互通，自然懂得她遮掩之意，遂予以配合地，縱聲大笑道：「蕭大妹，不是『變色石龍』不濟，而是你『金剛掌』力的威勢太强，這洞中，藏有毒物，不宜久停，大害既除，我們出洞去吧！」

幾句話兒工夫，兩人心中情思暫歛，臉上飛紅已褪，身形閃處，同飄出洞！

人才出洞，焦艮與蕭克英目光注處，不禁全覺一怔。

因爲遙對洞口，緩步走來的，竟不是意料中的孟賛，而是兩位絕代嬌娃。

這兩位絕代嬌娃，均是白衣飄拂，容光絕代，不單容貌酷似，連身材亦極彷彿，只似在年齡上差了那麼兩三歲，或是三四歲的光景？

來人正是獲得邋遢和尚偈語指點，於把尾隨凶人，誘往「葫蘆島」後，準備兼程趕赴「秦皇島」的司馬玉嬌和玉嬌娃。

但司馬玉嬌與玉嬌娃認得蕭克英，蕭克英却對她們兩人，感覺面熟陌生。

這是由於司馬玉嬌身爲「尊天會」少會主，爲了避免沿途麻煩，遂乾脆恢復了女兒打扮。

玉嬌娃上次在「九迴谷」外，雖與蕭克英見過，但那時是以「吝嗇夫人」錢太眞身份，作一副中年婦人打扮，不是如今這樣的絕代容光。

這是使蕭克英覺得陌生之故，至於使她覺得面熟之故，則是司馬玉嬌男女雖變，容貌未改，而玉嬌娃的容貌，又和司馬玉嬌幾乎毫無二致的極度相像。

玉嬌娃一見蕭克英與焦艮從洞中雙雙縱出，便含笑叫道：「蕭大妹……」

這一聲「蕭大妹」，着實把蕭克英叫得爲之愕然一怔。……

玉嬌娃是七竅玲瓏之人，一看顏色，便知心意，又向蕭克英笑道：「柳延昭叫我玉姊姊，我叫你『蕭大妹』，大槪沒有錯吧？蕭大妹怎麼不認識我，我就是你和秦文玉在『小興安嶺』九迴谷外，所見過的『吝嗇夫人』錢太眞呀！」

既稱「玉姊姊」又稱「錢太眞」，越發把克英弄得發傻！

玉嬌娃再加解釋笑道：「玉嬌娃是我本名，錢太眞是我化名……」

語音至此略頓，伸手指着身旁的司馬玉嬌，揚眉笑道：「就等於我這小妹妹，眞名叫司馬玉嬌，化名却比較響亮，就是『尊天會』的少會主司馬玉人！」

蕭克英這才從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目光盯在司馬玉嬌身上，「呀」了一聲，說道：「司馬少會主，原來你……你……你竟是……」

玉嬌娃接口笑道：「不要『少會主』了，我這玉妹妹，玉質瑰姿，已歸正途，並和柳延昭訂交甚深，你也叫她一聲『玉姊姊』……不，叫她『玉三姊』吧！」

「玉三姊！……」蕭克英口中，雖應聲在叫，但心中對這「玉三姊」中的那個「三」字，不禁又起問號？

玉嬌娃笑道：「這個『三』字，只是年齡上的區別符號，玉嬌娃，秦文玉，和司馬玉嬌，全是柳延昭的『玉屛風』，我叨光一些，要算玉老大，司馬玉嬌吃虧一些，只能作玉老三……」

說至此處，語音一頓，目光四外略掃，微帶詫異問道：「對了，我們『玉屛風』中的玉老二，也就是當世武林中，名氣甚大，已居『七雄』之一，在『九迴谷』外，與你同奔『秦皇島』的『巾幗之雄』秦文玉呢？」

一面問話，一面目注洞中，看秦文玉是否會從洞中，隨後走出？

蕭克英一聽玉嬌娃提起秦文玉，不禁眼眶微紅，傷心欲泣！

司馬玉嬌見她滿面悲容的傷心之狀，不禁大吃一驚問道：「蕭大妹爲何傷感？難道我秦文玉姊姊受了甚麼意外傷損？」

蕭克英凄然嘆道：「何止傷損？我不知道我是否還見不見得着我秦姊姊？」

話猶未了，玉嬌娃已自全身一震地，手指寒潭，失聲問道：「我們的玉老二，是不是失足跌落這山潭內？……」

這一問，把蕭克英問得好不吃驚，連焦艮也好奇萬分地，一旁怪叫道：「玉……玉大姊，你……你是神仙？……」

就衝這「神仙」二字，玉嬌娃已知自己所料不差，向焦艮搖頭說道：「我這玉老大不是神仙，你師傅才是神仙！」

焦艮愕然道：「我師傅？……」

玉嬌娃笑道：「衝你這個頭兒，和我在柳延昭口中所聞，已知你叫焦艮，邋遢和尚前輩，是不是你的恩師？」

她才說到「邋遢和尚」四字，焦艮業已趕緊恭身肅立，向玉嬌娃抱拳問道：「玉大姊看見我恩師了？他老人家一向精於『先天易數』，和『靈光察隱』之術，難道是他老人家指示出秦文玉姊姊有甚刦數麼？」

玉嬌娃點頭道：「邋遢前輩要我們急奔『秦皇島』『山海關』左近，接應你們，並有『玉慮沉淵禍』之偈，我方才看見那潭山泉，冷氣特別森冽，似乎有點異樣，遂隨口一問，居然有了應驗，可見前輩靈機，委實無法企及！」

焦艮問道：「我恩師是否還有甚麼其他指點？」

玉嬌娃搖手道：「指點尚多，但此時不必急談，倒是玉老二既已沉淵，應謀急救，你們先把出事經過扼要一述如何？」

蕭克英嘆道：「這是寒潭弱水，非尋常人可以爲力，尚幸孟二哥泅術絕精，他已深入潭底，全力挽救，我們一面在此等待，一面把經過詳情，告訴二位姊姊。」

話完，立將秦文玉墜潭經過，詳盡敍述，並把自己受傷，焦艮餵血，以及已除「變色石龍」等情，也順便說了一遍。

司馬玉嬌聽完，有點迷惑地，向玉嬌娃面帶苦笑說道：「玉大姐（玉嬌娃把所謂『玉屛風』，加了排行以後，他這『玉大姐』三字，已成了公衆稱呼。），我眞佩服邋遢前輩的前知慧覺，他老人家『玉慮沉淵禍』一語，豈不連玉二姐身墜寒潭之事，都早就算出，宛如目見……」

玉嬌娃搖手笑道：「靈性修爲特爲深厚，到了某種程度之人，只要心誠意專，仔細參詳，對大槪吉凶，確可先期感應，但絕對無法與實際情形，完全脗合……」

司馬玉嬌道：「怎麼不完全脗合呢？偈語有『玉慮沉淵禍』之句，而玉二姐又正是身墜寒潭……」

玉嬌娃道：「所謂『沉淵』乃是形容之詞，與『蒙塵』、『碎裂』等語相同，但在份量上，却輕於『碎裂』，重於『蒙塵』而已，因爲『玉碎』便無法復全，『蒙塵』則一拭即淨，『玉』若『沉淵』，只要打撈得法，豈不仍是一塊美玉，或許會因禍得福，更來得晶瑩潔淨一點？」

司馬玉嬌聽得連連點頭，目注玉嬌娃，心中折服笑道：「玉大姐的這種推解，確有高明見地，照此說來，我們焦急無益，只有在此靜等孟二兄，仗恃他精湛水性，使玉二姐玉出沉淵的了！」

她在笑，玉嬌娃却在皺眉，向焦艮看了一眼，微嘆說道：「我們目前諸人的水性程度，誰也無法下此寒潭，何況玉二妹的蹤跡，業已不在潭內，當然只有耐心等待，但，……」

焦艮一旁接道：「玉大姊但些甚麼？我發現你好似有甚話兒，碍難出口？」

玉嬌娃聞言便知焦艮雖然身若巨靈，却是外濁內秀，點頭一嘆說道：「焦三弟說得對，我是在想『九迴無急險，雙傑有憂驚』中的『雙傑』之語。是不是指你和孟二弟呢？」

焦艮方把大眼一翻，玉嬌娃又復面色沉重，雙眉蹙說道：「我從邋遢前輩偈語推參，秦文玉二妹或可逢凶化吉，有驚無險，但深入寒潭急漩的孟二弟，倒或許有些凶厄？……」

焦艮忽然接道：「玉大姊放心，自古吉人，皆有天相，不單秦文玉姊姊必然逢凶化吉，那位硬要叫他『大小子』的孟老二，也會遇難呈祥……」

玉嬌娃看他一眼，含笑問道：「焦三弟璞玉之質，厚外秀中，既出此語，必有特殊看法？」

焦艮笑道：「我的看法是相信我師傅的偈語極靈，因爲他老人家的偈語若是不靈，我們便根本不需作杞人之慮！」

司馬玉嬌點頭道：「對，焦三兄的這種原則不錯……」

焦艮笑道：「玉三姊，你不能叫我焦三兄，應該隨着柳大哥的稱呼，叫我焦三弟。」

司馬玉嬌在這些方面，自然不如玉嬌娃來得大方，不禁兩朵紅霞飛上玉頰。

焦艮咧着大嘴笑道：「有了原則，便易推敲，我師傅偈語中『九迴無急險，雙傑有憂驚』和『玉慮沉淵禍，英防量窄人』，分明指出將有凶厄憂驚者，只有秦文玉、蕭克英、孟艮、焦贇四人，而再根據偈後的『山海之關，秦皇之陽，速作策應，切莫徬徨』的接語，加以綜合參詳，「似是我們四人在秦皇島，山海關左近，會出點差錯……」

蕭克英噘嘴道：「三哥，你嘮叨半天，怎麼尚未說到爲何認定孟二哥會遇難呈祥之故？」

焦艮笑道：「這道理不必推敲，已可斷定，因爲在『山海關』有厄的，是你和秦二姊，我和孟大小子，已在『秦皇之陽』，應過刦了！」

蕭克英一驚道：「你……你在『秦皇之陽』！應……應過了甚麼刦數？」

說話時，目光凝注焦艮，滿面焦急關切之情，自然流露，使玉嬌娃和司馬玉嬌都看得相顧會心微笑！

焦艮笑道：「我們奉醉酡師伯之命，去往『秦皇島』，訪謁『白玉簫主人』，也就是柳大哥的恩師『九絕書生』董伯奇，略蒙傳授，便去『九迴谷』，召喚柳大哥，同赴『秦皇』，進參上藝，但到了『秦皇之陽』，柳大哥先去參師，我二人却誤墜流沙……」

蕭克英「哎呀」一聲道：「墜入流沙，豈非萬無生機？」

焦艮點頭笑道：「流沙的自然威力，非任何武功，可以抗拒，當時我與大小子雙雙陷身，均覺已無生理，但却被深悉當地地形的董師叔所救，不僅從流沙之下，進入海底洞穴，我並因禍得福，服食了一朵能增進功力，萬毒不侵的『龍虎紫菌』，大小子也得了一對威力無比，妙用甚多的『龍虎震天環』呢！」

蕭克英突然撫掌笑道：「妙極，妙極，秦文玉姐姐有生機了……」

這句話兒，到把焦艮聽得一怔，剛剛目注蕭克英投過詫異眼色，蕭克英已解其意地，嫣然笑道：「我是依理類推，流沙之底，尚通藏寶秘穴，凡急漩之下，也極可能別有洞天……」

話方至此，玉嬌娃與司馬玉嬌突然似有所覺的，雙雙轉身，目注二座山峯的轉角之處。

她們二人，一來功力極高，二來所站位置又好，故而先有所聞，跟着焦艮與蕭克英也聽見從峯角之後，隱隱傳來的輕微步履聲息。

蕭克英最爲關心秦文玉的安危，以爲是孟贇從急漩以下，繞到別處回來，遂欣然色喜地，首先發話叫道：「是……是孟二哥麼？我秦文玉姐姐的吉凶禍福，究竟如何……」

因爲崖角後，是慢慢轉出三個人來，不是意料中的孟贇與秦文玉等兩個……

三人中，蕭克英只認識一人，對其餘兩個，却完全陌生。

熟的一個，身材也相當雄偉，只比焦艮稍稍矮了一點，就是曾赴「伏牛山金剛大會」，並對蕭克英有求凰之念的戚九淵之子「花花太歲」戚如山！

生的兩個，一個滿面倨傲之氣，全身服飾顏色，無不火紅，年紀大約在五十八九。

另一個則是灰衣駝背老人，雙鬢花白，年在六旬以上，手中並拄着一根色呈紫紅，虯節纍纍的奇形竹杖。

這三人才一出現，玉嬌娃首先動容，壓低語音，悄悄說道：「玉三妹，蕭大妹，和焦三弟切莫輕敵，那全身服色火紅之人，就是『七煞』之中的『氣煞』，『霹靂火』廉不和，此人胸襟狹傲，性如烈火，但功力絕高，尤其一身火器，威勢奇强，出手更狠辣迅疾無比……」

司馬玉嬌一見戚如山，雙眉已剔，不等玉嬌娃的話說完，便沉着臉兒叫道：「戚堂主……」

戚如山瞥見司馬玉嬌改了女裝，先是略略一怔，旋即搶前幾步，抱拳恭身，陪着笑臉，說道：「屬下戚如山，參見少會主！」

司馬玉嬌漫聲道：「你來自『九迴谷麼』？……」

戚如山恭身答道：「屬下奉命請少會主速返總壇，有……有重要大事……」

司馬玉嬌「哼」了一聲，目注戚如山道：「你是奉誰之命？」

戚如山道：「當然是會主之命！」

司馬玉嬌剔眉問道：「當眞是我義父之命麼？不是那『瀟洒殺手笑面人屠』萬心玄的主意？」

她問話之時，雙目之中的威稜太厲，竟使戚如山不敢逼視，有些胆懾地，往後退了一步。

等到司馬玉嬌話完，戚如山趕緊伸手入懷，取出一面半黑半白的小型令箭，向司馬玉嬌恭身遞上。

司馬玉嬌取令在手，只隨便看了一眼，便自連聲冷笑說道：「戚如山，你携來此令，更顯有了弊端，我來問你，我義父向來對我只傳口諭即可，最多在爭取時效之際，偶用『銀管飛書』，何曾用過這插在他老人家書案以上，代表生殺權威的『黑白大令』？」

戚如山平素就極怕這位人頗正直，品端藝高的少會主，加上心中有鬼，致被司馬玉嬌問得滿面通紅，囁囁嚅嚅的難以答話。

那灰衣駝背老人，突冷笑一聲，向戚如山發話說道：「戚堂主，司馬會主傳此『黑白大令』之際，是怎樣吩咐，你難道忘記了麼？」

戚如山聞言，剛要答話，但與司馬玉嬌充滿威風殺氣的目光一觸，却仍然有些胆怯地，把剛剛張開的嘴，又閉了起來。

灰衣駝背老人見了他這種神情，有點不屑的，哂然一笑說道：「戚堂主既不便言，我來替你宣佈，司馬會主傳此『黑白大令』之際，是聲稱必令司馬玉嬌立回『九迴谷』，違則生擒，對其餘黨羽，包括假扮『財煞』『吝嗇夫人』錢太眞之人等，均一併格殺勿論！」

司馬玉嬌認定這種絕情之語，絕非發自義父本心，不禁銀牙一挫，從目中射出了森森殺氣！

全身服飾無不火紅的「霹靂火」廉不和，突在一旁目光電掃，冷冷發話問道：「你們四人之中，有無假冒『吝嗇夫人』錢太眞身份之人在內？」

玉嬌娃笑道：「我曾經借用過『吝嗇夫人』名號，廉朋友問此則甚？」

廉不和把兩道充滿怒火的目光，緊盯在玉嬌娃的絕代嬌靨之上，厲聲問道：「是你把人誘往『葫蘆島』，破壞了我煉製『震天七寶』計劃，並造成一樁自己人之間的極大血腥殺孽？」

玉嬌娃微笑道：「我怎知有人心懷叵測，有人對我和司馬玉嬌妹子，暗地追蹤？只不過在剛剛踏上『葫蘆島』後，便突然隱身，進入『山海關』而已，你們喜歡狗咬狗，窩裏反，與我甚麼相干？何況閣下得號『氣煞』，生平火氣太暴，手下殺孽無數，多添了幾名萬心玄的爪牙寃魂，可能反而令你在血腥之中，積點德呢？」

廉不和本是氣得全身發抖，但聽到後來，牙關微咬，神色反轉平和！

玉嬌娃何等智慧，見狀便知他是怒到極點，隨時都可能有辣手發出，遂目光微掃，對司馬玉嬌，焦艮，蕭克英等，暗示警戒之意！

司馬玉嬌等人，一齊頷首會意，廉不和又向玉嬌娃問道：「眞正的『財煞』，『吝嗇夫人』錢太眞如今已爲『尊天會』的上賓，姑娘應該報個眞實來歷了吧。」

玉嬌娃笑道：「雙方臉皮既已抓破，我自然無需化名，我也被江湖好事人物，推列於『七煞』之一，我是『天魔玉女』玉嬌娃……」

戚如山叫道：「胡說，眞正的『天魔玉女』玉嬌娃，如今也在『九迴谷』…」

司馬玉嬌叫道：「戚如山，你才胡說，我這位玉大姊，才是眞牌實貨的『天魔玉女』，『九迴谷』中的冒名之輩，是不知來歷的蕩婦淫娃……」

戚如山剛覺一怔，那灰衣駝背老人已擺了擺手，揚眉說道：「戚堂主，如今已不必辯論誰是誰非，你應該遵照那『黑白大令』行事！」

司馬玉嬌發現這駝背老叟，似乎事事在指揮戚如山，遂向他問道：「尊駕是何人？」

駝背老叟剛待答話，戚如山已在一旁陪着笑臉說道：「這位是大荒『雙聖谷』中總管『西漠神駝』赫連甫，也就是『大荒二老』的前站先行，大概最多再有十日光陰，二老便將駕臨『九迴谷』，會主才命屬下，速尋少會主回轉總壇，共商……接待之事。」

司馬玉嬌心中明白，義父不知是自主？抑或被迫？要叫自己回轉總壇與萬心玄完婚，戚如山是臨時的改口，才說成共商接待之事。

她心中有氣，詞色自然不善，光冷注那「西漠神駝」赫連甫，「哼」了一聲道：「這倒也眞希罕，大漠『雙聖谷』中總管，居然兼管『尊天會』的『九迴谷』中之事？……」

赫連甫臉上烘的一熱，厲聲說道：「司馬少會主不必冷言諷刺，只因司馬老會主傳令之際，恐你身邊，有人蠱惑，才央請老夫與戚堂主同來，在必要時出手鎭壓，使戚堂主可以完成使命！」

司馬玉嬌越聽越覺有氣，目注赫連甫，秀眉雙挑說道：「這樣說來/尊駕的藝業驚人？」

赫連甫嘿嘿笑道：「少會主倘若胆敢犯上，不遵『黑白大令』之時，少不得就會試上一試！」

司馬玉嬌勃然怒道：「好，我如今便宣佈不遵此命，倒看誰能出手，把我生擒，大荒來人，又有甚麼樣的泣鬼驚神震世絕藝？」

戚如山滿面爲難神色恭身陪笑說道：「少會主尚請三思……」

司馬玉嬌怫然叱道：「戚如山休得多言，你以爲我尚懵懂不知，我義父形同傀儡，受人挾制，整個『九迴谷』，已入奸人掌握，我會這樣輕易上當，被你們騙回去麼？」

戚如山還欲發話，赫連甫又連連搖手地，加以制止說道：「戚堂主，對方話已說絕，不必多言，還是依照江湖規矩，在手底下見分曉吧！」

廉不和搶前一步，向赫連甫笑道：「赫連兄，你只負責生擒司馬玉嬌，其餘三人，便由我超度打發好麼？」

赫連甫點頭笑道：「好！小弟久仰『霹靂火』世威名，敬觀廉兄的神威絕技就是……」

一面說話一面便與戚如山雙雙退後。

玉嬌娃笑道：「廉不和，你既出陣，想必是找我一鬥？」

廉不和冷笑道：「倘若你眞是『天魔玉女』玉嬌娃，或許尚可與我鬥個三五十合，否則，便識相一些，和其餘幾個膿包一齊上吧！」

焦艮呵呵一笑，向玉嬌娃抱拳說道：「玉大姐，我不願意被人看成膿包，想先和這個號稱『氣煞』之人，鬥上一陣！」

玉嬌娃雖從柳延昭、暨司馬玉嬌口中，聽說過焦艮外璞內秀，極爲聰明，一身功力，亦非凡響，但仍因對手太以厲害，不願讓他冒險，搖了搖頭，含笑說道：「焦三弟先歇一會兒，等孟二弟回來，再使對方嚐嚐你們在當世武林中，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焦不離孟』，『孟不離焦』絕招滋味吧！」

焦艮的確相當乖巧，見玉嬌娃不許自己出陣，遂知必有深意，也不再爭，與蕭克英雙雙退後一步。

他們兩人，情苗已茁，靈犀已通，形態當然親密，把個對蕭克英早有求凰之念的「花花太歲」戚如山，看得暗咬鋼牙，妒火高騰，滿腹都是悶氣！

玉嬌娃又向秀眉間早騰殺氣的司馬玉嬌，嫣然笑道：「三妹，大荒高手，絕非尋常，少時由你對付，這一陣就先讓老姐姐吧！」

司馬玉嬌點頭退後，表面上雖未答話，暗中却以「蟻語傳聲」向玉嬌娃耳邊，悄然說道：「大姐，『霹靂火』廉不和凶光內斂，含恨極深，出手必盡狠辣之能事，你要小心一點，不可大意，我在一旁掠陣，若有機會，便先除去一名武林凶徒也好！」

玉嬌娃揚眉一笑，向司馬玉嬌飄過一瞥會意眼神，便緩步當先，走了出去！

廉不和目光冷注對方，略一上下打量

，「哼」了一聲說道：「我暫時就把你當作是與我一同列名『翻天七煞』的『天魔玉女』玉嬌娃……」

玉嬌娃接口笑道：「『天魔』一派武功，別有蹊徑，根本無法假冒，你只要是明眼之人，彼此略一切磋，便應該知道我是不是眞牌實貨的了！」

廉不和道：「好，我們怎麼較量？」

玉嬌娃詫道：「這還用問，你向來是以一些霸道無倫的霹靂火器馳名，難道還會……」

話方至此，廉不和便滿面傲色地，冷笑一聲，接口說道：「我最恨世間一些無知之輩，只因廉不和有個『霹靂火』的外號，便以爲我別無所長，今日既遇與我齊名的『天魔玉女』，倒不妨在眞實功力方面，鬥個淋漓盡致，廉不和並發句狂言，我任你選鬥玄功、內力、拳掌均可，就是不動兵刃、暗器，絕對不用我的『霹靂』專長！」

玉嬌娃「哦」了一聲，向這傲氣滿面的廉不和看了兩眼，含笑說道：「好，既然閣下如此驕傲，我便先在最基本的拳掌之上，向你領教領教。」

廉不和一聽玉嬌娃要鬥拳掌，不禁又雙眉高挑，冷笑說道：「有句話兒，我要事先說明。」

玉嬌娃道：「有話儘管請說。」

廉不和道：「我雖巳聲明，不用兵刃、暗器等『霹靂』專長，但所練拳掌中，仍有威力極强之『三陽離火掌』與『霹靂神抓』……」

玉嬌娃搖手截斷了他的話頭，嫣然一笑地，接口說道：「不妨，不妨，慢說『三陽離火掌』暨『霹靂神抓』等，屬於眞實功力，儘管自由施展，便是閣下在落了下風之際，要用你心血煉製的『霹靂火器』，我玉嬌娃也一樣……」

話猶未了，廉不和一聲沉喝，挑眉瞋目地，厲聲接道：「玉姑娘住口，廉不和生平出語不二，今不要妄自驕狂，過於輕視對手！」

玉嬌娃也收了調侃神情，正色說道：「好，閒話打住，你我盡力一搏……」

雙方語音頓住，各自向前走了半步，抱元守一，凝神靜氣！

照理說來，誰都不甘落於後手，誰都願意搶佔先機，但廉不和與玉嬌娃兩人，偏偏都是以目光凝注對方，儼如石像的一動不動！

這原因在於除非有最佳攻擊機會，否則更在動手襲人之一刹那間，往往會給對方有隙可乘，武林中「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之妙訣，便基於此。

但雙方目光，凝注未久，廉不和便突似微有異樣感覺，全身微微一震！

廉不和突然省悟，自己犯了大錯！

「天魔」武術，別出蹊徑，其中「魔眼攝魂」之術，尤其厲害，自己竟與玉嬌娃目光相對，一瞬不瞬，豈不自找沒趣？

果然，心念才動，銳嘯掌風，及漫天掌影，業巳宛如排山倒海般，在身前佈滿，狂襲而來！

尚幸，廉不和絕非弱者，一身藝業，堅實高明，既知先機被佔，巳落後手，便索性忍下滿腔盛氣，不求有功，先求無過，以一套「百忍步法」，看關定式，守住門戶！

玉嬌娃動手之間，一面奇招迭出，一面嬌笑連聲說道：「廉不和，你巳失先機，至少在我這『澠池震秦，完璧歸趙』掌法，九九八十一招使完之前，無法平反局面，常言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你要不要知道你的錯誤所在？」

明明是施展一套「嵩陽大九套，羅公八一式」的內家手法，玉嬌娃却把它改名爲「澠池震秦，完璧歸趙」則甚！

這是臨機應變的攻心之策！

因爲，「澠池震秦」和「完璧歸趙」，都是藺相如的故事，與廉不和的姓名，恰巧針鋒相對，只要勾起他多少怒火，那套相當精微的「百忍步」法之內，便有可乘之機！

誰知平素極爲心高氣傲的廉不和，居然在如山掌影中，聲平氣靜答道：「玉姑娘請道其詳，廉不和願聞明教！」

玉嬌娃笑道：「我自歸正道，巳把『天魔』一派的所有邪僻所學，完全避棄，不再使用，你却偏偏在凝神對峙時想起了『魔眼攝魂』之術，心頭一怯，氣勢便頹，先機立失，落了後手！不過你這套「百忍步』法，倒頗爐火純青，以你聲名性情，能施展如此堅忍立柔功力，着實令我爲之詫異呢！」

廉不和絕未稍懈，不帶半絲火氣把，一面在對方掌風攻勢中，飄翔游走，一面笑聲說道：「當年廉老將軍一念知非，負荊請罪，將相成和，趙國立興！廉不和既承先澤，自不敢忘先訓，我這『百忍步』法一施，任你諸般挑逗引誘，無不在『忍』字妙訣之下，化爲太和，『澠池震秦』也罷，『完璧歸趙』也罷，只消我妒念不生，邪火自滅，雖落後乎其奈我何？何況你這九九八十一式，內藏『天魔抓魂手』的『嵩陽大九套』，也用到尾聲，只剩七八式了！」

玉嬌娃失聲一嘆，索性收了攻勢，向廉不和挑拇指，點頭讚道：「廉朋友着實高明，將相一和，也就等於是天君大朗，外賊果然無隙可乘，想不到你以『不和』爲名，又復號稱『霹靂火』，竟能把個『忍』字妙訣，體會得如此精微？……」

廉不和聽至此處，不禁躊躇志滿地，仰天打了一個「哈哈」……

誰知一個「哈哈」，剛剛出口，玉嬌娃的雙挑拇指，業巳變成「日月雙挑」之式，點到胸前！

廉不和臨危不亂，一式「巧撥陰陽」，要想化解來勢，但玉嬌娃是謀定而動，「日月雙挑」，居然仍是虛招，在廉不和雙掌發出以後，奇巧無倫，且迅捷無倫地，變爲「天魔探爪」，當胸遞進！

廉不和怒吼一聲，聲化霹靂，提足了丹田眞氣，從口中向玉嬌娃迎面噴出！

這是應變絕招，也具有極强威力！

玉嬌娃未防他有此一着，不得不偏頭側身，避開那口霹靂眞氣，但仍不甘放鬆地，探指抓了一把！

因身巳側避，抓自稍偏，這一把，未能重傷廉不和，但也撕下他一幅衣襟，並在他右胸脇處，劃破了一道寸許血印！

廉不和陡覺胸前一涼，知道已受微傷

，因生恐玉嬌娃「天魔爪甲」上，可能淬有奇毒，遂趕緊縱往一旁，運功察視。

玉嬌娃道：「廉不和，你在『忍』字訣，下了頗深功夫，確實出我意料，只可惜養氣之道，仍然略欠精純，只被我捧讚幾句，便意得志滿地，打了一個『哈哈』，而這一個『哈哈』，便打得使我趁虛而入，前功盡棄！」

廉不和氣恨慚愧交迸，所穿火紅長衫在簌簌發抖，但却不曾開口答話。

他不答話之故，是生恐又上玉嬌娃的惡當，被誘得開口答話，所中毒力，不易凝制逼集，設法袪除，並將散佈周身。

玉嬌娃眞是玲瓏剔透，冰雪聰明，一看廉不和的又氣又怕神情，便知他心中所想，微微一笑，揚眉說道：「廉不和，你不必怕，我的指甲上，決未淬有任何毒力，但衣襟入手，破膚見血，你却不能不承認業巳在我手下落了下風，從此，『霹靂火』的名頭，難免要比『天魔玉女』四字，略爲遜色的了！」

邊自發話，邊自把手中那角火紅衣襟，捏得化成飛灰，迎風四散！

廉不和眞氣得想吐血，慚愧得要昏倒，滿心要想拚命，却因畢竟也是當世武林中一流人物，無法厚起臉皮，再度出手！

但那來自大荒，身爲「雙聖谷」總管的「西漠神駝」赫連甫，却冷笑一聲說道：「玉姑娘，常言道：『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得了便宜，切莫賣乖，你雖仗着心思狡猾，稍佔便宜，但若氣激得廉不和兄，甘毀諾言，以霹靂火器出手，雙方勝負，可能會逆轉的了……」

玉嬌娃道：「赫連朋友說我是仗心思狐猾，佔了便宜，莫非輕視玉嬌娃眞實功力不够，要想有所指教？」

赫連甫眼角間微閃兇光，嘴角也浮起一絲獰笑，冷冷說道：「若論心思狡猾，老夫不會比你稍差，手段更絕對比你狠辣！只是年齡大些，火氣稍退，不好意思再像當年……」

玉嬌娃不等他往下再說，便嘴角一披，接口叱道：「赫連甫，你不必再裝出一副年高德劭之狀，你以爲我不知道你是個甚麼東西變的？你儘管把你當年毒害親兄，强佔兄嫂，並在寒暄話舊下，暗發絕毒無比的『羅喉戳魂針』，殺死你三名師兄，一名師弟，以獨霸師門遺寶的卑鄙齷齪手段，一齊對我玉嬌娃施展便了！」

「西漠神駝」赫連甫雖見自己當年一些見不得人的醜事，都被玉嬌娃當面抖露出來，却仍毫不動怒，反而「哈哈」大笑道：「玉嬌娃，你休想故技重施，老夫在藝業方面，雖與廉不和兄伯仲，但江湖經驗火候，却比他稍爲老到一點，我不會妄動無明，上你惡當……」

話至此處，口中輕「咦」一聲，頭兒微抬，似將目光超越玉嬌娃，望向她的身後，臉上並露出驚訝之容！……

這回，他並未發一言，却使玉嬌娃上了個大大惡當……

玉嬌娃從赫連甫的目光及神色之上，以爲身後又有人來？

由於他們是正有所待，遂自然而然地，想到孟贇和秦文玉的身上。

既然想到孟贇，秦文玉，玉嬌娃遂不禁回過螓首，向身後瞟了一眼！

不單是他，連司馬玉嬌、焦艮、蕭克英等，也有了同樣動作！

他們頭兒微回，赫連甫袖兒微拂！

其他人安然無恙，只有玉嬌娃的嬌軀，似乎微微一震！

嬌軀微震之故，是玉嬌娃的後背要害「脊心穴」上，多了一樣東西！

那是一根針……

一根粗細僅如人髮，長度約有三寸，色澤半黑半紅的三稜針兒，業巳釘在玉嬌娃的背後致命之處！

玉嬌娃銀牙緊咬，一聲不哼！

其他諸人，當然也巳發現，司馬玉嬌首先厲聲叱道：「赫連甫，你用此無恥手段則甚？我玉姊姊功力通神，修爲深厚，中了區區一根小針，能奈她何？……」

一陣懾人魂魄的極度森冷笑聲，從那「西漠神駝」赫連甫的口中發出……

司馬玉嬌怒道：「無恥老狗，你還笑得出口……」

赫連甫根本不理會司馬玉嬌的怒斥之言，只是陰森森地，笑了一笑，說道：「司馬姑娘，你在藝業修爲方面，或許能與玉嬌娃互相伯仲，但江湖見識方面，却比她差得多了……」

司馬玉嬌聽出赫連甫彷彿話中有話，不禁投過一瞥驚疑目光？

赫連甫道：「你知不知道玉嬌娃爲何只是緊咬牙關，不發半語？」

司馬玉嬌正覺這種情況有點奇怪，加上姊妹情深，關切玉嬌娃的安危，聞言之下，不禁心神一顫，失聲問道：「難……難……難道我玉姊姊業……業巳說不出話了？……」

赫連甫道：「她不是說不出話，而是不敢說話……」

語音至此略頓，頗爲得意地，乾笑兩聲，繼續說道：「你們剛才不是聽得玉嬌娃說我曾用『羅喉戳魂針』，殺過三名師兄，和一名師弟麼？她如今背後『脊心穴』上，中的就是我這種絕毒無比的獨門神針……」

司馬玉嬌與焦艮，蕭克英等，起初臉上，均有極大驚容！

但奇怪的越聽驚容越淡，等赫連甫把這段話兒說完，他們臉上，巳恢復了一片祥和安靜神色！

赫連甫也暗暗驚奇對方均能如此鎮定，雙眉微軒，繼續說道：「後背『脊心』，是通心要穴，玉嬌娃既中『羅喉戳魂針』必須以一口眞氣，護住心脈，或可支撐一時，她若開口說話，眞氣略散，毒即攻心，轉瞬之間，便形神皆消，只賸一灘血水了！」

廉不和在一旁向赫連甫抱拳笑道：「多謝，多謝，多謝赫連兄善用心機，使賤婢上了惡當，背後中針，替我報復了一爪之恨！」

這「善用心機」與「背後中針」之語，有似譽實貶之意，使赫連甫聽得爲之老臉一紅！

他打了一個「哈哈」，聊以解嘲地，搖頭晃腦說道：「其實，不用心思詭計，從正面下手，我也足能制她，只不過我們以請回，或擒回司馬姑娘，爲第一任務，

對於各種阻力，遂大可從權，儘量省點勁了！」

戚如山對於赫連甫，似乎特別巴結，脅肩諂笑地，接口點頭說道：「赫連老人家說得極是，萬供奉之意，便係不妨施展任何手段……

話方至此，司馬玉嬌銀牙咬處，冷「哼」一聲，剔眉接道：「戚如山，常言道：『言多必失』，你露了馬脚了吧？我早就知道我義父引狼入室，必取其禍，如今的『尊天會九迴谷』，定已成爲萬心玄等妖邪惡寇天下……」

赫連甫向司馬玉嬌看了一眼，「桀桀」怪笑，揚眉叫道：「司馬姑娘，你還敢不服？……」

司馬玉嬌哂道：「哈哈！服？司馬玉嬌除了服天服地，服我恩師義父，以及江湖義理之外，生平服過誰來？你那點三脚貓，四門斗的大荒俗學，根本就未看在我的眼內！」

赫連甫不單氣得鬚髮怒張，連他背上駝峯，都有些微微顫動！

但他仍盡力忍耐，嚥下了一口惡氣，伸手指着玉嬌娃，陰笑說道：「好，司馬姑娘果然倔强，我家萬少谷主，愛的也正是你這股倔强勁兒，但你服理、服義，也該服情，既已稱玉娃嬌爲大姐，怎不爲她性命着想？我若再過片刻，不給獨門解藥，好好一位玉琢嬌娃，便將成爲一灘腥臭膿血的了！」

司馬玉嬌雙眉一挑，轉過臉來，向玉嬌娃朗聲發話叫道：「大姐，萬心玄的狼子野心，業已明白顯露，大家既扯破了臉，便斂開手兒幹吧！在『尊天大會』開始，暨『大大荒老』趕到『九迴谷』之前，先剪除一些妖孽爪牙，也是好的！」

玉嬌娃向司馬玉嬌點了點頭，風儀絕美地，嫣然笑道：「好，全依三妹，但勁敵當前，我不能不用『天魔絕學』，爲了以魔衞道，你玉大姐少不得要重爲馮婦，破破戒了！」

她這一點頭，這一發話，幾乎把個「西漠神駝」赫連甫吃驚得連忙跳將起來，雙目凝望玉嬌娃，失聲問道：「你……你怎麼還能說話？你……你不怕我『羅喉戳魂針』上所淬，絕無他藥可解的獨門奇毒麼？……」

玉嬌娃才把嘴兒一披，司馬玉嬌已向她嬌笑伸手叫道：「大姐，我早就說過你修爲深厚，功力通神，這個不開眼的土駝子，竟還不肯相信！你不必再逗他玩了，把他那根蔽帚自珍，吹噓得厲害無比，其實却稀鬆平常的『羅喉戮魂針』，還給這來自大荒，又土又醜的老駝子吧。」

玉嬌娃唇角微掀，哂然一笑，果然伸手到背後要害「脊心穴」上，那把根「羅喉戳魂針」，拔了下來！

焦旵突然咧着大嘴，向玉嬌娃笑嘻嘻地說道：「玉大姐，這老土駝子說他針上所淬，是獨門奇毒，絕無他藥能解，我有點不相信呢？」

玉嬌笑道：「這倒大概不是虛言，當年他三名師兄，一個師弟，全是死在這種毒針之下。」

她口中雖表示相信「羅喉戳魂針」的威力，但手中却把這根針兒，向焦旵遞了過去。

焦旵接針以後的動作，却把「西溟神駝」赫連甫氣得要瘋，驚得要死！

原來，焦旵先把這根獨門毒針，當作牙籤般，持向口中剔牙，然後乾脆略爲刺破舌尖。

見血砸砸滋味，方對赫連甫怪笑叫道：「老土駝子，這下子你的牛皮可吹豁邊了，根本就是根繡花針嘛，那裏有絲毫毒的味道？」

赫連甫眞有點疑是自己耳目昏花，未曾看清，或是入了夢境？

他不相信可以貫重革，穿金石，無堅不摧的「羅喉戳魂針」，會爲任何氣功或横練所阻，打不進玉嬌娃背後的「脊心」死穴？……

他也不相信可以毒死任何人獸，見血立即封喉的特煉奇毒，能被焦旵毫不忌憚地品嚐滋味，當作牙籤！

但儘管他無法相信，眼前所見的，却屬毫無虛假的事實！

焦旵揚手了，他呵呵大笑地，向赫連甫揚眉瞪眼叫道：「又土又醜的老駝子，針兒還你，但爲了不讓你再害別人，我要替你毀掉！」

話完，手揚，一根「羅喉戳魂針」，已在他巨靈掌中粉碎，化爲一蓬光雨，洒了出去！

這一手，雖然也是內力奇强的玄功表演，但除了使戚如山看得驚心以外，並震不住確實身懷絕藝的赫連甫與廉不和等二人。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